武俠世界

玉蜻蜓　價值連城的珍寶不翼而飛，嫌疑最重，日夜被嚴密監視的飛賊衆目睽睽之下又突然毒發身亡，毒從何來？這突然的死亡到底暗示什麼？沈勝衣出馬，是否能夠找到珍寶的下落？



$2.00

916

◀編　後　話▶

「玉蜻蜓」是今期刋出的巨型沈勝衣故事，內容曲折離奇，波詭雲幻，情節淸新脫俗，令人莫測……一批價值連城的珍寶，在揚州城內不翼而飛，消息傳出，滿城風雨……一個與珍寶失竊最受嫌疑、日夜被嚴密監視下的飛賊，在衆目睽睽下突然毒發身亡，其中原因，耐人尋味……名捕査四與奇俠沈勝衣爲了偵査此案眞相，冒盡艱險，大顯身手，在揚州城內展開翻雲覆雨大搜索，終於？……

***　　***　　***

期期加猛稿，今期除了推出讀者們稔熟的名作家溫凉玉君新著「龍虎風雲」外，下期再加添一篇俠艷奇情中篇連載「情人劍」，是篇由譽滿東南亞名作家司馬紫烟執筆撰著，故事橋段獨特，情節哀艷傳奇，全文充滿俠義恩仇、兒女私情……氣氛，下期刋出，幸勿錯過。

***　　***　　***

閱讀下期發表的鐵拐俠盜故事，猶如置身於中東伊朗一遊。「女奴市場」是一個充滿新奇刺激性的故事，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玄奥事件出現，三俠在旅遊途程中，阿生與人競價投買女奴，於是惹來無限煩惱！欲知其詳請閱本文。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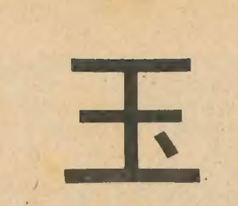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91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玉蜻蜓



神秘盜案

黃昏。

落葉西風利似刀。

一輛華麗的馬車逆風駛入長街，停在月華軒門前。

馬車甫停下，月華軒的兩個夥計已迎了出來。

他們一眼就認出那是百鳥院的馬車，也沒有忘掉百鳥院的馬車載來的必是有錢的客人。

月華軒這間珠寶店子賣的全都是上等的珠寶，做的本來也就是有錢人的生意。

車門打開，一道梯級徐徐放下，當先出來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環。

一見這個小丫環，月華軒的掌櫃章祥連忙亦迎出門外。

他記得很清楚，這個小丫環叫做小鶯，一向侍候喜鵲出入。

喜鵲是百鳥院的五個紅人之一。

她所以能够成爲紅人，並不是由於她的美麗。

在百鳥院中，若說到美麗，只怕第十才數到她喜鵲。

可是她却有一種別人沒有的本領，那就是對於珠寶的認識。

任何珠寶一上手她幾乎就能够分出眞贋，估價的準確尤其驚人。

這種本領她是得自家傳，她的祖父，父親，都是鑑定珠寶的權威。

只可惜她的父親除了珠寶之外，還喜歡賭博，更可惜就是，她的父親在賭博方

詭異謀殺

面，遠沒有鑑定珠寶那麼本領，結果非獨連命都賭掉，還欠下老大一筆賭債。

她因此淪落青樓。

有她這種本領的人，整個揚州據說就只有一個徐鎭東。

徐鎭東年已七十，相貌古怪，脾氣亦是古怪非常，所以近年來，很多人鑑定珠寶都寧可找喜鵲。

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總比一個古怪的老頭兒惹人歡喜。

需要鑑別的珠寶，當然都是價值不非的上等珠寶。

揚州城中買賣上等珠寶的店子雖則並不是只得一間月華軒，但數量種類方面，仍然是以月華軒最多。

喜鵲進出月華軒的次數不待言亦是比進出其他珠寶店子爲多的了。

年輕貌美的女孩子本來就已經很受人歡迎，何況這個女孩子還不時帶來相當生意。

掌櫃章祥如此高興喜鵲降臨，並不難理解。

小鶯之後出來的就是喜鵲。

她左手按着小鶯的肩頭，緩步從梯級走下，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

其實她就算放開那隻左手，也不會跌倒的，因爲有一隻手正在很小心的攙扶着她的右膀。

那是一隻男人的手。

攙扶着喜鵲出來的那個男人很年輕，

無論怎樣看，也不過二十七八。

年輕而英俊，一身衣飾非常華麗。華麗得一些也不俗氣。

章祥何等經驗，只看衣飾，已知道喜鵲帶來的這個人是一個旣有錢，又捨得化錢的人。

這種人無疑也就是最好的顧客。

他加快脚步，走到喜鵲的身旁。

喜鵲看着他走來，一笑道：「章掌櫃，我可來給你們月華軒添痲煩了。」

章祥陪笑，道：「姑娘言重。」

一個聲音隨即接上來：「這種痲煩姑娘最好就盡添給月華軒。」

說話的是一個矮矮胖胖的華服中年人，喜鵲一見嬌笑道：「原來周老闆，難得遇上你。」

華服中年人笑道：「姑娘前兩次到來，我恰巧都有事走開，不能够親自招呼，抱歉抱歉。」

這個月華軒的老闆周守成對喜鵲與掌櫃章祥一樣客氣！

喜鵲道：「周老闆這樣說話叫我如何担當得起？」

周守成道：「姑娘這一次又是要買什麼珠寶？」

喜鵲道：「我那裏有這個資格？」

她笑顧身旁那個男人接道：「是這位公子要買。」

周守成目光一落，說道：「這位公子是……」

喜鵲道：「潘公子，是當朝董太師的近親。」

董太師當時得令，周守成如何不知，忙道：「大駕光臨，有失遠迎……」

潘公子截口道：「周老闆的說話，我也是担當不起。」

喜鵲道：「潘公子這次是準備……」

周守成道：「準備如何，進內坐下，喝杯茶再說也不遲。」

喜鵲笑道：「也好。」立即舉起了脚步。

章祥看見奇怪，問道：「姑娘是趕時候？」

喜鵲一怔，道：「不是。」

章祥道：「是從來都沒有見過姑娘這樣着急。」

周守成頷首道：「我也是這樣說。」

喜鵲笑道：「大概是這一次的交易太大，不由自主緊張了起來。」

周守成一聽喜動形色，章祥不用吩咐，連聲道：「請！」

潘公子扶着喜鵲走前。

喜鵲那隻左手仍摻在小鶯的肩膀上。小鶯始終沒有回手扶着喜鵲，她的左右手，都空不出來，雙手捧着一個紫檀盒子。

捧得很小心，她的目光也不時落在盒子之上。

那個盒子之內顯然載着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

× × ×

店內坐下，喝過了茶，周守成輕咳一聲，一清嗓子，道：「公子好像不是本地人。」

潘公子道：「來自京師。」

周守成道：「一個人？」

潘公子道：「身邊本來還有一個隨從，中途因爲水土不服病倒了，教人送回去了。」

周守成道：「公子這次南下……」

潘公子道：「就是爲了搜購珠寶！」

周守成道：「公子在京師莫非也是做珠寶生意？」

潘公子搖頭道：「我這次搜購的珠寶是拿來做生日賀禮。」

周守成道：「十二月初八好像是董太師的生日。」

潘公子道：「是初九，不是初八。」

周守成一想道：「不錯初九，我的記性就是這樣不好。」

他的記性其實很好，亦清楚是初九，不過藉此一試眼前這位潘公子。

潘公子接問道：「周老闆也知道這件事情？」

周守成道：「本城太守歐陽大人日前到來選購了幾件珠寶，也正是準備給董太師的賀禮。」

潘公子道：「我那個姨丈就是喜歡珠寶。」

周守成說道：「公子原來是太師的姨甥。」

潘公子道：「可惜好像這種姨甥實在太多了。」

周守成知道那位董太師不單止喜歡珠寶，還喜歡女人，當眞是妻妾滿堂，兒子據說也有二三十個，何況甥子。

潘公子一頓接道：「所以儘管每一年他的生日，我都有前來給他叩頭，對於我這個姨甥，他仍然陌生得很。」

周守成道：「只怕未必。」

潘公子搖頭一笑，接道：「不過在叩頭之時，能够奉上一件他喜歡的珠寶，他的印象自然就會深刻起來的了。」

周守成頷首道：「應該就是。」

潘公子道：「只要他對你發生了好感，要謀一官半職，以我所知，絕對不成問題。」

周守成道：「公子也有這個意思？」

潘公子道：「是家母有，至於我，做官不做官也不要緊。」

他歎了一口氣，接道：「我自小只喜歡舞刀弄棒，讀書習字方面却完全不起興趣，連試落第，要做官家母認爲就只有這個辦法了。」

周守成道：「如此公子選擇珠寶得要小心了。」

潘公子道：「關於這方面我已經打聽清楚。」

周守成道：「哦？」

潘公子道：「前些時有人送了一粒金鋼鑽給我那個姨丈，他愛不釋手，却是只得一粒，不能够 雙配對拿來鑲嵌飾物深感遺憾。」

周守成聽着微露詫異之色，章祥亦一樣。

潘公子接道：「很多人都知他這件遺憾的事情，但始終沒有人去替他解決。」

周守成笑笑，道：「金鋼鑽並不是一般人買得起的。」

潘公子點點頭，道：「我那個姨丈雖然買得起，可是捨不得化那麼多錢。」

周守成試探地問道：「公子又是否捨得？」

潘公子道：「不捨得也要捨得，家母認爲這是最佳的機會。」

周守成道：「不錯。」

章祥插口道：「公子這次到來就是爲了選購一粒金鋼鑽？」

潘公子道：「三粒。」

章祥大吃一驚，失聲道：「三粒？」

潘公子道：「多購兩粒，以備不時之需。」

章祥忍不住問道：「公子是否知道金鋼鑽的價值？」

潘公子道：「當然知道，而且，知道我那個姨丈得到的那粒金鋼鑽亦是購自貴店。」

周守成一笑道：「南七北六十三省的珠寶店子以我所知就只有洛陽百寶齋藏有幾粒金鋼鑽，却沒有小店藏的那麼大。」

潘公子道：「所以我找到來。」

周守成道：「公子是從馬大爺那裏得到的消息？」

潘公子道：「不錯。」

周守成道：「聽說馬大爺是董太師的一個遠親？」

潘公子道：「自從他送出了那粒金鋼鑽之後，就近起來了，他本來可以更近的，只可惜我那個姨丈深感遺憾之際，他已經離開了京師，並不知道。」

他笑笑又道：「這未嘗不好，否則他不免又要大破慳囊。」

周守成轉問道：「那粒金鋼鑽的大小，公子想必亦已問清楚了馬大爺的了？」

潘公子點頭。

章祥接口道：「公子又是否清楚小店所藏的金鋼鑽，每一粒的大小，都是差不多？」

潘公子再次點頭。

章祥笑道：「如此，公子眞的是一個有心人了。」

潘公子道：「章掌櫃敢情一直在懷疑我是到來胡混。」

章祥連忙搖手道：「公子切莫誤會，小老兒一直沒有這個意思。」

周守成笑道：「小店買入那些金鋼鑽到現在已三年，才賣出兩粒，現在公子一買就是三粒，高興之餘，說話難免有些失當。」

潘公子淡淡一笑，側首吩咐道：「小鶯，你將盒子打開。」

小鶯低應一聲，小心翼翼的打開捧着的那個紫檀盒子。

放在盒子之內的是一疊銀票。

面頭的一張，赫然就是黃金一千兩。

周守成目光一落，面上的笑容更濃。

章祥盯穩了那疊銀票，道：「這是廣豐號的銀票。」

潘公子道：「章掌櫃儘管拿起來先驗清楚。」

章祥赧然道：「用不着。」

喜鵲插口道：「以章掌櫃的經驗，一看就已經清楚的了。」

潘公子笑笑接道：「馬大爺告訴我，除了他買去的那粒金鋼鑽，貴店當時尚存六粒之多。」

章祥道：「現在也是。」

周守成接道：「小店一共買入了八粒金鋼鑽，馬大爺是第二個在小店買去金鋼鑽的客人。」

潘公子道：「以馬大爺當時買入的那個價錢計算，那個紫檀盒子載的銀票，足以將貴店所存的六粒金鋼鑽完全買下來的了。」

周守成章祥不由都一齊瞪大了眼睛。

小鶯捧得那個盒子更緊了。

潘公子接道：「這短短七八個月之內，那些金鋼鑽的價錢相信不致於漲一倍之多。」

周守成道：「還是那個價錢。」

潘公子道：「很好。」

他的目光轉回小鶯那邊：「周老闆不妨先點一下盒內的銀票。」

周守成搖頭笑道：「天下所有的珠寶店子，相信都沒有這種規矩，我若是這樣做，豈非教人笑話。」

他笑顧小鶯道：「小鶯姑娘請先將盒子蓋好。」

小鶯沒有依言做，回望潘公子。

潘公子點頭。

小鶯這才將盒子蓋上。

周守成不以爲意，轉向喜鵲道：「其實只要是喜鵲姑娘帶來的客人，我們就已經很放心的了。」

喜鵲立即道：「只不知這一次買賣成功了，周老闆怎樣謝我。」

周守成微笑道：「我何嘗虧待過姑娘來。」

喜鵲咧嘴一笑。

周守成連隨站起身子，吩咐章祥道：「你去將那六粒金鋼鑽拿到內堂。」

章祥應聲退下去。

周守成回對潘公子道：「公子請隨我進內堂去看貨。」

喜鵲接道：「這裏的大買賓都是在內堂看貨議價的。」

潘公子道：「店外人雜，一般珠寶店子以我所知都是這樣。」

周守成道：「珠寶出門，雖然就與店子無關，萬一有甚失閃，却也是不好。」

他擺手接道：「請！」

潘公子悠然站了起來。

× × ×

內堂非常靜寂，一切陳設極之精緻。

周守成才招呼潘公子喜鵲坐下，章祥便已捧着一個一尺丁方的錦盒進來。

他的身後緊跟着一個腰懸長劍的錦衣中年書生。

周守成連隨手指錦衣書生，道：「這位仇先生，是小店重金請的保鏢，『閃電劍』仇旭這個名字，江湖上的朋友相信很少不認識。」

仇旭面無表情，也不知是聽厭了這番話還是甚麼原因。

潘公子只是漫不經意的瞟了仇旭一眼，道：「可惜我並非江湖中人。」

說話間，章祥已將手中錦盒在桌上放下，打開盒子。

錦盒之內載着六個細小的錦盒。

這六個錦盒的裝璜更華麗。

章祥一一取出，一一打開。

每一個錦盒都是以紅緞托底，其上各自放着一粒閃亮奪目的金鋼鑽。

堂中已燃起燈火。

燈光下的金鋼鑽更顯得迷人。

× × ×

六人之外，堂中還有一個老蒼頭，奉上香茶，就退過一旁。

潘公子呷了一口茶，放下杯，才拈起其中一粒金鋼鑽。

他的舉止始終是這樣從容，可是當他的目光落在那粒金鋼鑽之上，整個人突然緊張起來，所有的動作那刹那完全停頓，目光亦凝結。

金鋼鑽的迷人，實在不可思議。

潘公子一會神態才回復正常，脫口讚道：「不錯，不錯——」

一連兩聲不錯，他就將那金鋼鑽遞向喜鵲，道：「有勞姑娘鑑別一下。」

喜鵲接在手中，笑道：「公子請不請我到來其實也是一樣，好像這些金鋼鑽，即使外行人，亦可以一眼分辨出眞贋。」

潘公子沒有作聲，神態忽然又起了變化，變得很奇怪。

喜鵲沒有發覺，接道：「何況月華軒出了名就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周守成拈鬚微笑，方待說句客套話，那邊潘公子半身倏的一幌，連人帶椅砰一聲倒翻地上。

周守成一驚起立，失聲叫道：「怎樣了？」

話口未完，他的身子已搖搖幌幌，「了」字出口，人就從坐椅上滑下。滑入了桌底，倒地不起。

喜鵲幾乎同時昏倒桌上。

小鶯亦倒下，滿載銀票的那個紫檀盒子脫手落地。

章祥是第五個倒地，那個老蒼頭是第六個。

仇旭例外。

他沒有倒下，面色却已經紙白。

周守成喜鵲倒地之時，他的面色就變了，脫口驚呼：「迷藥！」一個身子箭一樣倒射開去！

一退半丈，身子便自搖搖欲墜。

他哼一聲，搖搖欲墜的身子一定，豆大的汗珠滾滾湧出。

他的反應亦可謂敏銳的了，一發覺吸入迷藥，立即退開，運功試行將迷藥迫出來。

憑他的內功修爲，如果專心一志，又能够竭盡全力，相信無須半盞茶時候，已可以迫出吸入的迷藥。

可惜他不能够。

他必須分心應付那個施放迷藥的人。

迷藥既然已生效，施放迷藥的那個人也應該現身的了。

那個人是誰？

仇旭動念未已，第一個昏迷倒地的潘公子突然從地上標起來，箭一樣射向他。

他向來自誇輕功修爲絕不在劍術之下，身形飛快如箭，現在看見那個潘公子的身形，才知道身形飛快如箭應該是怎樣的了。

此驚非同小可。

他的右手已在劍柄之上，這下再顧不得運功迫毒，連忙拔劍，全力刺出。

雖然他中了那麼厲害的迷藥，手臂已有些發軟，這一劍全力刺出，仍然相當迅

速。

他那個「閃電劍」的名堂到底是闖出來的。

正常狀態之下，他這一劍最少可勁兩倍，快三倍，潘公子的身形再快，也未必快得過他的閃電快劍。

他雖然中了迷藥，功力本來並沒有減弱至這個地步，可是敵人竟然就是這個多金的顧客，這個當先被迷倒的潘公子，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一個人意外之下，功力難免打一個折扣。

這一劍如何還能夠趕得上潘公子的身形。

劍刺出一半，潘公子已射到。

他側身一閃，劍從他的右肩上刺過，他的右手，旋即一翻，抓住了仇旭握劍右拳，左手同時搭住了仇旭的右肘，一拗一推，仇旭手中利劍就反刺，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一劍穿心，劍尖從仇旭的背後穿出。鮮血怒射。

潘公子雙手那刹那已經鬆開。仇旭慘叫一聲，終於倒地。

他自知必死無救，那一聲慘叫拚盡餘力，只望堂外的人能夠聽得到。

慘叫聲一落，人亦已氣絕。

× × ×

堂外是一個院子。院中沒有人。

過院子就是舖面，這時候並沒有客人在，二櫃方貴與幾個夥計正在閒聊。

他們都聽到了仇旭那一聲慘叫。

二櫃方貴一怔，脫口說道：「是慘叫聲。」

一個夥計道：「嗯。」

另一個夥計回頭道：「好像內堂那邊傳出來。」

方貴面色一變，道：「小李留在這裏，其他人跟我進內堂一看究竟。」

說着他已經舉起腳步。

其他人忙亦動身。

× × ×

方貴他們趕到的時候，內堂的情形已起了變化。

地上那個紫檀盒子被打開，所載的銀票完全消失不見。

六粒金鋼鑽亦消失，一粒不剩，只留下六個空盒子。

潘公子又倒在原來的位置，看樣子竟然就像是也中了迷藥，昏迷了過去。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些銀票，那六粒金鋼鑽，到底那裏去了。

方貴雖然只是一個二櫃，經驗也不少的了，一見這種情形，已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立刻吩咐道：「小何立即趕去衙門，請總捕頭查大人到來，其他人，緊守四周，切不可踏進堂內，堂外的東西，亦不可擅自移動。」

小何慌忙奔了出去。

方貴身旁一個夥計隨即道：「方爺，我們還是進堂內看老闆他們怎樣的好。」

另一個夥計接道：「如果還有救，現在得動手搶救的了。」

方貴不由點頭，說道：「對，人命要緊。」

那個建議進堂內一看的夥計，立刻舉步走入去。

才走到桌前，他身子一幌再幌，突然倒下。

堂內的迷藥並未消散。

方貴與其他三個夥計隨後進來，看見那個夥計這樣子，大吃一驚。

「堂內有毒藥。」方貴這句話出口，已有些天旋地轉的感覺，趕緊回身急奔。

三個夥計一聽到「毒藥」這兩個字，都變了面色，再見到方貴回身急奔，那裏膽敢再逗留，轉身舉步，奔得比方貴還要快。

他們多少都已吸到了那些迷藥，出到院子，全都搖搖欲墜。

欲墜未墜。

「不是毒藥。」

× × ×

查四一接到消息，立即就動身，以最快的速度趕至月華軒。

他本來便是一個很盡責的捕頭。

從那個夥計的說話他亦已知道事情的嚴重。

他進入內堂之際，那些迷藥已完全消散。

以他的經驗，當然看得出堂內昏倒的人只是中了迷藥，並不是毒藥，連隨吩咐方貴等人打來幾盆冷水。

在冷水的刺激之下，昏迷的幾人終於一一甦醒過來。

周守成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檢查那六個用來載金鋼鑽的盒子，章祥也是。

他們雖然不知道何故昏迷，但都已推測到在昏迷的一段時間之內，必定有事情發生，而且，極有可能與那六粒金鋼鑽有關。

不錯，他們從來都沒有過這種遭遇，但類似這種遭遇先後已從行家的口中聽說過不少。

現在他們只希望那六粒金鋼鑽仍然在盒子之內。

他們當然失望。

× × ×

盒子仍然在，六粒金鋼鑽却已不在盒子之內。

周守成面色一變，脫口高呼道：「仇旭！」

查四一旁冷應道：「仇旭已死亡。」

「什麼？」周守成張目四顧。「死在那裏。」

查四手指道：「在那邊。」

他的手才指出，周守成已發現仇旭的屍體，驚問道：「他是怎樣死的？」

查四道：「被人將配劍奪去回刺，一劍穿心！」

周守成這才真的變了面色，道：「是誰下的手？」

查四反問：「你不知道？」

周守成點頭。

查四橫掃一眼，道：「有誰知道？」

沒有人回答。

查四冷笑道：「這看來只有仇旭一個人知道了。」

周守成上下打量了查四一眼，道：「你是那一位？」

查四道：「這裏的捕頭。」

周守成道：「查大人麼？」

查四道：「正是！」

周守成拱手道：「久仰大名，如雷貫耳。」

看他的神態，並不像客套，顯然他雖則並不認識查四，對於查四這個人的事情多少他知道一些。

查四揮手道：「周老闆言重。」

周守成道：「這非要查大人帮忙不可的了。」

查四道：「這是我份內之事。」

他目光一轉，落在那六個盒子之上，道：「盒子內本來載着什麼東西？」

周守成道：「金鋼鑽。」

查四一皺眉，道：「六顆金鋼鑽？」

周守成道：「不清。」

查四道：「不是玉器？」

周守成一怔道：「不是——查大人何出此言。」

查四道：「因爲，桌子上面有一件玉器。」

周守成順着查四的目光望去，果然看見一件玉器。

那件玉器約一指大小放在桌面正中。

周守成伸手拿來一看，道：「這不是月華軒的東西。」

章祥聞言回頭一望，亦說道：「的確不是。」

周守成再望一眼，說道：「好像是一隻蜻蜓……」

「玉蜻蜓！」查四面色陡變。

那刹間，周守成亦彷彿省起了什麼，失聲道：「飛賊玉蜻蜓！」

章祥的面色亦變了。

查四連隨伸手道：「給我玉蜻蜓！」

周守成將手中那隻玉蜻蜓遞過去。

查四接在手中，仔細觀察了一會，道：「相信就是他了。」

周守成面色一變再變，搖頭歎息道：「那麼，我的六粒金鋼鑽沒有希望得回的了。」

章祥也不由自主一聲歎息。

× × ×

飛賊玉蜻蜓這個名字，在珠寶行業之中已經可以說人盡皆知。

原因他每一次光顧的都是珠寶店子，每一次刦奪的都是價值驚人的珠寶。

得手之後亦總是在現場留下一隻玉蜻蜓。

他所以被叫做玉蜻蜓。

玉蜻蜓也就是他留下的唯一綫索。

眼前這種玉蜻蜓已經出現了九次，官府方面儘管怎樣調查到目前爲止，除了九隻玉蜻蜓之外，什麼也沒有發現。

人目前仍然逍遙法外。

以往發生的九件珠寶刦案之中，有一件是發生於大名府。

查四在未調職揚州之前，正是大名府的捕頭。

他在大名府一帶破案無數，被稱爲天下三大名捕之一，可是玉蜻蜓一案，由始至終他都是束手無策。

這亦是他身入官門以來最遺憾的一件事情。

現在他調職揚州，玉蜻蜓竟然亦飛到揚州來。

這無論有意抑或無意，對他來說都是一種强烈的刺激。

前所未有的刺激！

× × ×

——這一次我一定要將你抓起來！

查四抓着那隻玉蜻蜓的手一緊。

章祥即時問道：「查大人何以如此肯定？」

查四道：「玉蜻蜓刦奪珠寶這並非第一次，每一次他都有留下一隻玉蜻蜓。」

他將手攤開，盯着手中那隻玉蜻蜓接道：「這隻玉蜻蜓與此前我在另一件刦案現場發現的一隻形狀雖然不同，刻工都是完全一樣。」

說着他又再四掃一眼，目光倏的停留在那位潘公子的面上，道：「你唇上那兩撇鬍子呢？」

這句話問得很突然，很奇怪，所有人都不由得愕然。

潘公子醒轉之後，便呆呆的坐在一旁，靜靜的聽着衆人說話，始終，一些表示也沒有，聽得查四這樣問，也並不顯得意外，一笑道：「查大人還記得我那兩撇鬍子麼？」

他竟然眞的是與查四認識。

衆人又一愕。

查四冷冷道：「你大概想不到雖然剃掉了鬍子，還是給我認出來。」

潘公子道：「想得到，想不到的只是查大人竟然變了這裏的捕頭。」

查四冷冷道：「否則，難道你就會罷手？」

潘公子瞪大眼睛望着查四道：「查大人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查四道：「你不明白？」

潘公子道：「所以才問。」

查四道：「裝的倒像。」

潘公子歎了一口氣，道：「大名府那件珠寶刦案的賊，查大人到現在顯然懷疑就是我？」

查四道：「案一日未破，一日都有嫌疑。」

潘公子道：「那個刦賊到現在仍然逍遙法外？」

查四冷聲道：「遲早我會將他拘捕歸案。」

潘公子訕笑道：「是麼？」

查四道：「一個人無論怎樣聰明，總會有些地方兼顧不到的。」

潘公子「哦」的一聲，轉問道：「查大人現在到底是那裏的捕頭？」

查四道：「我現在奉職揚州。」

潘公子道：「調職揚州仍然念念不忘大名府的案子，查大人果眞是一個負責的好捕頭。」

查四道：「一個在大名府犯案的刦賊，即使離開了大名府，也是一個刦賊，任何一個地方的捕快，只要發現他犯罪的證據，都有責任將他繩之於法。」

潘公子連連點頭道：「不錯。」

查四道：「所以一個人最好就安份守己，不要做壞事，否則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也是一樣。」

潘公子點頭道：「幸好我做人一直都循規蹈矩，所以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用

不着提心吊胆。」

查四冷笑。

周守成忍不住插口問道：「查大人早已認識潘公子的了？」

查四道：「兩年前經已認識。」

周守成道：「潘公子據說是董太師的姨甥。」

查四道：「可以這樣說，他的母親與董太師一個寵妾是金蘭姊妹。」

周守成道：「只是金蘭姊妹。」

查四點頭冷笑道：「董太師那個寵妾未入太師府之前，金蘭姊妹據說就有二十個之多，得太師垂青，這個消息傳出，最少增兩倍。」

周守成的目光轉向潘公子，終於露出了懷疑之色。

潘公子沒有作聲，面上亦木無表情。

周守成隨即道：「趨炎附勢之徒，本來就多得很。」

查四道：「是以董太師的妻妾，個個姊妹都不少。」

周守成道：「據說，董太師是妻妾滿堂。」

查四道：「這是事實。」

周守成道：「那麼好像潘公子這種姨甥，董太師是必很多的了。」

查四道：「就算沒有一千，七八百大概少不了。」

周守成道：「查大人倒也清楚這位潘公子的底細。」

查四道：「非清楚不可。」

周守成接又問道：「這位潘公子，到底是……」

查四道：「他叫做潘乘風，父親潘棟，在京城開了一間綢緞店子。」

周守成道：「這是正當生意。」

查四道：「沒有人說不是。」

周守成道：「查大人如此注意他，莫非就是因爲大名府那件案子？」

查四道：「對於那件案子，你知道多少。」

周守成答道：「就是你們方才說的那些。」

查四道：「你這個人的好奇心，可不小。」

周守成道：「那件案子，到底是怎樣的。」

查四道：「你很想知道？」

周守成點頭道：「很想。」

查四道：「我却想知道現在這件案子發生的詳細過程。」

周守成一怔，連隨道：「事情開始是這樣——」

其實他知道的並不多。

× × ×

查四聽得用心，問得很仔細。

他先後問過了周守成，章祥，方貴，喜鵲，小鶯，甚至那個老蒼頭也不放過，却連一句話也沒有問潘乘風。

然後他沉吟起來。

沉吟着，他的目光忽然又轉向小鶯，道：「潘乘風是什麼時候將那個載着銀票的盒子交給你？」

小鶯道：「離開百鳥院之後。」

查四道：「在車廂之中。」

小鶯道：「是。」

查四道：「那時候你是否知道盒子內載着什麼東西。」

小鶯道：「已經知道了，因爲在離開百鳥院之前他曾經在姑娘與我面前將個盒子打開。」

喜鵲插口說道：「所以我才答應走一趟。」

查四目注喜鵲道：「你有沒有先數過那一疊銀票？」

喜鵲苦笑道：「我怎可以這樣做。」

查四的眼睛左右一轉道：「他又有沒有將那疊銀票拿出來一一給你們過目。」

喜鵲小鶯一齊搖頭。

查四道：「這是說，你們只看見面頭那一張廣豐號開出來的，黃金一千兩的銀票？」

喜鵲點頭道：「毫無疑問那是廣豐號的銀票。」

周守成章祥，亦異口同聲道：「假不了。」

查四道：「可是除了面頭那一張之外，其他的却便全是白紙，你們也都不知道了。」

衆人不由得怔在那裏。

潘乘風聽到這裏，冷笑道：「其他的並非白紙。」

查四道：「不是白紙是什麼？」

潘乘風道：「是銀票，合共黃金二萬兩。」

查四道：「銀票現在呢？」

潘乘風道：「我若是那個飛賊玉蜻蜓，時間有限，只可以二者擇一的話，也會棄金鋼鑽而取銀票，何況有足够時間？」

查四說道：「我看你，却是完全不着緊。」

潘乘風道：「事情不發生也發生了，着緊又有什麼用，不成呼天搶地，抱着盒子大哭，那個飛賊玉蜻蜓就會將那些銀票送回來？」

查四道：「你醒來之後，只是漫不經意的瞟了那個盒子一眼。」

潘乘風道：「一眼已經足够，這種遭遇在我並不是第一次。」

查四道：「兩年前那一次我記得你也是沒有什麼表示。」

潘乘風道：「大概是因爲那區區之數，並不放在我的眼內。」

查四道：「現在這二萬兩黃金也不放在眼內？」

潘乘風瞟了那個載銀票的盒子一眼，道：「豈會不放在眼內。」

查四道：「難得你如此鎮定。」

潘乘風道：「我天生就是一個很鎮定的人。」

他淡然一笑接道：「何況我醒來第一眼便已看見查大人。」

查四盯着他，說道：「看見我，又如何？」

潘乘風道：「自然放心得很，有誰不知道，查大人辦案有若神助，被稱爲天下三大名捕之一，我那些銀票一定很快就能够找回來。」

他回顧周守成道：「你說是不是？周老闆。」

周守成脫口道：「是的。」

潘乘風笑接道：「周老闆雖然沒有我

這麼年輕，精神看來並不稍遜於我，如無意外，兩三年之內，一定死不了，所以查大人也不必急着追緝那個玉蜻蜓。」

查四悶哼。

他繞桌踱了一圈，目注周守城，道：「兩年前大名府的一間珠寶店子亦發生了一件類似這樣的案子，被刦的是十二顆貴重的寶石。」

周守成道：「要買那十二顆寶石的也是這位潘公子？」

查四點頭道：「那一次他自稱失去了一千兩黃金的銀票五張。」

潘乘風道：「我就是這樣倒霉。」

查四道：「只不知是你倒霉還是珠寶店子倒霉？」

潘乘風閉上嘴巴。

周守成道：「當時在場的人是否也全都昏迷了過去？」

查四道：「也是的，桌上亦同樣有一隻玉蜻蜓留下。」

周守成道：「很巧。」

查四道：「我一再細心檢查，並沒有發覺任何可疑痕跡，除非那個玉蜻蜓眞的能够飛出飛入，不過——」

他一頓接道：「即使他眞的能够飛翔，亦很難不被人看見，因爲那間珠寶店子乃是在鬧市之中！」

周守成道：「所以你懷疑潘公子？」

查四說道：「我們都沒有在他的身上搜到那十二顆寶石，結果，就只有讓他離開。」

周守成道：「之後怎樣？」

查四道：「他在大名府逗留了四天，那四天之內，都是在我的手下嚴密監視之下，但是仍然找不到絲毫綫索。」

周守成再問道：「那四天之內，他又可曾重到那間珠寶店子？」

查四搖頭道：「甚至連那條街也沒有再入。」

周守成詫異的道：「哦？」

查四道：「怎麼？周老闆也是以爲他將那十二顆寶石秘密收藏在店內一個地方，過後再偷入店中拿出來。」

周守成道：「這個辦法已經有很多人用過的了。」

查四道：「所以我除了派人日夜嚴密監視他之外，那幾天，幾乎已經將整間珠寶店子翻轉。」

周守成道：「並沒有找到那十二顆寶石？」

查四道：「一顆也沒有找到，兩年後的今日，那十二顆寶石仍然下落不明，第二件這樣的案子却發生了。」

周守成面色沮喪的道：「以查大人的精明，到現在尚且未能够將那個玉蜻蜓緝之於法，那個玉蜻蜓的厲害可想得知。」

查四道：「與其說他厲害，毋寧說狡猾。」

周守成道：「無論狡猾也好，厲害也好，我的六粒金鋼鑽既然已落於他的手中，只怕難免與那十二顆寶石同一命運。」

查四道：「這件案，我現在才開始調查。」

周守成沒有作聲。

查四冷冷的接道：「王蜻蜓重施故技，無疑是更加純熟，但是我有過一次經驗，前次疏忽的地方，這次，就未必會再疏忽！」

周守成問道：「查大人準備先從那裏着手調查？」

查四道：「當然是這裏。」

周守成道：「我們又應該怎樣？」

查四道：「這裏有沒有女眷。」

周守成道：「拙荊也就住於這店子後院。」

查四道：「很好。」

周守成詫聲道：「什麼很好？」

查四道：「我需要一個靠得住的人帮忙搜查兩個人。」

周守成道：「是不是喜鵲小鶯兩位姑娘？」

查四道：「嗯。」

周守成道：「查大人，何以懷疑到她們？」

查四道：「當然她們未必是玉蜻蜓的同黨，但是在她們昏迷之時，玉蜻蜓却可以將那六粒金鋼鑽暗藏在她們身上。」

以那六粒金鋼鑽的重量，玉蜻蜓當眞如此，喜鵲小鶯她們，相信亦很難覺察得到。

周守成不由頷首，目光轉落在喜鵲小鶯兩人面上，却沉吟起來：「這……」

喜鵲看在眼內，截口道：「查大人這樣做也是應該，我絕不反對。」

她都不反對，小鶯又豈會反對？

不過她們就算反對，亦反對不來，她們當然清楚這一點。

查四目光一閃，道：「事非得已，兩位姑娘萬勿見怪。」

喜鵲道：「查大人言重。」

查四回顧周守成，說道：「有勞周老闆。」

周守成立即吩咐方貴道：「叫你姊姊來。」

方貴原來是他的小舅子。

× × ×

查四的目光連隨又落在潘乘風面上。

潘乘風一聲輕歎，道：「她們也得要搜身，我更就難免的了。」

查四冷冷的道：「先解下腰間的劍，放在桌上！」

潘乘風道：「好的。」從容解下腰間佩劍。

那柄劍黃金呑口，裝飾得非常華麗，劍鞘上還嵌着兩顆小小的寶石。

查四將劍從桌上拿起，盯着那兩顆寶石。

潘乘風一笑，道：「它們在幾十年之前，已經嵌在這個劍鞘之上，保證絕不是賊贓。」

查四道：「這柄劍，你從什麼地方得來？」

潘乘風道：「這是我的家傳寶劍，去年底我爹爹才將它交給我，雖不是削鉄如泥，也鋒利得很。」

查四道：「是麼？」伸手緩緩的拔劍出鞘！

劍鋒如一泓秋水，寒氣迫人，無疑是一柄好劍。

查四上下打量一眼，說道：「劍是好劍。」

潘乘風立即接道：「人也是好人。」

查四冷笑，左手握着的劍鞘突然往桌上一頓。

沒有東西從劍鞘內跌出來。

查四將劍鞘一頓再頓，右手劍才插回去。

叮一聲劍鋒完全入鞘，查四將劍放回桌上，揮手道：「來人！」

兩個捕快左右上前。

潘乘風大驚道：「就在這裏？」

查四道：「你怕難爲情？」

潘乘風扳起臉龐，道：「即使我嫌疑最重，在未有眞憑實據之前，你最好也莫要做得太過份。」

查四道：「我並沒有說過，就在這裏搜」

他轉對那兩個捕快吩咐道：「帶這位潘公子進那面房間，徹底搜！」

那兩個捕快應聲走到潘乘風的身旁。

查四隨道：「潘公子，請！」

潘乘風冷笑舉步。

查四亦走了過去。

有過一次經驗，這次他是否就能夠有所發現？

× × ×

在查四的指點下，那兩個捕快搜得非常徹底。

潘乘風的身上並沒有金鋼鑽，一粒也沒有。

沒有辦法，查四只好讓他離開。

潘乘風掛回佩劍，負手走出月華軒，一張臉木無表情，誰也瞧不出他的心中想什麼。

一直到走出門外，他的眼中才露出一絲笑意。

狡黠的笑意。

這笑意查四即使看見，除了更懷疑之外，也一樣沒有辦法。

潘乘風到底在笑什麼？

飛賊玉蜻蜓是否就是他？

如果是，那六粒金鋼鑽他究竟收藏在什麼地方？

× × ×

金鋼鑽亦不在喜鵲與小鶯的身上。

周守成，章祥，那個老蒼頭的身上也沒有。

查四甚至連仇旭的屍體都加以搜查。

玉蜻蜓不無可能將金鋼鑽藏在屍體之內，待屍體下葬之後，才發掘取回。

可是經過仵作的仔細檢驗，並沒有任何發現。

非獨金鋼鑽，潘乘風那些銀票同樣下落不明。

金鋼鑽體積不大，容易收藏，那些銀票却並不容易。

由舖面到內堂，並沒有多遠，方貴他們聽得慘叫聲立即趕去，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潘乘風若就是玉蜻蜓，除非他另外有人接應，否則他能够將珠寶收藏在什麼地方？

月華軒亦是在鬧市之中，而且院子的兩面都是高牆，接應的人縱然能够越過高牆，又能够不驚動街上的行人，時間亦未必能够配合得這樣準確。

查四旋即下令在月華軒內外全面展開搜索。

在潘乘風離開月華軒之際，他亦已吩咐了丁少白率領捕快隨後監視潘乘風的一切行動。

丁少白是他手下三個副捕頭之中，最精明能幹的一個，那三個捕快也是經驗豐富。

合他們四人之力，應該可以看穩潘乘風的了。

兩年前他處置玉蜻蜓在大名府那件刦案，也就是這樣。

現在他亦只有這樣來處置。

那一次他是失敗，這一次？

× × ×

查四這一次搜查得更徹底，非獨地面，甚至瓦面，只要能够收藏那六粒金鋼鑽的地方他都一一小心加以搜查。

一連搜索了三天，月華軒所有地方都一再搜查過了，並沒有任何發現。

難道玉蜻蜓另有其人，消息又眞的這樣靈通，本領又眞的這樣高强？

知道了仇旭的底細，查四對潘乘風的懷疑不由開始有些動搖。

以仇旭的武功，尚且伏屍劍下，月華軒的其他人，有誰還能够阻擋，他實在用不着假裝昏迷留下來，而且他顯然並非假裝，當時是眞的昏迷了過去。

可是事情實在太巧合，他的舉止也實在值得懷疑。

查四惟有寄望丁少白方面。

× × ×

又是黃昏。

不醉無歸小酒家。

× × ×

丁少白未醉，却不是未醉仍然留在這間酒家之內。

他事實一滴酒也沒有沾唇，也根本就不是爲了喝酒進來這間酒家。

他進來只是爲了監視一個人。

——潘乘風！

他奉命監視潘乘風，到現在已經有三天。

這三天之內，潘乘風的所有行動，幾乎全都在他與手下三個捕快的嚴密監視之下。

只可惜他雖則是這樣賣力，到現在仍然毫無收穫。

× × ×

酒家的夥計都不大高興看見丁少白。

因爲他們都識丁少白，知道這個年青人是揚州總捕頭查四的得力助手。

查四嫉惡如仇，丁少白既然是他的得力助手，又豈會不一樣？

好像這種官府中人，不醉無歸小酒家的夥計當然不歡迎。

因爲這間並不是一間正當的酒家，那些夥計多少都有些問題。

這間酒家的老闆姓于名亮，不過很多人都知道于亮只是杜霸的一個手下。

眞正的老闆其實是杜霸。

杜霸也就是吉祥賭坊的老闆。

× × ×

整個揚州城就只有吉祥賭坊一間賭場，那是杜霸出現揚州一年之後的事情。

在那之前，揚州城之中大小一共有二十三間賭場之多，每一間的生意都相當不錯，可是自從杜霸在揚州出現，那些賭場的老闆便已先後將原有的賭場結束，遷入

杜霸的吉祥賭場。

據說這完全是杜霸多方勸告的結果。

沒有人知道杜霸的來歷，但自從吉祥賭場出現之後，幾乎整個揚州城的人知道這個杜霸有一身非常可怕的武功，尤其一雙手，簡直鐵打的一樣。

他們也知道，杜霸並不是一個人，還有一批忠心的手下。

其中有所謂四金剛，十二鐵衛，每一個都有一身厲害的本領。

可是十六人加起來，還沒有兩個人的厲害。

胡三省乃是杜霸的軍師，杜霸的併吞揚州所有賭場，據說就是由他策劃，手中一柄摺扇既是兵器，也是暗器，而且善用毒藥。

魚化龍則是杜霸的開路先鋒，據說出身海南劍派，武功的修爲已不在掌門人騎鯨客之下。

這兩個人的武功跟杜霸比較，據說又有一段距離。

杜霸武功的厲害可以想像。

併吞計劃一開始，杜霸就在西城買下了整整一條街的產業。

經過一番改建，這條街變成了吉祥賭坊，以一條街來做賭場，足以容納整個揚州的賭徒。

賭坊的賭徒與日俱增，却並非因爲只得這個地方可以賭錢，完全是因爲在這個地方賭錢絕對沒有作弊這種事情發生。

杜霸嚴禁在吉祥賭坊內作弊。

一被發現，據說就只有一條路。

不是活路。

沒有人願意，以性命來證實杜霸的說話。

× × ×

不醉無歸小酒家就在吉祥賭坊出口。

這間酒家其實並不小，名字尤其長，據說是杜霸親自起的。

光顧這間酒家的大都是吉祥賭坊出來的賭徒，而且大都是輸光了的賭徒。

一個人贏了錢，可以去的地方實在太多，輸光了，要喝酒却就只有進來這間酒家。

因爲這間酒家對於輸光了的賭徒特別優待，完全不收錢，喝得下，喝多少也都可以。

所以這間酒家入夜之後，生意就逐漸好起來。

這都是虧本的生意。

杜霸並不在乎，只怕這間酒家生意不好。

離開這間酒家的賭徒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醉得一塌胡塗。

一個人既好酒，又好賭，輸光了，自難免多喝幾杯，何況又不用化錢。

「不醉無歸」這個名字，起得實在不錯。

× × ×

入門都是客，那些夥計雖然不歡迎丁少白的到來，還是走過去招呼。

第一個走過去招呼的而且是這間酒家的掌櫃石勇。

「丁爺又來了。」石勇是一個彪形大漢，一面鬍鬚說起話來，却是陰聲細氣，女人一樣。

丁少白淡然應道：「又來了。」

這一次已是他的第三次到來。

他的到來，每一次都是爲了監視潘乘風。

一連三天，這個時候潘乘風都是走來這間不醉無歸小酒家。

他雖然不知道潘乘風爲什麼接連三天走來這裏，始終一步也不放鬆。

在查四的所有下屬之中，他的耐性向來就是最强韌的一個。

× × ×

石勇收住了脚步，又問道：「丁爺這一次喝不喝酒。」

丁少白道：「不喝。」

石勇擺手道：「不喝也請坐。」

丁少白也不客氣，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下，目光始終都沒有離開過潘乘風。

潘乘風直似未覺，他坐在店堂正中，右手酒一壺，左手杯一隻，神態仍然是三天之前那麼從容。

整間酒家，也就是他們兩個客人。

× × ×

未到黃昏，將近黃昏。

這個時候是不醉無歸小酒家客人最少的時候。

酒斟下，潘乘風突然回顧丁少白，舉杯道：「丁兄，來一杯如何？」

丁少白漠然道：「多謝，辦案的時候我絕不喝酒。」

潘乘風道：「跟踪了我大半天，你難道完全不口渴？」

丁少白冷聲道：「我可以一天不喝一滴水。」

「了不起！」潘乘風大笑道：「我却是已渴得要命，你不喝，我可要喝了。」

丁少白道：「隨便！」

潘乘風大笑一口喝盡杯中酒。

「好酒！」他隨即斟下第二杯。

舉杯未沾唇，又問道：「你準備監視我到什麼時候？」

丁少白道：「最低限度，也要看着你離開揚州城。」

潘乘風道：「我十天不離開？」

丁少白道：「一百天也一樣。」

潘乘風又喝一杯，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丁少白道：「哦？」

潘乘風道：「因爲，我正少了一個保鏢。」

他斟下第三杯，大笑舉杯，欲飲未飲，笑聲陡斷，面色亦變。

叮噹的一聲，他左手酒杯落地碎裂，杯中酒打濕了他脚尖一片地面。

他握着酒壺的右手亦同時鬆開，空着的雙手一齊力抓在肚子之上。

丁少白看在眼內，脫口問道：「什麼事？」

潘乘風雙眼暴睜，面色慘白，表情非常奇怪，他張口欲言，却突然怪叫一聲，腰一直，從椅上站了起來。

「砰」的椅子倒翻，潘乘風的腰一彎，撓着了尾巴的老鼠一樣，滴溜溜的打了幾個轉，跌倒地上，抓住肚子的雙手驟呈白色，混身猛一下抽搐，仰天倒下，一動也不再動！

丁少白大驚而起。

石勇也好像嚇了一跳，兩三步走到潘乘風身旁，伸手摸向潘乘風的鼻子。

還未摸到，那邊丁少白突然大喝道：「不要碰他！」

石勇應聲縮手，却並非完全是因爲丁少白的發話，而是那剎之間，突然發現潘乘風的臉龐在變紫。

他其實就是杜霸手下十二鐵衛之一，以他的江湖經驗，又豈會看不出潘乘風是中毒？

毒從何來？

他的目光不由轉落在潘乘風抓着肚子的那雙手之上。

潘乘風是喝下了兩杯酒之後才這樣，他雙手力抓着肚子，顯然毒藥是在肚子之內發作，莫非——

毒藥就混在酒內？

他喝的那壺却是不醉無歸酒家的酒。

石勇目光一轉再轉，轉落向桌上那壺酒，一面的詫異。

他這種表情，倒不像裝出來的。

丁少白連隨走了過來，他的反應與石勇完全一樣，目光從潘乘風發紫的臉轉向潘乘風抓着肚子的雙手，再一轉，轉向那壺酒。

他這個副捕頭的職位，並不是僥倖得來的。

目光在那壺酒之上一停又轉，轉落在石勇的面上。

這已在石勇意料之中。

那壺酒正是他拿給潘乘風的，潘乘風喝了壺酒毒發倒地，丁少白不懷疑他才奇怪。

他苦笑了一下，正想解釋幾句，丁少白的目光已從他的面上轉開，振吭呼道：「老金，小魏！」

兩個捕快應聲從門外奔進來，一個中年，一個看來比丁少白還要年輕。

看見潘乘風倒在地上，兩人都大吃一驚。

丁少白連隨吩咐道：「小魏，你立即趕回衙門通知頭兒，潘乘風在這裏被人毒殺了。」

那個年輕的捕快一聲「是。」轉身慌忙奔了出去。

丁少白接着吩咐道：「老魏守着門戶，由現在開始，任何人也不許離開！」

老魏應聲倒退幾步，拔刀出鞘，守在門左。

這片刻之間，潘乘風的面龐已變黑。

他的眼睛仍睜大，眼中也似充滿了詫異。

梟雄揷手　義俠追踪

查四一接到通知，飛馬趕到來。

七天前他因爲調查一件案，在城外遇上了一隻「死亡鳥」，被死亡鳥的鐵翼斬傷大腿，到現在仍未完全痊癒。

他本來可以乘轎到來，可是乘轎那裏有騎馬這樣快

同來的還有兩個經驗豐富的老仵工，一大羣捕快。

看見潘乘風的面龐，查四不由驚呼一聲：「好厲害的毒藥！」

丁少白點頭道：「的確厲害，他雖然發覺中毒，却已一個字也都說不出來。」

查四皺眉道：「怎會這樣的？」

丁少白苦笑道：「他進來這裏還是好好的，坐下之後也沒有什麼不妥，可是叫了那壺酒，才喝了兩杯，就雙手抓着肚子，怪叫一聲站起來，打了幾個轉，倒地變成這樣了。」

查四道：「除了那壺酒之外，此前沒有吃喝其他東西？」

丁少白道：「沒有。」

查四道：「現場一切，都保持原來狀態？」

丁少白道：「不錯。」

查四道：「人呢？」

丁少白道：「沒有放出去，但是放了一個進來。」

查四道：「誰？」

「我！」一個身裁魁梧的中年人應聲，走上前兩步。

丁少白道：「他就是這裏的老闆。」

查四目光一轉，盯着那個中年人，道：「于亮？」

中年人點頭道：「正是，查大人認識我？」

查四道：「我只知道不醉無歸小酒家的老闆是于亮。」

于亮一笑道：「哦？」

他是杜霸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據說非獨有勇，而且有謀，遇事自然又比石勇鎭定得多。

查四接問道：「事發之前你在什麼地方？」

于亮道：「在賭㘵一間賭場之內看人賭錢。」

查四道：「怎知道這裏發生了事？」

于亮道：「有人看見一個捕快握刀站立在酒家門口，走去告訴我。」

查四問道：」你可認識潘乘風？」

于亮道：「認識的。」

查四道：「什麼時候的事？」

于亮道：「半個月前。」

查四道：「在那裏？」

于亮道：「在這裏。」

查四道：「那之前你並不認識他？」

于亮道：「嗯。」

查四道：「根據我調查所得，這半個月以來，除了月華軒被刦的那一天，他天天都到來你這間酒店喝酒。」

于亮道：「我沒有在意。」

查四道：「他到來這裏幹什麼？」

于亮道：「我也不清楚，或者喜歡這裏的酒菜。」

查四道：「不是因爲這裏有人收購贓物，到來談價錢？」

于亮一愕，道：「查大人的說話我不明白。」

查四道：「這裏的很多事情，我却是明白得很，雖然一直都找不到足够的證據，只要我肯找，遲早必會找到的。」

于亮閉上嘴巴。

查四回身吩咐那兩個仵工道：「你們立即檢驗清楚潘乘風的屍體，還有壺中的餘酒與及碎裂地上的那隻酒杯。」

兩個仵工立即展開工作。

查四再問丁少白：「那壺酒是誰拿給他的？」

丁少白目注石勇，道：「就是這位石掌櫃。」

石勇立時歎了一口氣。

查四的目光轉落在石勇面上，道：「是你？很好！」

石勇不由問道：「什麼很好？」

查四道：「買賣贓物的事情，以我所知一向都是由你出面的，好幾次我幾乎已經可以抓住你，最後還是因爲證據不足，不得不放你走。」

石勇笑笑道：「其實那都是誤會。」

查四也笑，笑接道：「這一次可好了，只要酒中，或者壺中杯中驗出有毒，我就可以請你進監牢裏坐坐。」

這番話出口，他笑得更加開心。

石勇却笑不出來了。

無論酒中、壺中，抑或杯中驗出有毒，查四的確都可以將他送進監牢。

沒有人喜歡坐牢，他也是。

他又歎了一口氣，道：「我……」

查四道：「你爲什麼毒殺他？」

石勇歎氣道：「這完全與我無關。」

查四說道：「丁少白難道眼花，看錯了？」

石勇道：「他沒有看錯，的確是我拿酒給潘乘風的。」

查四道：「店中有這麼多的夥計，似乎還用不着你來招呼他。」

石勇道：「我見他是老主顧，反正又閒着，所以順手拿了那壺酒給他，與他聊幾句，完全不知道那壺酒之中下了毒。」

查四道：「眞的麼？」

石勇道：「我可以發誓。」

查四又笑，笑得非常可惡，道：「發誓也沒有用，這件事如果眞的是與你無關，你只有希望毒既不在壺中，也不在杯中，酒中，否則我還是非請你坐牢不可。」

「看來我只有這樣希望了。」石勇苦笑。

也惟有苦笑。

× × ×

石勇居然並沒有失望。

潘乘風的確中毒身亡。

毒却是並不在酒中，也不在杯中，壺中。

查四現在笑不出來了，他盯着兩個仵工，道：「你們到底檢驗清楚了沒有？」

兩個仵工齊聲道：「我們已反覆檢驗再三。」

查四道：「身上有沒有被毒藥暗器打中的痕跡？」

一個仵工搖頭道：「混身上下都沒有任何損傷。」

查四皺眉道：「那麼，毒從那裏來？難道本來就存在他的肚子裏，那會子才發作？」

丁少白旁邊應道：「從當時他中毒發作的情形看來，不無可能的。」

查四道：「如此說，他難道自殺？」

丁少白道：「頭兒，認爲有沒有這個可能。」

查四道：「絕無可能，如果他並不是飛賊玉蜻蜓，根本就用不着自殺，如果他是，更加沒有道理在這個時候自殺。」

丁少白點頭道：「一個剛刦得六粒金鋼鑽的賊的確沒有道理自殺。」

他想想，忽問道：「會不會他只是玉蜻蜓的同黨，因爲我們監視得他太緊，玉蜻蜓担心他洩漏秘密，將他毒殺滅口？」

查四道：「這樣的話，兩年前在太名府，他已經死掉了。」

一頓接說道：「況且你們監視得這樣嚴密，這個毒如何下？」

丁少白正想說什麼，查四的說話又已接上，道：「這一次，看來我們又得勞動一個人了。」

丁少白道：「沈大俠？」

查四頷首道：「以他的江湖經驗，也許能够找出潘乘風的眞正死因。」

丁少白道：「我這就走一趟，去將沈大俠請來。」

查四道：「好！」

丁少白轉身奔出。

查四的目光又回到石勇的面上。

石勇所有說話都聽在耳中，面上又有了笑容。

查四盯着石勇，道：「你居然沒有失望。」

石勇道：「查大人，想必失望得很的了。」

查四悶哼道：「你也莫要太得意。」

石勇道：「查大人仍然是懷疑我？」

查四道：「潘乘風毒發身亡之前，你是最後一個接近他的人。」

石勇道：「酒中，杯中，壺中可都驗出沒有毒。」

查四道：「毒不一定下在這三樣東西之中，下毒的方法，本來就有很多種。」

石勇苦笑道：「我爲什麼要在這裏毒殺他？」

查四道：「這未必是你出的主意。」

于亮插口道：「我也是沒有理由毒殺他們的。」

查四忽問道：「月華軒失去了六粒金鋼鑽，這件事你們應該知道的了。」

于亮道：「這件事，已經傳遍整個揚州。」

查四道：「金鋼鑽的價值你們當然亦清楚。」

于亮道：「嗯。」

查四道：「潘乘風若是將那六粒金鋼鑽賣給你們，你們又拿不出那麼多的錢，那如何是好？」

于亮道：「最好當然就是不買了。」

查四道：「我却認爲最好就是殺死他，將那六粒金鋼鑽據爲已有。」

于亮道：「這只是查大人你認爲。」

石勇接道：「查大人既然認爲這樣最好，何不付諸行動。」

查四淡淡的說道：「你越來越會說話了。」

石勇笑道：「過獎了。」

于亮輕叱道：「石勇住口，查大人是身爲捕頭，又豈會做出那種事情來。」

石勇沒有住口，應道：「我們也不會的，因爲我們雖然不是官府中人，却是奉公守法的善良百姓。」

查四笑笑道：「你能够說出這句話，我實在佩服之極。」

石勇道：「佩服什麼？」

查四道：「自認奉公守法的善良百姓，居然也面不改容。」

石勇閉上嘴巴，面龐好像有些紅了。

于亮即時道：「若是我們毒殺潘乘風，那六粒金鋼鑽是必然仍在這裏，查大人儘管吩咐手下徹底搜索一下。」

查四道：「有這種需要，我一定會搜索。」

于亮道：「查大人還等什麼？」

查四道：「等候確實潘乘風眞正的死因。」

于亮道：「還未確實麼？」

查四說道：「江湖人用的手段，有時必須找一個江湖人來帮忙調查，才能够確實。」

于亮道：「方才查大人好像叫了丁副捕頭去請一位沈大俠到來。」

查四道：「你也聽到了。」

于亮道：「我的耳朵向來很好，只不知是那位沈大俠？」

查四道：「你認爲是那位呢？」

于亮一怔道：「莫非——沈勝衣？」

查四道：「正是！」

于亮道：「他還沒有離開揚州麼？」

查四道：「你希望他已離開？」

于亮道：「他離開與否，與我都沒有關係。」

石勇接道：「潘乘風的死也是與我們一些關係都沒有，所以沈勝衣就算到來這裏，我們也不害怕。」

于亮道：「只希望他的眼睛毫無問題，否則沒有毒看成有毒，我們就慘了。」

查四道：「你放心，他的眼睛一向都很好。」

「希望如此。」于亮一笑。

查四看在眼內，心中不由懷疑起來。

——潘乘風的死難道眞的與他們一些關係也沒有？

× × ×

于亮也沒有失望。

沈勝衣的判斷與那兩個仵工完全一樣，在路上，丁少白已經將整件事情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他。

所以他到來，什麼也不再問，立即就檢驗潘乘風的屍體。

他化的時間，不比兩個仵工少。

仔細檢驗過潘乘風的屍體之後，他就檢驗那個酒壺，那隻酒杯。

所有人都屏息靜氣的盯着他，查四沒有例外。

一直到他放下了酒壺酒杯，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下，查四才呼一口氣，道：「沈兄有什麼發現？」

沈勝衣道：「酒中無毒，壺中杯中也是。」

查四道：「屍體上……」

沈勝衣說道：「並沒有被毒藥暗器擊傷。」

查四追問：「然則毒從何來？」

沈勝衣道：「如果他不是服毒自殺，這毒藥想必早已存在他的身體之內。」

查四好生失望，回頭瞪了石勇于亮兩人一眼，冷笑一聲，道：「你們的運氣實在不錯。」

于亮道：「托福。」

石勇却道：「查大人要抓我坐牢，看來又要再找機會了。」

查四道：「除非你從今以後眞的奉公守法，否則遲早我總會有機會，請你坐牢的。」

石勇道：「查大人這樣關照，就算我本來是一個壞蛋，自此也非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不可了。」

查四悶哼，轉問沈勝衣：「那毒藥以你看，大概是什麼時候就已存在？」

沈勝衣道：「據我所知，有些人配製的毒藥，甚至可以在一年半載之後，才發作。」

查四道：「我也曾聽說，不過潘乘風中的，似乎並不是那種毒藥。」

沈勝衣道：「應該不是。」

他轉向丁少白，問道：「在到來這間酒家之前，潘乘風去過什麼地方？」

丁少白說道：「他去過百鳥院，亂眞齋。」

沈勝衣道：「他去百鳥院，是不是找那個喜鵲？」

丁少白點頭道：「喜鵲却不願意見他，就正如前兩天一樣。」

沈勝衣道：「他先後已經找過喜鵲三次了。」

丁少白道：「不錯，每一次喜鵲都是藉口有客人。」

沈勝衣道：「其實不是？」

丁少白道：「不是。」

沈勝衣道：「以你所知，喜鵲是一個怎樣的人？」

丁少白道：「是一個很善良，很溫柔的女孩子。」

沈勝衣說道：「怎麼對潘乘風這樣無情。」

丁少白道：「大概是因爲月華軒那件案子。」

沈勝衣道：「潘乘風尚未證實就是玉蜻蜓。」

丁少白道：「不過女孩子通常都是比較怕事的。」

「嗯——」沈勝衣沉吟起來。

丁少白不由問道：「沈大俠是否覺得他那樣對潘乘風很可疑。」

沈勝衣沒有回答，反問道：「亂眞齋又是什麼地方？」

丁少白道：「一間賣書畫的店子。」

沈勝衣又問道：「那店裏賣的是什麼書畫？」

丁少白道：「古代名人的書畫，却全都是假的，假得却足以亂眞？」

沈勝衣道：「所以就叫做亂眞齋？」

丁少白道：「據說是的。」

沈勝衣道：「這是種犯法的生意。」

丁少白道：「亂眞齋做的却例外。」

沈勝衣道：「哦。」

丁少白道：「因爲這間亂眞齋的主人並沒有隱瞞事實，大字標明他那間店子賣的全都是假東西。」

沈勝衣道：「果眞如此，就變成正當生意，這間店子的生意好不好？」

丁少白道：「不好，因爲每一幅書畫的價錢都貴得很。」

沈勝衣道：「怎麼？」

丁少白道：「亂眞齋的主人始終認爲仿製一幅書畫比創作一幅書畫所化的精神時間最少多十倍，賣貴一些也是應該，而且不賣得那麼貴，不法之徒就會買來當做

眞品賣出，從中取利。」

沈勝衣道：「也是道理，這間亂眞齋的主人叫做什麼名字？」

丁少白道：「賈雙絕，書畫雙絕。」

沈勝衣道：「這個相信是假名字。」

丁少白道：「相信是的！」

沈勝衣道：「潘乘風進去亂眞齋幹什麼？」

丁少白道：「他說是看看亂眞齋的書畫，這三天以來，無論他進去什麼地方，進去之前必然先回頭挖苦我幾句，然後告訴我他進去幹什麼，再問我是否准許，要不要從旁監視。」

沈勝衣道：「這三天他多數去過什麼地方？」

丁少白道：「全都是買賣珠寶書畫古玩的店子。」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跟進去？」

丁少白道：「沒有，那些店子並不同這間不醉無歸小酒家，再說，我們也不能够做得這樣過份。」

查四插口道：「他不錯嫌疑最重，目前可是一些證據也沒有。」

沈勝衣點頭道：「對待一個嫌疑犯人的確不能够太過份。」

他回顧丁少白道：「所以你們就只有在門外等待。」

丁少白道：「只有如此。」

沈勝衣道：「離開亂眞齋之後，他便走來這裏喝酒了。」

丁少白道：「正是。」

沈勝衣道：「其間可覺得他有不妥的地方？」

丁少白道：「不覺，只是……」

沈勝衣道：「只是什麼？」

丁少白道：「他進去其他店子沒有多久就出來，進去亂眞齋，却有半個時辰之久。」

沈勝衣道：「你們在門外看不見他在屋內的情形。」

丁少白道：「本來是看見的，到他被賈雙絕請進了內堂便看不見了。」

沈勝衣道：「賈雙絕何以要請他進內堂？」

丁少白道：「當時他們的雙手各捧着幾卷畫軸，或者是進去談價錢什麼？」

沈勝衣再問道：「潘乘風離開亂眞齋的時候手中可有畫？」

丁少白道：「沒有。」

沈勝衣道：「這件事有些奇怪。」

丁少白道：「所以我吩咐馬順仍留在亂眞齋門外，小心留意那兒出入的人。」

沈勝衣道：「馬順是你帶去三個捕快之一？」

丁少白道：「是的！」

沈勝衣道：「很好。」

丁少白道：「沈大……」

沈勝衣截口道：「亂眞齋在那裏？」

丁少白道：「花近樓後面那條街。」

沈勝衣笑道：「倒也不難找。」

查四道：「沈兄是否打算走一趟。」

沈勝衣點頭。

查四道：「那麼叫少白引路好了。」

沈勝衣道：「他另外有事情要做。」

查四道：「哦？」

沈勝衣想想，又問道：「潘乘風住在什麼地方？」

查四不假思索道：「多福客棧的富貴院，一個人獨住一個院子。」

沈勝衣道：「我也知道這間客棧。」一頓，又問道：「查兄現在有什麼打算？」

查四道：「將屍體搬回衙門，留幾個捕快在店外看守就是了。」

于亮聽的清楚，慌忙道：「查大人要留幾個捕快在店外看守？」

查四道：「不可以？」

于亮搖手道：「不是不可以，只是這一來，就會嚴重影响賭坊的生意。」

不醉無歸小酒家是在吉祥賭坊的出入口，那幾個捕快，守在店外，也就等於守在賭坊外！

無論什麼地方，外面站了幾個捕快的話，要進去的人，難免都有些避忌，尤其是賭坊。

賭錢在揚州雖然並不犯法，到底不是一件正當的事情。

何況賭坊對捕快本來就是避忌得很。

難怪于亮着急起來。

查四却笑道：「這也是沒有辦法，誰叫潘乘風在這個店子裏被人毒殺？」

于亮輕歎道：「那麼他們是留到什麼時候？」

查四道：「最低限度也得在找到眞兇之後。」

于亮苦笑道：「你若肯將他們撤走，就是要我坐牢也可以。」

查四道：「哦？」

于亮道：「老當家近來的脾氣不大好，我實在不想這個時候再刺激他。」

查四道：「人既不是你殺的，杜霸又怎會怪責到你頭上，再說你是他的親信，他便是怎樣子生氣也不會將你殺掉的。」

于亮頓足長歎。

× × ×

衆人離開不醉無歸小酒家之後，夜幕已低垂。

轉過了街角，丁少白再也忍不住，道：「沈大俠，我另外有什麼事情要做？」

沈勝衣道：「你不是告訴我，于亮他們私底下還收購臟物。」

丁少白道：「這是事實，只是每一次一買進，他們立即就秘密送出，所以到現在，我們仍然找不到證據拘控他們。」

沈勝衣道：「潘乘風若沒有事，是絕不會一連十幾天，到不醉無歸小酒家喝酒的。」

丁少白點頭道：「如果玉蜻蜓是他，到那裏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將那六粒金鋼鑽賣出去……」

沈勝衣道：「他的死無疑是中毒，毒從何來，現在仍然是一個謎，下毒的其實是他們亦未可知。」

丁少白道：「可是……」

沈勝衣截口道：「毒藥有很多種，下毒的方法也有很多種，我們並非每一種都清楚！」

丁少白道：「那麼我要……」

沈勝衣道：「回去與留在那裏的幾個捕快，留意于亮石勇兩人的行動，可不要妄自出手，這兩人我看都有一身本領，並不是你們幾人應付得來。」

丁少白道：「我明白了。」

查四道：「沈兄還有什麼吩咐他？」

沈勝衣道：「只是這些。」

丁少白道：「那麼我回去了。」

沈勝衣道：「快去。」

丁少白退下。

沈勝衣回對查四說道：「查兄脚傷未癒，不宜走動太多，現在應該回去休息的了！」

查四大笑，道：「這教我如何過意得去？」

沈勝衣笑道：「你若是過意不去，就回去好好的休息，讓傷勢快些痊癒。」

查四笑接道：「不錯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不用勞煩沈兄到處奔走。」

沈勝衣道：「話說到這裏，我先走一步了。」

查四道：「去那裏？」

沈勝衣道：「先去亂眞齋欣賞一下那裏的假畫。」

查四道：「我派兩個手下，隨你走一趟。」

沈勝衣道：「有馬順在那裏接應，已經够了。」

說到最後一個字，他人已經在三丈之外。

他本來是路過揚州，遇上查四這個朋友才留到現在。

先後他已替查四解決了「銀狼」「死亡鳥」兩件案子。

在死亡鳥一案之中，查四右脚不幸重傷，他當然更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

因爲這個時候查四更需要帮助。

現在果然又一件案子發生了。

「死亡鳥」一案到現在才不過幾天，這個地方的案子也未免多了一些，而且每一件都非常棘手。

目送沈勝衣的背影消失，查四的面上又露出笑容。

交到沈勝衣這種朋友，他應該高興。

× × ×

馬順也是一個盡責的捕快，雖則已入夜，仍然留在那戶人家的屋簷下，小心監視着對面的亂眞齋。

看見沈勝衣走來，他不由迎了上去。

這地方的捕快大都認識沈勝衣，馬順並沒有例外。

沈勝衣連隨收住脚步，道：「可是馬順兄。」

馬順慌忙道：「不敢當，沈大俠叫我馬順好了。」

沈勝衣道：「你一直留在這裏，沒有離開。」

馬順道：「沒有，頭兒莫非已經將這件事交給沈大俠？」

沈勝衣道：「不錯。」

馬順道：「未知沈大俠……」

沈勝衣道：「這件事你們頭兒已對我說過了！」

馬順道：「那麼……」

沈勝衣截問道：「潘乘風走後，亂眞齋那邊怎樣？」

馬順道：「沒有其他人走出。」

沈勝衣道：「那個賈雙絕又怎樣？」

馬順道：「先後出門兩次，一次是在潘乘風離開之時，目送他轉過街角便自入內，另外一次是在不久之前，不過在門前石階一站，左右張望了一下，似乎在看看有沒有顧客上門？」

沈勝衣道：「這間店子的生意似乎並不好。」

馬順道：「我向別人打聽過的了，除了開張那個月時常有人進出之外，兩個月來都是這樣子，難得有一個顧客。」

沈勝衣道：「這間店子由開業到現在，才只是三個月？」

馬順道：「是！」

沈勝衣稍作沉吟，說道：「我進去瞧瞧。」

馬順道：「那麼我……」

沈勝衣道：「你先去吃些東西，說不定你還要在這裏待下去。」

說着他舉步走向亂眞齋。

× × ×

齋中的陳設非常簡單。

燈火已亮起，一個中年書生獨坐在燈下，正在畫着一幅山水畫！

山高水遠，遠水之上有風帆三兩，高山中有飛瀑一道，飛瀑之下有溪流一條。溪流盡處一幅平地，平地上有松樹兩株，樹下有書生一個。

畫中書生畫得很瀟洒，畫畫的中年文士也是瀟洒得很。

四壁滿掛書畫，全都是古代名家的作品。

沈勝衣目光一轉，脫口道：「果然假得已足以亂眞。」

中年文士好像現在才知道沈勝衣的進來，放下筆道：「公子過獎了。」

沈勝衣道：「不是過獎，若非標明仿製，我還以爲都是眞蹟。」

中年文士站起身來，道：「這種話我雖則已聽過不少次，但每次聽到仍然覺得很開心。」

沈勝衣上下打量中年文士一眼道：「閣下想必就是賈雙絕先生了。」

中年文士道：「正是，公子又是那一位？」

「沈勝衣。」

「原來沈公子。」賈雙絕神色無異，彷彿從來都沒有聽說過沈勝衣這個人，接問道：「未知沈公子要買什麼書畫？」

沈勝衣搖頭，道：「我不是買書畫來的。」

賈雙絕也不顯得失望，淡笑道：「那麼請隨便看看。」

沈勝衣又搖頭，道：「我也不是來看書畫。」

賈雙絕一怔，道：「哦？」

沈勝衣三兩步走過去，目光落在那張尚未完成的畫上，忽然道：「這張畫畫得不好。」

賈雙絕又是一怔，道：「沈公子也懂得畫？」

沈勝衣道：「懂得一點。」

賈雙絕試探問道：「不好在那裏？」

沈勝衣道：「敗筆太多。」

賈雙絕沒有作聲。

沈勝衣隨即問道：「賈先生這張畫是否先畫松樹，再畫書生？」

賈雙絕道：「是的。」

沈勝衣道：「松樹與書生都畫得很好

，可是一畫到石，敗筆便出現了。」

賈雙絕道：「這是我畫石的功力不足之故。」

沈勝衣環視一眼道：「牆上掛着這些畫以我所知都是先生畫的，上面的石却畫得功力十足。」

賈雙絕道：「臨仿與創作是兩回事。」

沈勝衣懷疑的道：「是麼？」

賈雙絕道：「沈公子，以爲是什麼原因？」

沈勝衣道：「我以爲，是心情影响所致。」

賈雙絕道：「心情影响？」

沈勝衣道：「畫松樹書生的時候，先生的心情非常平靜，之後便大亂，這是什麼原因？是否因爲潘乘風的到來？」

賈雙絕詫異的道：「我不明白公子的說話。」

沈勝衣道：「眞的不明白？」

賈雙絕道：「我這個人雖然喜歡畫假畫，却不喜歡說假話。」

沈勝衣「哦」的一聲，轉問道：「你是否認識一個叫做潘乘風的人？」

賈雙絕想也不想道：「不認識。」

沈勝衣道：「那麼我告訴你，他就是今天下午進來這裏，你招呼了他半個時辰之久的那個客人。」

賈雙絕恍然道：「公子原來說他。」

沈勝衣問道：「他進來你這裏，幹什麼？」

賈雙絕反問道：「公子到底是什麼人？此來到底目的何在？」

沈勝衣道：「我現在是替本城查捕頭調查一件案。」

賈雙絕脫口道：「公子原來是官府中人！」

沈勝衣並沒有多作解釋。

賈雙絕接問道：「那位潘公子犯了什麼罪？」

沈勝衣道：「月華軒被玉蜻蜓刦去六粒金鋼鑽這件事你是否知道？」

賈雙絕道：「在飯店裏聽人說過。」

他的面色倏的一變，道：「那位潘公子莫非與這件案有關係？」

沈勝衣道：「官府方面懷疑他就是那個飛賊玉蜻蜓。」

賈雙絕面色一變再變，囁嚅道：「我可不知道……」

看來他是一個胆小怕事的人。

沈勝衣盯着他，道：「你還沒有回答我方才的問題。」

賈雙絕道：「他進來這裏說是買幾張畫，揀了幾張畫之後，就問我是否還有別的，我見他一面誠意，難得遇上一個這樣闊綽的顧客，於是請他進內堂，給他看別的畫。」

沈勝衣道：「那之後又怎樣？」

賈雙絕道：「他仔細觀看了很久，又選了幾張畫，忽然問我那些畫是否都是眞蹟？」

沈勝衣說道：「你開始沒有跟他說清楚？」

賈雙絕道：「在門外那塊木板之上我已經寫得很清楚的了，我以爲他進來之前已經看清楚，所以沒有再累贅。」

那塊木板沈勝衣亦已看過，道：「你將那塊木板放在門外，想必也是爲了免費一些唇舌？」

賈雙絕歎息道：「可惜進來的顧客並不是每一個都先看清楚那塊木板，有的一雙眼却是長在頭頂上……」

沈勝衣截道：「那麼你有沒有與他說清楚？」

賈雙絕道：「我不喜歡騙人，更不願意惹上官非。」

沈勝衣道：「他聽了之後怎樣？」

賈雙絕苦笑一下，道：「放下畫，立即走。」

沈勝衣道：「你豈非很失望？」

賈雙絕搖頭道：「這種經驗在我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了。」

沈勝衣沉吟起來。

——潘乘風是不是眞的沒有先看清楚那塊木板？如果不是，他這樣有什麼目的？是不是在分散丁少白他們的注意？

——這個賈雙絕到底有沒有說謊？

沈勝衣盯穩了賈雙絕。

無論他怎樣看，賈雙絕也像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人。

他甚至沒有廻避沈勝衣的目光。

一個人如果心中有鬼，怎能够這樣？

沈勝衣連隨又問道：「是了，你有沒有到過那間不醉無歸小酒家？」

賈雙絕搖頭道：「沒有，我又怎會去那種低三下四的地方？」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那間酒家的名字却改得很別緻。」

賈雙絕道：「是的。」

沈勝衣佯歎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賈雙絕不覺點頭道：「不錯。」

沈勝衣道：「潘乘風離開了你這裏，就是到那間酒家去。」

賈雙絕道：「是麼？」

沈勝衣道：「也就在那裏——毒發身亡。」

賈雙絕失驚的說道：「你說他中毒死了？」

沈勝衣道：「這已經被證實。」

賈雙絕道：「可惜可惜。」

沈勝衣追問道：「可惜什麼？」

賈雙絕道：「可惜他這麼年輕，就死了。」

沈勝衣道：「他在這裏有沒有喝過什麼東西？」

賈雙絕慌忙搖手，說道：「什麼也沒有。」

沈勝衣道：「茶也沒有？」

賈雙絕道：「沒有，我這裏向來都沒有茶點之類招呼顧客。」

沈勝衣道：「因爲你這間，並不是酒家？」

賈雙絕一笑，道：「是因爲這裏只得我一個人，連自己喝的茶有時也忘了預備，何來侍候別人？」

沈勝衣道：「你應該找個人，燒茶煮飯。」

賈雙絕道：「可惜我請不起。」

沈勝衣道：「那麼你的兩餐……」

賈雙絕道：「在附近的飯店解決。」

他連隨問道：「怎麼？你們在懷疑是我下毒害死那個潘……潘乘風？」

沈勝衣道：「在未找到眞兇前，潘乘風死前見過的每一個人我們都懷疑。」

賈雙絕苦笑道：「我這個人殺雞都不敢，何况是殺人？」

沈勝衣道：「那個潘乘風在你這裏的時候，你看他有沒有什麼不妥？」

賈雙絕道：「沒有，由始至終他看來都很好。」

沈勝衣道：「打擾你了。」

賈雙絕道：「沈大爺，還要知道些什麼？」

沈勝衣道：「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

賈雙絕想了一下，搖頭。

沈勝衣轉身舉步。

賈雙絕目送沈勝衣離開了，一句話也沒有再說，臉上亦沒有任何的變化。

× × ×

出了亂眞齋，沈勝衣走回對面那戶人家。馬順已回到那裏，雙手捧着一包飯在吃，看見沈勝衣走來，忙放下筷子，迎前道：「沈大俠有沒有什麼發現？」

沈勝衣道：「一些，你繼續監視這間亂眞齋，不過必須小心，切不可與那個賈雙絕動手脚。」

馬順道：「他……」

沈勝衣道：「如果我沒有走眼，他的武功相當高强。」

馬順心頭一凜，說道：「我會小心的了。」

沈勝衣道：「我一會經過衙門就會關照你的頭兒加派兩個人來這裏接替你。」

馬順恭聲道：「有勞沈大俠。」

沈勝衣再次叮囑：「小心！」脚步又舉起。

馬順連忙退回屋簷下。

× × ×

轉過兩個彎就是大街。

車如流水馬如龍。

迎面駛來的一輛馬車突然在沈勝衣的身邊停下。

沈勝衣正走在一道高牆旁，這輛馬車毫無疑問是衝着他來的了。

他立刻收住脚步。

車門打開，下來一個藍衣中年文士，手中一柄摺扇，一揖道：「沈大俠。」

沈勝衣却不認識這個人，道：「閣下是那一位？」

中年文士一笑，手中摺扇「刷」的打開。

雪白的扇面寫着六個字。

——吾日三省吾身。

沈勝衣心頭一動，道：「胡三省？」

中年文士道：「想不到沈大俠也知道胡某人。」

沈勝衣道：「丁少白曾經告訴我吉祥賭坊的大概情形。」

胡三省一收摺扇，道：「駕駛這輛馬車的是不醉無歸小酒家的一個夥計。」

沈勝衣道：「胡兄找我何事？」

胡三省抱拳道：「奉老當家之命，專誠請沈兄前去一聚。」

沈勝衣道：「去那裏？」

胡三省道：「自是吉祥賭坊。」

沈勝衣道：「我從吉祥賭坊出來。」

胡三省道：「沈兄離開吉祥賭坊之後，老當家問過了于亮，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沈勝衣道：「胡兄可知道你們當家何以要見我？」

胡三省道：「一方面是爲了那件事，另一方面，老當家生平最喜歡結交英雄豪傑，聽說沈兄在揚州，早就有一會之意，只是一直找不到機會，正好乘此機會。」

沈勝衣道：「那件事你們當家莫非知道了什麼？」

胡三省道：「沈兄何不當面問問敝當家？」

沈勝衣道：「若是胡兄不說，我只好一見貴當家，當面問清楚了。」

胡三省道：「如此最好。」

他一笑，欠身道：「老當家已經在坊內大堂預備了酒菜等候沈兄光臨。」

沈勝衣一笑道：「我正要找個地方吃飯。」

「只怕沈兄不賞面！」胡三省退後一步。「請上車。」

「好。」沈勝衣一面舉步，一面又說道：「你們的消息倒也靈通，這麼快就找到我。」

胡三省道：「過獎。」

他跟着沈勝衣跨進車廂，立即吩咐起程回去。

鞭落，馬嘶。

車一轉，向吉祥賭坊那個方向駛出。

× × ×

杜霸並不怎樣老，才不過六十來歲，那個樣子就像是當年與劉邦爭天下的西楚霸王項羽。

項羽爭的是天下，他爭的却是揚州城的賭坊。

項羽兵敗城下，自刎烏江，他却征服了揚州城的所有賭坊，終於成爲了揚州城的賭霸。

所以他一向都是神采飛揚。

今夜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

聽到了馬車聲，他迎出大堂外！

一個黑衣人緊隨在他身後，就像是他的影子。

× × ×

黑衣人顴骨高聳，面容瘦削，身材亦有如竹篙一樣。

在他的腰間插着一支錐子也似的無鞘劍。

經驗豐富的江湖朋友，只看這支劍，就知道這支劍的主人，是海南劍派門下。

這個黑衣人也正是杜霸的開路先鋒，武功並不在海南劍派當代掌門騎鯨客之下的魚化龍。

他站在杜霸身後，面容冷峻，一雙眸子亦冰石一樣！

海南劍派的劍術出名無情！

一個練無情劍的人，不難亦會變成冷酷無情！

× × ×

胡三省當先下車，然後請出沈勝衣。

杜霸一見大笑，高呼道：「來的可是沈勝衣。」

沈勝衣應聲道：「站在堂外的可是杜霸？」

「正是，」杜霸笑得更大聲，「請得到你沈兄來，是三省的本領，也是我的面子。」

「言重！」

「請。」

「好！」沈勝衣大踏步走上堂前石階，目光忽落在魚化龍的面上。

魚化龍也正在盯着沈勝衣。

四道目光半空中交擊。

沈勝衣忽又一聲：「好！」

魚化龍的面上居然露出笑容，道：「聞名不如見面！」

他的眸子却還是冰石一樣，一絲笑意也沒有。

杜霸即時道：「這是魚化龍。」

沈勝衣道：「海南劍派的劍客。」

杜霸道：「你已知道了？」

沈勝衣道：「即使未聽人說過，一見亦知。」

魚化龍忽然道：「有人說你的劍術已天下無敵。」

沈勝衣一笑道：「說這句話的人，見識未免太小。」

魚化龍道：「我本來有意與你在劍上一較高下，現在聽你這樣說，如果我那麼做，反顯得淺薄了。」

沈勝衣回顧杜霸，道：「杜兄這次要我來，到底有什麼指教？」

杜霸笑道：「指教豈敢。」

沈勝衣道：「杜兄有話無妨直說。」

杜霸道：「進內坐下再說也不遲，請！」連隨就轉身舉步。

沈勝衣亦自舉步。

× × ×

四人坐下，杜霸手一拍，大呼道：「上酒菜！」

酒菜已準備好，立即送上。

杜霸笑顧沈勝衣，道：「我們一面喝酒一面說。」

胡三省笑截道：「這樣喝酒如何喝得舒服？」

杜霸一想也是，大笑道：「那麼喝完酒再說。」

胡三省當然沒有再反對，沈勝衣也沒有。

× × ×

這一頓酒菜吃得特別快，不用半個時辰便已吃完。

沈勝衣筷子一放下，杜霸亦放下，胡三省魚化龍也只好放下。

杜霸連隨道：「沈兄一路上想必已看見了。」

沈勝衣愕然道：「看見什麼？」

杜霸道：「這個地方，可像是一個賭場？」

沈勝衣道：「不像。」

杜霸道：「何以見得？」

沈勝衣道：「太靜了，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這樣靜的賭場。」

「我也沒有見過。」杜霸歎了一口氣。「平日這個時候，這裏的每一間賭場都已擠滿了客人，那種熱鬧與現在相較，簡直就是天……天——」

胡三省接口道：「天淵之別。」

沈勝衣道：「何以這樣？」

杜霸道：「完全是拜查四這位總捕頭所賜。」

胡三省補充道：「他派了幾個捕快守在不醉無歸小酒家之外，這無疑就守在賭場之外，看見了他們，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個住足不前，本來在賭錢的，也因爲方才一鬧，全都驚走了。」

杜霸歎息道：「這你說，賭場如何還能够熱鬧得來？」

沈勝衣道：「查四這樣做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杜霸道：「就因爲他還有道理，所以才能够派人守在那裏，可是——」

一頓才接道：「我方才已經問過于亮石勇，他們亦一一在我面前發過毒誓，的確與潘乘風的死亡沒有關係。」

沈勝衣道：「我也相信下毒的不會是他們。」

杜霸道：「查四同樣這樣想，只是他一直都找不到足够的證據對付我們，乘此機會爲難我們一下。」

沈勝衣淡笑道：「聽說于亮石勇兩人，除了經營那間酒家之外，私下還收買賊贜。」

杜霸一怔。

沈勝衣接道：「沒有杜兄的許可，于亮石勇相信還沒有這個胆量。」

杜霸不能不點頭。

沈勝衣笑接道：「那些賊賣掉贜物之後得到的錢想必大都化在賭場之內。」

杜霸道：「他們喜歡那樣化，是他們的事，我沒有理由阻止他們。」

沈勝衣道：「你却是可以不買他們那些贜物的。」

杜霸道：「我這裏不買，他人也會買的。」

沈勝衣道：「那是他人的事，查四就是要對付，也是對付他人，不會是你。」

杜霸閉上嘴吧。

沈勝衣接道：「無疑你准許于亮石勇那樣做，是會增加賭場的收入，却也同時助長罪案的發生。」

杜霸仍不作聲。

沈勝衣還有說話：「何况，收買贜物本來就已是觸犯法律。」

杜霸沒有否認。

沈勝衣又道：「查四是一個很盡責的捕頭。」

杜霸道：「他是的。」

沈勝衣道：「可是他一直都找不到足够的證據，亦沒有辦法制止你們，這些日子來是必一肚子氣。」

杜霸不由一笑。

沈勝衣道：「現在難得有這個機會出口氣，他又怎會輕易的放過。」

杜霸道：「這就害苦我們了。」

沈勝衣道：「不過杜兄可以放心，只要找到了毒殺潘乘風的眞兇，不由他不將那些捕快撤回去。」

杜霸皺眉道：「我就是担心潘乘風並不是眞正的玉蜻蜓，毒殺他的人才是。」

沈勝衣道：「這又如何？」

杜霸道：「查四在大名府據我所知已經敗在玉蜻蜓手下一次的了，兩年後，玉蜻蜓仍然逍遙法外。」

沈勝衣道：「這一次，你担心又來兩年。」

杜霸道：「就不用兩年，只是兩個月，那些捕快如果仍然在賭場之外逡巡，這

損失巳够慘重的了。」

沈勝衣道：「你請我到來，莫非就是要我帮忙你撤走那些捕快？」

杜霸道：「我知道查四巳將這件事交給你處理。」

沈勝衣道：「他只是要我帮忙捉拿那個飛賊，找回六粒金鋼鑽。」

杜霸道：「你可以帶着那些捕快一齊去的。」

沈勝衣道：「他也可以再派別的捕快到來。」

杜霸道：「你是他的好朋友。」

沈勝衣道：「查四這個人的脾氣相信你也清楚。」

杜霸道：「我仍然相信，你可以說服他。」

沈勝衣一笑，道：「你何不請我將這些時間化在調查兇手方面，希望我盡快將兇手找出來？」

杜霸怔在那裏。

胡三省插口問道：「沈兄是否巳經找到綫索了？」

沈勝衣笑道：「那有這麼快？」

胡三省又問道：「沈兄認爲毒殺潘乘風的可能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兩種人。」

胡三省追問道：「是那兩種？」

沈勝衣道：「一種是要殺他滅口。」

胡三省道：「那即是他的同黨了。」

沈勝衣接道：「另一種就是覬覦他得到手的那六粒金鋼鑽的人。」

胡三省頷首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回顧杜霸，道：「有件事我倒希望杜兄能够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杜霸又是一怔，問道：「你想知道什麼？」

沈勝衣道：「潘乘風有沒有向杜兄兜售過那六粒金鋼鑽？」

杜霸不假思索，搖頭道：「沒有。」

沈勝衣再問道：「于亮收購賊贓之前，是否先要得到杜兄同意？」

杜霸道：「一般來說他是可以做主的，但如果是貴重的東西，過萬兩交易，就算我不在，也必須問准三省。」

沈勝衣道：「正如金鋼鑽之一類的東西？」

杜霸道：「更就非得我同意不可。」

胡三省又插口道：「不過那金鋼鑽那種東西我們是不會買的，即使買，亦止於一粒兩粒。」

沈勝衣道：「哦？」

胡三省解釋道：「一來那種東西太難脫手，二來耗支太大……」

沈勝衣目注杜霸道：「杜兄也是這個意思。」

杜霸毫不猶疑點頭，道：「也是。」

沈勝衣又問道：「于亮完全沒有在你們面前提過潘乘風曾向他兜售那六粒金鋼鑽？」

杜霸愕然道：「他完全沒有提過。」

胡三省亦自一怔，說道：「有這種事情？」

他們的表情都不像是裝出來的。

沈勝衣搖頭道：「沒有。」

胡三省非常奇怪的道：「沒有，沈兄何以這樣問？」

沈勝衣道：「因爲有一件事情我始終覺得奇怪。」

胡三省道：「請說。」

沈勝衣道：「根據官府調查所得，這半個月以來，除了月華軒被刦那一天之外，潘乘風幾乎每一天都有到不醉無歸小酒家。」

胡三省道：「是麼？」

沈勝衣道：「這件事，于亮也沒有說過？」

胡三省道：「也沒有。」

沈勝衣道：「潘乘風這樣做除非又是在轉移官府的注意，否則似乎沒有什麼理由。」

胡三省道：「所以沈兄有此懷疑？」

沈勝衣道：「正是。」

「這件事的確很奇怪，」胡三省沉默了下去。

杜霸却道：「不會的，我的手下一向都很忠心，很可靠，怎會隱瞞我？」

胡三省緩緩的道：「于亮這個人我却不敢担保。」

魚化龍一直都沒有開口，這時候忽然開口道：「這個小子向來就是見利忘義，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胡三省接道：「因爲他對於珠寶有認識，當家所以才派他主持那間酒家，這年來我巳發覺他的賬目有些不妥，只是大家兄弟，同時又找不到證據，才由得他暫不過問。」

杜霸道：「即使如此，他也買不起那六粒金鋼鑽。」

胡三省道：「只怕他並不是購買，而是謀奪。」

杜霸道：「果眞如此，潘乘風的死，很可能是他做的手脚了。」

胡三省道：「不無可能。」

杜霸道：「當時的情形你經巳清楚的了，他如何能够下毒？」

胡三省沉聲道：「下毒的方法以我所知，最少有一百種。」

杜霸點頭，並不懷疑胡三省的說話。因爲他清楚胡三省也是一個用毒的高手。

魚化龍却道：「他對於用毒，以我所知就懂得不多。」

沈勝衣插口道：「如果眞的是他毒殺潘乘風，金鋼鑽必然巳到手。」

胡三省道：「不錯。」

沈勝衣接道：「如果金鋼鑽巳到手，他必然不會再留在這裏。」

胡三省道：「不錯。」

沈勝衣問道：「問過說話之後，你們就打發他們兩人回去那間酒家？」

胡三省點頭。

沈勝衣道：「我巳經吩咐丁少白小心監視他們的了。」

胡三省道：「丁少白無疑很能幹，但是以于亮的狡猾，如果他眞的要離開，未必是丁少白看得住的。」

沈勝衣憂慮的說道：「我們應該去一看。」

「一看便知究竟！」杜霸推座而起，飛步奔了出去。

這個人原來也是火性子。

沈勝衣身形一動，便巳在杜霸之前。

魚化龍一聲：「好輕功！」身形如箭般射出，緊追在沈勝衣的後面。

胡三省只是伴着杜霸。

他們兩人似乎任何時候，必有一人留在杜霸身旁。

也許他們知道杜霸火性子，粗心大意，身旁實在需要有一個人照料。

青樓訪艷　衙門解謎

那些捕快仍然在不醉無歸小酒家之外巡邏。

六個捕快。丁少白却不在。

丁少白去了那裏？」沈勝衣急問。」

一個捕快道：「追踪石勇去了。」

沈勝衣問道：「這件事到底怎樣？」

那個捕快道：「于亮石勇兩人回來之後不久，石勇突然又走了出來，飛步直向街口那邊，丁副捕頭在後面叫他不住，於是亦從店內追出去。」

沈勝衣道：「丁少白本來於店內監視他們？」

那個捕快道：「是……」

沈勝衣又問道：「于亮呢？有沒有走出來？」

「沒有，丁副捕頭追踪石勇之時，巳留下說話，吩咐我們看穩他的了。」

沈勝衣道：「你們只是守在門外。」

羣捕點頭。

沈勝衣道：「不進內如何看得穩？」

一個捕快道：「這間酒家，只有兩道門。」

另一個捕快接道：「後門那邊丁副捕頭巳叫了兩個兄弟把守的了。」

沈勝衣忽然道：「于亮要離開這間酒家，不一定要經由門戶。」

這句話才說完，他身旁魚化龍身形一幌，便自竄入了店子內。

沈勝衣，杜霸，胡三省相繼進去。

×　×　×

于亮並不在堂內。

幾個夥計正聚在一旁說話，一見魚化龍，全靜了下來。

魚化龍目光一掃，輕叱道：「于亮那裏去了？」

一個夥計囁嚅着道：「老闆上了樓上雅座。」

魚化龍道：「什麼時候的事？」

「約一個時辰之前。」

魚化龍道：「沒有下來過？」

「沒有……」

魚化龍道：「他上去那麼久你們也不覺得奇怪？」

「可怪極了。」

魚化龍道：「既然如此奇怪，可有上去問他在上面幹什麼？」

「有，去問過了，可是老闆並沒有回答。」

另一夥計道：「也不見現身。」

魚化龍道：「你們這樣做又是在多久之前。」

「老闆進去大半個時辰之後。」

魚化龍怒道：「如此怎麼不告訴門外捕快？」

一個夥計囁嚅道：「我們可不敢。」

另一個夥計道：「老闆向來都不喜歡別人過問他的事情，他去之前也巳吩咐過我們不要騷擾他的了，只因爲我們不放心，才放胆一問，却也不敢太大聲……」

杜霸截口道：「不用再說了。」大踏步走向樓梯那邊。

魚化龍搶在杜霸之前，却不走梯級，縱身一拔兩丈，半空一折，落在樓上。

他身形方落，眼角白影一閃，身旁巳多了一個人。

不用看他也知道是沈勝衣，脫口又一聲：「好輕功！」

沈勝衣道：「彼此。」

魚化龍道：「輕功我不如你！」

沈勝衣沒有再客套，環顧一眼，道：「他巳經走了。」

魚化龍盯着一扇打開的窗戶，道：「不錯。」

沈勝衣一面走過去，一面道：「最少走了一個時辰。」

魚化龍道：「一個時辰，可以走很遠了。」

從窗戶望下去，是一條巷子，從這條巷子離開，的確不易被發覺。

沈勝衣冷笑一聲，道：「這個人果然很狡猾。」

魚化龍道：「丁少白看見石勇走得那麼倉皇一定起疑，他追出去，于亮便可以從容離開了。」

沈勝衣淡淡道：「只怕石勇他也追不到。」

魚化龍道：「追不到也好。」

沈勝衣點頭道：「丁少白的武功無疑不是他們的對手。」

魚化龍道：「丁少白他即使打不過石勇，要逃走相信還不成問題，但是如果他不追石勇，跟着于亮走上來這裏，只怕死定了。」

沈勝衣道：「于亮只要誘他走到身旁，殺了他相信其他人也不知道。」

魚化龍道：「所以他雖然上了當，你還是應替他慶幸。」

沈勝衣道：「嗯。」

杜霸胡三省巳經上到樓上，以兩人的聽覺，沈勝衣魚化龍的說話當然都聽在耳中。

胡三省沉着得很，杜霸却怒形於色，大步走到窗前，道：「怎麼？走了？」

魚化龍道：「毫無疑問。」

杜霸道：「潘乘風難道眞的是死在他手下？」

魚化龍道：「相信是了。」

杜霸道：「那六粒金鋼鑽如此是必巳落在他手中！」

魚化龍冷冷的說道：「所以他非走不可。」

杜霸大怒道：「畜牲好大的胆子！」一拳擊下！

砰的他身旁一張桌子在他的拳下碎裂，倒塌！

胡三省慌忙道：「當家息怒。」

杜霸大喝道：「你兩個立即帶人分頭追趕，無論如何也要將他找回來見我！」

他霍的轉身揮拳痛擊。

又一張桌子在他拳下碎裂，他恨聲接道：「這種忘恩負義的畜牲，我非要親自殺了他不可！」

胡三省魚化龍相看一眼，尚未回答，杜霸已連聲催促道：「快，快去！」

沈勝衣即時道：「且慢！」

杜霸瞪眼道：「還等什麼？」

沈勝衣道：「先弄清這件事。」

杜霸道：「已經够清楚的了。」

沈勝衣搖頭。

胡三省說道：「無妨先聽聽沈兄的說話。」

魚化龍亦道：「人已走了一個時辰，急也不在這片刻。」

杜霸想想，道：「也好。」

沈勝衣接道：「于亮無疑是一個聰明人，潘乘風却也是的。」

杜霸不耐道：「你到底要說什麼？」

沈勝衣道：「錢未到手之前，潘乘風是絕不會將那六粒金鋼鑽交出的是不？」

杜霸道：「嗯。」

沈勝衣道：「他們的交易若已完成，潘乘風應該沒再到這裏的需要是不是？」

杜霸道：「潘乘風今天又走到這裏，這是說……」

胡三省接口道：「他們的交易尚未完成。」

沈勝衣又道：「在潘乘風未將那六粒金鋼鑽交出之前，于亮同樣也不會將他毒殺。」

胡三省道：「應該不會。」

沈勝衣道：「現在潘乘風却突然毒發身亡，到底表示什麼？」

胡三省道：「兇手另有其人，于亮必然已知道潘乘風將那六粒金鋼鑽收藏在什麼地方，因此不惜將他毒殺！」

杜霸道：「潘乘風不是將那六粒金鋼鑽帶在身上？」

魚化龍道：「他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我相信是不會這樣冒險。」

胡三省道：「再說，他毒發身亡的時候，于亮並不在酒家，乃是在一間賭場之內。」

魚化龍道：「所以你懷疑兇手另有其人。」

胡三省道：「不過他的心腹石勇却在，而且親自招呼潘乘風。」

魚化龍道：「所以你仍然懷疑兇手也許就是他。」

胡三省道：「石勇並非只有幾斤牛力，下毒這門子學問也並不深奧。」

沈勝衣道：「在丁少白的監視之下，石勇並沒有機會接觸潘乘風的屍體。」

胡三省道：「所以我認為潘乘風並沒有將那六粒金鋼鑽收藏在身上。」

沈勝衣道：「可是毒殺他的若是于亮，于亮必然已知道金鋼鑽的所在，當時應該不在賭場，而是前去拿金鋼鑽。」

胡三省有些胡塗了，他想想，忽然笑道：「但無論如何，他現在必是找尋金鋼鑽去，否則不會這樣子離開。」

杜霸道：「也是說，他現在仍然在城中！」

魚化龍道：「潘乘風定然會將那六粒金鋼鑽收藏得很秘密，很小心，于亮即使已想到它的所在，亦未必能够很快將它找出來。」

杜霸怒道：「那麼你們還不動身？」

胡三省忽又笑道：「我們這一切推測都是以為潘乘風就是玉蜻蜓，這其實未必是的。」

沈勝衣道：「不錯。」

潘乘風如果是玉蜻蜓，又如何能够將那六粒金鋼鑽帶出月華軒？

查四搜查過的人，沈勝衣不認為身上還能够藏着東西未被搜出來。

胡三省接道：「所以那六粒金鋼鑽到底在……」

杜霸大怒道：「我是要你們將于亮抓回來，不是要你們去找那六粒金鋼鑽？」

胡三省魚化龍不由都一呆。

他們方才無疑都疏忽了這一點。

沈勝衣忽然說道：「這也許亦是兩件事。」

胡三省道：「于亮這樣離開難道另有原因？」

魚化龍冷笑一聲，道：「就是有也並不奇怪。」

杜霸即時目注沈勝衣，道：「我們各有各去找，如果這是一件事，最後必定會相遇。」

沈勝衣道：「嗯。」

杜霸接道：「我是非常希望與你合作，但彼此的立場到底不同，走在一起難免發生衝突。」

他的心情似乎已平靜下來，一頓又說道：「當然，在最後相遇的時候也一樣難免，所以我們不妨先來一個君子協定。」

沈勝衣道：「杜兄意下如何？」

杜霸道：「于亮倘若眞的與潘乘風的死亡有關，沈兄先我們找到他，我們不過問，可是讓我們先找到他的話，則請沈兄也不要插手，由得我們來處置。」

沈勝衣淡淡的道：「杜兄忘記了？」

杜霸道：「忘記了什麼？」

沈勝衣道：「這並非我的事！」

杜霸怔住。

沈勝衣笑接道：「蓄意殺人以我們知是有罪的。」

杜霸倏的一笑，說道：「自衞殺人如何？」

沈勝衣道：「這個，要看看是否事實了。」

杜霸道：「只要在場的人衆口一詞就是事實了。」

沈勝衣閉上咀巴。

杜霸笑接道：「我這個人雖然火性子，怒氣一過，就會很有分寸的了，說得儘管兇，未必眞的那麼兇。」

沈勝衣道：「哦？」

杜霸道：「其實我們找到于亮，必定會將他交給查四的。」

沈勝衣道：「如此最好。」

杜霸道：「我的所謂處置，其實也不過打他幾拳，消口氣。」

沈勝衣的目光不由落向碎裂在地上的那兩張桌子。

那麼堅實的桌子，杜霸一拳就打塌，打在人身上，並不難想像會變成怎樣子。

即使放輕來打，這樣的拳頭，幾拳打下來，于亮最多也只剩半條人命。

胡三省接口道：「好像于亮這種人，是不會束手就擒的，一動上拳脚，難免就會有些損傷。」

沈勝衣淡笑。

杜霸雙臂一舒，道：「閒話少說，你兩個都跟我來。」

胡三省軒眉道：「看樣子頭兒好像要親自出馬。」

杜霸大笑道：「我好久沒有認眞活動過筋骨了，難得有個機會，錯過了豈非可惜。」

他笑顧沈勝衣，道：「沈兄也該動身了。」

沈勝衣點頭。

「我們先走一步。」杜霸連隨轉身舉步。

胡三省魚化龍各自向沈勝衣客套一句，緊跟在杜霸身後。

沈勝衣沉吟一下，亦身向梯口走去。

守在門外那六個捕快已然走進店內。

他們只是站在樓梯左右，沒有上去，全都一面惶恐之色。

走了于亮，他們也有責任。

沈勝衣當然沒有怪責他們，叫了兩個捕快去接應馬順，便自走出去。

應該先去那裏？

一出店門，沈勝衣不由得躊躇起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長街那邊奔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顯然是丁少白。

丁少白遠遠看見沈勝衣，也覺得奇怪，脚步却已不能够再加快。

現在的速度已經是他最快的速度。

他奔到沈勝衣面前才停下腳步，不住的喘氣。

沈勝衣不由問道：「什麼事走得這樣急？」

丁少白喘着氣道：「趕回來看看于亮怎樣，沈大俠怎麼又在這裏？」

沈勝衣道：「是杜霸請我來。」

丁少白詫聲道：「有何目的？」

沈勝衣道：「希望我能够帮忙他勸服查四，撤走那些捕快。」

丁少白望一眼寂靜的賭場，失笑道：「總捕頭這一着對於他的確影响很大。」

沈勝衣回問道：「你是去了追趕那石勇？」

丁少白一收笑臉道：「是。」

沈勝衣道：「讓他走脫了？」

丁少白道：「我已經盡了力，可是仍然追不上。」

沈勝衣道：「你可知他是為什麼突然離開？」

丁少白道：「不知。」

沈勝衣說道：「只因為你釘得于亮太緊。」

丁少白一怔道：「他莫非就是引開我，好讓于亮離開這裏？」

沈勝衣道：「正是。」

丁少白急問：「那麼于亮現在……」

沈勝衣道：「不知所踪。」

丁少白垂下頭，慚愧的道：「我上當了。」

沈勝衣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仍然留在他身旁，說不定便會傷在他手下。」

丁少白道：「其實他是用不着多此一舉的，我連石勇都追失了，又焉能追得上他？」

沈勝衣道：「不知道你的底子，好像他這種聰明人，是絕不會冒險的。」

丁少白道：「潘乘風的死，與他們難道眞的有關係？」

沈勝衣沒有回答，想想反問道：「你在那裏追失了石勇？」

丁少白道：「北門附近。」

沈勝衣沉吟道：「石勇將你擺脫，應該就是去與于亮會合，他們會合的地方，很可能亦在北門附近。」

丁少白道：「我已經在那附近的街道，可是並沒有看見他們。」

沈勝衣道：「潘乘風住的那間多福客棧不就是在北門附近？」

丁少白道：「不錯，沈大俠懷疑他們去了那裏？」

沈勝衣道：「無論他們是否在那裏我們都應該走一趟。」

丁少白道：「在潘乘風的房間內也許會有些發現。」

沈勝衣淡笑舉步。

丁少白雖然有些累，仍然緊跟在沈勝衣身後。

夜已深。

可是城中很多的地方，現在却是最熱鬧的時候。

北門多福客棧附近一帶，正是其中之一，燈火照耀，光如白晝。

多福客棧之內亦是燈火輝煌。

住在這間客棧之內的都是有錢的客人，現在本是他們出外化錢的時候。

這間客棧豈會在這個時候上店？

潘乘風是住在這間客棧的富貴院。

沈勝衣雖然不知道富貴院在那邊，丁少白却是清楚得很，因爲查四就是命令他監視潘乘風。

他大都就在客棧門外等候，有時則坐在客棧的大堂之內，間中亦會往富貴院附近張望一下。

客棧的夥計甚至掌櫃與他都很合作，這完全是因爲他非獨沒有官架子，而且平易近人。

有他們帮助，他監視潘乘風的工作當然順利得多。

他們並不認識沈勝衣，但看見與丁少白同來的不是潘乘風，是另外一個人，都有些奇怪。

他們甚至以爲丁少白這一次一定追失了。

一個店小二連隨上前道：「潘爺並沒有回來。」

丁少白苦笑，道：「他是不會回來的了。」

那個店小二道：「發生了什麼事？」

丁少白道：「他已經在一間酒家之內被人毒殺！」

衆人大驚。

丁少白接道：「我們這次到來是一看他居住的地方。」

掌櫃連忙道：「請到這邊。」趨前引路。

幾個店小二不由跟了上去。

丁少白揮手道：「你們都留在這裏，否則一齊湧到那兒，可能驚動店中的客人，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如果有需要，再請各位帮忙。」

幾個店小二只好留下來。

富貴院在多福客棧深處，是一個獨立的院子。

不必進內，只看門面，已可以想像院中的豪華。

沈勝衣只望一眼，道：「這個人倒也懂得享受。」

掌櫃道：「這是我們這間客棧最豪華的一個地方，租住在這裏的人都是非富則貴，不過好像潘公子這樣，一個人租住這麼大的地方，却是前所未有。」

沈勝衣道：「是麼？」

掌櫃道：「我們最初還以爲他的家眷未到，誰知道並非如此。」

一頓他又道：「當時我們就已經有些懷疑的了。」

這個掌櫃的說話未免多了一些。

沈勝衣却沒有問他什麼。

應該問的查四他們應該早已問清楚的了，他現在要做的只是進去潘乘風的房間查看一下。

這是查四他們唯一未做的事情。

潘乘風的嫌疑雖重，查四他們畢竟沒有任何證據，出了月華軒，便再也沒有藉口搜查潘乘風，至於潘乘風居住的地方，更就不在話下。

門在內關上，掌櫃一推不開，脫口道：「奇怪？」

丁少白道：「是否這兒的夥計……」

掌櫃搖頭道：「未得住客許可，他們是不能，也不敢進去的。」

丁少白說道：「院中，現在却一定有人。」

掌櫃道：「什麼人？」

沈勝衣道：「進去一看就知道了。」

掌櫃道：「如何進去？」

丁少白道：「破門進去。」

掌櫃一怔，道：「也好，我找人拿斧頭鎚子來。」

沈勝衣道：「不必！」雙掌抵在門板上！

「格」一聲，門閂斷折，兩扇門左右大開。

掌櫃當場目定口呆。

入門是一個院子，院內遍植花木，一共有五個房間之多。

當中的那個房間中，竟然有燈光射出來。

掌櫃脫口道：「怎麼有燈光？」

不單止有燈光，而且有人，兩條人影斜印在窗紙之上。

燈光突然熄滅，人影消失在黑暗中。

沈勝衣即時轉頭道：「掌櫃請回。」

那個掌櫃亦想到將會有事發生，留下來可能有生命危險，慌忙退出去。

丁少白那邊上前一步，低聲道：「潘乘風住的就是那個房間。」

沈勝衣點頭道：「你守在院子，有人闖出來就將他截下，不過要小心。」

丁小白點頭，拔刀出鞘。

沈勝衣的身子同時飛出，兩個起落，落在房門之前，喝道：「出來！」

沒有人出來，房中一點聲响也沒有。

沈勝衣突然起脚。

「砰」的門被踢開，沈勝衣的身形亦如箭矢一樣射入！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外！

房內的人雖然已預備沈勝衣隨時闖入來，却也想不到，他來的這樣快，驚呼失聲！

兩個人在驚呼。

他們的反應也相當敏銳，驚呼一聲，兵刄出手！

一支劍，一把刀！

一左一右，刀劈頭顱，劍刺胸膛！

房中一片黑暗，院內亦無燈，天上却有月。

冷月照淒清。

月光雖然沒有射進房內，但近門地方，亦已沒有那麼黑暗，這在沈勝衣來說，已經足够。

他的劍剎那間已經在手，刀光劍影入眼，手中劍便自刺出。

錚一聲，刀被他的劍封閉，那支刺向他胸膛的劍却只是刺出一半便已收回！

沈勝衣刺向那支劍的一劍刺空。

用劍的那個人連隨喝道：「敵人武功高强，只有拚命才能够逃出生天，殺！」

殺字一出口，握刀的那個人手中刀就拚命砍向沈勝衣！

握劍的那個人竟翻身暴退！

他叫人拚命，自己却逃命。

× × ×

沈勝衣聽出那個聲音，輕叱道：「于亮，是你——」

語聲剎那被刀斬斷。

刀瘋狂斬下，握刀的那個人竟眞的在拚命！

沈勝衣武功雖然高强，遇上這種人，也只有暫時退避。

那個人儘管不要命，他並不想要那個人的命。

他已經知道那個人是誰。

拚命的刀法亦是破綻最多的刀法，雖然在黑暗之中，那剎那之間，沈勝衣最少已發現兩個致命的破綻，以他出手的迅速，只要他的劍刺出，應該可以一劍刺入破綻之內，將那個人擊殺！

那個人是否該死？

沈勝衣並不知道，也不知道將他拿下是否就可以從他的口中問出事情的眞相。

所以沈勝衣只有退避。

他退避，那個人進擊。

刀風呼嘯，那個人一連二十七刀，竟將沈勝衣迫到左面牆角。

× × ×

于亮翻身一退丈八，退到一扇窗戶之下，身形暴長，一肘撞在窗戶之上。

窗戶碎裂飛開，他人亦穿窗飛出院外，着地即拔高。

丁少白守在院堂，却不是這邊。

他在那邊聽到聲响，不由自主向這邊望來，正好看見于亮的身子冲天而起。

「站住！」丁少白大喝一聲，撲了過去。

于亮半空中猛喝一聲：「小心毒藥暗器！」左手疾向丁少白一揚，一樣東西颼的從手中飛出。

丁少白聽在耳裏，看在眼內，撲前的身形當場一頓，舉刀急擋！

他也算手急眼快，飛來的東西被他一刀擋下。

不是毒藥暗器，只是一片木頭，于亮破窗飛出之時無意抓在手中，却有意擲向丁少白。

丁少白被這片木頭一阻，于亮的身形已落在那邊高牆之下，連隨又拔起兩丈，掠上了牆頭。

丁少白看的眼也紅了，大喝道：「下來！」

于亮應聲躍下，是牆外，不是牆內。

丁少白急奔到牆邊，抬頭一望，頓足長歎。

牆高差不多兩丈，他的輕功並不好，如何躍得上？

× × ×

二十七刀刀刀砍空，那個人只能够將沈勝衣迫到牆角。

他的攻勢一緩，沈勝衣的劍立即搶入，劍鋒架住了刀鋒，大喝道：「石勇，你還不束手就擒！」

那個人正是石勇，一聽大笑道：「那有這麼容易！」

沈勝衣道：「于亮已逃去，你一個人如何是我的敵手？」

「胡說！」石勇目光一閃。「他怎會棄……」

話說到一半，他突然住口。

因爲他已經發覺沈勝衣並非胡說。

方才他顯然只知道拚命，什麼也沒有理會。

沈勝衣接道：「他叫你拚命，自己却乘機逃命，好像這種人，不妨想想，是否值得你爲他拚命？」

石勇瞪眼，怒聲道：「他沒有理由這樣……」

沈勝衣截道：「也許他認爲就算兩人聯手，也打不過我！」

石勇冷笑道：「少誇口，我一個人已可以收拾你！」

半步突退，手中刀又再砍出！

這一次已見刀法。

他雖則仍有再戰之意，顯然已經沒有拚命之心。

沈勝衣看得出，一劍封開，道：「你要如何才肯束手就擒？」

石勇道：「最低限度你也得擊下我手中之刀！」迎面又兩刀。

沈勝衣一聲冷笑，閃開劈來兩刀，手中劍嗡的一聲，一劍突化千鋒！

這是他第一次還擊！

這一劍若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石勇並不難化解，可是在黑暗之中，應付起來便吃力得很。

一時間，他只見黑暗之中寒芒閃閃，根本分辨不出沈勝衣的劍要從那個方向刺來。

他大驚急退！

沈勝衣的劍飛蝗般追擊。

石勇一退再退，仍然無法閃開，心頭大驚，大喝一聲，一把刀上下翻飛，護住了整個身子。

錚錚錚錚的一連串金屬聲响，寒芒盡散，石勇高興未已，握刀右手的手腕突然一寒！

沈勝衣千鋒化回一劍，一劍竟壓在石勇右手的手腕上。

是劍脊不是劍鋒！

石勇驚呼失聲，連退三步。

沈勝衣沒有追擊，收劍道：「這一劍本可以斷你的右腕！」

石勇點頭，擲刀地上，道：「好，我跟你回去衙門。」

沈勝衣道：「先將燈燃起來。」

石勇悶哼一聲，走過去燃着燈火。

燈火亮起，沈勝衣才看清楚房間的情形。

整個房間一片凌亂，枕頭被劈開兩爿，被子被拆散。

床椅桌几全被倒翻。

沈勝衣皺眉，道：「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石勇道：「找尋那六粒金鋼鑽。」

沈勝衣道：「那六粒金鋼鑽果然不在你們手上。」

石勇道：「否則，又何必貪夜走來這裏？」

沈勝衣道：「潘乘風的死……」

石勇道：「與我們事實一些關係也沒有。」

沈勝衣道：「是麼？」

石勇道：「到這個地步，我更加沒有理由說謊。」

沈勝衣點頭。

石勇接道：「我既沒有殺人，也不是帮兇，入到衙門，你們最多也只能够給我一個擅入他人住所，意圖偸竊的罪名，以我所知，這個罪並不重，大不了賠償這間客棧的損失。」

沈勝衣道：「這方面我並不清楚。」

石勇道：「丁副捕頭一定清楚的。」

丁少白就站在房門之外。

沈勝衣早已發覺，這時候才回頭道：「于亮已走了？」

丁少白慚愧的道：「他的輕功遠在我之上。」

沈勝衣道：「在未得到那六粒金鋼鑽之前他是絕不會離開揚州的。」

丁少白盯着石勇，道：「問題在這個人的說話是否值得相信？」

沈勝衣道：「你認爲他還會替于亮隱瞞？」

丁少白搖頭。

沈勝衣回問石勇：「這半個月以來潘乘風差不多天天在不醉無歸小酒家出入，到底爲什麼？」

石勇道：「最初幾天他是志在結識我們，然後試探我們的口氣，到月華軒案發前兩天，他認爲我們沒有問題了，才表示手上有幾粒金鋼鑽，想賣給我們。」

沈勝衣道：「你們當時，又是如何表示？」

石勇道：「于亮一口答應下來，問清楚大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在案發前一天，才談妥這宗交易。」

沈勝衣道：「這件事于亮並沒有告訴杜霸，就是胡三省也沒有。」

石勇奇怪道：「你怎會知道？」

沈勝衣說道：「我已經見過了杜霸他們。」

石勇微喟道：「于亮一開始就決定不將這件事告訴當家的了，可是在潘乘風面前却說所有都必須請示老當家，他的與潘乘風一連兩天討價還價，目的也是在要潘乘風相信。」

沈勝衣道：「他當然也並非眞的要買下那六粒金鋼鑽。」

石勇冷笑道：「這幾年他雖然實在弄了不少錢上手，那六粒金鋼鑽仍不是他買得起的東西。」

沈勝衣道：「你們也是在月華軒被刦之後，才知道潘乘風那六粒金鋼鑽是來自什麼地方？」

石勇點頭道：「所以于亮謀奪之心更堅定。」

沈勝衣道：「他是準備如何下手？」

石勇道：「在交易之時將潘乘風毒殺，然後帶着金鋼鑽遠走高飛。」

沈勝衣道：「一個人？」

石勇道：「他說是兩個人，但以今夜這件事來看，到時必定只是他一個人，金鋼鑽到手，我就死定了。」

沈勝衣道：「如此你現在應該替自己慶幸才是。」

石勇苦笑着說道：「而且，也應該感激你。」

沈勝衣道：「他既然有意毒殺潘乘風，那麼……」

石勇搖搖頭，說道：「不會是他下手的。」

沈勝衣道：「何以見得？」

石勇道：「因爲被官府嚴密監視，潘乘風幾經考慮，決定明夜子時他在不醉無歸小酒家樓上雅座交易，那時候酒家中即使仍然有客人，樓下已經够地方招呼，我與他亦習慣那時候在樓上喝幾杯。」

丁少白插口道：「以潘乘風的武功，子夜時分或者可以輕易離開這裏不被我發現，可是只要他走進不醉無歸小酒家，我們一樣會發現。」

石勇道：「我們早已發覺，有兩個官差喬裝賭徒不時在門外徘徊。」

丁少白一怔。

石勇接道：「潘乘風一連這麼多天在那兒出入，難怪你們起疑，派人在附近監視。」

丁少白冷哼道：「可惜還是被你們發現。」

石勇說道：「所以，在明夜子時，潘乘風走的，並不是前門，而是從後巷越窗而上。」

沈勝衣道：「這樣說，潘乘風的死眞的與你們無關了。」

石勇點頭道：「他在店內突然毒發身亡，我們的驚訝，絕不在任何人之下。」

沈勝衣一皺眉，道：「那麼是誰將他毒殺？」

石勇道：「以你沈大俠的才智，總會將他們找出來的。」

沈勝衣淡然一笑，轉問道：「你們方才並沒有找到那六粒金鋼鑽？」

石勇道：「否則我們早已離開。」

沈勝衣道：「你們就是懷疑潘乘風可能將金鋼鑽藏在富貴院，連夜走來搜查。」

石勇點頭道：「這是于亮的主意。」

沈勝衣道：「富貴院如果找不到，于亮準備找到那裏去？」

石勇道：「百鳥院。」

沈勝衣道：「找喜鵲？」

石勇道：「正是，他之所以這樣做，可以說是完全是受了你在酒家那番話的影响？」

沈勝衣一怔，回頭立即吩咐丁少白：「你先帶石勇去衙門，叫查四派人來搜查一下這個富貴院。」

丁少白應聲連忙拿出手鐐將石勇的雙手鎖起來。

沈勝衣接道：「我現在趕去百鳥院，看喜鵲怎樣。」

最後一個字出口，人已在院外。

× × ×

喜鵲很好。

于亮並沒有找到百鳥院，也許他知道沈勝衣必會很快趕來。

沈勝衣找到喜鵲的時候，喜鵲正在百鳥院的大堂中。

這並不是百鳥院的紅人招呼客人的地方。

喜鵲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衆人歡笑。

小鶯站在她身旁，顯得很開心，她的面上却連一絲笑容也沒有。

這幾天夜間她總是喜歡混在人多的地方，其他時候則要小鶯寸步不離的侍候左石。

一種莫明的恐懼，籠罩着她的整個身子。

沒有人知道她恐懼什麼，誰問她，她都是推說身子有些不舒服。

小鶯問，也沒有例外。

× × ×

百鳥院的大堂，這時候正是最熱鬧的

時候。

一個錦衣少年正在帶醉高歌——

桃花扇影香風軟
楊柳樓心夜月圓
繁絃急管送歌筵
盃量淺
爛醉玉人邊

歌聲甫落，這個錦衣少年竟眞的醉倒在他請來的那個玉人身邊。

那個玉人不禁「喲」一聲，道：「他這就醉了，叫我怎樣好？」

一側另一個少年大笑道：「這還不簡單，你將他抱回房間就是。」

玉人佯羞道：「這麼重的一個大男人，我如何抱得起喲。」

話口未完，醉倒在他身邊的那個錦衣少年突然又跳起來，道：「你抱我不起，只好我抱你了。」

原來他並非眞的醉倒。

他連隨攔腰將那個玉人抱起來，向堂後走去。

玉人嬌呼，衆人大笑。

小鶯也笑了，道：「姑娘，你看那個人多狂。」

「嗯！」喜鵲只是淡應一聲。

小鶯接道：「在大堂喝酒的人聽說都有這樣狂的。」

這是事實，即時又有一個狂人站了起來。

那是一個彪形虬髯大漢，腰間掛着一把大刀，衣襟敞開，露出一片胸毛，上面沾滿了酒珠。

他右手握着酒壺，左手捏着酒杯，竟一直向喜鵲走過去。

喜鵲看見皺眉道：「那個人是誰？」

小鶯道：「不知道，他怎麼向着我們走來？」

喜鵲道：「你問他有什麼事？」

小鶯連忙上前，攔住那個虬髯大漢。

虬髯大漢道：「我不是找你！」以臂將小鶯推開。

他脚步不停，一直走到喜鵲面前，道：「可是喜鵲姑娘？」

喜鵲的身子，不覺往後一縮，道：「是……」

虬髯大漢道：「我叫做歐力，方才我同來的兩位朋友說，好像我這種粗人，一定請不動姑娘喝酒。」

喜鵲歎了一口氣，她知道麻煩來了。

歐力接道：「我就是不服氣，所以與他們賭了三十兩銀子。」

喜鵲沒有作聲。

歐力又道：「三十兩銀子還不放在我眼內，我賭的其實只是一口氣，只要姑娘喝下了我的三杯酒，他們的三十兩，還有我的三十兩，一共六十兩銀子就是姑娘的了。」

喜鵲輕歎道：「好意心領，我的酒量淺，一杯也喝不下。」

歐力大笑道：「青樓女子那有不懂喝酒的，來，先喝這一杯。」

他斟下第一杯，遞向喜鵲。

喜鵲沒有伸手接。

歐力又笑道：「姑娘莫非嫌六十兩銀子太少？」

喜鵲道：「我不是這意思，我眞的量淺。」

小鶯亦道：「姑娘說的是老實話。」

歐力道：「就算量淺，小小三杯也該喝得下的。」

喜鵲搖頭，目注小鶯。

小鶯立即說道：「我來替姑娘喝也一樣。」

歐力瞪眼道：「你是什麼東西，配喝大爺斟的酒。」

小鶯呆在那裏。

歐力回對喜鵲，面上已沒有笑容，道：「話已說清楚，姑娘不喝我這三杯酒，是存心要我在朋友之前丟面，這個面，我可丟不起。」

喜鵲無奈道：「我喝你一杯好了。」

歐力道：「三杯！一杯也少不得。」

喜鵲閉上嘴巴。

歐力接道：「姑娘如果再不接下，我要動手強灌的了。」

喜鵲的嘴巴閉得更緊。

兩個百鳥院的打手那邊再也忍不住，走了過來。

歐力看見他們過來，右手酒壺往旁邊几子一放，回手按着刀柄道：「這是我與喜鵲姑娘的事，旁人最好不要多管。」

這兩句話當然是說給那兩個打手聽。

那兩個打手各自一聲冷笑，好像歐力這種客人他們已不是第一次遇上。

他們左右一齊走到歐力身旁，一個連隨道：「喜鵲姑娘向來不勝酒力……」

歐力截口道：「誰要你們來多口？滾出去！」

兩個打手一動也不一動。

歐力厲聲喝道：「再不滾，我要動手了。」

一個打手冷笑道：「朋友要動手請到外面，莫驚擾其他客人。」

歐力道：「我喜歡這裏！」

話口未完，他按在刀柄上的右手已一拳擊出！

站在他右邊那個打手冷不提防，胸膛挨了那一拳，悶哼一聲，飛跌丈外。

另外一個打手又驚又怒，大喝撲上，一拳擊出。

歐力看準來勢，回手硬接一拳，底下跟着一脚掃出！

雙拳撞在一起，歐力若無其事，那個打手一張臉却立時變色，還來不及呼痛，人已被歐力那一脚掃飛。

歐力左手那隻杯載着的酒只是濺出少許，他也沒有再添滿，又遞向喜鵲，道：「姑娘，這杯酒你到底喝不喝！」

喜鵲花容失色，正不知如何是好，一個聲音突然傳來，道：「她不喝我喝！」

聲音本來還很遠，但說到最後一個字，已來到歐力身旁。

歐力一驚回頭，身旁已多了一個白衣人。

他正想喝問，左手忽覺得一輕，再看去，手中那隻杯竟然已到了白衣人手中。

白衣人舉杯一飲而盡，道：「這酒也不錯，你爲什麼自己不喝，一定要請別人喝？」

歐力怒道：「你又是什麼東西？」

白衣人笑道：「我不是什麼東西，只

是一個人！」

歐力道：「我是問你，姓什麼？名什麼？」

白衣人道：「沈勝衣。」

在場所有人盡皆一驚。

揚州城的人很少不知沈勝衣這個人。

× × ×

歐力一驚之後却大笑起來，道：「你若是沈勝衣，我就是珠光寶氣閣的總管無情刀孫壽了。」

孫壽的一把無情刀被稱爲天下第一刀，據說他的武功並不在沈勝衣之下。

沈勝衣聽說一怔，道：「你也知道無情刀孫壽。」

歐力按刀大笑道：「我與他本來就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他的功力早年雖是在我之上，今日可已不是了。」

沈勝衣道：「是麼。」

歐力道：「一個人老了，功力自然隨着衰退。」

沈勝衣道：「孫壽有多老了。」

歐力道：「老得就像他的名字一樣，已經入壽了。」

沈勝衣道：「上壽百二十年，中壽百歲，下壽八十，孫壽既然已入壽，最少也有八十歲了。」

歐力道：「差不多。」

沈勝衣不由失笑，道：「想不到江湖上原來有兩個無情刀孫壽。」

歐力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沈勝衣道：「我有一位朋友叫做無情刀孫壽，今年不過四十歲左右。」

這是事實。

歐力那裏相信，冷笑道：「你這個小子嚇人的本領倒不小。」

沈勝衣沒有分辯。

歐力道：「換轉了第二個人，現在只怕已被你嚇的落荒而逃，可惜你遇着的是我！」

他扳起臉龐，厲聲道：「現在你最好就滾出去，否則——」

沈勝衣道：「怎樣？」

歐力左右望了一眼，目光落在旁邊的一支蟠龍燈柱上，道：「我要你變成這支燈柱一樣！」右手握住了刀柄，看似便要拔刀砍出去。

沈勝衣即時問道：「你要這支燈柱變成怎樣？」

「樣」字出口，他突然拔劍出鞘！

劍光射向那支燈柱，只一閃，劍鋒已回鞘內。

那支燈柱並沒有任何變化。

歐力冷笑道：「你這是……」

說到「是」字，那支燈柱突然斷下，斷成十截！

龍口銜着的那盞宮燈亦掉了下來。

沈勝衣那一劍非獨將那支燈柱斬成十截，而且將懸着宮燈的那條繩子亦削斷。

他適時飄身前去，手一伸，正好將下跌的那盞宮燈托在手中。

歐力看在眼內，語聲驟斷面色大變。

衆人當場一聲驚呼。

歐力驚呼中連退三步，囁嚅着道：「你眞……眞的是沈勝衣？」

沈勝衣淡笑不語，手托宮燈站在那裏，就像是天神一樣。

歐力又退三步，突然怪叫一聲，轉身抱頭鼠竄。

那邊同時亦有兩個人站起來，沒命的奔出去，想必就是歐力那兩個朋友了。

沈勝衣沒有理會他們，轉顧喜鵲道：「姑娘受驚了。」

喜鵲慌忙說道：「我……沒有。」

沈勝衣放下手中酒杯，道：「沒有最好。」

喜鵲輕聲道：「沈……沈大俠怎會突然走來這裏？」

沈勝衣道：「我是來找姑　。」

喜鵲一怔。

沈勝衣接道：「想不到却遇上了這件事。」

喜鵲奇怪問道：「沈大俠找我有什麼事？」

沈勝衣道：「外面說話。」

喜鵲道：「好。」

沈勝衣將宮燈也放下，走向堂外。

喜鵲毫不猶疑的跟在後面，對於沈勝衣她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一些也不害怕，反而有一種非常安全的感覺。

衆人都望着他們，那些女孩子的眼中而且充滿了羨慕。

羨慕喜鵲。

「死亡鳥」一案死的彩鳳與孔雀都是百鳥院的紅人，百鳥院的女孩子對於沈勝衣這個人又怎會陌生？

沈勝衣連破巨案，名動揚州，早已成爲了她們心目中的英雄。

這個英雄現在却是與喜鵲一齊外出。

× × ×

花徑中一座亭子。

沈勝衣與喜鵲走進了亭子內，相對坐下。

喜鵲道：「這裏沒有人走來騷擾，沈大俠可以放心說話。」

沈勝衣道：「姑娘不像青樓中人。」

喜鵲歎息道：「事實是。」

她忽然問道：「沈大俠這次來找我是不是爲了月華軒那件案子？」

沈勝衣道：「姑娘很聰明。」

喜鵲道：「我知道，沈大俠是查總捕頭的朋友，先後已經帮助他破了兩件大案了。」

沈勝衣道：「沒有我帮助，那兩件案我相信，他也一樣有辦法解決。」

喜鵲點頭道：「他無疑是一個很精明的捕頭，可惜他的武功沒有你那麼高強，脚上顯然又帶傷。」

沈勝衣道：「他右脚的傷不錯仍然未痊癒。」

喜鵲道：「如此一來，他的武功難免亦大受影响。」

沈勝衣道：「姑娘也懂武功？」

喜鵲道：「不懂，只是這件事，還不難想像。」

沈勝衣奇怪道：「姑娘這樣說想必另有用意。」

喜鵲無言頷首。

沈勝衣道：「如果查四的武功比我還高强，又沒有負傷，那麼……」

喜鵲低聲道：「月華軒那件案子當時已經解決了。」

沈勝衣道：「哦？」

喜鵲道：「因爲當時我已經知道那件案子是怎樣一回事。」

沈勝衣道：「亦是說，姑娘當時已經知道是誰拿去那六粒金鋼鑽？」

喜鵲點頭。

沈勝衣意外之極，連忙追問道：「是誰？」

喜鵲道：「是潘乘風，玉蜻蜓也就是他。」

沈勝衣恍然道：「難怪姑娘這幾天都不肯見他了。」

喜鵲道：「沈大俠想必是因此有所懷疑，到來這裏找我一問。」

沈勝衣道：「正是。」

他連隨問道：「你當時不是已經昏迷過去？」

喜鵲道：「這是事實。」

沈勝衣道：「如此你憑什麼肯定潘乘風就是玉蜻蜓？」

喜鵲道：「因爲在事前我發現了一個秘密。」

沈勝衣道：「哦？」

喜鵲道：「就因爲發現了那個秘密，在查大人開始搜查時我已經想通了。」

沈勝衣道：「當時，你爲什麼不說出來？」

喜鵲道：「以仇旭的武功，尚且被潘乘風奪劍擊殺，其他人更加不是他的對手，當時我如果說出來，查四固然沒有命，我更難倖免，潘乘風一狠之下，那些捕快只怕亦不免死的死，傷的傷。」

沈勝衣說道：「難怪你有此顧慮，可是……」

喜鵲道：「潘乘風在離開月華軒的時候，也不知是有意抑或無意，盯了我一眼，嚇得我半死，說話儘管在咽喉打滾，始終都不敢說出。」

沈勝衣道：「我看是無意，他並不知道你發現了他的秘密，否則這三天之內，他已經採取行動，殺人滅口了。」

喜鵲道：「我也是這樣想，但仍然不禁終日提心吊胆。」

她凄然一笑，又道：「我是一個很怕死的女人，否則也活不到現在。」

沈勝衣道：「千古艱難唯一死，况且你又這樣年輕。」

喜鵲道：「我平日，也是這樣安慰自己。」

沈勝衣道：「這三天查四也沒有再找過你？」

喜鵲道：「也沒有，否則說不定我已經告訴他。」

沈勝衣道：「這是他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相信你與那件案沒有關係，一方面又忙着監視潘乘風的行動之故。」

喜鵲道：「他這樣，我更加不知道如何是好，再下去，只怕担心也担心死了，幸好現在你找來。」

沈勝衣道：「其實你可以暗中叫人去通知查四。」

喜鵲道：「又怕被潘乘風發覺。」

沈勝衣道：「你以後都可以不用怕這個人的了。」

喜鵲道：「爲什麼？」

沈勝衣道：「今天黃昏前，他已經在吉祥賭坊入口的不醉無歸小酒家之內，毒發身亡。」

喜鵲一怔道：「眞的？」

沈勝衣點頭道：「他毒發之時，仍是在監視之下，沒有人對他下毒，亦找不到別人下毒的痕跡，所以，有人懷疑他是自殺。」

喜鵲脫口說道：「沒有可能的，他剛刦得六粒那麼貴重的金剛鑽，怎麼竟會自殺？」

沈勝衣道：「查四因此懷疑自己的判斷。」

喜鵲道：「亦即是懷疑潘乘風與那件案沒有關係。」

沈勝衣道：「却只是懷疑，對於這件事，他實在束手無策。」

喜鵲道：「因此他找你帮忙。」

沈勝衣道：「我也是束手無策，因爲潘乘風與玉蜻蜓到底有什麼關係，這之前在我們來說，畢竟是一個謎。」

喜鵲道：「這個人的確非常狡猾。」

沈勝衣道：「不過在到來百鳥院之前，我却已找到了一些綫索，知道他即使不是玉蜻蜓，也必是玉蜻蜓的同黨。」

喜鵲道：「他是玉蜻蜓。」

沈勝衣道：「問題在，那六粒金鋼鑽他如何能够帶出月華軒？」

喜鵲道：「我發現的，就是他這個秘密。」

沈勝衣道：「查四他們當時已經搜查得很仔細！」

喜鵲道：「他們疏忽了一件東西。」

沈勝衣道：「什麼東西？」

喜鵲一字字的道：「潘乘風的劍！」

沈勝衣一怔，道：「據說查四並沒有疏忽。」

喜鵲道：「他不錯曾經拔劍出鞘，而且將劍鞘在桌上重重的力頓。」

沈勝衣道：「劍鞘內，並沒有藏着東西。」

喜鵲道：「事實沒有。」

沈勝衣沉吟着道：「那麼……莫非藏在劍柄內？」

喜鵲道：「非獨劍柄，連劍鋒也是中空的。」

沈勝衣脫口道：「這就難怪他們疏忽找不到了，你是怎樣發現這秘密的？」

喜鵲道：「案發前九天便已到來這裏，將我包起了。」

沈勝衣道：「多久？」

喜鵲道：「十天。」

沈勝衣道：「這相信不少錢。」

喜鵲道：「而且他出入打賞小鶯他們，也很闊綽，完全是富貴中人的作風。」

沈勝衣道：「一個人獨佔多福客棧那個富貴院也是。」

喜鵲道：「所以我們都沒有懷疑他的說話。」

她稍歇接道：「那九天之內，他只是在我那兒住了五晚，其中三夜都是因爲在院內喝醉了酒，非留下來不可的，只有第一夜與及案發前那一夜是例外。」

沈勝衣道：「你是那一夜……」

喜鵲道：「他首次在百鳥院醉倒的那一夜。」

她回憶着道：「當時我與小鶯帮他卸下外衣，解下佩劍，才脫得一隻鞋子，他

便巳醉倒床上，小鶯替他脫下另外一隻鞋子，問過我沒有其他吩咐就退了出去。」

沈勝衣道：「當時，想必巳經深夜的了。」

喜鵲道：「將近三更，我跟着替他摺好衣服，正想將劍掛到牆上，忽然留意到劍柄上嵌着的兩顆寶石。」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你對珠寶的認識很深。」

喜鵲道：「而且很喜歡，所以不覺坐下來，細看那兩顆寶石。」

沈勝衣道：「那兩顆寶石，莫非是假的？」

喜鵲道：「寶石倒不假，而且很值錢，將那麼貴重的兩顆寶石嵌在劍柄上，掛在腰間到處走，不由我不更加相信他的說話。」

沈勝衣道：「嗯。」

喜鵲道：「也就在我伸手把弄那兩顆寶石的時候，我發覺其中的一顆寶石竟然可以旋轉，一時好奇我便將那顆寶石旋轉起來，結果將它旋出劍柄。」

沈勝衣剔眉道：「有什麼事發生？」

喜鵲道：「沒有，我試試用力旋轉另外一顆寶石……」

沈勝衣道：「是不是也旋出來了？」

喜鵲頷首道：「是。」

沈勝衣道：「那支劍的劍柄想必就因此可以拔出來。」

喜鵲道：「不錯。」

沈勝衣道：「於是你發現劍柄與劍鋒中空的秘密。」

喜鵲道：「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一支製作那麼精巧的劍。」

沈勝衣道：「你當時怎樣想？」

喜鵲道：「只想到他是用來收藏貴重的東西。」

沈勝衣道：「這件事，你並沒有告訴他？」

喜鵲道：「沒有，因爲我知道，這樣做毫無好處，我挨罵不在話下，他的心裏也不會舒服，誰都不喜歡自己的秘密被人發現。」

沈勝衣道：「那麼你是打算怎樣？」

喜鵲道：「自然是替他保守秘密。」

她苦笑接道：「我却是怎也想不到他竟是利用那支劍來犯罪。」

沈勝衣道：「這如果你仍然替他保守秘密，你自己也有罪的了。」

喜鵲道：「所以現在雖然將他的秘密說了出來，心裏反而只有更舒服。」

沈勝衣道：「那之後你便將寶石旋回原狀？」

喜鵲道：「嗯。」

沈勝衣道：「潘乘風酒醒之後可有發覺這件事？」

喜鵲道：「沒有，不過他酒醒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找那支劍，由此可以想像得到他對那支劍的重視。」

沈勝衣道：「以你看那支劍中空的地方，是否可以藏得下那六粒金鋼鑽與及那疊銀票？」

喜鵲道：「應該藏得下。」

沈勝衣不由一笑，道：「這件案雖然複雜，知道了那劍的秘密後就簡單了。」

喜鵲道：「那支劍，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連同屍體搬回衙門。」

喜鵲道：「如此，你要走一趟衙門的了。」

沈勝衣道：「在所難免。」

喜鵲道：「玉蜻蜓巳死，找回金鋼鑽，這件案便是告一段落。」

沈勝衣搖頭道：「只是告一段落，並未了結。」

喜鵲道：「還有什麼事？」

沈勝衣道：「玉蜻蜓潘乘風的死，他既然不可能服毒自殺，那就是被殺，殺他的人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殺他？」

喜鵲道：「那與這件案，難道也有關係？」

沈勝衣道：「希望就是沒有，否則，事情只怕又有變化了。」

喜鵲道：「哦？」

沈衣勝道：「理由很簡單，兇手毒殺潘乘風也許就是爲了奪取那六粒金鋼鑽，如果那六粒金鋼鑽還未到手，兇手又怎會採取行動？」

喜鵲道：「那是說金鋼鑽可能巳經不在那支劍之內？」

沈勝衣道：「可能。」

他連隨問道：「你仔細想想，有沒有不覺間將那支劍的秘密洩漏出去？」

喜鵲想想，肯定的道：「沒有。」

沈勝衣沉吟道：「知道這個秘密的也許並非只得你。」

喜鵲道：「這我就不淸楚了。」

沈勝衣道：「無論如何，先回去衙門看看那支劍再說。」

喜鵲忽然道：「我也去。」

沈勝衣思索一下，道：「好。」

喜鵲道：「門外有馬車。」

沈勝衣笑道：「就坐馬車去。」

奔走了幾個時辰，難得現在有馬車代步了，他怎會反對？

× × ×

于亮看見沈勝衣喜鵲先後登上馬車，不由得奇怪起來。

在多福客棧的富貴院，他心知即使與石勇聯手，也打不過沈勝衣，所以叫石勇拚命自己却逃命。

他逃得可也不遠。

出了富貴院，他連隨折回多福客棧正門前面在一條巷子內躲起來暗中偸窺，本想等沈勝衣離開之後，再行進內搜索。

因爲房中有兩處他覺得可疑的地方，方才尚未來得及搜查。

他看見丁少白押着石勇走向衙門，也看見沈勝衣一個人向着另一個方向飛步奔去。

他只道沈勝衣必有所發現了，却不知沈勝衣是以爲他去了百鳥院找喜鵲，所以趕去百鳥院。

他緊追在沈勝衣後面。

由於他行動極盡小心，居然沒有被沈勝衣察覺。

他追到百鳥院。

——沈勝衣到百鳥院幹什麼？是不是找喜鵲？

——喜鵲又知道什麼？

他一肚子疑惑，却不敢跟入百鳥院，又躲在一條巷子內。

現在看見沈勝衣竟然與一個女孩子從百鳥院出來，一齊登上馬車，他的疑惑自然更重。

因爲他知道沈勝衣這個時候絕對沒有心情走來百鳥院，請一個百鳥院的姑娘出外遊玩。

現在也巳不是遊玩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難道就是喜鵲？

——他們到底要去什麼地方？

沉吟未巳，馬車巳然駛出。

于亮當機立斷，起步追了出去。

以他的輕功，要追上那輛馬車並不困難！可是太接近，不難被沈勝衣察覺，所以他與那輛馬車始終保持一段距離。

街上的行人少得很，大都急步疾走。

這時候應該回家睡覺的了。

是以于亮儘管走得這麼快，也沒有人理會他。

賊死賍在　真相大白

劍並不在潘乘風屍旁。

屍體回到衙門，少不免又經過一番檢驗。

這一次主要是檢查那六粒金鋼鑽是否在潘乘風的屍身上。

查四又一次失望。

他拿了潘乘風那支劍回去捕房。

之後他一直都是在捕房之內沉思。

正當他準備休息的時候，丁少白却押了石勇回來。

他問清楚丁少白，立即吩咐丁少白帶人去搜查富貴院。

然後他審問石勇。

石勇仍然是那番說話，查四問到的並不比沈勝衣多。

他一再審問，最後無奈命人將石勇暫時押入監牢。

——也許應該派幾個人到百鳥院助沈勝衣。

此念方動，一個捕快突然進來禀告道：「沈大俠要見捕頭。」

查四一怔。

那個捕快接道：「同來還有一個女孩子。」

查四道：「哦？」

連隨喝道：「快請！」

這兩個字才出口，另一個捕快巳領着沈勝衣喜鵲進來。

查四起身，道：「沈兄不是去了百鳥院。」

沈勝衣道：「我正從百鳥院趕來。」

查四的目光一轉，問道：「你後面那位——」

沈勝衣偏身讓開，說道：「查兄忘記了？」

查四的目光落在喜鵲面上，詫異道：「原來是喜鵲姑娘！」

喜鵲一福道：「查大人。」

查四擺手道：「姑娘不必多禮，隨便坐。」

喜鵲也不客氣，彎身坐下。

查四回顧沈勝衣道：「沈兄怎樣將喜鵲姑娘從百鳥院帶來這裏？」

沈勝衣道：「還不是爲了那件案。」

查四急問道：「沈兄莫非發現了什麼綫索。」

沈勝衣目注喜鵲，道：「那件案喜鵲姑娘其實當日就巳經知道是誰做的了。」

查四追問道：「是誰？」

沈勝衣道：「潘乘風！」

查四擊掌道：「我一直就在懷疑這個小子。」

沈勝衣道：「查兄却找不到他犯罪的證據。」

查四悶哼道：「他實在有兩下子。」

沈勝衣道：「而且狡猾。」

查四道：「嗯。」

沈勝衣道：「他顯然就是那個飛賊玉蜻蜓。」

查四道：「我們都沒有辦法證明。」

沈勝衣道：「現在有了。」

查四道：「眞的麼？」

沈勝衣頷首道：「殺仇旭的人是他，拿走那六粒金鋼鑽的人也是他。」

查四道：「我們却找不出他將那六粒金鋼鑽藏在月華軒的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金鋼鑽並不是藏在月華軒內。」

查四道：「那麼藏在那裏？」

沈勝衣道：「他是隨身帶着。」

查四立即搖頭，道：「沒有可能，當日我們巳將他混身上下搜查的很徹底。」

沈勝衣道：「但查兄却疏忽了一樣東西。」

查四道：「是什麼東西？」

沈勝衣道：「他的佩劍。」

查四「哦」一聲，目光落在身旁的桌子上。

潘乘風那支劍他拿來捕房，一再檢查過之後就放在那裏，他探手一把抄起，奇怪的說道：「這支劍我並沒有疏忽，劍鞘之內並無任何東西。」

沈勝衣道：「劍柄之內查兄又有沒有看過？」

查四一愕道：「劍柄？」

沈勝衣道：「這支劍的劍柄與及劍身都是空的。」

查四道：「是麼？」拔劍出鞘，左看右看，可是都看不出其中巧妙。

沈勝衣連隨道：「查兄不妨旋開劍柄上那兩顆寶石。」

查四忙伸手揑着其中一顆寶石旋動。

那顆寶石竟然眞的能够旋轉。

沈勝衣看在眼內，又道：「潘乘風醉宿百鳥院的一夜，喜鵲姑娘無意中發現了這秘密，是以當日在月華軒，她巳經想到潘乘風將金鋼鑽藏在劍柄內，只因爲潘乘風武功高强，恐怕你們拿他不住，招致殺身之禍，是以才沒有說出來。」

他說到這裏，查四巳經將兩顆寶石旋了出來，而且將劍柄拔出。

劍柄劍鋒都是空心的，裏頭却看不見藏有東西。

查四倒轉頓了幾下，也沒有東西頓出來。

喜鵲一旁看見，忍不住問道：「金鋼鑽不在裏頭？」

查四回顧喜鵲道：「不在，裏頭什麼東西也沒有。」

他的眼中露出了疑惑之色。

喜鵲道：「莫非他巳經取出來了。」

沈勝衣道：「取出來的未必是他。」

他一笑接道：「那六粒金鋼鑽應該不在劍柄之內的！」

查四又是一愣，道：「應該？」

沈勝衣道：「金鋼鑽如果仍然在劍柄之內，潘乘風的死便眞的不可理解了。」

查四不由點頭，道：「不錯。」

沈勝衣道：「兇手殺他，相信就是爲了那六粒金鋼鑽，在金鋼鑽尙未到手之前，是不會動手的。」

查四忽然道：「那個兇手，你以爲有沒有可能就是于亮？」

沈勝衣說道：「丁少白難道還沒有回來。」

查四道：「回來放下石勇又帶人出去搜索那個富貴院。」

沈勝衣道：「那麼查兄是必已經淸楚他們在富貴院的事。」

查四道：「我已經一再問過石勇。」

沈勝衣道：「如果金鋼鑽已到手，他們何必再到富貴院去搜索。」

查四道：「這也許是做給我們看的，好讓我們以爲他們並沒有得到那六粒金鋼鑽。」

沈勝衣道：「不無道理。」

查四道：「他們如果沒有拿走那六粒金鋼鑽，正如石勇說，最多只能够控告他擅入他人住所，意圖偸竊，這條罪，並不重。」

沈勝衣道：「如果是這樣，于亮豈非比潘乘風更狡猾。」

查四道：「甚至石勇的被捕，也是他們的計劃。」

沈勝衣道：「表面上看來並不像。」

查四道：「知人口面不知心。」

沈勝衣沉吟起來。

喜鵲突然插口道：「可否讓我一看那兩顆寶石？」

查四道：「隨便看好了。」

喜鵲走過來，在桌上拿起查四從劍柄上旋下來的那兩顆寶石。

她將那兩顆寶石移近燈火，細看了一會，道：「這兩顆寶石是假的。」

「假的？」查四霍地回頭。

沈勝衣道：「姑娘是說這兩顆寶石並非劍柄上原來那兩顆？」

喜鵲頷首道：「方才我已經發覺它們的光澤有異，不像眞正的寶石。」

她放下那兩顆寶石，拿起劍柄，細看起來。

這一次她看了很久。

沈勝衣查四雖然詫異，但都忍住不開口，以免喜鵲分心。

他們都想到喜鵲可能又有所發覺。

喜鵲看過了劍柄，又將劍鋒拈起來反覆一看再看。

她的神情倏的變得很奇怪。

到她將劍鋒放下，查四再也忍不住，問道：「姑娘又發現什麼？」

喜鵲道：「這支劍也是假的。」

查四道：「哦？」

沈勝衣亦詫聲道：「姑娘是說這支劍並非潘乘風原來那支劍？」

喜鵲道：「它們不錯很相似，却是兩支劍，如果以潘乘風原來那支劍是眞的來說，這支劍就是假的了。」

查四說道：「姑娘眞的能够分辨得出來？」

喜鵲道：「查大人莫非忘記了我擅長鑑別珠寶。」

查四道：「我沒有忘記！」

喜鵲道：「不單止珠寶，任何東西我除非不感興趣，否則我看過之後，一定會記着它的特徵。」

沈勝衣道：「何況姑娘，曾經研究過潘乘風原來那支劍。」

喜鵲道：「這支劍的確是假的，却假得足以亂眞？」

「亂眞？」沈勝衣混身一震。

喜鵲道：「所以，我幾乎也分辨不出來。」

沈勝衣並沒有將喜鵲這句話聽入耳，他怔在那兒，喃喃說道：「以假亂眞，不錯，以假亂眞。」

查四倒給他這個樣子嚇了一跳，道：「怎樣了？」

沈勝衣忽然笑道：「我現在要去一個地方。」

查四道：「去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亂眞齋。」

查四道：「哦——」

沈勝衣道：「說不定在那裏，這件案便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他回顧喜鵲道：「姑娘暫時就留在這裏，以便照顧。」

喜鵲點頭道：「嗯。」

查四連隨道：「我派人……」

沈勝衣截口道：「那邊已經有三個捕快在。」

查四道：「三個就够了？」

沈勝衣一聲「够了！」話出口，人已在捕房門外。

× × ×

夜更深。

亂眞齋的大門已關閉。

對門那戶人家的屋簷下，馬順與兩個沈勝衣叫來接應的捕快正坐在一起閒聊。

他們的目光却沒有離開對面亂眞齋。

沈勝衣來到，他們居然亦覺察，先後站起來，迎上去。

馬順第一個，其他兩個捕快也不過稍後一步。

沈勝衣脫口道：「很好。」

三個人心中一樂，一身倦意盡消，馬順連隨問道：「沈大俠怎麼又來了？」

沈勝衣道：「非來不可。」

馬順反問道：「沈大俠是否已經找到了綫索。」

沈勝衣點頭，說道：「賈雙絕有沒有外出？」

馬順道：「沈大俠走後不久，他外出走了一趟。」

沈勝衣道：「去那裏？」

馬順道：「那邊的飯店吃飯。」

沈勝衣道：「之後，有沒有去其他地方？」

馬順道：「沒有，出了飯店便回來關門，至現在仍然不見開門出外。」

沈勝衣目光移向那邊。

門內並沒有燈光透出，他看着問道：「燈光是什麼時候熄去？」

馬順道：「門關後約莫半個時辰。」

沈勝衣語聲一沉，道：「由現在開始，你們要小心的了。」

三個捕快精神一振。

馬順道：「沈大俠要我們怎樣做？」

沈勝衣道：「守着亂眞齋的門口，一會如果有人逃出來，就設法將他截下。」

馬順道：「明白了。」

沈勝衣立即步向亂眞齋，馬順三人腰刀相繼出鞘，緊跟在沈勝衣身後。

來到門前，沈勝衣身形突起，掠上了滴水飛簷，連隨又拔起來，身形一閃，一落，消失不見。

馬順等三人看見，又是驚訝，又是佩服。

三人都沒有這種本領，只好在門前左右散開。

× × ×

門內無燈，堂內有燈。

一盞明燈放在亂眞齋內堂正中的彫螭桌子上。

燈光下，賈雙絕正在忙着將掛在四壁上的書畫一幅幅取下來，捲好，放入一個大布袋中。

在他的身旁有一輛木頭車，車上已放着三個相同的布袋。

車旁還有一個，却是載着半袋麵粉。

夜涼如水。

賈雙絕的額頭竟然有汗珠。

他的一雙手仍然非常穩定。

× × ×

最後一幅畫亦已捲好，放下去，正好放滿了那個大布袋。

賈雙絕用繩子紮袋口，將這個大布袋亦在木頭車上放下。

然後他拿起那袋麵粉，將麵粉洒在木頭車與及那四個滿載書畫的大布袋之上。

洒的並不多，恰到好處，那四個大布袋看起來簡直就是四袋麵粉。

他繞着木頭車轉了兩圈，再加減弄些麵粉上去，便將那袋麵粉放下來。

放在木頭車上那四袋書畫旁邊。

這輛木頭車子於是更像一輛載麵粉的車子了。

他這才拍去手中沾着的麵粉，目光轉到那張彫螭桌子。

桌子上有一套破的衣服，還有一頂帽子。

衣服之上竟放着一張人的面。

是人皮面具。

一面的皺紋，鬍子全都已花白。

只要他戴上這張人皮面具，換上那套衣服，再加一頂帽子，便變成了一個老頭兒。

一個推着麵粉車子的窮老頭兒，無論走到那裏，都不會有人注意。

即使是沈勝衣，道左相逢，也不會在意。

在意也不會想到這個老頭兒就是賈雙絕。

這種易容技術已足以亂眞，就像是他的書畫手法一樣。

以假亂眞本來就是他的特長。

× × ×

賈雙絕左看看，右看看，面上終於露出了笑容。

需用的東西，都已準備好，他現在唯一還未安置妥當的只是那六粒金鋼鑽。

那六粒金鋼鑽仍然在劍內。

劍就放在明燈下。

嵌在劍柄上的兩顆寶石映着燈光，閃出瑰麗的光芒。

這兩顆寶石是眞的，這支劍，也是眞的。

眞的是潘乘風的劍。

賈雙絕拿起了這支劍，本來非常穩定的雙手竟起了顫動。

他左手握着劍鞘，右手拇食中指拈着其中一顆寶石，正準備旋動，耳邊忽然聽到了一聲歎息。

歎息來自門外。

賈雙絕霍地回頭，拈着寶石的右手已變了握在劍柄上，輕叱道：「誰？」

「哦！」一個人推門而入。

「沈勝衣！」賈雙絕面色一變。

沈勝衣緩步走到桌旁，老實不客氣，在一張椅子坐下。

賈雙絕面色一變再變，握劍的右手青筋蚓突。

他居然忍得住不拔劍。

沈勝衣坐好了，才道：「我來得竟然還是時候。」

賈雙絕冷冷道：「不是時候！」

沈勝衣道：「在你的確不是。」

賈雙絕道：「的確不是！」

沈勝衣道：「在我却是正好，否則就算在路上相遇，我也絕對想不到推着車子在身旁經過的老頭兒是你。」

賈雙絕冷笑。

沈勝衣道：「看來你的易容術也相當高明。」

賈雙絕道：「我現在還沒有易容。」

沈勝衣道：「見微知著，只是你那些準備已經可以想像得到了。」

賈雙絕道：「是麼。」

沈勝衣道：「書畫雙絕，再加上這易容術，你應該叫做賈三絕才對。」

賈雙絕道：「你這次說錯了。」

沈勝衣道：「錯在那裏？」

賈雙絕道：「我應該叫做賈一絕。」

沈勝衣道：「你是只得一絕？」

賈雙絕點頭道：「只得一絕——以假亂眞！」

沈勝衣不由得點頭。

賈雙絕盯着他，道：「你是一個聰明人。」

沈勝衣道：「你也是。」

他歎息接道：「只可惜一個人無論怎樣聰明，有時候仍然不免做錯事，你我都不會例外。」

賈雙絕道：「你說我這次錯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你應該早就將那六粒金鋼鑽取出，將潘乘風那支劍弄掉，那麼即使我找到來，也會像那次一樣，一無所獲，只有離開。」

賈雙絕道：「我却是認爲自己只做錯一件事。」

沈勝衣道：「請說。」

賈雙絕道：「太過自信。」

沈勝衣道：「你原是以爲自己的計劃毫無破綻？」

賈雙絕道：「正是。」

沈勝衣道：「所以你本來準備留在這裏不走的？」

賈雙絕道：「不錯。」

沈勝衣道：「爲什麼又改變主意？」

賈雙絕道：「在你離開之後，監視我的那個捕快，非獨沒有離開，而且不久之後，又來兩個，因此我知道，你已經對我起疑。」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

賈雙絕道：「我却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什麼地方露出了馬脚，夜長夢多，還是溜之大吉。」

沈勝衣忽然說道：「你我方才都說錯了。」

賈雙絕道：「什麼？」

沈勝衣道：「你其實是錯在疑心太重，對自己太缺乏信心。」

賈雙絕冷笑問道：「你到底何以對我起疑？」

沈勝衣道：「兩個原因，一個是看出你有一身武功。」

賈雙絕道：「你的眼睛好利。」

沈勝衣道：「第二個原因是你說錯了一句話。」

賈雙絕道：「那一句話。」

沈勝衣道：「你如果沒有到過不醉無歸小酒家，又怎知道那是低三下四的地方，不是你這種人去的地方？」

賈雙絕沒有作聲。

沈勝衣接道：「當時我就想，你爲什麼要說謊？」

賈雙絕道：「你以爲是什麼？」

沈勝衣道：「潘乘風的死可能與你有關係。」

他一頓接道：「不錯潘乘風是在不醉無歸小酒家毒發身亡，可是酒杯中無毒，酒壺中無毒，酒中也無毒，而且他又一直在小白監視之下，沒有人能够向他下毒不被察覺。」

他沉吟又道：「從他毒發的情形看來，毒藥顯然是在他肚子發作，這大有可能是自殺，但他又怎會在這個時候自殺？」

賈雙絕只是聽着。

沈勝衣道：「他進入不醉無歸小酒家之前，只是在你這裏逗留的半個時辰不在監視之內。」

賈雙絕道：「既然如此，你當時爲什麼不叫捕快進來搜索一下？」

沈勝衣道：「因爲我毫無把握找到證據，而且即使發現了這支劍，當時我也不知道劍中的秘密。」

他笑笑接道：「這一次也是，我雖然已知道劍中的秘密，却毫無把握在這裏找到這支劍！」

賈雙絕脫口問道：「你怎會知道這支劍的秘密？」

沈勝衣道：「潘乘風一次醉倒喜鵲的香閨，劍中秘密被喜鵲無意中發現了。」

賈雙絕皺眉道：「那是說月華軒案發之時，喜鵲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沈勝衣道：「不錯。」

賈雙絕道：「何以她當時不揭發？」

沈勝衣道：「女孩子胆子比較小，何況她又知道死在潘乘風手下的仇旭武功猶在查四之上。」

賈雙絕道：「你找到她，她當然放心說出來的了。」

沈勝衣道：「我知道後立即與她趕到衙門。」

賈雙絕道：「潘乘風的屍體已在衙門之內。」

沈勝衣道：「那支劍也是。」

賈雙絕道：「喜鵲是必看出了劍柄上兩顆寶石是假的。」

沈勝衣道：「也看出那支劍並非潘乘風的劍。」

賈雙絕奇怪道：「這與我好像並沒有關係。」

沈勝衣道：「喜鵲在無意中，說了一句話。」

他淡笑接着又道：「那支劍假的足以亂眞。」

賈雙絕恍然道：「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於是你走來亂眞齋。」

沈勝衣說道：「我只是走來碰一下運氣。」

賈雙絕道：「你的運氣倒好。」

沈勝衣道：「一向都不錯。」

賈雙絕道：「我也是，但與你比較，却要差了一點，所以，遇上了你，便要倒霉了。」

沈勝衣道：「潘乘風與你到底是什麼關係？」

賈雙絕道：「我們是老朋友，他每次刦到的珠寶都是賣給我。」

沈勝衣道：「你原來是一個收買賍物的人。」

賈雙絕道：「這種生意雖然賺錢，可不是容易做的，一方面要將那件珠寶改裝，避免給人認出來，另一方面又要找門路賣出去。」

沈勝衣道：「聽你這樣說，似乎眞的不大容易。」

賈雙絕道：「可惜潘乘風始終都不明白這個道理，總是說我的錢賺得太容易，也賺得太多。」

沈勝衣道：「到底是不是太多。」

賈雙絕道：「我化那麼多心思，又冒那麼大的險，就算比他多賺一些，也是應該。」

沈勝衣道：「他化的心思，冒的險，可比你更多，更大。」

賈雙絕道：「但是沒有我的帮助，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處置那些珠寶。」

沈勝衣微笑道：「好像他那麼聰明的人，只要他肯動腦筋，一定會想出一個辦法來。」

賈雙絕沒有作聲。

沈勝衣接道：「再說，收買賍物的人並非只得你一個。」

賈雙絕道：「不錯還有很多，問題在，是否有我這樣可靠？這樣安全？」

他一頓又道：「我與他合作了已經有五年，到現在始終逍遙法外，換轉了別人，能够嗎？」

沈勝衣道：「在改裝珠寶出賣這方面，無疑你是一個高手，但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除了你之外，未必就再無能人。」

賈雙絕說道：「潘乘風也曾經這樣說過。」

沈勝衣說道：「他是必很想證明這一點。」

賈雙絕道：「很想。」

沈勝衣道：「所以這一次他走去不醉無歸小酒家，與于亮接洽。」

賈雙絕道：「事前而且完全不告訴我知道。」

沈勝衣道：「你的搬來揚州，開設這間亂眞齋，想必就是爲了方便接應他。」

賈雙絕道：「正是。」

沈勝衣道：「以你的聰明，在他到來揚州之後，當然不難從他的說話態度瞧出他已經另有打算。」

「因此我曾經易容追踪他。」

「追踪到不醉無歸小酒家？」

「以我的聰明，當然亦不難從他們的神情舉止，瞧他們在商量什麼。」

「潘乘風是否察覺被追踪？」

賈雙絕傲然一笑，道：「你方才不是說我的易容術也是一絕？」

沈勝衣道：「如此他自然不會防範你的暗算了。」

賈雙絕道：「可笑他竟當我仍然蒙在鼓內，仍走來這裏故意與我討價還價。」

沈勝衣道：「你是必亦故作不知。」

賈雙絕笑道：「否則他又怎會喝下那杯毒茶？」

沈勝衣道：「毒下在茶中。」

賈雙絕搖頭道：「是塗在杯內，遇茶即溶，遇酒才發。」

沈勝衣道：「有這樣奇怪的毒藥？」

賈雙絕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沈勝衣道：「恕我孤陋寡聞。」

賈雙絕道：「那種毒藥來自天竺，我重金購來，這還是破題兒第一次使用。」

沈勝衣道：「你將毒藥塗在杯內，目的相信就是不想潘乘風生疑。」

賈雙絕冷笑道：「他自知對我不起，雖然認爲我一定不知道那件事，多少亦已有些戒心，好像他那麼狡猾的人，如果那壺茶我不先喝下一杯，我相信他是絕對不會喝下的。」

沈勝衣道：「他雖然狡猾，與你比較顯然又有一段距離。」

賈雙絕接道：「那杯毒茶不錯遇酒才發，在喝下之初，仍然能够令人的心裏恍惚一會，那一會之內，我已經可以將他腰間那支劍換去。」

沈勝衣道：「如果他不喝那杯茶你又如何？」

賈雙絕道：「以我的易容術配合一雙靈巧的手，這仍然不是件困難的事情。」

沈勝衣道：「你是什麼時候發現那支劍的秘密？」

賈雙絕道：「第一次他利用那支劍行刦之後。」

沈勝衣道：「那個時候開始，相信你便已打他那支劍的主意了。」

賈雙絕道：「不錯。」

沈勝衣道：「你那種似假亂眞的本領果然厲害，劍在他身上，也能够仿造得這樣相似。」

賈雙絕道：「這是因爲我有足够的時間研究他那支劍。」

沈勝衣道：「哦？」

賈雙絕解釋道：「他不錯天天劍不離身，也天天無酒不歡，很多時都醉得一塌胡塗，在他醉酒的時候，莫說借他的劍一看，就算借他的人頭，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沈勝衣相信這是事實。

否則，喜鵲又怎能够發現那支劍的秘密？

他突然一笑，道：「如果你準備與他合作到底，應該不會這樣做。」

賈雙絕道：「好像他這種人，根本就不能够與他合作到底的。」

沈勝衣道：「是否因爲他的酗酒？」

賈雙絕點頭道：「萬一有一日他酒後失言，說出了所有的秘密，他固然不得了，我也萬事皆休。」

沈勝衣道：「這是說你早已有意將他殺死的了？」

賈雙絕沒有否認。

沈勝衣接道：「那當然是你發覺他的存在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又或者已不能够再加以利用的時候。」

賈雙絕道：「正如現在。」

沈勝衣道：「他毒發的時候，相信亦已經想到是你下的毒手。」

賈雙絕道：「是麼？」

沈勝衣道：「否則他怎會瞑目？」

賈雙絕道：「聽你這樣說，我的心裏才沒有那麼難受。」

他居然歎息起來：「老朋友了，如果他死不瞑目，你叫我如何過意得去。」

沈勝衣道：「那種毒藥也算厲害，一發作便無救，連話也說不出來。」

賈雙絕歎息道：「只可惜他雖然不能够說什麼，你仍然能够找到我這裏。」

沈勝衣道：「這都是多得喜鵲。」

「喜鵲報吉不報凶，」賈雙絕搖頭道：「她在你是喜鵲，在我却是烏鴉。」

沈勝衣道：「眞的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賈雙絕道：「你這個人也實在太好管閒事了。」

沈勝衣笑道：「你並不是第一個對我說這句話的人。」

賈雙絕道：「現在，你準備怎樣對付我？」

沈勝衣笑接道：「承蒙你告訴我這麼多秘密，省得我一一再去調查，我也不忍心讓你太過難堪，只要你隨我回去衙門，就算了。」

賈雙絕道：「你是否眞的清楚我犯了什麼罪？」

沈勝衣道：「接贓，殺人。」

賈雙絕道：「殺人一罪，只怕你找不到證據。」

沈勝衣淡應道：「你用來毒殺潘乘風的毒藥相信還沒有用光，在這裏相信還可以找得到。」

賈雙絕徐徐地說道：「你比我還要厲害。」

沈勝衣道：「過奬。」

賈雙絕又問道：「兩罪俱發，你以爲我進去衙門之後，有什麼收場？」

沈勝衣道：「刑場斬首。」

賈雙絕道：「換句話說，你要我走的是一條死路。」

沈勝衣道：「只有這一條路。」

賈雙絕道：「如果我是一個傻瓜，一定會毫不猶疑的跟你走向這條死路，可惜

不是。」
沈勝衣道：「那麼你有什麼打算？」
賈雙絕道：「反正都是一條死路，以其束手待斃，不若拚命一戰，希望奇蹟出現，逃出生天。」
沈勝衣道：「我知道，你必會這樣說話。」
賈雙絕道：「因爲，你也是一個聰明人。」
他突然拔劍！
劍長三尺，燈光下劍鋒晶瑩如一泓秋水。
沈勝衣若無其事，盯着那支劍，道：「這支劍表面上看來是一支好劍，其實並不是。」
賈雙絕以指彈劍，道：「因爲這支劍中空。」
沈勝衣道：「中空的劍易折。」
賈雙絕道：「可惜，我身旁只有這支劍。」
沈勝衣道：「這支劍却也是我平生所見最貴重的劍。」
賈雙絕道：「劍內所藏的六粒金鋼鑽價值萬金，的確貴重，能夠死在這樣貴重的一支劍之下，亦應該瞑目了。」
沈勝衣道：「劍值萬金，只不知用劍人的劍術又值得多少。」
賈雙絕道：「正要你品評！」左手一揮，劍鞘飛出，叮噹落地。
沈勝衣仍然沒有站起身子，目光轉落在劍上。
賈雙絕右腕陡動，施了一個劍花，握劍右拳斜抵着鼻尖。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原來是峨嵋弟子。」
賈雙絕一怔，道：「好眼力。」
沈勝衣道：「峨嵋派奪命十二劍，向以迅速狠辣見稱，劍出即奪命，下手不留情。」
賈雙絕一哦，道：「你難道已經見識過了。」
沈勝衣道：「尚未有這種機會。」
賈雙絕道：「只是聽說？」
沈勝衣道：「正是！」
賈雙絕道：「現在機會來了！」
了字出口，劍亦出手，閃電般刺向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一聲：「好！」連人帶椅向後倒飛了出來。
賈雙絕長劍追擊！
沈勝衣雙腳一縮，身形從椅上飛起，飛上了半天。
劍從他腳下刺過，刷刷的兩聲，兩條椅腳劍光中斷下！
賈雙絕擰腰回劍，劍從下刺上，人亦凌空，劍光暴長，一分爲三，一劍三式，刺腹，刺胸，刺咽喉！
沈勝衣身形如飛，半空中身子一轉，落下。
賈雙絕一連三劍都刺空，他身形同時急轉，劍勢亦轉，追着沈勝衣當頭刺下。
沈勝衣身形落下，立即斜飛了出去。
賈雙絕第四劍落空，他面無表情，腳才落地，身形便又展開，第五劍刺出！
這個人的武功絕不在潘乘風之下。
錚一聲，沈勝衣的劍終於出鞘。
那錚的一聲尚未消散，他的劍已橫截賈雙絕的劍。
賈雙絕倏的一聲怪叫，手中劍貼着沈勝衣的劍一圈一挑，化開十百道劍影，飛蝗般襲擊！
沈勝衣一劍，同時亦化千鋒，以快鬥快！
賈雙絕如何快得過沈勝衣。
一陣珠走玉盤也似的異响過處，賈雙絕連退七步！
沈勝衣劍勢不停，他的左手簡直就像是沒有骨頭也似，劍勢變化之迅速，劍路之廣闊，可以說已到了人力的極限！
再退七步，後面已是牆壁，賈雙絕背貼牆壁，硬擋幾劍，大叫道：「住手！」
「住手」二字才出口，沈勝衣已然收劍。
賈雙絕呼了一口氣，道：「江湖上傳說，你用劍之迅速，無人能及，今夜一見，果然並非過譽。」
沈勝衣道：「你不想再打下去了？」
賈雙絕苦笑道：「如果你一定要打，我也只好捨命奉陪。」
沈勝衣道：「那麼你又打算怎樣？」
賈雙絕道：「除了跟你回去衙門，我還能夠怎樣？」
沈勝衣道：「很好。」
賈雙絕嘆了一口氣，緩步走過去將劍鞘拾起。
沈勝衣亦步亦趨，始終與他保持原來距離。
賈雙絕回到桌旁，將劍放在桌上。
爲什麼他突然變得這樣柔順？
莫非眞的是打不過沈勝衣，又不能逃走，心灰意冷，完全放棄掙扎？

× × ×

沈勝衣亦自走到桌旁右手伸向那支劍，目光却沒有從賈雙絕身上移開。
賈雙絕面露沮喪之色。
沈勝衣那隻手掌落在劍上，一聲輕叱突然傳來：「劍暫時就放在桌上，誰也不要動它。」
沈勝衣、賈雙絕二人，不由得一齊回頭望去。
一個人冷然站在內堂進口。
賈雙絕一見脫口道：「于亮？」
那個人就是不醉無歸小酒家的老闆于亮。

× × ×

于亮舉步走進內堂。
只不過三步，便自停下來。
他的手中拿着一支粗如兒臂的銅管，指着沈勝衣賈雙絕。
賈雙絕目光落在那支銅管之上，面色一變。
沈勝衣的面色亦似乎有些異樣，他將手收回，笑顧賈雙絕，道：「你當然知道潘乘風就是打算將那六粒金鋼鑽賣給這位于老闆。」
賈雙絕點頭，面上一絲笑意也沒有。
沈勝衣接道：「這位于老闆却並非打算買下那六粒金鋼鑽，潘乘風一將金鋼鑽拿出，就死定了。」
賈雙絕苦笑道：「潘乘風似乎不知道這位于老闆打的是這個主意。」
沈勝衣道：「如果知道，他早已將那六粒金鋼鑽賣給你。」
賈雙絕忽然一聲嘆息，道：「看來我實在不應該將他毒殺，應該讓他有機會嘗試一下這位于老闆的手段，後悔一下。」
沈勝衣道：「很巧，于老闆也是給他準備了毒藥。」
賈雙絕道：「不過我却敢說一句，這位于老闆的毒藥發作起來，是沒有我那種毒藥那麼好受。」
于亮冷笑道：「所以他雖然死在你的毒藥之下，也應該很感激你才是。」
沈勝衣回頭，問道：「你怎會走來這裏？」
于亮道：「跟着你來的。」
沈勝衣道：「是麼？」
于亮道：「由你離開多福客棧開始，我便一直在後面跟踪！」
沈勝衣道：「爲什麼忽然跟踪起我來了？」
于亮道：「也許是你走得太匆忙。」
沈勝衣道：「你以爲我找到綫索？」
于亮道：「我知道你是一個聰明人，一定會找到綫索的。」
沈勝衣道：「當時我急着離開，只是担心喜鵲的安全，趕去百鳥院。」
于亮道：「離開多福客棧之後，我本來也是想走一趟百鳥院，但一想你可能亦會到那裏，才打消這個念頭。」
沈勝衣道：「可是你結果仍然是要走一趟。」
于亮道：「我跟在你後面比你跟在我後面安全得多了。」
沈勝衣道：「你看見我與喜鵲一齊從百鳥院出來，一定更加不肯放棄跟踪。」
于亮道：「這個還用說。」
沈勝衣道：「然後你又由衙門跟踪我到來這裏？」
于亮道：「不錯。」
沈勝衣淡笑道：「這方面你居然也是一個專家，我竟然完全不覺。」
于亮道：「你只顧趕路，同時相信未必會想到有人跟踪，難免就疏忽過去。」
沈勝衣道：「我們方才的說話，你是必已經全都聽到了。」
于亮笑道：「不錯。」
沈勝衣道：「難怪你叫我們不要動那支劍。」說着他伸手指着那支劍。
他的手才一伸，于亮笑臉一斂，沉聲道：「沈勝衣，你的手老實一些。」
沈勝衣將手收回，道：「在多福客棧富貴院那裏，一見我你就逃命去，前後有多久，怎麼你簡直就變了一個人一樣？」
于亮冷笑道：「你難道沒有看見我手上這支銅管？」
沈勝衣問道：「這支銅管又是什麼東西？」
于亮道：「好像你這樣見多識廣的人，似乎沒有理由不知道。」
沈勝衣眨着眼睛，道：「是不是七絕管？」
于亮點頭道：「見多識廣畢竟是見多識廣。」
沈勝衣道：「據我所知，七絕管是七絕君打造。」
于亮道：「正是，七絕君爲了打造這種七絕管，頭髮都白了，他足足化了三年的時間才打成七支。」
沈勝衣道：「在他來說，七支已經太多。」
于亮點頭道：「不錯，他一生之中，只用去五支，我手中這支，是剩下來的那兩支之中的一支。」
沈勝衣道：「你從那裏得來？」
于亮道：「是一個竊賊賣給我，至於他竊自何人，如何得手，是他的秘密，與我無關。」
沈勝衣淡笑。
于亮接道：「這小小的一支銅管之內，據說一共藏有七七四百九十支頭髮一樣粗細的七絕針，那種七絕針是用精鋼煉成，上面淬有七絕君秘製的毒藥，見血封喉，必死無救。」
沈勝衣道：「據說是的。」
于亮道：「那種毒藥，其實並非無藥可解，只是那麼細小的暗器，一進入體內，必然隨血液流竄，上面即使沒有淬毒，一入心臟，仍然難免一死。」
沈勝衣道：「嗯。」
于亮接道：「機簧一按下，七七四百九十支七絕毒針便會一齊從這支銅管之內射出，沒有人能夠閃避，阻擋四百九十支毒針的同時射擊！」
沈勝衣道：「最低限度，在這之前沒有。」
于亮道：「死在七絕君這種七絕管之下的五個人，都是七絕君的仇敵，他們都有一身驚人的本領，可是在七絕管之下，仍然無一能夠活命。」
沈勝衣道：「你認爲我們亦不例外？」
于亮道：「你莫非認爲不是？」
沈勝衣道：「我只是奇怪，你身上既然帶着這麼厲害的暗器，在富貴院何以不拿來對付我？」
于亮道：「七絕管一發不可收拾，我只得這一支，沒有必要是不會亂用的。」
沈勝衣道：「這樣說來，我應該慶幸當時來不及將你留下了。」
于亮道：「你應該慶幸。」
沈勝衣道：「不過當時你如果已經發現了那六粒金鋼鑽，正準備動手拿，我相信你一定不肯離開，而且立即用七絕管對付我。」
于亮道：「所以那六粒金鋼鑽不在富貴院，你也同樣應該慶幸。」
沈勝衣道：「現在既然清楚那六粒金鋼鑽就藏在桌上這支劍之內，你怎麼仍然不發射那支七絕管？」
于亮冷笑說：「我已經說過了，沒有必要是不會亂用的了。」
沈勝衣道：「如何才有必要？」
于亮道：「你們如果抗拒，我就非用這支七絕管不可了。」
沈勝衣道：「方才你如果發射七絕管，我們冷不提防，一定會雙雙倒地，你便可以予取予携，那麼好的機會，我實在不明白，你怎肯錯過。」
于亮道：「你以爲我是一個喜歡殺人的人？」
沈勝衣反問道：「不成你不是？」
于亮冷笑。
沈勝衣亦笑道：「你是想那樣做的，只不過，沒有信心一舉擊殺我們。」

于亮冷笑一聲，道：「我為什麼沒有信心？」

沈勝衣道：「那支七絕管到底是別人的東西，對於它的威力你只是聽說過，是否真的那麼厲害，無人能够抵擋得住？你完全不知道。」

于亮道：「在買下這支七絕管之時，我已經詳細加以研究，確定是真的之後才付錢。」

沈勝衣道：「七絕君以它射殺五個强敵那些事，你都全是聽人說的。」

于亮道：「七絕君已經死了二十多年，我當然沒有可能目睹那些事。」

沈勝衣道：「很多事一經傳開往往就是兩回事，那五個高手是否真的倒在七絕管之下？相信連七絕君的後人也不敢太過肯定。」

于亮道：「哦？」

沈勝衣接道：「再說七絕君既然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七絕管無疑就是二三十年前的產品，二三十年並不是一個短時間，七絕管裏面的機括有沒有損壞或者鬆弛？有誰敢肯定？」

于亮冷冷一笑，道：「你難道就敢肯定了？」

沈勝衣道：「我也不敢。」

于亮道：「所以我說這支七絕管向着你發射，你根本無法抵擋，一定會死在七絕管之下，你也不能不相信。」

沈勝衣道：「嗯！」

于亮道：「儘管你藝高胆大，一定不願意只是為了六粒金剛鑽，拿自己的生命來一試七絕管的威力。」

沈勝衣道：「不錯。」

于亮又道：「既然如此，你就少再廢話。」

沈勝衣閉上嘴巴。

旁邊賈雙絕即時接口道：「你手上那管七絕管與傳說的好像有些不同。」

于亮盯着賈雙絕，道：「你是否想告訴我這支七絕管可能不是真的七絕管？可能是別人假造的，只不過是假得已足以亂真？」

賈雙絕道：「不無可能？」

于亮道：「如此你最好衝上前來，替這支七絕管試明一下。」

賈雙絕沒有衝上前去。

于亮一聲冷笑，厲聲道：「兩位既然都沒有意思拿生命來一試這支七絕管是否一如傳說中那麼厲害，現在就請退後，退到那邊牆角。」

沈勝衣一笑退後，看見他退後，賈雙絕如何還敢怠慢。

他們退後一步，于亮就進一步。

到他們退後到那邊牆角，于亮已來到那張桌子之前，他伸出左手，抓住了那支劍。

右手七絕管始終指着沈勝衣賈雙絕兩人。

劍一抓到手，不由他笑逐顏開，右手七絕管不覺旁移。

也就在這一刹那，嗤嗤的兩道銀光突然從一扇敞開的窗戶外射進來。

于亮耳聽風聲，一怔。

一怔未已，兩支銀針已然射入了他左右雙手的手腕！

他悶哼一聲，左手劍落地，右手握着的七絕管亦脫手墮地！

沈勝衣的身形，即時似鷹隼般，飛撲過來！

于亮驚惶之下，並沒有忘記那支七絕管，俯身忍痛抓去。

他的手還未抓在那支七絕管之上，沈勝衣已到了。

他身形還未着地，右脚已飛踢，並踢在于亮的右肩上面！

于亮驚呼未絕，整個人，已被踢飛丈外！

沈勝衣左脚這時才站起，右脚相繼落下，一落一挑，地上那支七絕管便已被他挑起來。

他右手一伸接住，目光轉向賈雙絕。

賈雙絕的身形幾乎同時發動，他雖然沒有沈勝衣那麼快，在沈勝衣將那支七絕管抓在手中的時候，他亦已撲到俯身探手抄起那支劍。

他才挺起身子，沈勝衣的目光，已落在他面上。

「我只不過將它拾起來。」他一笑，連隨將劍在旁邊桌上放下。

沈勝衣冷笑，目光又一轉，轉向窗那邊。

一個人，即時飄身而入，手中一把摺扇，刷的打開，素白的扇面上，寫着六個小字。

——吾日三省吾身。

這個人正是杜霸的智囊胡三省。

× × ×

于亮落地滾身，一滾躍起，目光及處，就看見了胡三省，面色當場一變。

胡三省連隨一笑，道：「我這柄摺扇射出來的銀針，雖則沒有七絕管射出來的七絕針那麼厲害，但仍然很有用的。」

于亮面色一變再變，脫口道：「那兩支銀針……」

胡三省笑道：「放心，銀針上並沒有毒。」

于亮面容一寬，身形突起，撲向大門口。

胡三省沒有喝止，只是道：「如果我是你，一定不會選擇那個方向逃走。」

話口未完，兩個人已一閃而出當門而立。

于亮耳聽胡三省那麼說，身形不禁一慢，眼前人影一閃，脚步已自一收，一眼望清楚，面龐就發白！

「老當家！」他驚叫一聲，蹬蹬蹬連退三步。

× × ×

杜霸也來了，一張臉鐵青，悍立在堂門正中。

魚化龍如影隨形緊跟在杜霸身後。

兩人遞隨舉步跨入。

于亮一退再退，噗地跪倒，叩頭道：「老當家饒命！」

杜霸脚步一頓，冷笑道：「你眼中還有我這個老當家。」

于亮跪地不起，只叫饒命。

杜霸又一聲冷笑，道：「你放心，我是不會殺你的。」

于亮大喜。

杜霸一言九鼎，說話出口，從來都不會後悔，他是清楚的。

魚化龍橫移兩步，接道：「老當家現在是一個奉公守法的百姓，又焉會殺人犯法。」

于亮抬頭一望魚化龍。

魚化龍面冷如冰，右手正握着劍柄。那支錐子一樣的長劍燈光下閃動着奪目的寒芒。

于亮打了一個寒顫，轉呼道：「魚當家饒命。」

魚化龍搖頭道：「殺人者死，在揚州這樣一個法治之區，我一樣也不敢要你的命。」

于亮一呆，道：「那麼……」

魚化龍道：「老當家的意思，不過要送你去衙門，讓你接受官府的懲罰。」

于亮心頭一寬。

魚化龍下面還有說話：「但是就這樣送你去，老當家的一口氣如何消得了？」

胡三省那邊接道：「所以在送你去衙門之前，老當家要親手教訓你一下。」

杜霸一雙手厲害，于亮當然也清楚得很，聽說忙嚷道：「老當家手下留情。」

杜霸冷笑道：「你方才的氣燄那裏去了？」

于亮只是叩頭。

杜霸接道：「七絕管這麼精彩的東西你弄到手也不告訴我一聲，可見你眼中早就已沒有我這個老當家的存在。」

于亮立即道：「七絕管現在在沈勝衣手中。」

杜霸道：「怎麼？你還想挑撥我與他動手，好得乘機開溜。」

于亮道：「不敢……」

杜霸沒有再理會他，轉向沈勝衣道：「他本來就本領高强，何況現在手中還握着一支七絕管，我若是動手，豈非是自討苦吃。」

沈勝衣一笑道：「杜先生怎會走來這裏？」

杜霸說道：「跟着于亮那個小子進來的。」

沈勝衣道：「什麼時候開始？」

杜霸道：「你離開衙門趕來這裏，他隨着跟踪之際。」

胡三省道：「我們老遠看見他，本想將他截下，但見他的行動那麼詭異，所以才不動聲息，跟踪他一看究竟。」

杜霸道：「可笑他只顧跟踪你，完全沒有留意身後的情形。」

胡三省又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是如此這般了。」

沈勝衣道：「幸得三位及時來到，否則這件事，又得費一番心力。」

杜霸道：「沈兄言重了。」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

他笑顧胡三省道：「胡兄針無虛發，我今日總算是大開眼界。」

胡三省搖頭道：「彫虫小技，倒教沈兄見笑。」

杜霸道：「說本領還是沈兄，這麼複雜的一件案子，這麼快便解決了。」

沈勝衣道：「這並非我的本領，只是這件案子一開始已經留下了一條綫索，給喜鵲抓在手中，我找到了喜鵲，事情便完全明朗。」

杜霸道：「這件案子到現在應該完全解決了。」

沈勝衣道：「不錯。」

杜霸一笑道：「那麼現在應該就是我教訓一下于亮這個不忠的下屬的時候。」

這句話出口，跪在地上的于亮突然一竄而起，撲向另外一邊的窗戶。

他這下舉動非常突然，只可惜魚化龍一直都小心看着他，一見他身形動，立即標前攔截。

于亮的身形又怎能够與魚化龍相比，才竄出半丈，魚化龍已將他截住。

「回去！」魚化龍一聲輕叱，手一揮，于亮的身形立時倒飛。

飛至杜霸面前。

杜霸手一伸，劈頭將于亮抓住，冷笑道：「還想走？」

于亮當場全身痲木，不能動彈，却仍然能够說話，急叫道：「手下留情！」

杜霸道：「一定留情，不取你性命！」右手緩緩高舉。

高舉欲落未落，堂中突然飛起一蓬白霧！

× × ×

不是霧，是麵粉。

賈雙絕也想走。

于亮從地上穿起來，衆人的目光完全都集中于亮身上的瞬間，賈雙絕的身形亦緩緩後移，突然將桌上的劍抓起來。

沈勝衣已察覺，回頭大喝道：「放下劍！」

劍「字」出口，賈雙絕已拔劍出鞘，右脚同時將旁邊木頭車上的那半袋麵粉踢起來！

「噗」一聲，麵粉袋半空中爆開，麵粉四射！

沈勝衣急退。

那刹那之間，聽堂中就像是吹來了一大蓬白霧，衆人的視綫不由都變得迷濛！

賈雙絕也就趁這個機會向一扇窗戶撲去！

× × ×

「嘩啦」一聲，賈雙絕一掌震碎窗戶，身形正欲從窗戶竄出，自後一股勁風，突然壓來。

賈雙絕耳聽風聲，知道不是一件東西，是一個人。

是誰？

沈勝衣，杜霸，胡三省，魚化龍無一不是高手，給他們任何一個截住，便休想脫身，賈雙絕一聲悶哼，反手一劍刺出！

「奪」一聲，那支劍竟然好像刺入了那個人的體內。

慘叫暴响。

賈雙絕反而一呆，轉頭望去。

劍果然刺入了那個人的心胸，直沒入柄。

那個人不是別人，是于亮！

賈雙絕又是一呆，眼旁已瞥見幾條人影從漫空麵粉中颼颼颼的射來。

他急忙拔劍。

一拔不動，再拔也不動。

× × ×

劍從于亮的後心穿出，劍尖已夾在杜霸的一雙手之中。

杜霸將于亮擲向賈雙絕，身形亦同時

展開。

他的輕功雖然不大好，雙手却有萬斤之力，于亮從他的手中擲出，簡直就像是離弦箭一樣，及時趕上賈雙絕的身形。

賈雙絕回劍刺殺于亮這一阻，杜霸已來到，雙手一拍，夾住了那支劍。

他的一雙手有如兩塊鐵板，賈雙絕倉皇中內力又打了一個折扣，如何拔得動？

杜霸連隨大笑道：「殺人塡命，你還想走麼？」

賈雙絕這時候已明白是什麼一回事，逃命要緊，右手棄劍，左手搭在窗檻上，正想借力翻身飛躍出窗外，「嗚」聲，一道寒芒飛來，刺穿了他的左手。

寒芒一閃即回，賈雙絕的身旁已多了一個人。

魚化龍。

賈雙絕一痛收手，右手一震，手中那剎那之間已多了一支匕首，飛刺魚化龍胸膛。

魚化龍直似未見，沒有閃避，也沒有揮劍迎擊。

賈雙絕的匕首却未能够刺入去，因爲亦在那剎那之間，橫來一把摺扇，重敲在他的右腕之上！

砉的骨碎聲響，匕首落地！

賈雙絕回望胡三省，眼都紅了。

他突然一聲怪叫，張開手臂，向胡三省抱去。

胡三省冷笑起脚，便想將賈雙絕一脚踢開，那知道賈雙絕雙臂一沉，竟然轉向下，抱住了他那隻脚，旋即張口咬在他的右腿上。

他做夢也想不到賈雙絕會這樣，猛覺一陣劇痛，右腿已被賈雙絕咬住。

鮮血迸流，染紅了賈雙絕的嘴巴。

胡三省儘管一身武功，一時間也不由亂了手脚，摺扇正想當頭劈下，「嗤」一聲恐怖已極的異響處，右腿上老大一塊肉已被賈雙絕咬下來。

賈雙絕亦將手鬆開。

他就像變了一頭野獸，雙臂捧着那塊肉狂嚼。

胡三省當場軟癱地上，也不知是痛極不支，還是被賈雙絕的樣子嚇倒。

魚化龍杜霸都看呆了。

沈勝衣亦呆在當場。

賈雙絕嚼着那塊肉，倏地縱聲狂笑。狂笑未絕，突然一頭撞在牆壁上！

鮮血飛激！

誰也來不及阻止。

杜霸打了一個寒噤，脫口道：「他……莫非瘋了？」

沈勝衣一聲歎息，道：「那雙手對他來說，比他的生命還要重要，雙手同時間被毀，精神難免就有些失常。」

魚化龍偏過頭去。

他雖則無情，仍然難禁有不忍卒看之感。

胡三省多看兩眼，終於忍不住嘔吐。

他嘔吐着從懷中拿出一瓶藥粉，倒在傷口上，再撕下衣襟，將傷口包紮起來。

杜霸亦自偏過臉。

沈勝衣再聲歎息，目光接在手中那支七絕管之上，道：「早知這樣，倒不如就用這支七絕管將他射殺。」

杜霸目光一閃，道：「這支七絕管以你看是否眞的？」

沈勝衣道：「一試便知。」

他突然擧起那支七絕管，向着屋頂。

杜霸還未來得及阻止，沈勝衣的手指已按在機括上！

一聲異響，那支七絕管的管口突然射出了無數支頭髮一樣粗細的鋼針。

寒芒隱約閃爍，一閃即逝，無數支鋼針直射上屋頂，刹那消失。

杜霸失聲道：「果然是眞的。」

沈勝衣道：「而且機括並未損壞。」

杜霸道：「以你看，你能否閃避抵擋得住這種暗器？」

沈勝衣道：「如果是方才那樣，我相信能够，暗器顧名思義，必須暗中施放，才能够發揮它的全部威力，明來就會打一個折扣的了。」

杜霸道：「不錯。」

沈勝衣接道：「這種暗器如果暗中施放，絕對沒有人能够閃避得開。」

杜霸道：「這種暗器，却是只能用一次。」

沈勝衣道：「一發不可收拾。」

杜霸微喟道：「好像這麼厲害的暗器，你這就射掉，未免太可惜。」

沈勝衣道：「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麼厲害的暗器如果落在惡徒手上，你可知道有什麼結果？」

杜霸道：「嗯。」

沈勝衣說道：「如果于亮沒有插手這件事，有一天，你將會倒在這支七絕管之下。」

杜霸不由點頭。

沈勝衣目光轉向于亮的屍體，道：「你的這一着借刀殺人也很厲害。」

杜霸笑笑。

沈勝衣接又道：「這種人却也死不足惜。」

杜霸笑道：「所以我也可以說是做了一件好事。」

沈勝衣淡笑。

轟的一聲巨响即時劃空傳來。

杜霸轉顧門那邊道：「大概是那三個捕快聽到慘叫聲，忍不住破門進來了。」

沈勝衣道：「一定是。」

說話間脚步聲由遠而近，馬順三個捕快握刀先後衝進來。

沈勝衣一見叫道：「你們來得好。」

馬順急忙上前，道：「沈大俠，事情怎麼樣了。」

沈勝衣道：「已經完全解決。」

馬順三人的面上，不禁都露出失望之色。

沈勝衣接道：「你們趕快回去通知頭兒，說是案巳破了，那六粒金鋼鑽也巳找到了。」

馬順三人只好應聲退出。

杜霸忍不住問道：「那六粒金鋼鑽眞的在那支劍之內？」

沈勝衣道：「應該在。」

他上前兩步，將劍從于亮的屍體拔出來。

血迅速從劍尖滴盡，一滴不存。

殺人不沾血，這支劍本來就是一支好劍。

× × ×

六粒金鋼鑽全都在劍內。

金鋼鑽用紙包着才塞進去，也所以不會滾動發出聲响。

那些紙就是潘乘風當日在盒內的那疊銀票。

除了面頭一張，那疊銀票其餘的都是白紙。

紙包中除了六粒金鋼鑽之外，還有一隻玉蜻蜓。

那是潘乘風犯罪的標識。

燈火下，六粒金鋼鑽晶芒四射，那隻玉蜻蜓亦然，閃出淡薄的綠光。

沈勝衣手捏着那隻玉蜻蜓，心中無限的感慨。

潘乘風無疑就是一個聰明人，賈雙絕也是。

而且還有一雙很靈巧的手，却都是用在犯罪方面。

這的確令人感慨。

× × ×

長夜巳將盡。

風更冷。

沈勝衣終於將手中的那隻玉蜻蜓緩緩放下。

這件事到此亦巳結束。

明天說不定又有事發生。

但明天將會怎樣，有誰知道？（完）

李小龍的救命招

海雲

李小龍的拳法當中有所謂快拳，他雖然沒有指點門路，把快拳的實際情形說出來，可是，從他在銀幕上多次表演如何出擊之連消帶打的姿勢觀察，就知道他的快拳有一定的尺度，盡量爭取內綫，而且盡量壓住對方的橋手，然後出擊，如果做得到這一點，那種拳術就當然特別威猛的，在精武門這套影片裏面，可以看出李小龍一個打幾個，確是盡量利用連消帶打，這個方式出戰的，對方以空手道的姿勢撲攻，如果那一拳是向他上門出擊，他根本就沒有招架，閃身還擊，由於他的身形閃側了一點，對方攻來的一拳落空，而且由於閃了一閃的緣故，李小龍的右拳打出，等於長了兩寸，於是對方無法擊倒他，他却很輕易的打中對方的臉孔。

這是快拳的一招，另外一招正宗連消帶打，對方用右邊牛角捶姿勢，向他額角打擊，那一拳是微微彎曲的，他並不是閃擊，而是用左手握拳向上一穿，把對方的彎拳擋開，跟着一劈那一拳的前臂，打在對方頸上，等於掌刀，當然無法抵擋。

這一招是穿拳，亦卽王隱林年老的時候創造的鐵綫拳第一招，先穿後劈。

李小龍第三種快招是沉橋標指，那是正宗的詠春拳，對方如果用右拳出擊，並非向上中門打過來，而是從腰間襲擊，李小龍就把左拳壓住他的拳，然後向上出擊，正宗的打法，在生死關頭一壓對方的手臂，向上撲攻，剛剛施展二龍爭珠的一招，登時挖眼，故此稱做沉橋標指，暗示着先行把對方的橋手壓低，然後搶攻，李小龍沒有用標指搶眼，但却把它化爲拳頭，這種變化，精於武藝的觀衆，很容易看得出來。

上述那幾招是先行擋格然後進攻的，另外有幾招是搶攻，李小龍搶攻很喜歡用鞭捶，特別是左右開攻，那一招叫做「左右雙鞭」，蔡李佛拳十分重視這種拳法，事實上那一拳從橫打來，不易看得出，卽使看得出，也不易接招，被敵方包圍之際，使用左右鞭捶，非常合理。

李小龍在精武門那套片裏面一個打七八個，似乎演戲，事實上他確有本領，照樣打出，能够把對方逐個擊倒，日本人重金買了精武門的一套底片，送回東京，用慢鏡頭的姿勢放映，而且由指定的拳師照樣搬演出來，一攻一守，經過一番研究，認爲李小龍在銀幕上的戰鬥是可以在眞正搏鬥的場合中施展出來，並非互相遷就，使他打得特別出色。

日本的拳師十分崇拜李小龍，認爲他的喪生是武林中一種很大的損失，如果他能够多拍幾套片，可以在他的影片裏面看出他如何施展自己苦心發明出來的截拳，便對中國功夫有更進一步的表現，同時影响到日本空手道亦有改進之處。

不管怎樣，日本拳師這種研究的精神，値得學習。

李小龍一向就認爲拳術作戰，必須快打慢，正如拔槍，如果兩個拳師當中有一個拳師是拔槍較快的話，穩佔上風，另外一個雖然槍法較準，但因拔槍慢了一點，便會倒地身亡，如果兩人展開生死之間的搏鬥，出手較快的一邊，佔盡上風。李小龍的脚法極爲靈活，一踢就是三脚，故有李三脚之稱，他並非全部用脚戰鬥的，有一次他如此解釋：「對於喜歡用拳作戰的拳師，我一定用脚出擊，因爲脚比手快，而且脚的形狀比手臂大了幾倍，當然踢出去的力量也比較用拳頭打出去更加沉重，一拳很難打爆頭顱，練習過高脚踢的人，却可以辦得到，由此證明了用脚去對付喜歡用拳的拳師，穩佔上風，不過，話該說回來，如果對方擅長用脚，那就不必脚碰脚了，應該改變作風，用拳出擊，這種方法就是撲攻，在對方沒有機會起脚之前，貼近他的身體，以短拳出擊，不管打他的腰部或臉孔，都是有用的，最短的短拳幾乎可以貼身打出，那是冲天炮，卽是把右手由低處升到高處去，一拳打中對方的下頷，那是神經叢，受擊的人亦有可能就此暈倒，由於這一拳直衝到對方的胸部，幾乎身體貼着身體，然後發拳衝上去，普通的拳師固然難以抵擋，就算對拳脚很有經驗的人，未必能够應付得來，就因爲這種貼身的攻勢特別古怪，如果用這一類拳術對付喜歡用脚的拳師，那就同樣的佔上風。」李小龍的意思就是這樣，對付西洋拳應該用脚，對付泰國脚就要用拳，不過，要先行貼身然後發拳，要是給對方剛剛交手就搶攻，連環用脚踢來，沒有機會貼身出擊，便要躱閃了，因此之故，截拳道的身形十分靈活，隨時左跳右跳。

李小龍還有另一招是用軟掌封眼的，他曾經使用這一招擊敗過幾個拳術非常高深的拳師，事實上猝然撲攻，用軟掌打眼，就算打不中對方的眼睛，能够遮住他的視綫，使他摸不着自己如何撲攻，仍是佔上風的，一出手就封眼踢脚，跟着轉身再踢，那是李小龍眞正打鬥最喜歡使用的一招，不妨一知！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一／溫涼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一）

禍亂源黑道

長安城，血魂鏢局。

三更梆恰恰自長安城的長巷傳出時，氣勢輝煌的「血魂鏢局」的飛簷上，倏地閃出了一名夜行人。

這夜行人迅速地在屋頂上奔行，天黑地暗，無星無月，夜行人穿過「血魂鏢局」的樓閣層層，然後張望一下，一個觔斗，便躍了下去。

人方落地，這夜行人停也未停，便向長廊奔去，長廊七曲九迴，每個轉彎處，有一盞明暗不定的孔明燈，這夜行人很快地便轉出了長廊，奔馳得那麼快，又一點步履聲都不帶，其輕功之高，無疑已入化境。

這夜行人一轉出長廊，便折入「血魂鏢局」的總堂內。

整座廳堂漆黑一片，偌大的廳堂，竟連一盞燈也沒有。左右兩排兵器，如兩行大將般聳立在旁。

這夜行人微微一呆，而正在此際，兵刃之聲驟然而起，夜行人抬目一看，屋樑上竟躍下四個人來。

與其說這是四個人，不如說是四柄刀！四柄又薄又急又快又毒的雁翎刀，只見刀光一片，人已不見，由上向下，向夜行人劈頭砍來！

這夜行人一聲長嘯，身形一閃，已撲入內廳，那四名刀手凌厲之一擊，全皆落空！但夜行人腳尚未沾地，內廳中陡地又閃出四名刀手，化成一片又疾又狠的刀光

血腥起江湖

，滾地向夜行人的雙足切來。

夜行人大喝：「好一個地趟刀法！」聲音猶在大廳裏震，夜行人雙足連環踢出，「唰唰唰唰」四柄單刀都被他踢飛。夜行人腳方落地，那四名地趟刀一擊不中，便迅速滾回黑暗中，夜行人方欲發話，突聞漫天暗器之聲，向他襲來。

而正在這個時候，黑暗的廳堂裏有一個威壯的聲音響起：「住手！」燈火剎時間齊亮，竟把全廳照得通明，大廳的正中，那夜行人站着，雙手間已夾住十枚銀箭，三枚飛鏢，七顆鐵蒺藜。

大廳的正面，有一張大桌，桌前端坐了三個人，中間的一個身形魁梧的老人，雙目烱烱有神，太陽穴高高凸起，顯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左旁的一人，一臉虬髯，牛高馬大，雙拳大若人頭，一看便知是力大無窮的勇士，右旁一人，面白無鬚，手執儒士扇，但指骨長而有力，顯然也是一流高手。大廳兩側，也湧出四五十個人來。而正中的那位老人大笑而起，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大名鼎鼎的『中原神鷹』尚老兄大駕光臨，有失遠迎，眞是失敬失敬。」

那名夜行人至此才放鬆戒備，也笑道：「好哇，這就是你們的待客之道哇！」

那老人自座椅起立，行至夜行人的面前，親暱地一面拍着對方的肩膀一面笑：「尚老兄，實在是抱歉至極，你也是知道的，對方留柬今晚四更要來偷竊咱們的『

血河圖』，咱們不能不多加小心啊。」

那名面白無鬚的文士也推座而起，陪笑道：「尚英雄請原諒這個，其實敝局的『七絕郎』，『天地刀手』及暗器陣，又怎能難得着尚英雄你呢！哈哈哈。」

「中原神鷹」尚步雲雖是在江湖上闖了三十多年的老狐狸，出名的獨腳大盜，但被這一番左一句英雄右一句英雄的話也說得有些飄飄然，笑道：「哪裏哪裏，『血魂鏢局』防衞如此森嚴，其實我來了也幫不上什麼忙，洛兄和沈先生過獎了。」

那名老人便是「血魂鏢局」局主「血魂神掌」洛天池，那文士是副局主「袖裏日月」沈七山，那個彪形大漢便是「血魂鏢局」的總教練「丈二金剛」馬仇夫。洛天池而今哈哈笑道：「既然如此，尚老兄不必介懷，來來來，請上座。」

突地從外面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怎麼了，洛天池，厚此薄彼麼？」人隨聲到，一個又高又瘦又乾的老頭，已到了跟前。

洛天池一呆，便立即明白過來，大笑道：「呵呵呵，原來是『枯屍』歐老兄，好輕功呀，你來了我們還不曉得呢！」

「枯屍」歐立仁道：「我是跟着老尚來的，他替我擋去這些小機關，我還沒道謝呢！」

這句話似讚似彈，尚步雲聽得滿不是滋味，正待發作，「袖裏日月」沈七山眼睛一轉，隨即陪笑道：「兩位英雄請上坐。來人啊，上茶侍候。」

洛天池正色道：「尚兄，歐兄，此番『血河圖』能不能保有，眞的要看兩位的了，我知道憑咱局的『七絕郎』『天地刀手』等，莫說『我是誰』來了，就連『七重山』郭傲白來了，也休想擋得他住。」

尚步雲皺眉道：「你是說『大俠我是誰』也要動咱『血河圖』的腦筋？」

洛天池凝重地道：「是的，要不然，我也萬萬不敢請示會帮主，派你們二位來相助了。需知『血河圖』爲我等所得，不惜把委託我們保鏢的『中原世家』殺得一乾二淨，而『血魂鏢局』也丟了三四十名好手，但『血河圖』若在我們手裏，就可以找到那些稀世奇珍，獻給會帮主，『長笑帮』更是如虎添翼了。」

歐立仁也臉色凝重起來：「來一個郭傲白，已够麻煩了，他的七重天劍法，據說天下無人能接，現在再來一個大俠我是誰，眞够頭痛——我是誰等俠名揚天下，爲何也要得到『血河圖』？」

「袖裏日月」沈七山道：「天知道呢！這些所謂『大俠』，得到了『血河圖』，無非拿去什麼『濟貧扶弱』，但天下貧者如許之多，不如給我們『長笑帮』，便足可號令天下了！」

「血魂神掌」洛天池道：「我怕的是我是誰他們早已得知我們『血魂鏢局』是和『長笑帮』一道上的，所以有意來搗蛋的。其實他們交給我們保的鏢，無疑是送羊入虎口，我怕的是這樣的事，也讓江湖道上的人知道了——」

「中原神鷹」尚步雲道：「我也不相信我是誰有什麼三頭六臂，憑我們之力，也要他豎着來橫着出——看他怎樣劫富，怎樣濟貧！」

「枯屍」歐立仁愼重地道：「洛老弟，你剛才說他們早已知道你是『長笑帮』這一股的，難道還有什麼人想奪得『血河圖』嗎？」正在說着時，長街已响過四更鼓。

「四更了，孩兒們多留神！」洛天池嚷了一聲，隨後臉色更加嚴重的道：「是的，還有一個人也要今晚來……」

尚步雲冷笑道：「又是誰來送死？」

洛天池道：「江南才子溫振眉！」

尚步雲，歐立仁同時「嗄」了一聲，情不自禁的後退兩步：「溫振眉！」

同時間，廳外飛進入四個人，四名刀手，刀折斷，四個人的左耳，都有一個劍孔，血汩汩滲出——顯然對手若要取這四個人性命，易如反掌！

歐立仁冷笑道：「送死的來了！」

洛天池揚聲道：「請報姓名！」

廳外閃出一人，青衣長劍，玉樹臨風，一字一句地道：「鷹愁岩七重山郭傲白，洛天池，你殺人奪寶，『血河圖』快快交出，斷雙臂，可饒一命！」

洛天池雖是老江湖，但被這少年人劍鋒一般的光芒一瞪，不禁後退兩步，摸了摸懷中的「血河圖」！

只聞一聲大喝：「休得狂妄！」那彪形大漢「丈二金剛」馬仇夫已如大鷹般撲了出去，人未落地，三十二斤重的金剛杵，向郭傲白迎頭砸下！

「枯屍」歐立仁一聲怒叱：「退下。」但已來不及了，馬仇夫如一座大山般到了郭傲白頂上，郭傲白雙肩一動，驀地漾起一陣水樣的劍光，「丈二金剛」馬仇夫一聲怪叫，「砰」地跌落地上，雙掌掌心，被劍洞穿而過！

再看郭傲白時，仍然神態悠閒，手上連一柄劍也沒有。

「枯屍」歐立仁大喝一聲，苦修四十年的「殭屍爪」，化成一片爪影，隨影附身，纏上郭傲白！

尚步雲側面對洛天池道：「這小子武功不弱，我上去助他一臂，毀了這小子再說。」洛天池氣急敗壞，自己局裏的總教練，還敵不住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年一招，更覺慚愧，又覺心寒。尚步雲一個箭步，連起「鷹爪功」，加入戰團。

要知道「枯屍」歐立仁及「中原神鷹」尚步雲乃是「長笑帮」五大旗主之黑旗及白旗旗主，武功極高，兩人合力應敵，只怕是一流的武林高手也敵不住百招，但這二人碰上郭傲白，根本就無法進擊，郭傲白雙肩一動，劍光湧出，二人連接也接不住，紛紛避走，但郭傲白一時也取之不下，三人在大廳中鬥了起來。

而突然問廳外有人大笑起來：「好！我來也！」

洛天池心中一震，大叫道：「快堵住大門。」

三四十名鏢師一擁而上，衝向大門，但一黑衣人卻闖了進來，當者披靡，三四十名鏢師，不到一個照面，便頭破血流，倒在地上，只聽那人衝近郭傲白說：「來，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尚步雲大怒衝前，「鷹爪」上下翻飛，驀地只見那人一雙明亮的眼睛，一顆拳頭，卻自他風雨不透的雙手中伸了進來，

「蓬」地一响，尚步雲仰天倒下，三個時辰內再也爬不起來！

郭傲白一見有人來相助，怒道：「不必！」但見那黑衣人已一拳把尚步雲打倒，便「嗆」地一劍，襲向黑衣人的左腿，哪黑夜人百忙中一挪身避過，邊怪叫道：「好哇，我助你還對我這樣，要不是看你是條好漢子，我連你也打了！」一面說着一面隨隨便便地揮出一拳，歐立仁拚命想避，無奈却閃避不開，「砰」地一聲，飛出丈外，仰天倒下！

郭傲白更是怒不可當，「唰唰唰唰」一連數劍，但黑衣人已衝近廳內，洛天池見此人來勢如此洶洶，勢如破竹，大驚道：「大俠我是誰？」

耳邊只聽一句「正是」，眼前一黑，雙手被封住，懷中的「血河圖」，忽然標出，腦門「轟」了一聲，便仆倒在地上去了。

郭傲白大叱一聲，道：「我是誰！勿走！」

我是誰一個掃堂腿，把在一旁驚得呆仵了的沈七山掃向郭傲白跌撞出去，邊道：「今晚我不得空跟你聊，我還要把『血河圖』還給『中原世家』呢！」

郭傲白大怒撲前，無奈沈七山被掃得向他衝來，手中一柄儒士扇，正在百忙中欲點他的「曲池穴」，郭傲白一反手，劍鋒一出一收，扇斷爲二，沈七山的膝上也多了兩個劍孔，跌落地上，郭傲白方欲再追，那裏還有我是誰的踪影？

我是誰躍上屋瓦，在飛簷上疾奔了一會，曉風初起，吹人一身涼意，已是破曉時分。月亮衝破雲層，却已西沉，碧碧澄澄的如一道水光，洒在屋瓦上。我是誰淡淡一笑，取出懷中的「血河圖」，迎着月光一展，一看之下，大驚：「血河圖」只是一卷白紙，白紙上龍飛鳳舞，寫着十六個字：

「河圖河圖
巳歸世家
諸君徒勞
振眉告罪」

下面署名叫「江南白衣溫振眉」七字。我是誰猛地闔攏字卷，仰天呼出一口氣，黑衣迎晨風飄揚在屋頂上。一輪圓月，淡淡而恬靜地鋪在他身上。

× × ×

天下三大世家之一：試劍山莊。

試劍山莊是武林中的一個世外桃源。

試劍山莊佔地百里，有七十九座高樓，一百零七座堂閣，長亭四十座，瑤池十二處，莊內一片和睦昇平，無數武林高人，每年忍不住要到試劍山莊小住幾天，以解一年來風沙倦踣。幸好試劍山莊之主人，又好客非常。試劍山莊莊主，司徒十二，年七十，三歲喪父，四歲喪母，七歲時，他十一位哥哥，被仇人殺盡，只剩下他一個人，三十歲創「試劍莊」，「血河四式」敗盡天下高手，名爲天下第一劍，但却以德報怨，放過了殺兄仇人，但也心灰意冷，歸隱試劍莊，力主武林正義，謀取江湖和平。

在「試劍山莊」三十年來，有「武林大會」中以劍奪得「天下第一劍」鳳單飛者，赴試劍山莊，約鬥司徒十二，但被司徒十二一劍創臂，拜服而去。

後來鳳單飛之師，三十年前以雙劍冠絕天下的「劍道人」不服，下山約鬥司徒十二，作友誼比試，但只接下司徒十二一劍，第二劍斷了他雙劍，大服而去。

這之後，司徒十二就極少出手，直至二十年前江湖上出了個喪心病狂的「劍魔」聶青鋒，練得一身劍技，專找天下劍手而誅，以圖得「武林第一劍」之名，但天下劍士却無法勝他，司徒十二毅然出莊，約鬥聶青鋒，聶青鋒只接下司徒十二兩劍，到了第三劍，「劍魔」劍毀手斷，落荒而逃。

所以近十年來，就絕沒有人敢與司徒十二比劍了，武林中都一直認爲，司徒十二不但德高望重，而且劍法之高，冠絕天下。司徒十二一直不接受這稱譽，但對自己的劍法，却有十分自信的。

司徒十二一生愛劍如命，他一生仗以成名的寶劍，便是一柄一尺三寸長的「血河神劍」。

可是最令人震愕的是：如今「血河神劍」竟失踪了！

「血河神劍」居然在天下三大世家：「長笑帮」，「試劍山莊」，「風雲鏢局」中的「試劍山莊」內失踪了！

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

× × ×

大廳內一共有七個人。

最老的一位是一個臉容清癯，但雙目烱烱有神的青衫老人，正站着身子，悠閒而從容的像敍述一件無關重要的小事。可是他身旁的三個人却十分激動，因爲現在談着的不單不是小事，而是震駭江湖的大事：司徒十二的劍不見了。這位說着話的老者，正是「試劍莊主」司徒十二。

他身旁有一個三四十歲上下的中年漢子，身體結實，但相貌平凡，嘴角仍掛了個淡淡的笑容，這個不是誰，正是天下第一大莊主試劍山莊二莊主一刀斷魂何不樂。這個人行事正直，出道以來從未敗過。

在司徒十二的另一旁有又黑又乾又瘦的中年人，穿着一身黑衣服，一雙手彷彿是鐵打的，放在桌上，一身衣服，蓬然鼓起，彷彿連衣服也是鐵打的，這人是試劍山莊三莊主，百步神拳陰陽黑。這人在十七歲的時候，便以單拳匹馬，掃蕩十二連環山十六個綠林大盜的山寨，三十歲以後，便未敗過。

何不樂身側的是試劍山莊的四莊主，鐵弓銀彈路英風，年近五十，但仍英姿灼灼。陰陽黑身旁的是一位青衫老人，慈祥中帶有威嚴，正是試劍山莊中的管家：馬二先生。

在司徒十二的正對面，却坐着一位年輕人，一身長袖白衣，神態悠揚，眼神裏充滿專注，對這世界的熱愛和關切。這年輕人淡淡的笑着，無限洒脫自然，但一點也不給人有輕率無禮的感覺。只有這白衣年輕人和一刀斷魂何不樂，態度仍十分和祥自然。其餘的人，聽司徒十二淡定說來，却十分憤怒緊張。

「就這樣這把血河神劍不見了，老夫寢室中的，除諸位幾人外，就是武功極高的人進來偷盜了。」司徒十二一邊笑一邊說道。

「簡直不可能的！莊主！」陰陽黑一拍桌面，怒道：「天下無人能在咱試劍山莊來去自如！」

「普通人自然不能在試劍山莊來去自如，但畢竟還是有人的，」何不樂道。

「那是誰？」陰陽黑額上青筋暴漲。

「比方說，」司徒十二笑道：「這位名震江湖的溫公子便是。」

「不敢。試劍山莊是何許地方，我溫某人來了也是寸步難移，莊主太高看我了。」那白衣青年欠身笑道。

「公子過謙，實際上，公子確有此能，老夫深知，」司徒十二道：「除溫公子外，我是誰大俠，也是武功冠絕的英雄年少，試劍山莊縱再森嚴，相信也難二位不住。」

「這麼說，」陰陽黑道：「這件事是我是誰幹的了？」

司徒十二皺起銀白的眉，沉吟道：「大俠我是誰俠名極盛，似不致幹這種事，但他是『長笑帮』帮主曾白水之侄，我是誰雖也痛恨『長笑帮』所作所爲，但對曾白水，却十分忌畏，我怕是他受曾白水之利用，前來盜劍；要知道，『血河神劍』上刻有『血河四式』的練法，若給曾白水練成，則爲禍於天下，加上他的『長笑七擊』，可謂天下無敵了！」

溫振眉猛一揚眉，道：「『血河神劍』上有四式練法，若給曾白水獲得，豈不天機盡失？」

司徒十二道：「這也不盡然。『血河四式』縱給曾白水得知，但初練時若無『血河神劍』，也絕對練不成招的；所以若能在三月之內奪回『血河神劍』，曾白水此趟奪劍，將無所成。」

何不樂道：「溫公子，『長笑帮』乃天下第一大帮，欲霸中原巳久，『風雲鏢局』雖是天下第一大局，但遠在開封，於是咱『試劍山莊』便成了他掌號江湖大願裏的大敵。曾白水若得『血河神劍』，練成『血河四式』，只怕曾白水眞能號令武林了！」

司徒十二道：「溫公子，這次除了敝莊幾位當家的參與此事外，其他的人，除了你和鷹愁岩郭威郭二弟外，我不想張揚；因『長笑帮』人多勢衆，與之抗命，只怕是自找死路而已。」

一直沉默着的「銀弓鐵彈」路英風忽然道：「莊主，適才我接到馬二先生的告知，鷹愁岩郭堡主因有忽變，所以無法前來，他遣其兒郭傲白，日內趕至！」

司徒十二道：「很好。」

「爲江湖盡力，我溫振眉自應盡力；」溫振眉道：「不知莊主此番召我，有何任務要我前赴？」

司徒十二道：「溫公子，你的俠骨仁心，老夫心儀巳久，此番亦不想矯情客套．溫公子，你闖蕩江湖，必時與我是誰會面，若見面時，煩公子代老夫向我是誰大俠請問失劍之事，是否他所爲，這便行了，以大俠我是誰而言，如係他所爲，斷斷不會否認的。實不相瞞，我是誰來去飄忽．老夫近曾四出偵騎，亦無法見之，故勞駕溫公子一次；據說上回奪回『血河圖』一役中，溫公子與我是誰大俠雙雙出手，但被溫公子捷足先登，不知是否？」

溫振眉笑道：「上次一會，不過巧合，若我預知我是誰會出手，我也不便作梗了。其實我和我是誰，心慕巳久，但尚未會面呢！不過莊主所託，我必盡力爲之，請老莊主放心。」

陰陽黑道：「那末我們對『長笑帮』．難道就任他爲所欲爲麼？」

司徒十二正色道：「這當然不是。問題是，這件事我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長笑帮』幹的，我們不能輕舉妄動，寃枉了人。老夫將約曾帮主一談。」坐在一旁的馬二先生立刻站了起來，他坐着旁人不覺得他怎麼樣，但一待他站了起來，立即發現他比一般的人至少都高上三尺，司徒十二又道：「勞煩你明日拿這請柬到『長笑帮』去跑一趟，可請『銀氏三雄』去走走，你在暗中照應照應便是了。」

馬二先生畢恭畢敬的應了一聲，向溫振眉一拱手道：「先告辭了，溫公子。」

溫振眉慌忙站起來，拱手道：「不敢，馬二先生的『三尺離地，七尺殺人』神功，果是蓋世奇功！」

原來馬二先生一身武功，尤爲厲害的是一招「三尺離地，七尺殺人」的奇功，這一招武功雖然高絕，但馬二先生走路，却不能不永遠離地三尺。馬二先生一待溫振眉說完後，即刻離席，如行雲流水一般，竟凌空離地三尺，滑出了大廳，倏地雙足一沉，脚尖往地面一沾，人即如迅箭一般，一縱而逝！

溫振眉歎道：「好輕功！」

司徒十二笑道：「溫公子眞人不露相罷了。來來來，溫公子若不嫌敝莊簡陋，今晚就在此住宿一夜如何，老夫久欲與公子剪燭夜談，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溫振眉笑道：「在下正有此意。」

× × ×

一老一少，二人緩步走過竹林。翠綠的竹，在試劍山莊的輕霧裏招曳着，如一幅翠墨相間的山水畫。司徒十二一身青衫，溫振眉一身白衣，緩緩走過，溫振眉忽然歎道：「試劍山莊確是天下第一莊，在如斯幽雅的風景之中，雖不見任何守衞，但單憑此竹林，天下能走得出的，又有多少人呢！」

司徒十二笑道：「溫公子過獎了。這莊上的一切佈置，都是何先生苦心設計的，只有他才能設計這麼一個既不傷人但又不影响自然的陣勢來。」

溫振眉低聲笑道：「莊主，東面那叢林裏是不是你莊主的人？」

司徒十二淡淡道：「這人是在偷聽我們的談話，這絕不是莊上的人。」

兩人談着談着，忽然同時一個閃身，分左右兜抄，衝入竹林，但見人影一閃，溫振眉與司徒十二同時止步，竹林後面，巳人影杳然。

溫振眉淡淡一笑道：「這人的輕功好快！」

司徒十二皺起濃眉，道：「最奇怪的是這人像很熟悉這竹林的陣勢！」

溫振眉淡淡笑道：「不過下次我若仍能看到此人，我一定能認出他來。」司徒十二好奇的望向他，溫振眉指着地上，笑道：「憑這足印，我有信心。」

司徒十二低頭望去，只見大霧的竹林裏，地上十分潮濕，在竹筍叢生的泥地上，正有一雙足印，深入於黏鬆的泥地上，水氣不斷的冒上來，足印漸漸淡去。

× × ×

溫振眉再回到試劍山莊清雲閣時，已過子夜了，與司徒十二一夕暢談後，甚是歡悅，也有了幾分醉意，司徒十二送溫振眉入寢後，便獨自回去了。

溫振眉目送這名動江湖，叱咤風雲一時的老人回去後，凝望着窗外夜寒霧重的竹林，心中思緒萬千，也整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和衣就寢。

一待他睡下後，鼻息由不均勻漸漸均勻了，甚至開始有了些微的鼻鼾聲了，窗外的那團黑影，忽然移動了起來，輕輕的，撐開了窗槅，靜靜地，躍了進來，不帶一絲聲息，就算你睜着眼看到他進來，也絕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麼輕的身子。

這黑衣人縱身進來後，走前兩步，望着睡夢中的溫振眉。

而在此際，溫振眉突然醒了。

溫振眉忽然醒了。這連他自己也無法解釋，這像是一種野獸的本能，每當危難逼近時，不用觸摸也能感覺得出來。這種本能不知已救過溫振眉多少次了。於是溫振眉甦醒過來。

溫振眉突然轉醒，那黑衣人也萬萬意想不到，不禁一呆。於是溫振眉望見黑衣人熱誠而明亮的眼睛；那黑衣人也望見了溫振眉那赤誠而鎮定的眼神。

可是黑衣人迅速的擊出一拳，在半夜裏闖進別人的屋內又被人所發現，黑衣人幾乎是下意識的情形下出手的。

溫振眉同時也拍出一掌，在午夜裏發現一個人闖入自己的屋裏，溫振眉也幾乎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出招的。

溫振眉和黑衣人的拳掌不帶一絲風聲，但黑衣人的拳迅快無倫，溫振眉的掌看似輕飄飄，却恰好迎上黑衣人的拳！

「拍」！輕輕一响。

溫振眉只覺對方拳勢銳厲無比，不禁一震，脫口道：「大俠我是誰！」

黑衣人接下一掌後，只覺對方餘力無盡無休，心中一驚，脫口道：「白衣溫振眉！」身子借着掌風迅速翻出窗外。

溫振眉一呆，方欲追趕，忽然大門「砰」的一聲被震開，銀色的月光，漏洒進室，司徒十二臉白鬚白髮，倏然出現，迅道：「溫公子，什麼事？」

司徒十二竟在這二人短短一招間，輕輕的一响後，竟然驚覺，趕至「清雲閣」，其耳力之佳，警覺力之强，輕功之高，已到了匪夷所思的階段。

溫振眉嘆了一口氣，道：「沒什麼的，我猜是我是誰來過了。」

窗外月白風高，竹影搖動，但半個人影也沒有，只有濃濃的，一團一團的霧。

× × ×

長白山。氣象雄偉長白嶺上。

天下第一大帮：「長笑帮」，就是建帮在長白山上。

這天長白山上，忽然掠入四匹健馬，風馳電掣，上了長白山頂。

到了「長笑帮」前，馬驟然而止，第一匹馬上，是一名青衫老者，樣子和祥中帶有威武，其他三匹駿馬，騎着三名銀衣少年，正是「試劍山莊」之總管馬二先生及總教練「刀劍雙絕」銀絕崖的三個兒子；銀飛雄、銀清雄、銀貞雄——「銀氏三雄」——「試劍山莊」的勇士之一。

馬已停下，馬二先生道：「你們三人，拿這張請柬給『長笑帮』的人，記住，不可惹事。」

「銀氏三雄」齊聲應道：「是。」一躍下馬，向「長笑帮」行去。掌哨的立即攔住他們，道明來意之後，進入了「長笑帮」的外廳內。

「銀氏三雄」呆站在廳堂內，也沒人理會，半晌才有一個人懶洋洋的走了進來，淡淡地道：「你們來有什麼事，快說！」邊懶洋洋的坐了下來。

「銀氏三雄」中的老大銀飛雄忙躬身道：「我們是『試劍山莊』派來的信使，要拜見貴帮主！」

那人霍然而起，大笑道：「哈哈哈，我以爲是什麼人派你們三個窩囊廢物來，原來是司徒老兒，憑你們也想見我們帮主，行，先接本青旗香主孫玉堂三招罷，若接得住，可見咱們帮主！哈哈哈……」

原來天下第一大帮：「長笑帮」除帮主曾白水及其女兒曾丹鳳外，還有副帮主「鐵拳」屈雷、總堂主「閃電劍」方中平；方中平之下，共分五堂：紅黃藍白黑五堂堂主，五堂之下，尙有五色旗主，「中原神鷹」尙步雲及「枯屍」歐立仁就是這一組的黑白旗主；旗主之下，又有五色香主，香主之下，便是「長笑帮」的衆徒。所以「長笑帮」自香主起，武功都是在武林中難逢敵手的，五大旗主則更進一步，而旗主的武功與五大堂主的武功，也有一大段差距。五大堂主與總堂主之武功，相差也是極遠；總堂主與副帮主的武功，也不可比擬，所以，自「長笑帮」帮主以下，高手十八人，武功高絕，武林中縱九大門派七大帮教聯合起來，也未必經得起「長笑帮」之一擊。

而這名叫孫玉堂的，正是「長笑帮」麾下五大香主之青旗香主「鳳凰鈎」孫玉堂。他那番話一出口，「銀氏三雄」都十分難堪。「銀氏三雄」中的老大銀飛雄，畢竟是比較幹練，陪笑道：「在下不敢。孫先生「鳳凰雙鈎」，上鈎日月下鈎頭，那個人與孫先生交手的不敬仰十分！在下等乃奉命傳信而來的，若貴帮主不便接見，只要孫先生答應，在「將書信交予孫先生代轉亦行！」

孫玉堂被這一番話說得哈哈大笑，又是自得又是狂妄，漫聲道：「信拿來！」

銀飛雄忙道：「孫先生答應了麼？」

孫玉堂不耐煩地叱道：「囉嗦些什麼！快快拿來！」銀飛雄無奈，只好雙手呈上，孫玉堂一手接過，大笑聲中，看也不看，就把信柬撕個粉碎！

銀飛雄急道：「你……」銀貞雄年紀最少，脾氣最躁，正待衝前，銀飛雄一手攔着，厲聲向孫玉堂道：「孫先生何以出乎爾反乎爾？叫在下何以向敝莊莊主交代？孫先生又何以對貴帮主作覆？」

孫玉堂仰天大笑，笑聲震得「銀氏三雄」耳鼓作痛：「試劍山莊是什麼東西！帮主有令，凡試劍山莊或風雲鏢局來函，可以不看！」

銀貞雄，銀清雄聽得咬牙切齒，正待撲出，銀飛雄看了看地上撕碎的紙張，知道已無法補救，一手攔着兩個弟弟，低聲道：「算了，不要惹事，我們回去向莊主請罪便是了。」轉身向孫玉堂朗聲道：「多謝孫先生所賜，在下等告辭了。」說罷「銀氏三雄」轉身悻然走去，忽聽孫玉堂一聲吆喝：「站住！」

「銀氏三雄」齊齊返身，銀飛雄抱拳道：「孫先生又有何指教？」

孫玉堂爆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大笑，笑罷才道：「咱們帮主有令，凡試劍山莊或風雲鏢局來使，必需自斷一臂，方可離去，你們要我們來動手，還是自便？」

「銀氏三雄」氣得臉色陣紅陣白，銀貞雄忍不住大喝道：「孫玉堂，你以爲咱兄弟怕你不成？」銀清雄怒道：「你有種的下來拿你爺爺的手吧！」銀飛雄却一拍他兩個弟弟的肩膀，疾道：「不妙了，咱們先衝出去，會合馬二先生！」銀清雄、銀貞雄一頷首，三人齊往「長笑帮」大門衝去！

只聽孫玉堂一聲暴喝：「左右們，給我拿下。」

但「銀氏三雄」已衝近大門門檻，眼看可以衝出去了，沒料到高高的屋樓上忽然掉下三個人來。

這三個人分別向銀飛雄、銀清雄、銀貞雄撲下來的，亮晃晃的一片刀光，往三人頭上罩下來。

銀清雄猛一抬頭，大喝道：「小心！」猛拔刀，與那「長笑帮」的刀手鬥在一起，銀貞雄一個滾地，避過頂上的一刀，拔出長劍，只有銀飛雄猛一個「朝天腿」，不偏不倚，在刀對砍到頭頂時，已一腳把那刀手踢飛出去，人已隨着衝出大門。

銀飛雄一衝出大門，回頭一望，只見銀清雄已和三個「長笑帮」徒鬥了起來，銀貞雄也單劍敵住三柄單刀，一管梅花槍，銀飛雄手足情深，大喝一聲，左手拔刀，右手拔劍，衝了進門，一剎那便與四個「長笑帮」徒打了起來。

要知道「銀氏三雄」乃「試劍山莊」六當家「刀劍雙絕」銀絕崖之子，刀劍功夫之高，已臻化境，沒幾個回合，「銀氏三雄」已傷了五個「長笑帮」徒，但「長笑帮」徒，却越來越多，困住了「銀氏三雄」。

銀清雄一輪「絕刀」，逼退了三名敵人，突見銀貞雄單劍敵五人，而一名「長笑帮」徒，手持峨嵋分水刺，已悄悄到了屋樑上，向下撲向銀貞雄，銀清雄生怕三弟會着了道兒，登時一提眞氣，飛撲而出，橫身截住那帮徒，在那人峨嵋分水刺未刺出前，一刀削去了他的頭。

銀清雄身形落地，那帮徒的血也洒在地上，廳裏幾個人都停了手，銀飛雄心中暗道：「這次要糟了！」只聽「鳳凰鈎」孫玉堂蓦地一聲怪吼：「你們休想活出『長笑帮』。」

說着話時，人仍坐在太師椅上，話一說完，人已如大鵬一般撲到大門，銀飛雄返身欲衝出大門，孫玉堂已冷冷的攔在大門口。

銀清雄不管他三七廿一，大喝一聲，向孫玉堂一連劈出三刀，又快又急，眼看劈中孫玉堂時，孫玉堂冷哼一聲，雙手一揚，竟多出兩柄鳳凰鈎，「啶察」一聲，已扣住銀清雄的單刀。

銀清雄心中一震，用力一扯，竟未扯脫，孫玉堂猛喝一聲，鈎一回一帶，銀清雄把椿不住，直被扯得向前跌去。

銀貞雄一見兄弟失手，大吃一驚，急上前，但兩名「長笑帮」徒，一柄斧頭，一根白眉棍，却纏住他不放。

銀飛雄亦飛撲上前，兩柄單刀都上下飛舞，圍了過來。

銀飛救弟心切，猛地不退反進，標衝向前，一個肘捶，闖飛了一個人，左手長劍飛擲而出，把另一名長笑帮徒，貫胸而過。

這下子禍鬧得更大了。

銀飛雄一撲近，一連兩刀，一刀劈頭，一刀削足，攻向孫玉堂，孫玉堂大喝一聲，顧不得殺銀清雄，「鳳凰鈎」一撤，格住銀飛雄的單刀。

銀清雄向前跌出幾步後，立轉過身來，單刀一沉，劈向孫玉堂的腰部。

孫玉堂吼道：「好，我就不相信你們幾個小娃子能奈我何！」「啶察」一聲，銀飛雄的單刀，竟被他「鳳凰鈎」硬生生夾斷，「啶察」一聲，右手鈎架住銀清雄的單刀，左手鈎却正正插入銀飛雄的左肩裏。

混戰中的銀貞雄一見兄長受傷，目眥盡裂。大喝一聲，舞出一片劍花，一連幾招狠毒的，逼退了兩名敵手，衝向孫玉堂，一劍平刺向孫玉堂的咽喉。

孫玉堂不慌不忙，左手一帶，鮮血涔涔的銀飛雄被帶得直往前衝出，變成是往銀貞雄的劍尖撞來。

銀貞雄在百忙中硬硬收劍，但已來不及穩住銀飛雄，兩人被一股大力撞倒在地上。

而那邊的銀清雄，被孫玉堂一連三招，已避得險象環生，孫玉堂的左鈎迴擊一招，震去銀清雄的單刀，再一鈎，把銀清雄逼入死角，孫玉堂陰笑一聲，雙鈎一交，扣向銀清雄的咽喉。

這一招銀清雄避無可避，退無可退，只有閉目待死。

孫玉堂這招又快又急，銀飛雄、銀貞雄仍未爬起身來，自然無法救助，眼看要得手時，忽然一雙枯瘦而鎮定的手，比閃電更快的伸了過來，五指箕張，一手把雙鈎硬生生抓住。

孫玉堂簡直無法相信有人能一出手就把他仗以成名的「凰雙鈎」抓住，他抬目一看，只見一個臉容清癯又帶威嚴的青衫老人，雙腳竟平平踏在空中，離地三尺，眼睛瞪着他。

孫玉堂驚道：「三尺離地，七尺殺人，馬二先生。」

那老者淡淡地道：「正是，孫香主成名數十年，如今却對三個出道不久的雛兒下辣手，未免太過份一點了吧。」

孫玉堂冷笑道：「我不管你是甚麼人，凡闖入『長笑帮』的，皆可殺。」

馬二先生道：「是麼？我入『長笑帮』，事先有通報，『銀氏三雄』，也是先通報後被請入內，怎能說是闖入『長笑帮

』呢？」

孫玉堂臉色陣紅陣白，怒笑道：「我不管你是請入還是闖入，總之凡試劍山莊的人，長笑帮皆可誅之！」

馬二先生道：「孫香主欲加罪我們，以莫須有便可，何需多言？」

孫玉堂大怒道：「馬二，你休在長笑帮裏撒野，看招！」「看招」二字一出，孫玉堂却無動作，但馬二先生身後的兩名刀手，一名白眉棍手，却忽然掩近，齊齊出手。

而正在那時，馬二先生像背後長了眼睛一般，疾喝道：「快走。」身形一沉，脚尖猛一沾地，竟凌空翻起，倒躍過背後偷襲者三人的頭，撲近「銀氏三雄」。

孫玉堂怪叫道：「守住大門！」人隨即掠起，雙鈎如閃電，扣向馬二先生的咽喉。

馬二先生一撲近「銀氏三雄」，「銀氏三雄」尚在驚愕中，馬二先生雙掌一推，一股無比的內力，把「銀氏三雄」推向大門，馬二先生一轉身，只見銀光閃閃，孫玉堂的雙鈎，已鈎到他的喉部。

馬二先生忽然一沉身，全身蹲在地上，孫玉堂只見眼前青衫一沉，他的雙鈎已落了空，他忽記起馬二先生的「三尺離地，七尺殺人」奇功，心中一寒猛向後退！

馬二先生雙足一落地，便急彈了起來，如流星趕月一般，十指骿伸，插向孫玉堂。

孫玉堂不避而反攻，雙鈎倒掛，反扣馬二先生雙手。

馬二先生不撤招，指易爲爪，硬生生把雙鈎抓住！

孫玉堂一扯不脫，情急起脚，踢向馬二先生腹部。

馬二先生同時一抬足，格去孫玉堂一擊，身形忽然向下一沉，脚一沾地，全身彈起，雙腿連環踢出。

孫玉堂一見馬二先生沉身，心知不妙，急忙撤手，連雙鈎也不要，才險險避過一輪腿攻，但已險象環生了。

馬二先生與孫玉堂的幾招之間，快若電光火石，他一逼退孫玉堂，回身一看，看見「銀氏三雄」正和十多名穿青衣的「長笑帮」徒交着手，不及追擊孫玉堂，全身一沉，如疾箭一般射向大門。

他人才射入戰團，便有三名長笑帮徒，飛跌出來，馬二先生疾道：「你們快走，這裏我來斷後。」

「銀氏三雄」一見馬二先生加入戰團，大發雄風，又傷了兩名敵手，眼看可以衝出大門了，忽聽廳內一人大喝：「甚麼人敢來撒野！」跳出十六七名白衣長笑帮徒，又把「銀氏三雄」圍着。

馬二先生雙掌一震，劈出一記掌風，震開三名帮徒，忽覺頂上金風破空而至，百忙中雙掌一翻，向上推出。

「砰！」

一條白衣人影，被震出三尺，飄然落了下來。

馬二先生冷冷地道：「長笑帮白旗香主，『九環刀客』趙崑？」

那白衣人動容道：「來者是試劍山莊總管，馬二先生？」

只聽孫玉堂叫道：「老趙，擒下這老兒，他們私闖入關。」

「九環刀客」趙崑嘩啦啦地一舞九環大刀，環環相擊，金風撲面，厲聲道：「馬二，我們沈旗主久欲殺你，而今你送上門來，則是妙哉！」

原來「三尺離地，七尺殺人」馬二先生，三十年前與陸大天王，言三師爺，沈四神君合爲「四大神龍」，行俠江湖，甚至專給「長笑帮」作對，維護江湖正義，但是後來長笑帮會白水却以利收買了言三師爺及沈四神君，毒殺了陸大天王，而被馬二先生發現，怒鬥言三師爺，終於手劈言三，但沈四趕至，馬二受傷之餘，不敵沈四，被擊下華山，重傷待斃，幸爲試劍山莊司徒十二所救，從此之後，馬二先生即在試劍山莊，雖爲服務，也爲報恩，馬二之所以一直不追殺沈四，是因爲不想惹起試劍山莊與長笑帮的正面衝突，但沈四神君却無時無刻不想把馬二先生斃之於刀下。沈四神君正是長笑帮五大旗主之紅旗旗主，旗主的武功及職權，都比香主大多了。

馬二先生聽後冷冷地道：「馬二人頭在此，你有本領，儘管來取。」

「九環刀客」趙崑獰笑道：「納命來！」刀光環聲，一連九刀，向着馬二先生劈來。

但趙崑刀尚未劈出，馬二先生身形猛向下一沉，憑這一沉之力，彈身而起，如流矢一般，已掀入趙崑身前！

趙崑怪叫一聲，再也來不及出刀，脚步一錯，往後退去。

可是馬二先生又是身形一沉，如急箭般撞向趙崑，趙崑避退不及，眼見馬二先生一掌拍來，只有硬着頭皮，硬接一招。

馬二先生知道今日身陷長笑帮，若不速戰速決，只怕是逃不出了，於是這一掌裏，也用了九成功力。

「砰！」一掌之下，趙崑被震飛七尺，一時血氣翻騰，幾乎把樁不住，馬二先生一沉身，又向前標去，趙崑大驚之餘，連招架也來不及，馬二先生掌雙一翻，劈向趙崑。正在此時，驀地銀光急閃，「鳳凰雙鈎」，攔腰鈎出，鈎向馬二，馬二雙掌一翻，劈開銀鈎，眼見趙崑，孫玉堂二人已被他纏上，當下大叫道：「銀家娃兒，快衝出去！」

「銀氏三雄」中的銀眞雄抖擻精神，硬生生把身旁三名敵人逼開，反手一劍，刺殺了一名帮徒，眼看能衝出大門，忽聽一個幽異的聲音陰惻惻地道：「來得容易去也如是麼？」這聲音响起的時候猶在廳內，到了最後一個字，却在前身了。銀眞雄猛抬頭，只見一個血袍怪人，披着一頭銀髮，不知何時竟立於門前，門外的陽光都被他遮去了，只有幾絲陽光從他的灰白的髮上反射開來，而人反映得漆黑一片，銀眞雄怒喝道：「讓開！」一劍刺出，那人一反手，已扣住銀眞雄的脈門，銀眞雄此驚非同小可，正欲掙扎，那人已一掌蓋了下來，銀眞雄閉目待斃時，忽見長空飛起一襲青衣，正向下壓來，那紅袍怪人急忙鬆手，迎空劈出一掌，只聽「轟」的一聲，青衫人落了下來，震飛至銀眞雄七尺遠，而紅袍人也震退出七尺遠，仍擋在銀眞雄身前，遮去了陽光的照耀。銀眞雄如大夢初驚，如在森羅殿打了一個轉回來似的，一身都驚出冷汗。

那青衫人，正是「三尺離地，七尺殺人」馬二先生，臉色鐵青，冷冷地道：「三十年未見，沈四你的『六陽金剛手』激進不少！」

那紅衣人忽然怪笑起來，震得屋瓦搖動，猛一歇聲，道：「馬二哥，四弟有三十年未嚐你的『三尺離地，七尺殺人』之『鴛鴦連環腿』了，今日，小弟就要大開眼界！」

這時趙崑，孫玉堂也急奔過來，畢恭畢敬的叫道：「沈旗主！」沈四神君「嗯」了一聲道：「你倆把這三個小娃子擒下，這位馬二先生我自有分數。」趙、孫二人答道：「是。」馬二先生怒道：「沈四，你要怎樣？」飛身就想截住趙崑及孫玉堂，沈四神君大笑冲天而起，一掌拍向馬二先生，一面道：「馬二，你還乖乖給我躺下吧！」

馬二先生本來是飛身撲向「鳳凰雙鈎」孫玉堂，及「九環刀客」趙崑的，人才離地飛起，忽覺一股排山倒海掌力的向他背後壓來，馬二先生急求「銀氏三雄」脫險，顧不得這背後的一掌，當下，猛一提氣，急飛而出！沈四神君一掌拍出之後，看見馬二先生居然不接掌，大喝一聲，急追擊而去！

（未完）

技擊漫談

碰頭就打要搶攻

希華

許多人練習功夫，投身於某一門派之內，從基本的動作做起，先學紮馬，後學發拳，又再學習各種招式，這一段時間起碼花兩年過外，想打得出色，還要練沙包，或者用兩隻手的前臂向木柱出擊，稱做打樁。

希望學功夫的人當然是想學到較爲高深的功夫，能够跟高手過招，但要注意這一點，依照正式的途徑學習，必須相當長的時間然後能够達到目的，萬一在學習當中有人尋仇，碰頭就打，那時未能把學習到的功夫施展出來，便會吃虧，故此，學習功夫之際，應該向師傅或者同門的師兄請教，如何在碰頭就打的一種局面之下保護自己。

在這裏，我想提供一些比較重要的觀點，作爲一種參考，如果你迫於碰頭就打，先要認眞看清楚對方的體型，還要視察對方是否學習過功夫，打過沙包。

並非說對方的功夫比你好，你就一定打輸，不過，交手之前，先要研究清楚對方的實力而已，有些招式是攻其無備的，如果處理得好，可能把一個學過功夫的人擊倒。

體型方面，有高矮肥瘦之分，一眼就看得出來，碰着體高的人，應該向他的腰部之下出擊，反之，他的身型比你矮小，那就迎頭痛擊。

再看他的一雙手，就算是多季，看不出他的手臂是否粗壯，你仍可以從他的手掌手指和手腕這幾處部位即時分辨他是否練習過功夫，而且苦心練習。

打過沙包的人，就算沒有握拳，在手掌的掌背上面由食指開始到尾指爲止，四個指節骨都是微微突出的，看來好像特別堅硬，普通的指節骨有些尖角，它却完全沒有尖端。

再者，手掌闊大的人，只是掌根較厚，掌背沒有甚麼肌肉，如果那個人掌背亦有肌肉，那就打過沙包了，更重要的是在手指頭以及食指相交的一處，它稱做「虎口」，普通人這個地方不會突起來，學習過功夫，打過沙包，該處必有肌肉，微微突起。

再者，手掌和前臂之間，叫做手腕，該處照例比較細小的，如果手腕粗壯，而且叫做「手眼」的一塊細骨沒有突出來，顯示出這個人經常用前臂在木柱上面敲打，即是打過樁。

由他的手掌可以看到他握拳之後是否拳頭特別大，這種觀察亦有帮助的，總之，兩人相鬥，首先接觸對方的就是拳頭，拳頭堅實有力，掌背和虎口的肌肉比較厚，手腕粗壯，手眼看不出來，這樣子的人，當然是學過功夫，或者練習過空手道，作戰之際，認眞要當心，除非你自己也有些斤兩，否則，便要施展特殊的招式，設法對付他。

有幾種招式是適宜於碰頭就打的，對付一個懂得功夫的人，必須搶攻，你未必打贏，可是，剛剛交手便即搶攻，使他迫於招架，他的功夫就未必能够任意施展出來，反之，由他搶攻，他可以把本門的功夫施展，你就吃了大虧。

搶攻的意思就是用密集的拳法向他發招，舉個例說，你剛交手，不知道他的功夫深厚到甚麼程度，應該向他的左邊進攻，普通人踢起第一脚俱是用右脚踢出的，同時用右拳出擊，你纏住他的左方發招，稍爲佔上風，不出則已，一出便是幾招，兩人的身型相差不遠，第一招可以用𠁥捶的方法凌空而下，迫他招架，而且緊接着第二招，不管他是否用手招架，你的左手向上橫臂擋截，乘機把右拳收回，只是收回了一半，便即出擊，向他左脇用短拳打去，上下兩捶，攻勢相當凌厲。

照事論事，你向他的左上角用𠁥捶打落，他或者閃身，或者用左手擋格，又或用右臂由下邊伸到上邊去，即擋即打，不管怎樣，你這一拳發出之後，左手橫臂向上迎格，就可以把對方任何一種拳掌封住，而且由於幾個拳頭幌動，使他的視綫迷亂，你抽拳再打第二拳，擊中他的左脇，一陣劇痛，他就無法支持，功夫深厚的人，左右兩脇沒有肌肉，仍是一個弱點，該處受擊，影响氣門，呼吸緊速，用力便即發生劇痛，因此你佔盡上風。

這兩招是要連環出擊的，不管能否打中，如果無法打中，繼續施展右拳以𠁥捶姿勢打落，左臂向上橫格，收回右拳再打以短拳姿勢向對方中路出擊，不管是否打中，你的左臂沉低，跟住反手，施展另外一次連環攻勢，仍是如此，用右拳出擊，上邊𠁥捶，下邊用短拳打向對方腰脇，連續施展六七次連環出擊，下邊用迫步，即是前鋒馬緊貼對方的左脚或右脚，使他無法起脚，打得好的話，贏了八分。

上述的姿勢只是許多種搶攻的當中的一種，像這一類搶攻，起碼有一百種，因爲篇幅關係，恕不多贅。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二

朱羽・文
盧令・圖

徐如林（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七血盟老么姚春，指證何靜芝送給孟滌塵的壽禮漢玉鎮紙，是一件臟物，他受失主委托，到來查臟追人，龍興泰恐在壽宴期間，雙方發生不愉快事件，願作仲裁人，一切容明天再說，當晚，龍興泰向姚春暗示，提防遭襲，繼龍興泰之後，又有到來作賀客的滄州四傑之首的胡豪和老么秦尚彬踏進所住的客房，表面似在對姚春作一樁舊案的交涉，暗裏却示意倘姚春遭到攻擊，願拔刀相助，姚春婉言拒之，胡春與秦尚彬走後，姚春了解自己身陷危境，但他仍鎮定地在研究棋局，整個情緒似已入局中——

山崩色不變　死阱心不驚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琴音嫋嫋傳來。

琴音實在太美妙，鏗鏘處如敲金擊玉；婉轉處如泣如訴，彈者的指法眞是妙到毫巔，姚春不自禁地站了起來。

月華如鍊，碧空似洗，加上那陣扣人心絃的琴音，夜色顯得更美。雖然前廳的喧嘩之聲隱約傳來，却也無法破壞這種氣氛。對一個自制力甚强的人來說，那種世俗之聲，根本就微不足道。

廊下有侍者垂立。姚春問道：「我可以在庭園中走走嗎？夜色眞是太美了。」

「請！」侍者很有分寸地問：「要小的侍候嗎？」

「不！我想一個人信步走走。」

「請！」

這是一座中庭，佔地兩畝，亭台樓閣，花木扶疏，正如胡豪所說，庭園中人影幢幢，卡哨密佈，可是姚春一點也不在乎，那陣琴音實在太吸引人了。

琴音發自別院，姚春知道那是內眷的居所，他在別院的拱門外停了下來，再進一步，就是踰越雷池了。

就在這個時候，琴音戛然而止。

姚春正感到奇怪，突見一個小丫環手提紗燈，走出了別院的拱門。

那丫環不過十四、五歲，却是彬彬有禮，頗具教養，她沖着姚春問道：「你是咱們老爺子的賀客嗎？」

「是客，不是賀客。」

這話是耐人尋味的，小丫環彷彿立刻就懂了。她笑着說：「咱們小姐難逢知音，想請你到別院中小坐片刻。沒關係，夫人也在座，這是經過夫人批准的。」

小姐？夫人？孟滌塵不是終身未娶的嗎？

「是那一位夫人？那一位小姐？」

那小丫環可眞是應對得體，她笑吟吟地說：「哦！都只怪我沒說清楚，是孟二爺孟滌塵的夫人，他是孟老爺子的胞弟，只因二爺下世早，夫人小姐就住在大伯這兒。」

「哦！」姚春這才恍然大悟。

「小雪！」暗影中，突然傳來一聲冷叱。

聲落人現，是孟莊總管金七爺。

「七爺！」小丫環很鎮定地問：「有吩咐嗎？」

金七爺沉着臉說：「小雪！妳太不知規矩了，夜晚怎可隨便將男客迎進內院，被老爺子知道了，不剝掉妳的皮才怪……姚老么！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

姚春很尷尬，這的確不是他該來的地方。

「金總管！是我要請客人進來坐坐，難道也不可以嗎？」語氣非常緩和，措辭却非常强硬。

姚春藉着燈光打量，這位孟夫人約莫四十出頭，都麗莊重，眉宇間流露出使人臣服的權威。

「二夫人！您也許還不知道這位來客的身份。」

「不管他是誰，我只知道他是聞琴音而來，秀娟正在為她的大伯鼓琴祝壽，欣逢知音，不應該請他進來坐坐嗎？」這位孟夫人每一個字都說得敲金擊玉般鏗鏘有力。

金七爺只得唯唯諾諾地轉身離去。

「請！」孟夫人彎腰擺手肅客。

姚春站在那兒，却沒有抬腿往裏走。

「是金總管的話得罪了你嗎？」

「不，」姚春很有禮貌地說：「職責攸關，金總管的話也不無道理，我還是不要進去打擾的好。」

「你這麼說就未免太俗氣，也太拘泥了，」孟夫人落落大方地說。「其實，你是誰，你為何來孟莊，我已經聽說了，正因為如此，我才要請你小坐一談。」

姚春驚異地望着孟夫人，她則含笑以對。

「請！」孟夫人再度擺手肅客。

姚春只得往裏走了，其實，他也很想跟這位身無半點紅塵的孟夫人一談。

庭院不算寬敞，却很雅緻，在一座席棚下垂吊着四盞紗燈，棚下放着几椅，几上還擺好了茶具，正中間放着一架古琴，一個年輕的姑娘正盤膝坐在琴前。

在孟夫人的指引下，姚春坐了客位。

孟夫人有些猶豫地問道：「我應該怎麼稱呼你呢？」

「夫人請直呼我的名字好了，我姓姚，單名一個春字……這位就是令媛秀娟姑娘吧？」

「正是小女。」

「秀娟姑娘的琴藝不知是那位高手調教出來的。」

孟秀娟羞答答地說道：「這是家母教的。」

姚春一「哦」，道：「哦？那倒失敬了……夫人又是……？」

「我娘家姓柯，古琴聖手柯棋乃是家父，咱們柯家別的不會，只會吹彈拉唱，看樣子，你也是箇中高手。」

「請問夫人，柯百亮先生是您什麼人呀？」

「是我的哥哥……」

「夫人！我可要大禮參拜啦，我是跟柯先生學琴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姚春！快別來這一套了……」孟夫人又轉頭向她女兒說：「秀娟，我沒說錯吧！妳剛才那一闋『百鳳朝陽』沒有幾個人聽得出其中的奧妙，凡是聽得懂的，就必然跟咱們柯家有點兒淵源，果然被我料中了。」

「娘！」秀娟嬌柔地說：「你不請姚先生撫琴一試，也好讓我飽飽耳福，長長見識……姚先生肯賞光嗎？」

說着，她就站起，將位置讓了出來。

「不！」孟夫人竟然替姚春回絕了。「以他此刻的心情，不宜撫琴……姚春，你說是嗎？」

姚春點了點頭，他發現這位夫人有一雙觀察入微的眼睛，她一眼就看透了姚春的心事，而姚春却估她不透。

「那……」孟秀娟站了起來。「我到裏邊去，你們也好談話。」

「不！」孟夫人立刻以手勢阻止她女兒。「妳要留在這兒，繼續彈琴，金七的脾氣妳不是不知道，他這會兒一定到妳大伯那兒搬七說八的，說不定妳大伯還會過來瞧瞧哩！只是，太委屈妳的琴藝啦！」

「夫人如有指教，請快說，我在這兒恐怕待不太久。」

「你是說，孟老爺子會來撵你？」

「也許……」

「孟老爺子倒不至於不給我留面子，我所担心的是何靜芝，那個女人既不懂事，心眼兒又狹窄……」說到這裏，孟夫人突然嘆口氣：「唉！你也太胆大了。」

「孟夫人！」姚春很直爽地說：「蒙你關懷，非常感激，我只是不明白，夫人因何對我如此關切。」

「我聽哥哥談起過你，他對你非常誇讚。剛才我也聽說了你的事，我能不急嗎？秀娟的大伯是個好人，心眼兒也不邪，只是，他在何靜芝的面前一點轍兒也沒有，很可能作出胡塗的事來，姚春！我眞担心何靜芝今晚會下毒手……你死了固然可惜，孟老爺子一世英名也完啦！」

這番話從她的嘴裏說出來，份量就更重了。

「夫人請放心，我相信孟老爺子不會縱容她的。」

「如果她瞞着咱們老爺子呢？」

「她眞的會那麼放縱，橫蠻嗎？不至於吧？」

「姚春！你對何靜芝了解多少呀？她仗着懷塵山莊財大、勢大，她本人功夫又好，根本沒把別人看在眼裏。她最好面子，聽說你方才揭了她的底兒使她下不了台，她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報復，姚春！你不能不防喲！」

「夫人！妳教我如何防範呢！」

「方才你不是跟龍老在下棋，就拖他跟你下到天亮，還可以博一點彩頭，引幾個觀戰的人，這樣，何靜芝就不敢下手了。姚春！你是個聰明人，自己合計，合計吧！」

姚春道：「夫人！趁此機會，我想請教一件事。」

「哦？你想知道什麼，儘管問。」

「孟辭塵孟二爺是典型的江湖人，武功比孟老爺子還要好。而且年輕力壯，怎麼好端端會死了呢？」

「這大概就是天不假年，好人不長壽

的緣故吧！」

這話有語病，說不定還是有心的。孟濂塵活到六十歲。難道他就不是好人？

「孟二爺過世多久啦？」

「姚春！人死不能復生，還提這些幹嗎？」

「不！我問這些是有原因的，我還有一連串的問題要提出來，如果夫人不肯回答，我就不再問了。」

「姚春！你不覺得你這樣作太唐突了嗎？而且在一個未亡人的面前提起她的亡夫，也是很失禮的。」

「夫人！我倒是寧犯失禮之罪。」

「爲什麼？」

「因爲我想知道眞相，對着孟二爺的死，傳說紛紜。」

「你聽到那些傳說？」

「很多。」

「那些？」孟夫人再重覆，這表示她很執着。

「比方說，二爺過世沒發訃聞，也沒開弔，更沒有人見過孟二爺的遺體。」

「這是喪宅的事，外人何必關心。」

「大家關心的是眞相，夫人，人都有好奇心呀！」

「孟二爺死了，這就是眞相。」

「但是大家的忖測是——孟二爺並沒有死！」

琴聲戛然停止，這表示孟秀娟一直在注意他們的談話。

「秀娟！」孟夫人溫和地說：「彈琴要專心，要心無旁騖，再彈下去，可別在行家面前鬧笑話呀！」

琴聲又起了，很勉强，但她能在這種情緒彈出調子來，就已經難能可貴了。

孟夫人的氣度也是難以測量的，姚春作了驚人之語，她還能心平氣和地教訓孩子，眞是了不起。

「姚春！你方才說什麼來着？」

「夫人眞是沒聽淸楚嗎？」

「我希望你再說一遍。」

「有人懷疑孟二爺根本就沒有死。」

「姚春！你又失禮了！」雖是責備，仍很溫和。「一個人明明活着，却說他死了，爲什麼？是因爲他無顏見人嗎？姚春！除了這個理由之外，難道還有別的理由嗎？」

「夫人！今晚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談下去了。」

「爲什麼？」

「只因爲時間不對，地點也不對。」

「姚春！坦白告訴我，你這回來孟莊，除了追查那隻漢玉鎭紙之外，是不是還附帶着要查明孟二爺的死因？」

「絕無此意，只是覺得氣氛有點兒不對勁，才有此一問……夫人海涵，恕我唐突之罪，告辭了！」

「姚春！看在家兄份上我還是要提醒你一句，年輕人鋒芒太露，絕無好處，最好還是收斂一點。」

「多謝夫人指教。」姚春行禮辭了出來。

庭園很暗，剛好新月鑽進了浮雲，姚春緩緩通過花徑，他暗暗尋思：如果有人想要暗算，這倒是一個好機會。

念頭剛起，一道黑影已如電光火石般一掠而至。

剛才的念頭，姚春還沒有想完；固然現在是一個暗算的好機會，但是姚春估計孟濂塵絕不會作這種愚不可及的事……却想不到，攻擊突然立刻就發生了。

人已到了面前，姚春却靜靜地站在那裏；因爲他已經從對方撲過來的姿勢上看出來人並無攻擊的意圖。

果然，來人正是滄州四傑的老么秦尙彬。

「姚老么！」秦尙彬疾聲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哦？」姚春的態度相當冷靜。

「你可曾聽說過姜百泉和陶亞芳這一對狗男女？」

「聽說過。」

「他倆怎會成爲孟莊的座上客，姑且不論；像何靜芝這種女人應該不會把他們看在眼裏，你說是不是？」

「秦老么，你的說法應該是對的。」

「事實上却是錯了，何靜芝不但向他倆敬過酒，而且還在他倆的身邊坐下，咕嘮嘮的老半天哩！」

「你認爲何靜芝將唆使他倆來放我的血？」

「未嘗沒有可能啊！防一防，總是好的。」

「四月的桃花——謝啦！」

「有用得着咱們哥們的地方，請招呼一聲。」

「我想，孟老爺子不願鬧事，我也同樣不願鬧事。」

秦尙彬沒有再說什麼，轉身隱入了暗影之中。

姚春正待穿過庭園，回去客房。驀聽暗中有人在叫道：「姚先生！能請留步嗎？我有幾個問題要請敎。」

是孟秀娟，拋開那些男女授受不親的原則，以他目前所處的尷尬局面來說，絕不容許他和孟秀娟約晤私談。

在他猶豫的那一瞬間，孟秀娟已經到了他的面前。

「姚先生！你方才說，我父親並沒有過世？」

「秀姑娘，我一定不會比妳更清楚，妳見過令尊的遺體嗎？」

「沒有。」孟秀娟回答得很誠實。

「妳披蔴戴孝了嗎？」

「沒有。」

「爲什麼沒有？」

「我也不知道，我是完全遵照娘的意思的」

姚春道：「秀姑娘！妳難道沒有問個理由嗎？」

「娘說，爹遇害是實情，但是，還沒找着遺骸。」

「令尊遇害的消息，是打那兒傳來的呢？」

「據娘說，她曾接到一封信，我爹也沒有按時回來，所以，我爹遇害是確有其事，只因沒找到遺骸，才沒有開弔。其實我娘也不敢肯定爹是不是眞的遇害。」

「秀姑娘！令尊的確沒死。」

「眞的嗎？」

「我握有鐵證，他還活着。他暫時不露面，一定有什麼苦衷，秀姑娘！這件事

我暫時不打算追查，等我把手邊這件事辦妥了，我會給妳一個交代。」

姚春似乎是個慢郎中，而孟秀娟也頗有耐性，這件事就算暫時告一段落，兩人都不再談論了。

「大伯對妳們母女倆還好嗎？」姚春不應該問這些的；但他仍然問了。他似乎很留意孟濂塵的生活。

「大伯人不錯呀！就是耳朶太軟，喜歡聽小話，金七爺又喜歡撥弄是非，剛才娘頂撞了他，準定又向大伯告狀啦！」說到這兒，秀娟突然嘆了一口氣：「唉！其實大伯待咱們也不錯了，娘有時候讓他生氣，眞是說不過去。」

「何靜芝常來嗎？」姚春突然又將話題轉開了。

「常來，大伯也常去，你知道何家莊爲什麼改名懷塵山莊嗎？」

「那是因爲何靜芝耿懷念孟老爺子之意。」

「是呀！我眞弄不懂，既然她喜歡大伯，爲什麼不嫁給大伯？如果有原因不能結合，早就該分開啦！」

「孟姑娘！妳年紀輕，又純潔，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妳都弄不懂，好好孝順母親，作一個乖女兒就行了。」

孟秀娟剛要說什麼，突然發現迴廊那邊有人走下台階，跨進花徑，連告別都來不及，就匆匆忙忙走了。

姚春也迅速離開了他和孟秀娟談話的地方，迎向那人。雖然距離很遠，他也認出了那人就是姜百泉。

除了姜百泉誰也不會在不該用扇子的季節手裏拿着一把扇子。對於這個人，姚春倒是了解得很多，他的祖父在晚清時曾經是個秀才，父親也是讀書人，他也讀過幾天書，可惜的是，讀書並沒有使他上進只是使他更聰明、更懂得作害人的事。

兩個人無可避免地在花徑中遇上了。花徑雖然很窄，兩人錯身而過是綽綽有餘的，姚春側身讓路，然而姜百泉却在姚春的面前停了下來。

「你就是七血盟的老么姚春？」

「是的。」

「認識我嗎？」

姚春搖搖頭，他實在不想答理對方。

「認識這把扇子嗎？」姜百泉高擧着摺扇，一摺一合地劈拍有聲，似乎故意炫耀他的權威。

「不認識。」

「那麼，我就自我介紹，我姓姜，名百泉，人稱『鐵扇子』，那是吹牛唬人，我這把扇子是紙作的。」

「哦！」姚春的反應平平淡淡，沒說半句恭維話。

「你知道我這一生中最崇拜誰嗎？」

「別教我猜，有話就說，這不是磨房」這話罵很很絕，只有磨房裏的驢子才會拉着磨盤轉圈子。

姜百泉竟然沒有生氣，他不會聽不懂的

「我生平最崇拜的就是懷塵山莊莊主何靜芝。」

「哦！」姚春的態度，仍是冷冷淡淡的。

「如果有人侮辱我，我會一笑置之；如果有人侮辱何靜芝，我就跟他拚命，絕不會輕易放過他。」

「你老兄有幾條命？」

「一條。」

「如果有很多人侮辱你崇拜的人，你怎麼辦？」

姜百泉冷聲道：「眼前只有一個人在侮辱何莊主。」

「不！不止一個。」

「眼前只有一個，那個無知的人就是你。」

「不！我最少代表七血盟，那就會有七個人。我也代表公道人心，那就會有無數，無數的人。」

姜百泉沒有說話，他首次緘默，首次生氣。

「你老兄還有別的話要說嗎？」

「姚春！別太神氣，七血盟也只不過七條命。」

「還有嗎？」

「明天早上我還在孟莊。」

「還有嗎？」

「到了明天早上你就會知道我手中這把扇子雖不是鐵作的，却比鐵作的扇子還要堅硬，還要犀利。」

這是目中無人的挑戰，任何人都會與起「我現在就要看看你那把扇子有多硬」的念頭，如果姚春也如此，就會落人口實，姜百泉的尋釁就會變成合法的自衞。

姚春不會這樣急躁，即使他有絕對正當的理由，他也不會急進，緩打緩攻的策略是他基本原則。

「還有嗎？」姚春問這句話已經好幾次了，而他却永遠不嫌厭煩；想要激怒他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沒有記清楚，我還可以再說一遍。」

「不必費神，我的記性很好。」

姚春回到客房，龍興泰已經在座。姚春就在龍興泰的對面坐下，隨手抓起一顆棋子。

「老弟！在棋枰上你好像有點迫不及待。」

「抓起棋子是一回事，落到棋枰上又是一回事。」

「老弟！我實在佩服你的涵養。」

「我沒有什麼涵養，只是我生來就不會發脾氣。」

「老弟！你知道你剛才面對多少敵人嗎？」

「最少還有一個陶亞芳，她一定藏在暗處。」

「豈止一個陶阿芳？恐怕有十幾二十個哩！」

「哦！」姚春笑了。「眞看得起。」

「老弟！如果你們動起手來，你猜我會怎麼樣？」

「您一定會站在廊下看熱鬧。」

「錯了，我一定會出面干涉，說不定還會捲入戰團。老弟！我的涵養實在不如你，管閑事是我的天性。」

「可是，管閑事的都有正義感。」

「別捧我……對了！滄州四傑跟你有交情？」

「正好相反，嚴格說來，他們老大跟

我還有點兒不痛快。不過，他們都是好管閑事的人。」

「哦！」一直憂心忡忡的龍興泰也笑了。「難怪你敢獨闖孟莊，因爲你有一個名叫『正義』的人保護你。」

姚春也笑了，他多少有點兒自豪。

龍興泰道：「姚老弟！你現在就笑，未免太早了。」

「哦？」姚春臉上的笑容，立刻收斂了。

「何靜芝不是個不明事理的人，像這種事，她應該心懷坦然，靜候眞相大白，而她卻在佈署反擊。爲什麼？說穿了很簡單，她想盡了辦法都要保護自己。」

「她本來就有權利保護自己。」

「可是，這對你老弟的處境，就不利了呀！」

「龍老前輩！我任何一次都是處下風的，您難道沒聽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嗎？不過，任何『道』與『魔』的鬥爭，結果都是『道』勝，您說是嗎？」

「好啦！你老弟永遠有信心，我還有什麼好說的？」龍興泰開始檢視棋枰。「輪到誰下啦？」

「該我。」姚春輕輕地在枰上落子。

龍興泰皺緊了眉頭，姚春這一着棋顯然擊中了他的要害。一旦入局，他就將一些瑣事丟開了。

姚春也在思索，不過他想的不是下一步棋該怎麼走，而是別的事。在龍興泰沒有落子之前，他不必操之過急。

夜已很深，姚春的思索也很深，像是永無止盡。

夜已很深，但是壽宴還沒有散。

壽星翁孟滌塵則退入了小廳暫歇，何靜芝也跟了進去。

「靜芝，」孟滌塵安慰地說：「別繃着臉，姚春說的話我一句也不信，我怎麼會相信那種無稽之談？」

「滌塵：你眞的不相信？」

「我當然不信。」

「你要是眞不信，你就太傻了。」

孟滌塵的臉色變了，也發了楞，半晌才說：「靜芝：難道姚春所說的話都是眞的？」

「可以那麼說？」

「靜芝：那漢玉鎭紙眞是贓物嗎？」

「只有這一點我不敢肯定，不過，顧成貴這種人什麼事幹不出來？這隻漢玉鎭紙誰知道他是打那兒弄來的？」

「靜芝，妳眞的跟顧成貴訂過親？」

「有這回事。」

「靜芝，妳眞的殺死了顧成貴？」

「我曾經有過這種想法，也的確採取了這種行動。可是我沒有找到他，十幾年來一直都沒有他的消息。」

「那……」孟滌塵不但沒有埋怨何靜芝，反而替她急，這就是感情矇蔽了一切。「那該怎麼辦呢？」

「滌塵：倒要問問你哩：你說我該怎麼辦？」

「靜芝，你眞讓我作主解決這件事情嗎？」

「你先說說看，你打算怎麼着？」

既然妳心頭有了底，只要姚春交得出原主，說得出憑據，就將這隻漢玉鎭紙還給他。」

「什麼？」何靜芝兩道眉毛倏地挑了起來。

「由我來出面，這也不會損你的面子呀！」

「滌塵，你最好不要管這件事。」

「好，我不管，可是，妳有什麼更好的法子嗎？」

「我有的是法子，好的，壞的，硬的，軟的，姚春喜歡吃那一套我就給他吃那一套，你只要幫我一個忙就行。」

「靜芝，妳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能不管嗎？快說！」

「教龍興泰那個老傢伙少管閑事。」

「靜芝，」孟滌塵神色凝望地說：「你難道不明白龍老哥是江湖上最公正，最講道理的人嗎？」

「滌塵，難道我是一個不講理由的人嗎？」

「靜芝，妳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說……」

「滌塵，如今是在你孟莊，我當然要先跟你打聲招呼，這件事我決定不講道理，懷塵山莊在江湖不是芝蔴菉荳大，也不能讓姚春這種小輩砸了我的名聲……滌塵：龍老兒是你好友，教他閃開，免得連帶傷了你的面子。」

「靜芝妳絕不能胡來，絕不能……」

「滌塵，你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

孟滌塵道：「靜芝，妳也該替我想想，我以後……」

「滌塵，你難道不替我想想？就這樣乖乖地讓七血盟兄弟給擺弄了，我以後還能作人嗎？」

有人敲門，很急。

「進來。」孟滌塵喊了一聲，他大概也知道是誰。

進來的是金七爺，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金七，有事快說。」

「客房附近聚集了不少人，恐怕要鬧事。」

「鬧事？」孟滌塵看看何靜芝。

何靜芝表情平靜，一點反應也沒有。

「老爺子，這夥人是以姜百泉爲首，好像要對付姚春，老爺子，我不知道這件事你知不知道。」

「金七，」這一聲吼猶如晴天霹靂震耳欲聾。「這是什麼話？我孟滌塵要教訓姚春還用得着連絡外人嗎？」

「是是是，老爺子，我說錯了，我說錯了。」

「靜芝，那夥人是妳教去的嗎？」

若是金七爺不在場，何靜芝也許笑着解釋，好言相答，如今有金七爺在場，孟滌塵又是質問的口氣，她當然受不了，於是繃着臉說：「孟老爺子，難道我懷塵山莊對付姚春這種後輩還要請別人幫忙嗎？你也太瞧不起人啦。」

「好，」孟塵滌並沒有聽出何靜芝的話帶三分氣。回答時對金七吩咐說：「你去，跟姜伯泉打聲招呼，暗示他少在我孟莊興風作浪，如果不聽，就多派莊丁把他們軟貼上，要是他們胆敢行兇，就教他們好看。」

「老爺子，」金七苦着臉說：「今兒個是你的大壽，這麼一來……」

「什麼大壽？」孟滌塵倒是個性情中人，脾氣一旦發起來，就難以收拾。「快照我的吩咐去做。」

「金七爺，老爺子吩咐了，你還不快去？」

何靜芝這一催，金七爺方趕快走了。

「靜芝，妳千萬別生氣，剛才，我問妳……」

「好啦，滌塵，我知道你要面子，怕人家傳說你孟莊欺客，我懷塵山莊被人欺，就不怕被人訕笑嗎？」

「靜芝，誰敢欺負妳懷廬山莊呀？」

「老爺子，你可眞是睜眼說瞎話呀，七血盟的老么姚春不就把我欺侮到家了嗎？你是沒瞧見？還是沒聽見？」

「靜芝，這件事，妳千萬不能意氣用事……」

「老爺子，我又要把話說明，這件事我非跟姚春弄到底不可，你最好不要管，請龍老頭兒也少管閑事。如果你們一定要管，我何靜芝也不在乎……我走了。」

何靜芝不是撒嬌，撒潑故作姿態，而是說走就走。

孟滌塵想攔也攔不住，二人感情一直很好，甚至沒有紅過臉，想不到被姚春一鬧，鬧成了這種僵局。

孟滌塵會遷怒姚春嗎？絕不，他不是那種小人。

金七爺又進來了，東張西望地問：「何莊主呢？」

「走了。」孟滌塵有氣無力地說。

「哦，姜伯泉要見她有話說哩……」

「什麼？」孟滌塵一驚。「姜伯泉要見她？」

「是呀，人就在外面等着哩。」

「請他進來。」孟滌塵的臉上有了怒容。

姜伯泉進來，很恭敬地行禮，落座。孟滌塵很客氣地問道：「你要見何莊主？」

「是，」姜伯泉表面彬彬有禮，實際上卻倨傲得很。「方才，何莊主曾吩咐小輩辦一件事？想不到有了阻碍，小輩理應向他報告，免得她責怪小輩辦事不力。」

「哦！何莊主交代你辦什麼事？」

「何莊主教小輩將姚春教訓一番。」

孟滌塵的臉立刻沉了下來：「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孟莊呀！」姜伯泉竟然不知道進退。

「你在孟莊教訓我孟滌塵的客人，豈不是等於教訓我？」

「老爺子，我是替你教訓賓客呀。」

「姜伯泉，到底誰是賓客？」

「除了姚春，還有誰是賓客？」

「眞正的賓客就是你！」孟滌塵咆哮如雷地說。

姜伯泉如果知進退，這個時候低頭告罪，還能留個顏面，偏偏他拿何靜芝當靠山，反而理直氣壯地說：「孟老爺子，你也未免太不識好人了，若不是何莊主受了委屈，我會出面嗎？」

「金七。」孟滌塵大吼一聲。

「老爺子，」金七爺立刻出現了。

「送客。」

姜伯泉楞住了，壽星佬趕賀客，這像話嗎？

「請！」金七爺弓着身子擺手肅客。

姜伯泉當然不能賴着不走，這一走，面子如何收拾？跟他的那一半一商量，兩個人決定了另一方法，殺姚春，達成何靜芝交代的任務，還可以挽回一點面子。

客房中的姚春仍在和龍興泰下棋，這盤棋的關鍵在龍興泰的一條大龍，如果這條龍能逃出，雙方還可以數一數，如果逃不出，龍興泰就中押敗，數都不用數了。

這條大龍看情勢準定是逃不掉了。

「姚春老弟，你的棋法跟你的性格很相似。」

「哦！」

「穩健中見犀利，猶如山林，徐徐而動，却深如瀚海，使人不敢輕入，老弟，你眞不簡單呀。」

「龍老前輩，你是讚我還是貶我？」

「既不是讚，也不是貶，是提醒。」

姚春似乎不太明白。問道：「龍老前輩難道認爲我這作風不對？該學別人猛衝猛撞？」

「姚老弟，你年輕，識淺，風頭健，常言說，不招人嫉是庸才，其實，常招人嫉是蠢才，你最好稍斂鋒芒。」

「龍老前輩教訓得極是，以後我會小心。」

「好啦，」龍興泰身子往後一靠。「我認輸。」

「前輩讓我的。」

「來，再下一盤，這一盤我就不讓你了，」

「前輩恐怕累了吧，你還是早些歇着吧！」

「瞧你。」龍興泰指着他說：「又露鋒芒了。你以爲就憑你一個人就可安然無恙，誰也動不了你，是不是？」

「不不不，我想，在孟莊，我應當非常安全。」

「我也相信滌塵老弟的爲人，問題是，他未必就能顧得許多，今天賀客又多，難免雜亂……」

「有人告訴我，最好能跟前輩下下棋下到天亮，以免發生什麼事故。他們的意思並非怕我遭到暗算，而是怕我傷了人在孟老爺子面前不好交代。不過，我的想法却不同。」

「你老弟又有什麼想法呢？」

姚春道：「我想看看，到底有什麼人敢動我。」

「老弟，其實我在此，未必就沒有人敢動我。」

姚春道：「哦？我不相信，還有這麼胆大的人。」

龍興泰道：「老弟，不但有，而且還不止一個呢？」

姚春從龍興泰的目光中看到了異兆。而他仍很安靜地坐在那裏，有龍興泰在，他根本就不必多操心事。

果然有人推門而進，是姜伯泉與陶世芳。

龍興泰的話顯然是針對他們而說。

陶亞芳笑瞇瞇地說：「龍伯伯，咱倆想跟姚老么論幾句話兒，你老人家借一步

，行嗎？」

龍興泰被人一叫伯伯，倒扳不下臉來了，只得點點頭，然後將頭望向姚春，希望從姚春眼光中得到一點暗示。

姚春點點頭，似乎很有信心對付這個人。

「好吧，你們聊聊。」龍興泰走了出去。

姜伯泉打個眼色陶亞芳也跟了出去。

「姚老么，」姜伯泉冷冷地說：「這兒是孟莊，今兒是孟老爺子的大壽，咱們別在這裏鬧事。」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不明白？那我說得明白一點，離這兒十里地的西北角上，有一座竹林子，我在那邊等你。」

「等我幹什麼？」姚春明知故問。

「咱們了結一件事情，何事，你自然知道。」

「姜伯泉，我與你間沒有什麼事。」

「姚老么，何莊主的事由我了結可以嗎？」

「你不够格。請吧，我要和龍老前輩下棋了。」

姜伯泉的動作眞快，右手一抬，短刀在手，人已到了姚春的面前，刀尖直挑姚春的咽喉。

姚春絕沒有想到姜伯泉會突然出刀，更沒有想到姜伯泉的刀法是如此精純，想躲，已稍嫌慢。

窗戶突然洞開，一道匹練似的光芒直射眼前。

那不是光，而是一幅雪白的綾子。

綾子是軟的，這時却硬得像根竹竿叭地一聲，短刀脫手飛開了。

姜伯泉大吃一驚，姚春也大吃一驚。

人進來了，一個女的，一個年輕輕的大姑娘，一身彩衣，鮮艷奪目，幾乎將她的天生麗質都掩蓋了。

這個女人救了姚春，但是姚春並沒有見過這個女人。

「是妳！」姜伯泉却認識這個女人。

「是我，你的運氣太壞。」女的傲氣凌人地說：「今兒個是孟老爺子的六十大壽，你還敢鬧事？」

姜伯泉沒有動，他顯然，很怕這個女人

「我敢。」窗外，突然傳來了一聲冷叱。

聲落人現，陶亞芳已經到了彩衣女郎的身後。

彩衣女郎身子都沒有轉動一下，可是那條綾子已經抖了出去，看樣子是硬的，可是到了某一個角度又變成軟的，像絞索似地套上了陶亞芳的頸子。

「賽蝶兒。」姜伯泉大叫一聲。

彩衣女郎停下手，白色綾子抖落下來，陶亞芳撫着頸子直喘氣，如果姜伯泉不叫停 她這條小命恐怕完了。

提到賽蝶兒，姚春可明白了，名人，江湖上的名人，姚春沒見過面，可是聽她的名字最少也有一百遍。

陶亞芳忿忿地走了，姜伯泉也偃旗息鼓地走了。

彩衣女郎還站在那兒，楞楞地望着姚春。

姚春拱拱手，很謙虛地說：「多謝搭救了。」

「姚老么，你剛才眞的逃不過那一刀嗎？」

「也許。」

「姚老么，」賽蝶兒冷冷地說：「有人說你們七血盟兄弟冷傲異常，果然傳言不虛，好像我太多事了。」

姚春道：「這……妳可是誤會了，我絕無此意的」

「唉！」賽蝶兒流露出自嘲的笑容。「其實我本來就太多事，如果我方才不出手，陶亞芳也傷不了你。」

「憑良心說，我一定躲不過那一刀，即使躲得過，也一定會受傷。如果當時妳不插手，別人也會管。」

「哦？你所說的別人是誰呢？」

姚春一字一字地說：「姜伯泉！」

「哼，」賽蝶兒冷笑道：「你未免想得太天眞了，姜伯泉被孟老爺子攆出莊去的，他恨死了你，他唯恐你不早點死，他那會阻陶亞芳行兇，你錯啦！」

「姑娘，妳說的話並非沒有道理，可是妳沒有注意姜伯泉的性格。他好大喜歡，却又怕出漏子，在孟莊，濺血七步的事，他還不敢惹，所以，他一定會阻止陶亞芳行兇。」

「好啦，這些都已經成為過去，不提也罷。如今我要跟你談點正經事兒……姚春，可知道我為什麼來孟莊？」

姚春立刻回答說：「妳當然，是來孟莊拜壽的。」

「錯了。」賽蝶兒的腦袋瓜子搖得像貨郎鼓。

「除了拜壽之外，妳還有什麼理由進孟莊？」

「你不是賀客，不也進來了嗎？」

「哦！這麼說妳跟我一樣也是……」

「不一樣。」賽蝶兒目光中流露出詭譎之色。

「賽蝶兒，早聽人說，鬥心機，論辭鋒，誰也不是妳的對手。好啦，別轉圈，直說了吧！」

「不錯。你我都是投帖而進，也都是孟莊的不速之客。不同的是：你在追贓；我在追人。」

「追人？」姚春喃喃地重複着。

「你追的是漢玉鎮紙，我追的是顧成貴。」

姚春非常吃驚，一個人往往在過度吃驚時反而顯得很冷靜。姚春現在就是如此，他一句話都沒說。

「姚春，你怎麼突然不吭聲了呀？」

「我在想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很有趣。」

「什麼問題？」

姚春道：「你所追的到底是活人？還是死人？」

「那我就要問你了，顧成貴是活人？還是死人？」

姚春道：「據我所知，顧成貴早就成了死人。」

「你見過他的屍首？」賽蝶兒開始詰問。

「沒有。並不見得未見其屍，就認為他還活着。」

「姚春！顧成貴還在人間，我是有鉄證。」

「妳有鉄證？最有價值的證據就是顧成貴本人，」姚春的語氣沉了下來：「請問：他人在何處？」

「他也許在看我們，也許正在偷聽我們的談話。」

姚春下意識地將目光一瞟。不過，他心裏的想法却是相反的：顧成貴現在可能在任何地方，絕不在孟莊。

「姚春！咱們可能要聯個手兒。」

「賽蝶兒！彩衣會跟七血盟在江湖上的閑言閑語已經够多啦！這一聯手，豈不是謠言滿天飛了嗎？」

「謠言滿天飛？」賽蝶兒眼睛瞪得很大，她的嫵媚處就在她的雙眼。「姚春，你聽到了一些什麼？」

「關於七血盟兄弟的閑話，妳聽到了些什麼？」

「逞勇，好鬥，嗜殺，就是這六個字了。」

「難道就沒一句好聽點兒的麼？」

「再好也好不到那兒去，就是情勢所逼，非得說幾句好聽點兒的不可，那也是非常勉強的。」

「其實，咱們七血盟兄弟也不在乎毀譽，不畏強權，制裁惡徒，是咱們七血盟兄弟的信條。」

「好狂！」

「人本來就該有幾分狂氣，幾分傲氣如今的江湖像什麼樣子？非得有幾個狂傲的人整頓一番不可。」

「這麼說，七血盟豈不成了衞道之士了？」

姚春道：「這本來就是咱們七血盟兄弟的職志。」

「好啦！離題太遠了，說說你聽到咱們姊妹什麼閑話吧！大凡流言，本人都是最後才聽說的。」

「外面對於你們彩衣會四姊妹的批評也是一個狂字！」

「狂！這麼說，別人還挺瞧得起咱們哩！」

「賽蝶兒！妳恐怕還沒有想過來吧！別人說咱們七血盟兄弟狂，內中固然有七分貶，倒有三分褒。說妳們四姊妹狂，可就只有一分褒，九分貶啦……」

「為什麼？」

「因為你們是女的，而且還都是年輕的大姑娘。」

「男女有何不同？」

「男人狂，是猖狂，還有點兒可愛；姑娘家狂，就是狂野，一個狂野的女人會變成一副什麼樣子？」

「胡說！」雖是輕責，賽蝶兒却笑了。「姚春！咱們雖是女人，却偏要別人不把咱們當女人看待。」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連妳自己都沒有忘記妳是女人。」

「哦！」

「瞧妳穿的衣服多鮮艷，男人會穿這種衣服嗎？」

賽蝶兒笑了，笑得非常甜非常嫵媚

「姚春，我喜歡五彩繽紛的衣服，也喜歡多采多姿的生活，也喜歡到處飛，所以人家叫我賽蝶兒。」

「樹林中，原野裏，有好多，好多的人等在那兒，他們手裏拿着網，專門捕捉漂亮的蝴蝶。」

「哦！」賽蝶兒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們將蝴蝶捉回去之後，不是夾在厚厚的書本裏壓死，就是用一根針釘在牆上，供他們欣賞。」

「姚春！你在嚇唬我？」她又笑了。

「我不是唬嚇妳，而是在提醒妳。」

「放心，我飛得很高，那些捕蝶的人搆不到。」

姚春也笑了，自進孟莊之後他好像還沒有笑過。

「賽蝶兒！希望妳能永遠飛翔在天空吧！」

「姚春！你說了那麼多，却沒有說到正題。你追東西，我追人，咱們聯個手兒，怎麼樣？」

「七血盟就是七血盟，不可能跟任何人再結盟，妳追妳的人，我追我的東西，咱們各行其事。」

「姚老么！這可是你說的啊！」

姚春笑而不答，在對方犀利的語鋒挑逗之下，任何人都會回敬幾句，而他却與衆不同。龍興泰對他的評語實在太恰當—一如山林般徐徐而動，穩健中暗藏鋒芒。

賽蝶兒走了，當她騰躍而起，穿窗而出，彩衣翻飛時，眞像一隻蝴蝶，而且比蝴蝶還要漂亮。

姚春閉上了窗，重新回到棋枰前坐下，他是那樣地沉靜而平和，似乎這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龍興泰走了進來，緩緩地說：「姚老弟！我眞佩服。」

「佩服什麼呀？」姚春投以迷惑的目光。

「剛才若是換了別人，必定是刀光劍影，血濺五步，你不受傷，也一定要傷別人。古人說，應付緊急情況要緩慢沉着，你不但作到，而且發揮高度效果……」

「龍老前輩，你再這麼誇讚，我就不好意思啦！請入座，萬般皆下品，唯有手談高，何不再奕一局。」

「好好好！老弟既有雅興，我當然願意相陪。」

姚春執起茶壺，為龍興泰斟了一杯茶。茶已涼，龍興泰為了表示謝意，端起茶杯喝了大半杯。

棋局再開，方才這裏是生死相拚的戰場，現在却是智力相較的戰場，這就是愚者與賢者不同之處。

只落了幾子，龍興泰的臉色突然變白，額上也冒出了汗珠，像是突然得了什麼急症，顯得非常痛苦。

「龍老前輩！」姚春驚問道：「你怎麼啦？」

龍興泰的身子紋風不動，似乎他的肢體已經僵硬，他的聲音也顯得有氣無力：「姚老弟，給我找金總管來。」

姚春連忙高聲呼喚，金七爺立刻聞聲而至。

龍興泰仍然沒有動，聲音也很輕：「金總管，我恐怕吃了什麼不潔的食物，肚子有點疼，你去找孟老爺子，教他給我一粒袪毒散，快，愈快愈好！」（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 庸·文
盧 令·圖

硃砂井（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手婆婆被天醜幫挾持而去，錢堃並不知情，仍在按原定計劃，計誆小蘭，冀能先取得小蘭好感，然後再騙服三手婆婆，以探得王府藏珍秘密，他先引小蘭往古墓見假扮的趙公玄，從而使得小蘭自動提出設法通知三手婆婆出來相會，但當錢堃駕車載小蘭往王府後巷時，發現被蕭雲率眾追踪，錢堃急將車駛進一條小巷，拉着小蘭下車，躍入一座巨廈，未幾蕭雲追至在外拍門，巨廈內突有一老人現身招呼錢堃，着他自行進廳往見主人，門外人他自會應付，錢堃對小蘭施了個眼色，轉身向內行去——

劍招雖辛辣　情勢更詭奇

直到現在，錢堃和小蘭才有機會打量這座宅子，但見院內花木扶疏，十分雅靜，整個院子就如一座花園，却收拾得非常整潔，小徑上找不到一片落葉，沿路花枝，都經過刻意地修剪，足見宅子的主人是個頗好園藝的雅士。

兩人沿着花徑緩緩走去，早望見百花叢中，閃露出一角小樓，粉牆紅瓦，極其精緻。

錢堃低聲道：「這宅子的主人，想必是一位武林高人，等一會見面的時候，咱們要見機行事，不可透露太多內情。」

小蘭點頭道：「我知道。」

錢堃又道：「如果他盤問甚麼？我自會應對，你只要跟着我的話說就行了。」

小蘭又點點頭，道：「咱們最好別躭擱太久，娘已經兩天沒有見到我，會等得着急的。」

說着話，已到小樓前，一名十五六歲的丫鬟，早已在樓門等候。

這丫鬟也是一身純白色衣服，連紮髮髻的絲綫和脚下的鞋襪都是白的。

一見兩人走近，丫鬟立刻打起門口珠簾，含笑道：「二位貴客請進。」

錢堃微微欠身，當先跨進了小樓。

才進樓門，他就發覺這地方太特別，廳內的陳設，桌椅，門窗……甚至小几上擺的飾花，無一樣不是白色，乍然望去，全屋一片純白，白得令人感到刺眼眩目。

屋裏有兩個人，也是一身白色衣衫。

正面白色太師椅上，坐着一個白衣少女，大約十八九歲，懷內抱着一隻白毛狸貓。

少女身後，站着一個白髮白衣的老太婆，看年齡，最少已經六七十歲了。

不用猜，老太婆和丫鬟都是這宅子裏的僕傭，那少女却是主人。

錢堃和小蘭都在門口楞住了！

他們沒有想到宅子主人是個女的，更想不到會是個如此年輕的少女，尤其沒有想到，這少女長得這麼美。

她，美得清新脫俗，不帶一絲人間烟火味，全身白衣襯托着滿頭烏黑的長髮，是那麼純潔，那麼高貴，就好像瑤池玉女，廣寒仙子降臨到人間。

只不過，錢堃發覺這少女雙眸之中，隱隱含着一股冷厲的殺氣，即使在嫣然微笑的時候，也令人心中不寒而慄……

白衣少女微笑着向兩人擺擺手，道：「錢大俠，趙姑娘，請坐呀！」

錢堃和小蘭同時一驚。

錢堃詫異道：「姑娘認識我們？」

白衣少女笑道：「現在，二位都是太原府的風雲人物，雖不認識，也聞名很久了。」

接着，又客氣地肅客讓坐。

小蘭心懷疑懼，遲疑着不敢坐下，還是錢堃一再以目示意，兩人才坐了下來。

沒等客人開口詢問，白衣少女便自己介紹道：「我姓白，名叫冰清，這位是我的乳娘崔婆婆，那是丫鬟玉兒，還有一位應門的老僕，名叫白剛，咱們一家就只有這四個人……」

正說着，脚步聲響，那名叫白剛的老僕大步走了進來，向白冰清躬身行禮，侍立一旁。

白冰清道：「外面那些人，都打發了嗎？」

白剛恭聲道：「老奴已經打發他們走了。」

白冰清又問：「傷人沒有？」

白剛道：「姑娘吩咐過，老奴不敢出手太重，只輕傷了三個，把他們趕走就算了。」

白冰清點點頭，道：「對！咱們跟百花宮無仇無怨的，第一次照面，小小給他們一點教訓就足够了，如果他們再不知進退，那時却怪不得咱們。」

白剛道：「老奴也正是此意。」

白冰清擺手道：「你去吧，我想跟客人清靜的聊聊，不要讓閑雜人來打擾。」

白剛應諾，行禮退去。

小蘭心裏駭然，暗想：聽他們的口氣，根本沒有把百花宮放在眼裏，僅一名僕人，就將百花宮的護花使者打傷了三個，這姓白的一身武功，不知有多麼高强了。

錢堃大約也跟小蘭懷着同樣想法，拱拱手道：「萍水相逢，承姑娘代爲解危，我等不勝感激，府上四人看似老弱婦女，武功竟如此高明，想必是武林知名之士，但不知姑娘出身何門何派？」

白冰清微笑道：「我沒有門派，也從來不在江湖中走動，白剛他們的武功，都是當年跟着我爹練的，應付百花宮當然還行，談高明，那就差遠了。」

錢堃道：「敢問姑娘的令尊翁如何稱呼？」

白冰清突然收斂了笑容，搖頭道：「我爹已經過世了，他老人家平生最不願意別人提他的名字，縱然說出來，錢大俠也不會認識。」

錢堃碰了個軟釘子，只得訕訕地笑了笑，道：「在下太冒昧了。」

一剎那間，白冰清的臉上又浮現出笑容，道：「我們倒是久仰錢大俠英名。」

錢堃道：「哦？在下庸俗之輩，何曾有甚麼名聲？」

白冰清笑道：「名滿天下的『乾坤一絕劍』，又何須如此謙虛呢？」

錢堃一怔，隨即仰面笑道：「姑娘一定弄錯了，在下只是姓錢名堃，並不是甚麼『乾坤一絕劍』。」

白冰清道：「有道是：眞人不露相。錢大俠若不願承認，誰也不勉强，就算錢大俠不是吧。」

錢堃道：「並非不願承認，的的確確不是。」

白冰清道：「是也好，不是也好，咱們暫且不談這個。我這個人，做事喜歡直來直往，今天二位巧入舍下，彼此便是有緣，如果二位不嫌棄，願意交我白冰清這個朋友，若有任何困難，儘管說出來，我一定會全力相助，替二位解決。」

錢堃含笑道：「白姑娘的盛情，我們萬分感謝，若有困難之處，一定會前來求助。」

白冰清道：「難道你們眼前就沒有困難的事情嗎？」

錢堃道：「眼前，倒還沒有甚麼爲難處。」

白冰清道：「譬如剛才百花宮的人追踪你們，這也是麻煩事呀。」

錢堃笑道：「這點小事，我們自信還能够應付，剛才只是不想跟他們多糾纏罷了。」

白冰清道：「你們和百花宮之間，究竟爲了甚麼結怨的呢？」

錢堃道：「說來令人好笑，咱們跟百花宮根本毫無仇怨，只是那位少宮主蕭雲，自作多情，糾纏我這位姪女兒。」

白冰清望望小蘭，小蘭連忙低下頭。

白冰清微笑道：「就爲了這件事，也不值得躲他躲得如此急迫。」

錢堃道：「我這位姪女兒對他無意，偏偏那蕭雲倚仗百花宮的勢力糾纏不已，咱們不願爲了這點小事開罪百花宮，只好躲着他了。」

白冰清笑道：「百花宮是爲了這個，那麼，天醜幫又是爲了甚麼呢？」

錢堃一楞，道：「天醜幫？」

白冰清道：「是啊，就是那些殘廢人組成的幫派。」

錢堃忙道：「咱們跟天醜幫並沒有恩怨呀。」

白冰清揚一揚眉毛，冷聲道：「當眞沒有？」

錢堃道：「眞的沒有，咱們跟天醜幫素不相識，從無交往。」

白冰清道：「那就奇怪了。既然素不相識，從無交往，爲甚麼天醜幫的大批高手都趕來太原，而且將王府巷那棟木屋包圍了整整一夜……」

小蘭大吃一驚，霍然抬起頭來。

錢堃急問：「白姑娘，你怎麼知道天醜幫包圍王府巷的事？」

白冰清道：「這件事已經轟動了太原府，人人都知道了，據說天醜幫幫主楊百川親自率領左右護法趕來，已經把趙姑娘的令堂擄走了。」

小蘭一直沒有開過口，聽了這話，再也忍耐不住，急道：「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白冰清道：「就在昨天夜晚。」

小蘭忙對錢堃道：「我娘若落在天醜

帮手中，一定凶多吉少，咱們趕快回去看看吧！」

錢埜對這個消息却有些半信半疑，因爲他昨夜離開木屋的時候，只遇見百花宮宮主，並未發現天醜帮的人，前後相差不過半夜，怎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

這個姓白的女孩子，來歷不明，好像知道很多事，分明懷着甚麼目的，還是早些離開的好……

錢埜想到這裏，趁機起身，拱手道：「多承姑娘賜告，咱們得立刻趕回去，姑娘的厚情，容當後謝。」

白冰清也沒有再挽留，點點頭道：「好吧，二位先回去看看，如果有甚麼地方要我帮忙，請隨時來告訴我不必客氣。」

又吩咐丫鬟玉兒道：「替我送送客人，由園子裏側門出去，省得再遇見百花宮的人糾纏。」

錢埜和小蘭告辭出來，穿過花園，從側門而出，仔細度審方向，記住了花園的位置，然後才覓路趕往王府巷。

小蘭心中焦急，一路上，不停地問：「錢大叔，你看天醜帮會不會殺我娘？」

錢埜寬慰道：「你先別担心，白冰清的話未必可靠，她也只是聽人傳說，並沒有親眼目覩。」

小蘭道：「可是，她連天醜帮主的姓名都說得明明白白，足見是眞的。」

錢埜道：「就算是有這回事，我相信天醜帮也絕不會殺害令堂。」

小蘭道：「爲甚麼？」

錢埜道：「楊百川若想殺害令堂，昨夜就可以下手，又何須畫蛇添足將令堂擄走？」

小蘭道：「但我娘曾經殺了天醜帮三個人，他們將我娘擄去，一定會替死者報仇。」

錢埜道：「天醜帮的人也是聽到王府藏珍的消息才來太原府的，在藏珍沒有到手以前，他們不會殺害令堂，你儘管放心吧。」

抵達南城王府附近，錢埜領着小蘭繞道折向晉王府廢園，四顧無人，飛身進入園中。

錢埜低聲囑咐道：「你就在這兒躲着，無論任何人來了，千萬不要露面，我去木屋查看，立刻就回來。」

小蘭一面點頭，一面哽聲道：「我娘一定不在了，錢大叔，你要仔細看看屋子裏有沒有屍首……」

錢埜拍拍她的肩，道：「不要胡思亂想，吉人天相，絕不會有甚麼意外的。」

於是，將小蘭安置在一處假山，這才獨自離開。

他離開了假山，却沒有離開廢園，向右側一轉，快步進入了一片冬青樹林子。

林子裏，早有人在等候着——那是林一葦。

錢埜匆匆說道：「事情有了變化，趕快通知歐陽玉嬌她們撤出來，在古墓附近等候，行動要多多小心，絕不可洩露了踪跡。」

林一葦驚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錢埜道：「據說眞正的天醜帮帮主楊百川已經親自趕到將三手婆婆擄走了。」

林一葦駭然道：「果眞如此，咱們的計劃不是全盤落空了嗎？」

錢埜道：「現在只是傳聞，不知是否確實，你快去傳話快些回來，務必留心保護假山洞裏的小蘭，三手婆婆若有意外，咱們的希望就全在她身上了。」

林一葦已經有些心慌意亂，連聲應諾而去。

錢埜又在附近兜了個圈子，確定無人隱藏，才越過了廢園圍牆。

× × ×

王府巷冷冷清清，看不見一個行人。木屋四週，更是一片寧靜。

竹籬門半開着，木屋屋門也是半掩虛闔，站在竹籬外面，却無法看得清楚屋內有沒有人。

但是，錢埜可以絕對確定，這看起來平靜冷清的木屋四週，一定有人在暗中監視。

有人監視他並不怕，但從眼前的情形推測，三手婆婆很可能是眞的出了事。

他輕輕推開竹籬門，放慢脚步，緩緩向木屋走去。

抵達木屋門口，竟然沒有遇到任何攔阻。

錢埜深吸一口氣，低喚道：「趙大嫂，趙大嫂。」

連喚數聲，無人回應。

錢埜回頭張望了一眼，突然推開屋門，閃電般跨了進去。

一進屋內，他就發現，自己踏進陷阱了……

× × ×

林一葦在王府廢園附近找到隱藏着的歐陽玉嬌和「四鳳」，急急傳達了錢埜的「立即撤出城外」的話，誰知歐陽玉嬌聽了，反應却十分冷淡，輕哂道：「林兄，事情演變到現在，咱們也該自己打算打算了，你居然還相信他的鬼話。」

林一葦道：「這不是鬼話，眞正的天醜帮主已經到了太原，這是確實的。」

歐陽玉嬌道：「我知道這是確實的，所以咱們才更應該替自己打算。」

林一葦怔道：「你的意思是……」

歐陽玉嬌道：「我的意思很明白，姓錢的一直用咱們替他扮戲，却不肯對咱們坦誠相待，現在已經是咱們跟他拆夥的時候了。」

林一葦愕然道：「我……我覺得錢埜並沒欺騙咱們呀！」

歐陽玉嬌冷笑道：「林兄，你仔細想想看，他跟咱們本來就不是朋友，只因爲你的面貌酷肖趙公玄，咱們的面目醜陋，才利用你扮死人，叫咱們假冒天醜帮，可對？」

林一葦點頭道：「不錯，這本來就是事實。」

歐陽玉嬌道：「好，你再想想，現在天醜帮眞的到了，三手婆婆被擄，你也無人可騙，咱們都已經失去利用價值，你以爲他還會拿咱們當朋友嗎？」

林一葦道：「這……」

歐陽玉嬌道：「王府藏珍的秘密，只有三手婆婆一個人知道，如今三手婆婆已被擄走，縱然錢埜還願意跟咱們合作，他也無力找到王府藏珍，咱們守着他，豈不是毫無益處了麼？」

林一葦沉吟了一會，道：「錢埜說過，三手婆婆雖然被擄，還有小蘭在咱們手裏，有了這女娃兒，咱們就還有希望。」

歐陽玉嬌道：「果眞如此，咱們又何不把小蘭掌握在自己手裏，却讓她受錢埜一個人把持。」

林一葦道：「可是……小蘭不會信任咱們的。」

歐陽玉嬌道：「用不着她信任，只要三手婆婆信任就行了。」

林一葦詫道：「但三手婆婆已經被天醜帮擄走……」

歐陽玉嬌截口道：「所以咱們必須另作選擇。」

微頓，一抬手，接道：「我替林兄引介一下，這兩位就是眞正天醜帮的左右護法。」

林一葦吃驚回顧，不知何時，身後已站着兩個神情冷肅的獨臂老人。

歐陽左和歐陽右。

林一葦已驚又詫，這才知道歐陽玉嬌業已叛離，不禁又暗暗有些惱怒反感。

無論如何，錢埜迄今並無虧待歐陽玉嬌，她自己叛投天醜帮猶有可說，像這樣逼迫別人也跟着她走，却未免太過份了。

歐陽玉嬌得意地笑道：「錢埜要我假冒天醜帮，沒想到我會眞的成了天醜帮的人，更巧的是，兩位護法也覆姓歐陽，我已經認兩位護法爲義兄，正式投効天醜帮門下，林兄，識時務者爲俊傑，想必你也不會反對吧？」

林一葦聳聳肩，道：「那是你的事，我當然不能反對。」

歐陽玉嬌道：「我說的是你，希望你也加入天醜帮，別再跟錢埜合作了。」

林一葦道：「天醜帮門下，都有同樣的特徵，我這副模樣，只怕未必能够蒙收錄。」

歐陽左接口道：「林兄是否願意入帮，我們絕不勉强，只要林兄交出趙小蘭，同意跟本帮合作，將來王府藏珍出土，自然也少不了有林兄一份。」

林一葦低下頭，默然不語。

歐陽右道：「林兄若顧忌那姓錢的，其實大可不必，現在姓錢的前往木屋，本帮帮主早已親自等候在那裏，諒他難逃帮主之手。」

林一葦道：「既然如此，貴帮已掌握了全局，有無林某合作都是一樣了。」

歐陽右道：「咱們要立刻找到趙小蘭，不想多費時間，林兄只須說出趙小蘭藏身的地方，彼此就是朋友。」

林一葦搖頭道：「對不起，小蘭是被錢埜藏起來的，連我也不知道她藏在甚麼地方。」

歐陽左怒喝道：「林兄這是不願意交咱們這個朋友了。」

林一葦道：「在下很想高攀，可惜我眞的不知道。」

歐陽玉嬌連忙道：「林兄，趙小蘭明明就藏在王府廢園中，你只要指出方向，咱們大家合力搜掠，定能够找到她的。」

林一葦道：「你既然知道人在廢園中，儘可以自去搜尋，恕林某人無能爲力，告辭。」

說完，一拱手，轉身欲走。

歐陽左喝道：「站住。」同時，脚下橫跨，擋住了林一葦的去路。

林一葦道：「閣下想動武嗎？」

歐陽左道：「不錯，本帮信條一向非友即敵，你不聽良言相勸，就休想離開此地。」

林一葦一則不知道歐陽兄弟的厲害，二則對歐陽玉嬌心存不滿，早已蹩了滿肚子怒火，聽了這話，不覺氣往上衝，冷笑道：「人言天醜帮强橫霸道，果然不錯，林某人今天拚了一條命，也不會受你們擺佈。」

歐陽左道：「那你就試試看，你能接得下我三拳，我就讓路放你走。」

林一葦知道難以善罷，把心一横，不再多說話，凝神提氣準備動手。

歐陽玉嬌突然笑着道：「二位義兄，殺鷄何用宰牛刀，林一葦不過是錢埜手下的一名狗腿子，由小妹代勞，足够擒下他了。」

歐陽左道：「好，你要小心，絕不可被他走脫。」

歐陽玉嬌道：「放心吧，借他一對翅膀，他也飛不了。」

舉手一揮，「四鳳」一齊閃身掠出，將林一葦團團圍住。

歐陽左回頭對歐陽右道：「咱們去園中搜那丫頭去！」

歐陽右點點頭，兄弟兩人雙雙飛身而起，奔向了王府廢園。

林一葦担心小蘭眞被搜出，大喝一聲，便想衝出攔阻，竟被歐陽玉嬌和手下「四鳳」截住。

林一葦怒叱道：「你這反覆的賤人，難道忘了當初的誓約麼？」

歐陽玉嬌笑道：「爲人要識時務，如今是天醜帮勢大，我勸你就別再固執己見了。」

林一葦道：「你不要自以爲聰明，老實告訴你，錢埜待咱們未必是假，天醜帮絕對不會眞心待你，今天的事，你遲早會後悔。」

歐陽玉嬌毫不在意地道：「不錯，或許我眞的會後悔，那是以後的事，你要是不知進退，眼前就會後悔。」

林一葦情知這女人，絕非言語能够說動，急怒之下，雙拳連發，搶先發動了攻勢。

歐陽玉嬌傲然不懼，立刻接招反擊，「四鳳」也出手圍攻，頓時跟林一葦展開一場激戰……

論功力，林一葦在歐陽玉嬌之上，但旁邊多了「四鳳」，以一敵五，難免吃力，交手了十餘招，仍然被緊緊困住，無法衝出重圍！

正苦戰中，突聞衣袂震風聲响，一條人影如飛而至，却是天醜帮的刑堂堂主余夢龍。

林一葦並不認識余夢龍，但見此人的形貌，已猜到必是天醜帮的人，連忙提高了警惕。

余夢龍神色略帶慌張，才站定身子，便急急問道：「左右護法到何處去了？」

歐陽玉嬌道：「正在廢園中搜查趙小蘭。」

余夢龍又指着林一葦，問道：「他是

誰?」

歐陽玉嬌道：「這位就是假冒趙公玄的人，他知道趙小蘭藏匿之處，却不肯說，兩位護法命我擒下他……」

余夢龍沒等她說完，揮手道：「現在有緊急變故，本帮弟子必須儘快撤走，你們不要戀戰了，先去吧。」

歐陽玉嬌愕然道：「堂主是說放了這姓林的?」

余夢龍道：「不必多問，這是帮主的急令，你們先撤離此地，本座還得趕去知會兩位護法。」

說完，掠身而起，匆匆向王府廢園去了。

歐陽玉嬌長吁一口氣，對林一葦道：「林兄，看來咱們朋友還得交下去，剛才得罪之處，實是情非得已，你可別記在心上。」

林一葦哼道：「我不會領你的空頭人情。」

歐陽玉嬌聳肩一笑，也沒再說什麼，帶着「四鳳」轉身而去。

林一葦不知小蘭的安危如何，急忙返回王府廢園。

園子裏靜悄悄地，既未見到歐陽兄弟，也沒有看見余夢龍。

林一葦還担心天醜帮的突然撤走是「欲擒故縱」之計，不敢直接去小蘭藏身的假山，等到仔細搜查以後，發現園子裏確實無人隱藏，才小心翼翼潛進假山石洞，低聲喚道：「小蘭……小蘭……」

叫了幾聲，石洞內毫無回應。

林一葦心裏暗驚，一低頭，衝進石洞，却見洞裏空空，那兒有小蘭的人影……

× × ×

錢埜一脚跨進木屋，就發現自己踏入了陷阱。

堂屋內的桌子也已經搬走了，一切雜物都已清理，整個屋子裏，空無陳設，只有正面靠近閣樓梯子下方，擺着一把木椅子。

木椅上，坐着一個身穿紅袍的長鬚老人。

另外一把木椅，設在門口，椅子空着，跟那長鬚老人遙遙相對，此外，屋子裏再無他物，也沒有其他人。

錢埜跨進木門，那長鬚老者端坐未動，只用一雙精光閃爍的眸子，瞬也不瞬地注視着他。

就憑這雙懾人的眼神，錢埜已知道長鬚老人必然是一位精於劍術的高手，連忙深吸一口氣，凝神而待。

兩人一坐一立，四目交射，互相凝注着對方，不言，不動。

好半晌，長鬚老人才微微一笑，緩緩點了點頭，擺手道：「請坐!」

錢埜沒有開口，身子側移，慢慢坐了下來。

長鬚老人道：「錢埜錢大夫?」

錢埜道：「不敢，正是錢某。」

長鬚老人道：「老朽楊百川。」

錢埜道：「久仰。」

楊百川忽然又笑了笑，道：「看來，你已經知道我的身份了?」

錢埜道：「天醜帮雄峙武林，楊帮主更是名震江湖，錢某縱然未見過，早已聞名多時。」

楊百川仰面大笑，道：「好說，好說，老朽這點虛名，若跟『乾坤一絕劍』相比，那還差得太遠。」

錢埜道：「楊帮主太客氣了。」

楊百川突然笑容一斂，道：「可是，外間都傳說你就是『乾坤一絕劍』，老朽却知道你不是。」

錢埜道：「哦?那楊帮主以爲我是誰呢?」

楊百川道：「乾坤一絕劍成名多年，你却太年輕。」

錢埜笑笑道：「我也從來沒說過自己是『乾坤一絕劍』。」

楊百川道：「但你的氣度和沉着，分明也是造詣極深的劍術高手，或許你跟當年的『乾坤一絕劍』，有什麼淵源也未可知。」

錢埜道：「楊帮主太抬舉我了。若論到劍術造詣，楊帮主才是眞正的高人。」

楊百川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老朽對劍術一道，頗感喜好，今天有幸得遇行家，豈能錯過機會。」

錢埜道：「楊帮主，要跟錢某較量劍術?」

楊百川道：「正想領教。」

錢埜道：「你是一帮之主，錢某却是個無名之輩，你勝了不足爲武，萬一失手，難道不怕有損一世英名?」

楊百川道：「切磋武學，本是平常事，老朽不會將勝負得失放在心上。」

錢埜道：「帮主坐候此地，不會沒有目的，既然要較量，總得博點彩頭才有意思。」

楊百川道：「你想賭點什麼，儘管說吧。」

錢埜道：「借用帮主剛才的口彩，咱們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就以木屋主人賭一賭，如何?」

楊百川道：「你是指三手婆婆……」

錢埜道：「不錯。」

楊百川仰面笑道：「好!你若勝了，天醜帮立刻將三手婆婆送回此地，如果你敗了呢?」

錢埜道：「如果錢某落敗，聽憑楊帮主處置，要殺要剮，絕無怨言。」

楊百川的笑容突然僵住了，代之，是一片驚訝之色，緩緩道：「聽你的口氣，竟是有必勝的把握?」

錢埜微笑道：「那倒沒有。」

楊百川道：「然則你怎敢以性命作賭注?」

錢埜笑道：「因爲錢某自知和楊帮主立場互異，彼此已成敵對，如果我無法取勝，你楊帮主也絕不會輕易放過我，倒不如乾脆一些，强存弱死，一戰而決。」

這番話，只聽得楊百川眉頭連連聳動，驚訝中又加上三分激怒。

但他仍然極力壓制住怒意，徐徐道：「你我遠無怨，近無仇，眞的就到了誓不兩立的地步麼?」

錢埜冷聲道：「雖無仇怨，却已勢難並存。」

楊百川道：「你指的是王府藏珍?」

錢埜道：「不錯。」

楊百川搖搖頭，道：「錢老弟，你錯了，不是老朽說句大話，天醜帮雖不敢稱富有，我楊百川却不是貪婪之徒，區區藏珍，尚未在我楊某意中……」

錢埜接口道：「那你是爲何而來?」

楊百川道：「老朽親來太原，是爲了兩件事，一是三手婆婆殺了我帮中兄弟，更有人冒我天醜帮的名號，此事不能不加以澈查；另外一件，則是爲了老朽與百花宮主之間的一點私怨……」

錢埜道：「你跟百花宮，有什麼恩怨呢?」

楊百川擺手道：「這是我的事，與外人無干，你也不必打聽，總之，我不能讓王府藏珍，落在百花宮手中，其餘都是小事。」

錢埜道：「這是說，除了百花宮之外，任何人得到了王府藏珍，你都不會在意了?」

楊百川道：「可以這麼說。但是，我必須獲得確切保證，藏珍絕不會落入蕭桐之手。」

錢埜笑笑道：「那只有一個辦法才能保證，就是由你自己奪到王府藏珍，對不對?」

楊百川道：「你要這樣說，老朽也不否認。所以，只要你目的不在協助百花宮，咱們都可能成爲朋友，並未到誓不兩立的地步。」

錢埜聳聳肩，道：「我當然不會協助百花宮，可是，咱們也不可能成爲朋友，因爲我也不願意王府藏珍被你得去。」

楊百川道：「你的意思是要跟老朽爭奪王府藏珍?」

錢埜學着他剛才的口氣道：「你要這樣說，我也不否認。」

楊百川冷然而笑，道：「年輕人，不要太狂妄了，你冒用天醜帮名號的事，老夫可以不再追究，但你若想跟老夫爭奪王府藏珍，哼哼，無論較勢，較力，你都不會是老夫的對手。」

錢埜傲然道：「那要試試才知道。」

「好!」楊百川雙眉一挑，道：「衝着你這份胆識，老夫就給你一次機會，爲了公平，咱們憑勝負各賭一個人如何?」

錢埜道：「賭什麼人?」

楊百川道：「老夫敗了，立刻送回三手婆婆，如果你敗了，就交出趙小蘭。」

錢埜沉吟了一下，道：「就這麼辦。請!」

「請」字出口，人已長身而起，踢開木椅，反手拔出了長劍。

楊百川也緩緩站起身子，却空着一雙手，肅立而待。

錢埜道：「楊帮主請亮兵刄。」

楊百川微笑道：「老夫兵刄隨身，必要時自然會使用，你儘管出手吧。」

錢埜抱劍拱手，道：「恭敬不如從命，有僭了。」

話落，右腕微抬，劍鋒疾轉，齊胸直指，左手五指却搭在右手腕肘之間，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長虹，向楊百川立身處飛射過去。

楊百川眼中精光暴射，低喝道：「好劍法!」

喝聲中，身形飛旋，左袖迎着來勢猛揮而出。

兩人的身法都迅快絕倫，剎那間，劍光人影相接，却見空中寒芒交擊，响起一連串金鐵交鳴的聲音。

聲寂，光斂，兩人由對峙變成側身相向。

楊百川仍然雙手空空，不見兵刄。

錢埜駭然道：「原來楊帮主練的是『袖中藏劍』?」

楊百川點頭道：「不錯，老夫雙袖雙劍，而且都是收發由心的軟劍，你要特別小心了。」

說着，兩手連揚，又見衣袖中寒光倏伸倏縮，霎眼間向錢埜攻出一十二劍。

這十二劍，一氣呵成，劍劍銜接，毫無空隙，看來就像在錢埜身前結成一片光幕。

錢埜絲毫也不懼，長劍展動，招招硬接。

一十二劍攻完，楊百川的劍勢略緩，錢埜立即趁隙展開反擊。

但見他長劍翻動，大開大闔，一口氣連劈七劍，每一劍都勢若天動地搖，帶起一片風雷之聲。

楊百川的袖中藏劍雖然靈活，所用的却是軟劍，錢埜這樣大開大闔，正是以堅攻軟，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楊百川並不示怯，仗着內力深厚，也揮劍硬接。

劍劍相接，金鐵交鳴之聲震耳……

七劍連環如串，眼看劍勢即將使完，楊百川正想發動反擊，不料錢埜突然一聲大喝，漫天劍影頓收，彷彿那七劍忽然合而爲一，向楊百川當胸疾刺。

這一劍，快逾電奔，劍光似合七劍爲一劍，實則一劍中又幻出七朶劍花，分罩了楊百川前胸七處大穴。

楊百川大感意外，急忙雙劍齊出，交叉護胸……

「噹」地一聲，火星飛射。

三柄劍一觸又分，錢埜的劍尖由楊百川左肩掠過，只差寸許，險些刺中肩頭。

楊百川喝道：「住手!」

錢埜收劍後退，道：「有何見敎?」

楊百川肅容道：「剛才你所使的『北斗七星』劍法，是何人所授?」

錢埜道：「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楊百川道：「老朽跟『七星觀』略有淵源，你若出身『七星觀』門下，趁早實說，免得傷了和氣。」

錢埜道：「老實說，我並非『七星觀』門下，但與七星觀主却是忘年之交。」

楊百川沉吟了一下，道：「好，看在七星觀主面上，老朽今天讓你一次，希望你也能仔細想想，最好置身事外，不要再跟天醜帮作對。」

說完，抖手收回軟劍，便想離去。

錢埜道：「慢着，咱們的賭約怎麼樣了?」

楊百川道：「老夫言出必行，入夜以前，自會送三手婆婆回來，不過，有件事你可得弄明白。」

錢埜道：「什麼事?」

楊百川道：「如今三手婆婆已經加入了天醜帮，你若想動王府藏珍的念頭，那就只有一條路可走——跟本帮合作。」

錢埜聳肩一笑，未置可否，神情似乎

有些不信。

楊百川舉手連擊三下，沉喝道：「來人！」

人影疾閃，余夢龍穿窗而入。

楊百川吩咐道：「傳令下去，搜索一律停止，各地人手全部撤回另行待命。」

余夢龍躬身應諾。

楊百川看看錢塗，又道：「增派人手對百花宮行動加强監視，同時通知新任副帮主，今晚入夜時分，她就可以回此地來跟女兒相會了。」

余夢龍應諾，轉身而去。

楊百川微微一笑，道：「錢老弟，你放心了吧？今夜之會，希望你多多注意三手婆婆母女的安全，當然，本帮也會全力協助你對付百花宮……告辭。」

錢塗目送楊百川離去，並未在木屋多作停留，匆匆在附近巡視了一遍，便趕往王府廢園……

× × ×

廢園中，小蘭業巳失踪，更驚聞歐陽玉嬌叛離投効了天醜帮的消息。

錢塗行事一向沉着鎭定，聽完林一葦的敍述，也不禁駭然變色，頓足道：「糟了，歐陽玉嬌反叛事小，她必然洩漏了古墓中的秘密……你現在立刻趕去古墓，萬萬不能讓他們把屍體弄走了。」

林一葦點頭應諾，道：「那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錢塗道：「我得設法打聽小蘭的下落。如果趙公玄的屍體被天醜帮得去，小蘭再落在他們的手中，咱們就等於一敗塗地了。」

林一葦問道：「你準備到何處去打聽呢？」

錢塗道：「當然是到天醜帮落脚的地方。」

林一葦道：「咱們不知道天醜帮落脚在什麼地方，到那裏去打聽？」

錢塗道：「我巳經有了綫索了。」

說着，從懷中取出兩粒珠子，攤在手心，接道：「這是三手婆婆所戴的珠花，被人拆散，遺落在木屋附近，我想，很可能是三手婆婆被刼持離去的時候，故意留下的記號，只要循珠子出現的方向追下去，就能找到天醜帮落脚的地方。」

林一葦道：「萬一這是在爭持中無意間扯落的呢？」

錢塗道：「不會的，爭持中扯落，珠子必然落在一處地方，而這粒珠子，一在木屋內，一在院中，絕非無意間失落。」

林一葦想了想，道：「好吧，我走了。咱們現在人手更單薄，你獨自去找天醜帮，務必要小心謹愼。」

錢塗拍拍他的肩，道：「放心，我會應付的。你趕回古墓，要盡快將趙公玄的屍體移走，尋一處隱密之處掩埋起來，然後就在附近等我，這兒的事告一了結，我會去找你。」

林一葦忽然嘆了一口氣，低聲道：「當初咱們一同來太原，只說計劃如此週密，絕不會失手，想不到事情竟會敗在歐陽玉嬌那賤人手中……」

錢塗含笑安慰道：「事到如今，咱們並沒有敗，歐陽玉嬌心存猜疑，讓她離開了最好，事成之後，少一個人分享寶藏，對咱們豈非更有利？」

林一葦似乎有些心灰意冷，苦笑了一下，快快而去。

錢塗也不禁仰面長吁，但他並不氣餒，又折返木屋，展開仔細的搜查。

果然，在竹籬之外，又找到第三粒珠子。

這證明他的推斷沒有錯，三手婆婆的確是被天醜帮刼持而去，這些珠子，正是故意投置的引路記號。

錢塗雖然仗着「北斗七星劍法」驚退了楊百川，却無法在木屋坐候三手婆婆回來，因爲，小蘭的失踪，歐陽玉嬌的叛變，都可能使整個局勢發生變化，萬一楊百川食言背信，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何況，現在天色才過午，距離入夜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形勢隨時會有變化。

錢塗整夜未眠，更沒有進過飲食，飢腸轆轆，倦意滋生，仍然抖擻精神，繼續向前搜索……

散落的珠子陸續出現，第四粒，第五粒……所指方向，却是王府巷外大街。

進入大街，搜索越加困難，因爲這時街上行人來往，非但不方便，亮晶晶的珠子，也可能被人拾去。

錢塗正感爲難，突然發現人叢中有兩個販賣豆干的小孩，一路低着頭，在街上尋尋覓覓，迎面前來。

兩個小孩都只有十一二歲，衣衫破舊，滿臉泥垢，籃子裏的豆干還剩下很多，却不理會行人的叫買，只顧低着頭，專心一意向街道上尋覓。

錢塗心中一動，連忙橫身攔住，道：「喂！小兄弟，你們在找什麼？」

兩個小孩一驚抬頭，互望了一眼，其中一個年齡略大的搖搖頭，道：「沒有呀……我們……只是隨便看看……」

錢塗笑道：「眞的不是在找東西？」

小孩答道：「眞的不是，誰騙你幹什麼？」

錢塗故意攤開手中的珠子看了看，輕嘆道：「啊！那是我問錯了，我還以爲你們是在找這些珠子呢！」

兩個小孩忽然瞪大了眼睛，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驚喜之色，溢於言表。

錢塗一面將珠子揣進懷裏，一面喃喃自語道：「今天眞碰上怪事了，是誰把珠子丟得滿街都是呢？我巳經檢到好多顆了，却問不出是誰丟掉的……」

還是那年齡略大的孩子開口，說道：「大叔，珠子是我們的，你還給我們好不好？」

錢塗道：「你們的？你們窮得在大街買賣豆干，會有這種珠子？」

小孩道：「大叔，不騙你，珠子眞的是我們的，不信你看，我這兒還有。」

掀開籃子蓋布，一塊小布絹中，果然包着一二十粒同樣的珠子。

錢塗道：「你們這些珠子，是那兒來的？」

小孩遲疑了一下，道：「是我姐姐珠花上掉下來的。」

錢塗道：「你姐姐幾歲了？」

小孩道：「十……八九歲。」

錢塗笑道：「好！你們帶我去見見你姐姐，讓我當面問問她，果眞是她的珠子，我自會還給她。」

小孩吶吶道：「這……」

錢塗道：「這什麼？莫非她不在家裏麼？」

小孩連忙點頭道：「對！她出去買東西了，不在家。」

錢塗道：「買東西總會回來，我可以等她，走吧！」

說着，一手拉住一個，向前就走。

兩個小孩却賴着不肯走。

錢塗冷笑道：「嘿！你們不敢去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根本沒有姐姐，這些珠子也不是你們的，八成是從什麼地方偸來的東西。」

小孩急得要哭出來，道：「我們沒有偸。」

錢塗道：「沒有偸，珠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們兩個小鬼，居然想訛詐我，沒別的話說，我把你們送到衙門裏去，不怕你們不說實話。」

兩個小孩一聽，臉都嚇白了，拚死掙扎着道：「不要嘛！不要嘛！我們說實話就是了……」

錢塗說道：「說了實話，我就放了你們。」

兩個小孩畏畏縮縮，最後，還是由那個年齡較大的說道：「不瞞大叔說，這些珠子都是我們在街上檢來的。」

錢塗道：「在那一條街檢到的？」

小孩道：「從這裏往前去，經過好幾條街了。」

錢塗問道：「誰告訴你們街上有珠子檢的？」

小孩道：「沒有人告訴，是我們自己找到的，今天早上，我們出來賣豆干，突然在街上檢到一粒珠子，走沒多久，又檢到一顆，所以就一路找過來，總共檢到了這許多。」

錢塗道：「是眞話？沒騙人？」

小孩道：「眞的沒有騙你，騙你的是小狗。」

錢塗鬆開手，道：「既然這樣，你們再帶我一路走回去，找到檢第一顆珠子的地方，我就相信你們的話，而且把我檢到的珠子，也一齊送給你們，如果你們說謊，我就拉你們去衙門。」

兩個小孩連忙點頭道：「好！我們帶你去就是了。」

於是，兩個小孩在前面引路，錢塗在後面跟着，轉大街，過小巷，不須尋覓，就找到了三手婆婆被刼走的路綫。

行約頓炊的時間，兩個小孩停步，指着一條巷子道：「大叔，就是這裏了。」

錢塗抬頭望去，不禁吃了一驚。

這巷子是條死巷，盡頭一扇黑漆大門，赫然竟是白冰清居住的那座巨宅。

錢塗皺皺眉頭，低問道：「你們沒有記錯，最初檢到珠子的是這地方？」

小孩道：「不會錯，我們先在巷口檢到一顆，後來又在那邊空地上檢到三顆，其餘都是在大街上檢到的。」

錢塗沉吟了一下，道：「我相信你們的話，這些珠子全送給你們，但是，你們兩個務必要記住，不准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任何人，知道了嗎？」

小孩道：「知道了，我們不會告訴別人。」

錢塗將自己檢到的幾粒珠子給了兩個小孩，揮手道：「去吧！」

兩個小孩如逢大赦，連聲道謝飛奔而去。

錢塗望着那扇黑漆大門，却不覺猶疑起來……

三手婆婆明明是被天醜帮刼走，怎麼會到了白冰清的住處？難道白冰清會是天醜帮的人？

不！不像！

白冰清雖然來歷不明，顯得很神秘，無論從外貌，言談，擧止……都不像天醜帮門下，而且，白家僕傭人人武功高强，也不像甘於跟天醜帮勾結的人，如果這兒是天醜帮落脚的地方，自己和小蘭又怎能平平安安離開？楊百川又怎會跟自己賭勝負交換小蘭……這簡直太難令人置信了。

可是，兩個賣豆干的小孩所說的話，應該不假，三手婆婆的珠子到此而止，也是事實，白家和天醜帮，分明難脫干係。

別管它，既然找到這兒來了，且進去看個究竟，見機行事吧！

錢塗打定主意，整一整衣衫，跨上石階，擧手敲動門環。

才敲了一下，門扉巳應聲而啓，老僕白剛側身立在門內，低聲道：「錢大俠請進，我家小姐在大廳恭候多時了。」

錢塗微怔道：「白姑娘早知道錢某要來？」

白剛道：「自從錢大俠和趙姑娘離去以後，我家小姐就料定你們還會再來，所以，一直在大廳等候。」

錢塗哦了一聲，滿腹疑雲，跨進了大門。

庭院內還是那麼靜，那麼整潔安詳，彷彿與外面的十丈紅塵，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

錢塗暗中注意在前面帶路的白剛，只覺這老頭兒步履輕盈，落地無聲，擧步間衣不飄風，履不揚塵，分明內家功力巳練到爐火純靑的地步。

如此高手，居然只是白家的一名看門僕人？

驚忖間巳到大廳門前，白剛連通報也免了，輕輕掀起珠簾道：「錢大俠請！」

錢塗稱謝而入，白剛立刻放落簾子，自行退去。

大廳內，只有白冰清一個人，仍然坐在原來那把太師椅上，懷裏仍然抱着那隻白毛狸貓，臉上仍然帶着和藹的笑容。

「錢大俠去而復返，證明我的話果然不錯吧？」

錢塗點頭道：「不錯，一切都在姑娘預料之中。」

白冰清笑道：「我不是預料，而是確實知道三手婆婆巳被楊百川擄走。」

錢塗道：「姑娘足不出戶，怎會知道外面發生的事，而且如此確實？」

白冰清揚揚眉，道：「這就叫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不但知道三手婆婆被擄，更知道你們今天離開這兒以後發生的事，你信不信？」

錢塗驚聲哦道：「哦？姑娘，請說說看。」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皇冠（六）

馮嘉·文　盧令·圖

被迫上梁山

冒險闖虎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和金達夜闖皇宮，被王漢成所擒，要求他們合作把血皇冠偷回來，並由陳依德說出他們急於得回皇冠的原因。司馬洛諷刺地說，卡卡國不是流行劈頭的玩意嗎？王漢成指出就因為國王曾以開玩笑的心情劈過幾個頭，這就是許多人反對他的原因——

「這也正是我的意思，」司馬洛說，「這個反對他的傢伙，為什麼不一刀劈下他的腦袋算了？」

王漢成哈哈地笑起來。「這也是一個辦法，依德，你說是不是？」

陳依德沒好氣地噘着嘴。

「不，司馬洛先生，這個辦法不行的，」王漢成笑着又說，「在這裏，你可以隨便把一個平民的頭劈下來，但是一個貴人卻不行的，明白嗎？」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點頭，「野蠻手段，祇能施展在那些沒有抵抗的人身上。」

「總之，」陳依德說，「你大概已經明瞭情形是怎樣的了吧？」

司馬洛點點頭。「在國慶日之前，如果還不能把血皇冠找回來，那就會很麻煩了！」

「國慶日？」王漢成皺眉看着他，「誰告訴你這一點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自己猜出來的，別以為我是傻瓜！」

「但——但——」金達呷了好幾口酒，才吶吶地說：「血皇冠在哪裏呢？」

「我不知道在哪裏，」王漢成說，「我們祇知道是在誰的手中。你們去找出來吧，這是我們不能把對手抓出來劈頭的原因之一。」

金達問：「萬一找不出血皇冠來，我們怎麼交代呢？」

「唔，」司馬洛微笑，「又是像在古偉平家裏一樣了，我們得去把藏寶的地方找出來！」

「是的，」王漢成說道，「這是你們的專長，所以，我們才找你們來做這件工作！」

「我們應該到一些什麼地方去找呢？」司馬洛問。

「我們這位對手的名字叫紀艮，一個老頭子，」王漢成說，「他是那麼老，他早就該死掉了的，但是他不但沒死，還有興趣來攪風攪雨。他有座國內最豪華的住宅，豪華程度僅次於我們國王的王宮！」

「那要找的地方是很多了！」司馬洛說。

「所以需要專家！」王漢成說。

「可以找到屋子的圖則嗎？」司馬洛問。

「當然可以，」王漢成得意地微笑着，「這些卻是我的專長了！」他走進屋內了。

司馬洛看着陳依德微笑，陳依德卻避開了他的眼光。

後來王漢成出來了，臂下夾着好幾隻硬紙袋。他把硬紙袋在小几上放下，從裏面抽出一些圖則和照片，圖則可以使人清楚屋子的形勢，照片則使人看清楚屋子的模樣。

「唔，」司馬洛點頭，「你幹得眞不壞，王漢成，很詳盡的資料，很詳盡的資料！」

「這屋子漂亮吧？」王漢成吃吃笑着問。

「我不敢說我見過更漂亮的屋子！」司馬洛點着頭。

「敝國以前有一位世界一流的劃則師，」王漢成說，「這就是他的傑作之一，自他死了之後，新建的屋子就沒有那麼好看了！」

司馬洛細細地看着那些照片。「屋子這麼大，可以收藏一隻血皇冠的地方是很多的。」

「不錯，」王漢成點着頭，「這都是你的工作了，你去查出來吧！」

「一定在這屋子裏嗎？」司馬洛問，「我的意思是，不會在另外一些地方？」

「有什麼地方比他自己的屋子更安全呢？」王漢成問，「敝國的要人們是不大相信銀行的，自己的屋子有衛兵守衛着，因此貴重的東西沒有比收藏大屋子裏的更安全的了。不錯，血皇冠一定是在這屋子裏，問題是在屋子裏的何處而已！」

「如果在，我會找出來的。」司馬洛沉吟着，翻動着那些資料，「這些圖則是百份之百準確的嗎？」

「當然了，」王漢成說，「你不能小覷我的工作效率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怕會有什麼新裝的防盜設備之類！」

王漢成狡猾地微笑：「別忘記我是幹哪一種工作的，司馬洛，這些事情，就是瞞不了我！」

司馬洛把那些資料收拾起來：「我可以把這些資料拿回去研究嗎？」

「當然可以，」王漢成臉上那個微笑是更狡猾了，「拿回你的房間裏去吧！」

「我的房間？」司馬洛瞪目看着他。

「不錯，」王漢成說，「你當然是在我家作客了，我這裏有着一切一流的設備，一流的服務，你不會感到缺少什麼。」

「除了自由之外！」司馬洛說。

王漢成目光凌厲地看看他。「在工作期內你是不會覺得需要自由的，因為你會很忙。你會很忙很忙。而且，住在這裏，有什麼問題的話，你要問我也很容易！」

「我也住在這裏？」金達吶吶地問。

「當然，你們是好朋友而且好搭檔，我不會厚此薄彼的，來吧，打一個電話回去給你的好朋友郭漢，跟他說一聲吧，我派人去替你們拿行李。」

「遲一點吧，」司馬洛聳聳肩，「郭漢已經醉了酒，他大概還有十二鐘個頭才會醒來的，所以這一點不用急。不過我倒有一個問題，這裏有廚房嗎？」

「當然，」王漢成說，「我這裏有着全國最好的廚子，甚至國王請客也要到我這裏來借用，我本人也是個老饕——」

「我祇是問廚房，」司馬洛說，「因為我的朋友金達最喜愛的活動就是烹飪，如沒有廚房給他，那就像魚沒有水了！」

王漢成哈哈笑起來。「很好，我會下令廚子隨時把廚房讓出來，不反對你們在廚裏幹什麼，行了嗎？行了嗎？」

司馬洛轉向金達：「現在，你不能怪你的朋友不為你設想了！」

金達靦覥地微笑着：「呃——我可以現在就參觀一下你的廚房嗎？」

「當然可以！」王漢成大方地一揮手，「依德，你領他去參觀吧！」

陳依德沒好氣地，領着金達進裏面去了。

「現在，」司馬洛對王漢成說，「我倒想參觀一下我們的房間。」

司馬洛是對住的問題要看得比吃的問題重要的。

× × ×

金達拿着一隻碗，不知在吃着些什麼，正在滿頭大汗。他滿頭大汗卻不是因為吃的是辣。

他正在和司馬洛在研究那些資料，研究這個紀艮的住宅，而使他滿頭大汗的就是那些資料。

「荷槍實彈的守衛！」他說，「我們也許不會給殺頭，但我們卻會給槍斃！」

「這和皇宮並沒有分別！」司馬洛說，「皇宮裏，不是也有荷槍實彈的守衛們嗎？」

「那是不同的，」金達把東西往嘴裏塞。「皇宮裏的人祇是作例行的戒備，但這個紀艮，他一定每一秒鐘都在提防着有人來偷血皇冠，他那些守衛簡直是在等着我們來的。」

「唔，」司馬洛點着頭，「而且，這個紀艮是不擇手段的，看他對梁惠謙就知道。梁惠謙替他找到了血皇冠，他卻就這樣把梁惠謙幹掉算了，既可省錢，又能滅口！」

「我害怕這個人！」金達抖一抖。

「王漢成不見得就很可愛，」司馬洛說，「如果你不幹這件事，你還得想辦法逃出這間屋子，逃離這個國家，逃不脫時，大刀手就等着我們了！」

金達緊握着拳頭踱來踱去。「你有什麼計劃嗎？」

「進屋去看來是不難的，」司馬洛在那照片和圖則的上面低着頭，「難的是把血皇冠的所在找出來。」

「可以用進皇宮的同一個方法進去嗎？」金達又問。

「別傻吧，」司馬洛瞪了他一眼，「這裏又沒有一條河。」

「用上一次到古偉平家去的方法呢？」金達問。

司馬洛苦笑。「古偉平家沒有兵士，可以用這個方法，但這個紀艮家裏就不同了。一吵起來，家裏可能像蟻羣一樣爬滿了士兵，不管你躲在什麼地方都找得出來的。」

金達搔着頭。

「你有一個到皇宮裏偷寶的好計劃，」司馬洛說道，「那個計劃，好到我也認為佩服，為什麼你現在不再想一個同樣好的計劃呢？」

「我正在想，我正在想！」金達揮着手。

「最好想到一個和你做的菜一樣好的計劃！」司馬洛說。

金達色然而喜地看着司馬洛。「你現在要吃點東西嗎？」

「不，不！」司馬洛連忙推拒，「想個計劃吧！我需要的是計劃。」

金達負着手，在室中來回地踱着。

司馬洛也靠在椅子，尋思着，腦子亂得很。他想着很多事情，甚麼都想，而且也曾想到金達本來的那個計劃。

如果血皇冠是在宮中，那他和金達應該是偷得到手的。金達的計劃是這樣的：血皇冠所在的那間房間的地下面，正是樓下，剛好就是宮中的儲物室，裏面放着很多雜物，一年最多不過打開兩次，他們大可以携同乾糧偷進那儲物室中，就動手把天花板鑽開。

在這一方面，金達也有很詳盡的資料的。

他知道皇宮是一間相當古舊的建築物，大部份是用灰泥及木樑築成的，中間並沒有鋼筋，如果有適合的工具，把天花板鑽穿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把天花板鑽穿，也即是等於鑽穿藏寶室的地板。那藏寶室祇是門口有電眼管着，如果不經過電眼進入，就根本不會觸動什麼警鈴。

他們可以等到夜深人靜時才鑽穿地板

爬上去，拿了皇冠又回到儲物室中，然後從容逃走。

金達估計祇要幾個鐘頭時間就可以鑽穿地板了，但假如估計不準確的話，他們大可以在儲物室中逗留數天之久，被發現的可能性還是甚少的。

但現在血皇冠已不在宮中，這計劃就行不通了。

金達仍在那裏搔着頭。

司馬洛的思潮又盪回另一個方面。他極力回憶着王漢成對他說過的每一句話，企圖從中找出若干資料來。

接着，司馬洛忽有所憶地把手指擦得「卜」一聲响。

「出來吧！」他低聲對金達說，「我們到露台去談談。」

那房間是有一所露台，露台可以俯視一座大的花園，花園中草木是頗優美，雖然比不上紀亘那一座屋子那麼好，亦比不上皇宮那麼好，但是也不會差得太遠了。

當然，司馬洛不是邀金達出去看風景的。司馬洛祇是覺得，在室內談話，可能有米高峯之類在偷聽，雖然他經過小心的搜索之後並未找出何處藏着米高峯。

「怎麼了？」金達也憑着露台的欄河，把頭伸出去，低聲問着。

「我剛想起了一點不對的！」司馬洛說。

「什麼不對？」金達問。

「王漢成所告訴我們的，」司馬洛說，「他告訴了我們太多，太多了！他太信任我們，這不像是王漢成的作風。他這一類人我見得太多了，當他用一個人的時候，他絕對是利用的，不會讓這個人知道太多內幕，祗要這人做好工作就行。」

「但現在，我們是完全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中的！」他無論告訴我們什麼都不要緊。」

「但他仍然不必告訴我們太多的，」司馬洛說，「這種人，當他擺出一副誠懇的態度來表示要和你合作，你就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必有詭計了！」

「可能有什麼詭計呢？」金達問。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最可能的詭計就是，也許他不打算在這件事情完畢之後讓我們活着離開！」

金達的腰一直。「你在開玩笑！」

「我不是在開玩笑！」司馬洛說，「不過可能不致於劈頭那麼慘，總之是不能活着離開了。」

「但——但——」金達吶吶地說，「我們又逃不出這裏！我們怎麼辦好？」，

「我們祇好隨機應變！」司馬洛說。

這時，忽然有一件圓圓的東西在眼前搖晃着，司馬洛嚇了一跳，連忙跳後，跟着就發現那是一隻兒童玩具的通話無綫電，兩個話筒，由一條電綫連繫着的那一種，對其中一隻話筒講話，語聲就可以通過話筒傳過去了。抬頭，司馬洛發覺話筒是經樓上的露台搭下來的。

雖然是樓上樓下，但這種屋子的設計天才比城市裏那些鴿籠式的住宅大厦，它要高得多，一層要等於兩層以上，因此雖然是上下樓之隔，也隔得很遠了。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一手把那隻話筒抓過來，對裏面說：「是誰？」

「是我，」那裏面傳來微弱的聲音。

雖然是那麼微弱，司馬洛也聽出這聲音是似曾相識的。他把耳朵湊緊在那隻米高峯上，就比較清楚了。

那聲音在說：「你聽得見嗎，司馬洛？」那是陳依德的聲音。

「我聽得見，」司馬洛拿開米高峯，咀吧湊上去說。

由於祇有一個出口，出口也是入口，不能同時講和聽，那是比較痲煩的。「你在幹什麼，和我玩遊戲嗎？」一說完，馬上又再把那東西湊到耳朵上，聽陳依德回答。

「不，」陳依德回答，「我不是在玩遊戲，我是要跟你談談！」

「你就住在樓上？」司馬洛問。

「是的！」陳依德說。

司馬洛望望頭上的露台，却看不見她的人，祇是有那條電綫通下來。

「既然那麼近，」司馬洛說，「何不下來談談呢？這樣談是很累的。」

「我不能下來！」陳依德說，「王漢成不准我和你們單獨會面。」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陳依德說，「總之你們的房間外面有人守着，王漢成已經留下了命令，如果我要進去，他的人就陪我進去。他說是爲了保護我！哼！而且，即使我能單獨進來也沒有用的，房間裏裝滿了米高峯，我們說什麼他都聽得到。」

「你有什麼不願他聽到的話跟我說嗎？」司馬洛皺着眉頭問道。

「是的，」陳依德說，「我要提醒你，司馬洛，你得小心一點！王漢成是不懷好意的。」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但，你和他不是同路人嗎？」

「我不信任他，他也不信任我！」陳依德說，「我們是根本沒有合作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他沒有理由會有誠意和我們合作。他一定知道，當老王退休之後，新王登位，第一個要除去的就是他！即使把皇冠交給對方，也好過尋回來。」

「那麼，他是在打什麼主意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陳依德說，「你祇是得小心一點！」

「唔——」司馬洛沉吟着，「我怎樣可以再和你聯絡呢？」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陳依德告訴了他一個電話號碼，「我白天多數在那裏，如果不在，那裏的人也會設法和我聯絡的。」

「好吧，謝謝你，」司馬洛說，「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的嗎？」

「暫時沒有了，」陳依德說，「如果有什麼消息，我會再通知你，晚安！」

「等一等，」司馬洛叫住她，「我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爲什麼你要告訴我這個？」司馬洛問，「我的意思是，你怎能信任我？你放了我活命，說不定我偷到了血皇冠之後就會帶着它逃走呢！」

「你不會的，」陳依德說。

「你怎知我不會？」司馬洛頗感豈有此理。這一點，實在他自己也對自己沒有那麼有信心的。

「已經有過先例了。」陳依德說，「那一次不是叫你到深惠謙那裏去偷血皇冠的嗎？你却不肯去，祇因爲你和他有過交易，而且，你甘願把我給你的定銀也退回，你是一個够義氣的人，你不會這樣對我的。」

「過獎過獎！」司馬洛呆呆地說。

「晚安！」陳依德說。接着電綫一扯，那隻米高峯就脫出了司馬洛的手，而向上升上去了，司馬洛沒有機會再跟她講一句話。

金達在旁邊祇聽到司馬洛這一廂的對白，但金達也不是個傻子，他憑這個就已經猜出了對方是誰，以及他們在談着的是什麼了。

他搔着臉頰。「眞有趣，是不是？」他苦笑着，「他們無法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我猜我們在這裏根本就沒有朋友，」司馬洛說。

「陳依德呢？」金達說，「她就不像是惡意的！」

「祇因爲她是一個女人？」司馬洛不屑地說，「許多女人是外面如花似玉，裏面蛇蠍心腸的。她也是祇對她自己有好意的。」

「這論調就未免偏激一點了！」金達說。

「我還沒有忘記她用磚頭擲過我和用假炸彈嚇過我。」司馬洛恨恨地說。

「你以爲，她說的是眞話嗎？」金達問。

「百份之百眞的，」司馬洛說，「王漢成一定在利用我們，他一定有一個計劃的。」

「你以爲會是什麼計劃呢？」金達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回到房中去，在沙發上倒下來。「我還得想想。」

「你要不要吃點東西嗎？」金達殷勤地問。

「我不吃東西！」司馬洛不耐煩地大叫。

「用不着生大氣的。」金達喃喃地說：「人家不過是好意的。」

「我已經想了一個辦法！」司馬洛忽然說。

「甚麼辦法？」金達懵懵然地看着他，問着：「幹甚麼的辦法？」

「進行那件事情的辦法。」司馬洛說：「但，我不會告訴王漢成的。我認爲對他還是守着一點秘密好！」

「我也是這樣想。」金達說：「不過，你對我是不必守着秘密的，所以你大可以告訴我。」

司馬洛把他所想到的計劃附耳告訴了金達。

雖然在露台上是不愁會給米高峯偷聽到的，他還是把聲綫壓得很低，附着耳邊告訴金達。金達佩服地點着頭。「這是一個好計劃，司馬洛，既然你能想出一個這樣好的計劃來，剛才爲甚麼你還要逼我去想呢？」

「傻瓜，因爲剛才我還沒有想到這個計劃。」司馬洛說。

「但——但——」金達吶吶地道：「這個女人，這個陳依德，你認爲我們可以信任她嗎？」

司馬洛苦笑。「我們是沒有甚麼選擇的，金達，王漢成或者是陳依德，我們必須信任其中一個，你認爲信任那一個比較好呢？」

金達抖一抖。「我甚麼時候都不信任王漢成的。」

「那麼，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司馬洛說道。

× × ×

第二天，司馬洛和金達出去了一趟，到紀亘那座住宅的周圍去巡視一下形勢。在街上，司馬洛找到電話，打給陳依德。陳依德本人接聽。

司馬洛告訴陳依德，他想得到一些用具，他目前是不能拿到手而不爲王漢成所知的，問陳依德能不能够秘密地去帮他備辦呢？

「你要的是甚麼？」陳依德問。

司馬洛告訴了她。陳依德考慮了一會。「我想可以的。」她說：「你甚麼時候要呢？」

「明天晚上之前吧。」司馬洛說：「如果辦好了，你再在露台把那玩具吊下來通知我吧。」

「好的。」陳依德笑起來。

當司馬洛和金達回到王漢成的家時，已經是黃昏的時候，王漢成已經在那裏等着他們了。

「怎麼樣？」王漢成問：「看出了一個眉目來沒有？」他很焦急，他是知道司馬洛和金達去踏勘情形的。

「大致差不多了。」司馬洛說：「明天晚上還要再去看一看。」

「明天晚上還要看？」王漢成皺着眉頭。

「是的，」司馬洛說：「白天看清楚了情形，晚上還要去看的，因爲我還不知道那裏晚間是甚麼樣子。」

王漢成不大滿意地打量了他一會，最後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好吧！」他說：「但我眞希望你手脚快一點，因爲，我們時間實在不多了。」

「別担心。」司馬洛安慰他。「我會辦妥的。」

「後天晚上！」王漢成說完後便出去了。

金達走到司馬洛的身邊來，低聲對他說：「我正在想，司馬洛，王漢成似乎很心急，他會有甚麼詭詐呢？」

「這是陳依德告訴我們的。」司馬洛也低聲回答。

「但如果他是害我們，他就不必叫我們去偷了。」金達說。

「他的企圖還不明白，但他的企圖的確是值得懷疑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試驗過之後就會知道了。」

他們把帶出去的偵察用具都放好了，更衣準備就寢。

司馬洛差不多睡着了的時候，聽見露台上有點奇異的聲音，似乎有一件硬東西正在碰擊着露台的欄河。他連忙坐起身來望望，就看見那隻玩具米高峯，正在露台

上的黑暗中盪來盪去——陳依德有話要和他說。

司馬洛走出去，拿起了米高峯，低聲對裏面問：「甚麼事？」

「你要的那些東西，」陳依德回答：「明天晚上可以妥了，明天晚上怎樣交給你？」

「不要拿到這裏來，」司馬洛說道：「我看，你放在一個順路的地方，我們經過的時候自己去拿吧。我們明晚要到紀艮的家去。」

陳依德考慮了一下，便告訴了司馬洛一個地點。司馬洛記住了，跟着又問：「我還有一個問題忘記了問你的，依德，叫我們去偷東西，這是誰的主意？」

「我的主意。」陳依德說：「當他最初發現你們來了的時候，他是贊成殺死你們的，但我說你們值得利用。」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點頭：「好了，晚安，依德，謝謝你。」

司馬洛請她把米高峯拉回上面去，自己回到床上。隣床的金達正在鼾聲大作，睡得很熟。司馬洛從不會[illegible]熟的，尤其是今晚，他幾乎無法入睡。陳依德回答他的問題的那句話，使他很不舒服。

×　×　×

第二天晚上，司馬洛和金達在應該上床的時間出動。

他們駕着一部由王漢成供應的車子，駛近郊區的邊緣，由金達駕駛，司馬洛坐在他的身邊。金達一直膽顫心驚的。不久之前，還是他極力主張到卡卡國來，來實行他那個自以爲是巧妙無比的計劃，現在，却是他最急於離開這裏了。他一點也不希望落得一個被劈掉了頭顱的命運，不過他也知道，如果不解決了目前這件事，他是無法脫身的，所以他也早就已停止埋怨了。

在離開市區之前，他們在一間通宵營業的士多店之前停了一停，司馬洛下車，進入了店內，金達則在車中等着他。司馬洛進入店內，對掌櫃的那位年輕少女說：「我是姓司馬的，我那包香烟運來了嗎？」他在櫃枱上放下一張鈔票，那少女以有點奇異的眼光對他一瞥，從櫃子裏取出了一共五包香烟放在櫃枱上。司馬洛迅速地把其中四包放進了衣袋裏，然後把最後一包拿在手中，他對那少女說：「謝謝！」便出了店子，一面走出來就一面把那包香烟拆開。到了車子旁邊，他還抽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才上了車。如果有任何人監視着的話，也不會懷疑甚麼的，祇會以爲他是剛剛到那店子裏去，買了一包香烟而已。

司馬洛上了車，金達把車子開動了。「拿到了沒有？」金達問。

「拿到了。」司馬洛點點頭。他從袋裏把那四包香烟掏出來，一一解開了。四包裏都沒有一根香烟，裏面都是裝着一件黑色的電器，似乎是四副小型的原子粒收音機，四副都是一模一樣的，也有着同樣的奇怪附件。不管它們是作甚麼用途，它們的用途是相同的，這一點是必然的了。

「陳依德怎能弄到這種好東西的？」金達奇怪地看着司馬洛手裏那些東西，「這是職業間諜用的。」

「她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司馬洛說：「她的藝術成就如何，我還沒有機會欣賞，但起碼，在做間諜的方面她是一流的。」

「如果她能把我們弄出這個鬼國家，她才是眞一流的呢！」金達喃喃着說。

「耐性點，耐性點。」司馬洛勸他，「別急好不好？事情要按步就班地來。」

「有一件事不能不急的。」金達說：「我們已經差不多到地方了，你準備好了沒有？」

「噢，對了，我得脫衣服。」司馬洛說着，就匆匆脫下了身上的衣服，而露出了下面的一襲黑色的夜行衣。他的夜行衣總是像一層皮膚一般穿在衣服的下面的。

跟着，司馬洛又從袋裏取出另一件東西來。那是一隻未吹脹的汽球。

他就把這汽球湊到嘴巴上，開始吹氣，吹到它脹到大約和人頭一樣大的時候他就停止了。他在座位上伏下來，而把這個汽球舉起，用取自雜物架內的膠紙把它黏牢在座位的靠背上，這樣，從遠遠看來，那就像是司馬洛的頭，就像司馬洛仍然坐在車上似的。

金達伸出手拍拍那個汽球。「音容宛在！」他吃吃地取笑。

「去你的。」司馬洛罵着，「可以下車的時候通知我，記着，別停車，不能讓人知道我是不在車上的。」

「我明白了。」金達說。

司馬洛仍然伏在那裏，車子沉默中繼續前進着，後來，金達慢下來，說：「好了，下去吧。」

司馬洛摸摸夜行衣的衣袋。那四包香烟裏拆下來的東西都已在他的夜行衣袋裏了，於是他便輕輕推開車門，溜了下車，車子又加速開走了。

司馬洛閃進了牆下的陰影中，他身上的那套衣服是那麼黑，使他變成了像是黑影的一部份，很難再分得出來了。

前面就是紀艮那座住宅的圍牆，有二十多呎高。

爬牆在司馬洛一向不是難事。今晚的出動，最困難的地方並不是爬牆，而是瞞着王漢成，他告訴王漢成明晚進去，實在他今晚就要進去了，如果王漢成有甚麼詭計的話，起碼時間方面他會算錯了。

司馬洛從袋裏取出另一件用具，乃是一隻小型的三叉鋼鈎，和爬山家所用的那種一樣，不過都是像手掌一般大小的。這鋼鈎的外面還套着一層軟膠，因此當司馬洛把它一丟上去，搭住牆頂時，幾乎是完全沒有聲音的。鋼鈎在牆頂上勾牢了。鋼鈎的柄上有一條幼幼的尼龍索垂下來，通進司馬洛的手中，現在，司馬洛就抓着這條尼龍索，開始向上爬。

對於司馬洛，這實在不是一件很新的爬牆用具，司馬洛以前是已經用過的了。爬牆對竊賊而言，是一種起碼的技術，除非是很特別的牆，否則，用不着很新的工具。

司馬洛很快就到達了牆頂，跨過了牆頂的防盜碎玻璃，把鈎子及尼龍索收了起來，就一跳跳到牆內的地上。那是軟軟的草地，而司馬洛又是身形輕巧的，所以着地無聲了。

他向四面望望。

屋內的形勢他早已在圖則上研究熟悉了，不過，眞正看到園內的景色，這還是第一次。雖然是在月光之下，他也不禁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王漢成說這座屋子的美麗僅次於皇宮，如果不是謙遜之辭，那就是他的審美眼光太差了。

很難以筆墨形容這座住宅是多麼美麗，總之，如果讓司馬洛去選擇的話，他是毫不猶疑地會選擇這裏，而不選擇國王的皇宮的。但也許，正如上面所說，這是趣味的問題罷了，現在，司馬洛祇希望這裏沒有比皇宮花園裏更大的狗。

他記得王漢成所供應的那些資料裏並沒有提過這住宅裏的狗，但是，金達提出關於皇宮的資料時，也同樣沒有提過有狗，結果還是有狗出現，所以，他們的資料是不足信的。

司馬洛蛇行鼠伏地爬進了一座樹林中，通過了那樹林，就是一座水池。一條山溪從山上流下，而滙成了這座半人工半天然的水池，池水淺而極其清澈，在月光下可以看到金魚正在池中懶洋洋地浮着，司馬洛竄過了一度橫跨池上的小橋，到了對面的一座樹林中。

再繞過一座假山，他便看見了屋子的本身了。這時，他也看到了第一個守衛。這裏的守衛和皇宮裏的御林軍是不同的。並沒有穿着制服，手上也沒有拿着槍。一個流氓型的守衛，身上穿着成套的西服而不結領帶，左腋之下隆起一大塊，那裏就是他的槍所在的地方了。那人正坐在假山後面的一張石櫈上吸着烟，低着頭。比御林軍吊兒郎當，但效率可能要高一點，因爲這是一個職業打手。司馬洛奇怪紀艮本身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物。聘用這一類打手的人，應該和黑社會頗有聯絡的。

司馬洛當然沒有去惹這人。他也沒有馬上就行動。他祇是繞屋走了一匝。這樣大的一座屋子，繞屋一匝並非一件簡單的事。單是時間就已經花了二十分鐘了。司馬洛再回到出發的地點。已大致了解了守衛的分佈情形——這是王漢成不能供給的資料。守衛是活人，守衛的分佈，是隨時都可以變更的，司馬洛數出分佈在屋子周圍的守衛有七人之多。這七個人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緊密的防衛網了，如果不是司馬洛這種一流的人物，恐怕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近這屋子。

司馬洛清楚了全盤的形勢之後，就選擇了一個七個人都看不到的角度，竄到屋牆腳下，然後好像一隻大老鼠一般，沿着一條水渠，迅速地爬上去。

三分鐘之後，他已通過窗口而進入了屋內。屋內的情形他則是已憑那些圖則而記熟了的。

他知道紀艮的睡房是在甚麼地方，他也知道紀艮有着早起早睡的習慣，現在的紀艮應該是已在床上睡熟的了。

起碼，司馬洛看見守在紀艮睡房門口的那個槍手是已經睡熟了，那人坐在門外走廊中那張圓籐椅上，頭靠着門框，發出着輕微的鼾聲。

一把自動手槍就擱在他的膝上。他的眼睛閉着，鼻間發出着輕微的鼾聲。他一定是紀艮的保鑣了，而他在這個時候睡着，是有乖職守的。不過，這却是司馬洛所歡迎的一點，不是如此，這一關會很難過的。

紀艮一定知道他要奪取權力，自己的性命是時刻都有危險的，所以他的周圍會有這許多人圍着他。但是仍然保護得不夠周密，不然的話，司馬洛就進不來了。現在，司馬洛從袋裏摸出了一顆膠囊藥丸來，把藥丸外面的膠囊戳破了，然後一丟，那顆藥丸就落在那個保鑣的脚邊，一陣輕烟從藥丸中升出來，升到了那保鑣的鼻端。那保鑣沒有什麼反應，他祇是睡得更熟了，因爲，這顆藥丸裏面是一些特殊的化學藥品，接觸了空氣，彼此混合之後，就會化成氣體，能麻醉人的神經的。司馬洛的指甲一戳，作用就是使它們混和在一起，以與空氣接觸。

司馬洛等了五分鐘，等到那陣烟大概散掉了之後才走過去，輕輕踏入了睡房之內。

紀艮正在床上熟睡着，他的鼾音和那保鑣的比較起來是要低得多了。司馬洛小心地在床邊伏下來，鑽進了床底下，從袋裏摸出了其中一隻那種原子粒收音機，撥動其上的鈕掣，調整好了，然後把它放在床架的內側，再掏出一捲膠布來，把它黏牢在那床架上。

然後他退出了床底下，通過那個熟睡中的保鑣身邊，不禁失笑。明天早上，當紀艮醒過來時，看見這個保鑣還在熟睡着，眞不知道會有什麼感覺！這個保鑣即使不會給撤差，也要受到一大頓申斥的，而他自己還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會如此的呢！

不過這個保鑣的事業前途與司馬洛是沒有關係的，司馬洛自然也不去管他。司馬洛經過了他的身邊，便進入一條走廊，就是一間大廳了。大廳的一角落裏有一張大大的辦公桌，背着窗子，窗子下着厚厚的窗簾。大廳的中間有一張會議桌，桌子的周圍有八張椅子，廳子的另一個部份，則有一套寬大舒適的沙發椅和一張小几。顯然這就是紀艮辦公、會議及會客的地方，紀艮許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這裏做的。

司馬洛在這裏走了一匝，最後走到一張長沙發的前面，跪下來，把另一隻「原子粒收音機」黏在沙發的底下。這之後，司馬洛便匆匆離開，沿着來時的路出去，二十分鐘後，他已經越過牆頭，落在街上了。

他在那陰影中等了五分鐘，金達又把車子開回來了，在他身邊慢下，司馬洛迅速上了車，把那隻汽球取下，車子又開動了。

「怎麼樣？」金達問。

「沒有什麼問題了，」司馬洛點點頭，「現在再兜一個圈子，然後找一個地方停下來吧。我們得詐作居高臨下，觀察這座房子！」

金達點頭，扭動軚盤，轉了一個彎。司馬洛從袋裏取出餘下的那二個原子粒收音機來，扭開了其中一個。什麼聲音都沒有，扭來扭去，都是靜悄悄的。

「這東西不會是有點毛病吧？」金達問。

「不會的，」司馬洛搖着頭，「這大

機是通連我放在廳中的那一隻的吧，那廳中沒有人，所以就收不到聲音了。」顯然，這原子粒收音機實在是一收一發的遠距離無綫電傳音米高峯，兩個爲一對。這個放在要偷聽的地方，拿着另一個，就在遠處也可以聽到。

司馬洛拿起了另一個，又在旋動着，很快，這一個裏面，就傳出來陣陣鼾聲。「行了，」司馬洛說，「這一個是收睡房的。」

「他睡得眞難聽！」金達做了一個鬼臉。

「祇可惜他沒有夢中開口的習慣，」司馬洛說，「不然，我們也許可以聽到一些秘密了！」

這樣說着時，那米高峯中忽然傳來一聲叱喝：「把他斬首！」

金達一扭軚盤，車子駛上了行人道，差點撞到牆壁上。他好不容易才扭正了軚盤。

「你瘋了嗎？」司馬洛恨恨地，瞪着他。

金達苦笑着瞥了一眼那米高峯。「我希望他說些比較好聽的話！」他停住了車子。

「原來他是有夢中開口的習慣，」司馬洛吃吃笑，「他現在大概夢見自己掌握了大權，可以隨意置人於死地了！可憐的傢伙！不過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留心聽着，我相信這米高峯能告訴我們不少秘密的。」

「你以爲他會透露，血皇冠藏在那裏嗎？」

「很有這個可能！」司馬洛說。

「我認爲你該去裝一隻傳眞電視機，」金達說，「如果他把血皇冠取出來鑑賞他也不會做聲的，他不是在演出話劇。」

「但這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司馬洛說。

「好吧，」金達說，「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聽着好了，這工作由誰做？」

「我是很公平的，」司馬洛說，「我不會難爲你，我們輪班做好了。」

金達苦着臉。「我從來就不愛聽收音機的，現在却要強逼我去聽這種無聊的節目。」

「爲了保持你的頭在脖子上，」司馬洛微笑，「我看你是要委屈一下了！」

金達摸摸自己的脖子，苦笑着聳聳肩。「是的，我看我是要委屈一下了。」

× × ×

當他們回到「家」的時候，王漢成已經在廳中等着他們了。那雙陰鷙的眼睛凌厲地注視着他們，似乎沒有什麼私隱能逃得過王漢成的觀察的。但司馬洛和金達都沒有心虛的表示。金達雖然不是一個一流的演技，但爲了使頭顱留在脖子上，却不能不表現出一流的演技來了。

「怎麼樣了，兩位大英雄？」王漢成微笑着問，「有什麼成績嗎？」

「還好，」司馬洛點點頭，「已經看到了我們要看的了。我們明天晚上就可以進去找找了。」

「很好，」王漢成臉上的表情又嚴肅下來了，「什麼時間動身呢？幾點鐘？你得告訴我！」

「爲什麼？」司馬洛去斟了一杯土酒，不大高興地看着王漢成，「你不信任我們嗎？」

「不是的，」王漢成露出一副誠懇的表情，「我祇是想幫忙，如果你定了時間，我可以再排一些節目，使紀艮離開家裏，這樣就可以給你很大的方便了！」

「譬如，」陳依德說，「我們可以叫國王請紀艮去吃一頓晚飯之類。」她也出現在客廳的門口。她仍然是那麼一副女阿飛的打扮，倒看不出她是一位藝術家，而且又是一個那麼能幹的女人。

司馬洛搔着後腦。「晚飯似乎早一點吧？我們做要的事，要夜深人靜才方便進行的。」

「那麼再安排一個通宵的撲克牌局好了，」陳依德說，「晚飯之後就是玩撲克，你有一整晚的時間活動。」

「這樣，比較好一點！」司馬洛點着頭。

王漢成轉向陳依德，欣賞地看着她。「你眞能出主意，」他嬉皮笑臉地，「你的智慧和你的美麗是成正比例，除了你之外，我不願娶世界上的任何女人爲妻！」

陳依德鄙夷地捲起唇皮：「即使在晚間，你還是在做白日夢。」

王漢成哈哈笑起來。「還有律師般的口才呢！好了，司馬洛，時間，告訴我時間吧！我得知道準確的時間。」

司馬洛再去斟了一杯酒，在廳中踱來踱去。

「照我這兩晚的觀察，」他說，「每晚午夜之後，屋裏就每一個人都睡了，除了紀艮那些保鑣。但，如果紀艮不在家的話，那些保鑣大概也不會在的，因此我不必担心他們了！對了，把紀艮遣開，這是一個好主意！」

「那麼你在午夜進去？」王漢成問。

「讓我們初步決定如此吧！」司馬洛說。

「很好，」王漢成點頭，「明天晚上，我和依德安排國王請紀艮晚餐。這是一定辦得到的——因爲國王知道你們正在幹什麼？」

「國王知道？」金達問。

「是的，」王漢成點頭，「事實上，用你們也正是國王的旨意！」

「噢，」金達舒了一口氣。

「國王的晚宴是很複雜的，」王漢成說，「這一吃要吃到大約十一點了，那時，國王就會提議賭錢，紀艮多數會答應參加的，他是一個識時務的人。但，仍然有可能他不答應的。所以，你們十一點一刻才出發，我會在十一點一刻之前打電話回來。如果紀艮參加牌局，你們就可以出動了。那個時間開始牌局，勢必玩個通宵，不會玩一兩個鐘頭就算了的。」

「十一點一刻！」司馬洛點頭，「這個時間很理想。進得紀艮的屋子時該已過了午夜了。通宵牌局是最好的，這樣大一間屋子，我需要起碼三個鐘頭才能徹底地搜索一遍的呢！」

「那麼，這樣初步決定了？」王漢成問。

「沒有什麼問題了，」司馬洛說，「現在，王先生，如果你也沒有什麼問題，那我很想回到房間裏去睡覺了。」

「請便！」王漢成說。

司馬洛和金達轉身進入走廊。他知道陳依德正在看他，但他並沒有抬頭去接觸她的眼光。

他和金達回到房裏，鎖上門，噓了一口氣，說：「眞熱！」便走出露台。嚷着熱，他們就有理由到露台上去了。司馬洛掏出那二隻「原子粒收音機」交給金達：「這裏，開始收聽吧，這東西有耳塞的，用耳塞可以祇你一人聽到，左耳聽一隻，右耳聽一隻。」

「一個人怎能同時聽兩個電台？」金達苦着臉抗議道。

「怕什麼？」司馬洛說，「播音明星祇有一個，他不可能同時在兩個電台。」

「好吧！」金達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他拿着那二隻無綫電收音機，回到床上去，把兩隻耳塞都插進耳朵裏。司馬洛仍留在露台上等着。

過了一會兒，那隻玩具米高峯又吊下來了，陳依德低聲地問：「我給你的東西有用嗎？」

「很有用，」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已經欣賞着紀艮大人的鼾聲了！」

「噢，你已經進過屋裏了？」陳依德說，「那麼，你有沒有試試找尋那隻血皇冠呢？」

「沒有，」司馬洛說，「地方那麼大，這樣漫目無的地找，是沒有可能找到的！我們得聽聽紀艮的口風！」

「那麼，」陳依德說，「如果你明天晚上之前還聽不到紀艮的什麼口風，你進去也沒有什麼用了？」

「我其實不是想明天晚上進去，」司馬洛說，「我祇是這樣騙騙王漢成吧了！我既不信任他，我就不想他清楚我們正在採用什麼方式了！」

（未完）

一塲拳賽打到天亮

·慧心·

西洋拳，是有時間限制的，多數比賽十個回合，每個回合是三分鐘，如果那一場比賽屬於重大的賽事，就會伸展到十五個回合，儘管如此，三分鐘的時間並非很短，打到十五個回合那麼多，就相當吃力了，因此在擂台上面有幾個公證人分別計分，如果雙方保留體力，賽完了十五個回合，沒有一邊倒地，給對方打暈，不能夠站起來，那就計勝負的分數，往往以點數取勝，正如最近世界拳壇龍虎鬥，拳王奇利贏了新進的拳師諾金頓，他就是靠點數獲勝的，事後他慨然說：「我的氣力大不如前了，如果再鬥一次，恐怕我會輸。」

是否西洋拳一直都是如此計算勝負呢？並非這樣子，很久以前，西洋拳賽一定要雙方有一個拳師給人打暈，公證人從一數到十，無法站起，然後定輸贏，這樣子的規例，就影响到兩個拳師往往打得非常吃力，特別是紐奧良市奧林匹克俱樂部舉行的龍虎鬥更加犀利，黑人拳師安廸對抗白人拳師約克，爭取輕量級冠軍，那一晚比賽了一百一十個回合，打了七小時又十九分鐘，仍然沒有一方拳師被對方打暈，裁判員岳克，無法可想，只好宣佈兩人賽和。

那一場賽事是一八九三年四月六日比賽的，從星期四的夜間九點半鐘開始，打到星期五早上黎明，觀衆七千，證明這一次戰鬥全部合法，到了黎明之際，已經有幾百觀衆離場，如果再打下去，可能所有觀衆走開，因此，裁判員岳克宣佈賽和，並且叫兩個拳師停止戰鬥。

當時黑人拳師安廸不服，要求繼續比賽，但因白人拳師約克的兩條手臂當中有一條臂骨折斷，再打下去，便有問題，故此，公證人以及裁判員都宣佈賽和，如果賽和，獎金就要平分春色，當時十分可憐，獎金不過兩千五百元吧了，贏的獲得兩千，輸的只有五百，因爲賽和，各得一千二百五十元，兩邊拳師都覺得高興，如果拿他們兩人的戰鬥精神放在目前重量級拳師爭霸戰中有所表現，那就動不動超過一百萬美元，相差不可以道理計。

至於當晚的賽事，由夜間九點半開始，鐘聲一响，兩人就分別搶攻，因爲西洋拳是用拳術手套的，除非擊中要害，而且那一拳打得特別沉重，很少吃了一拳就倒下來，特別是輕量級拳術冠軍爭霸戰，由於體力影响，那些拳不會像重量級的拳師那麼沉重，更加不容易一拳擊倒對方，使他站不起來，那樣子就會構成這一次長時間的拳賽。

等到第二十五個回合，黑人拳師安廸鮑恩給約克連環出擊，打中頭部兩拳，曾經倒下來，但却沒有昏倒，當時的拳術比賽規定，被擊的拳師倒地之後，剛剛站起來，不准出擊，故此，鮑恩有機會喘息一下，後來他繼續作戰，有幾次吃拳之後，搖搖欲倒，但却沒有倒下。

到了第二十八個回合，鮑恩反攻，碰着一個機會，施展左勾拳，這一拳擊中約克的下頷，那個白人拳師倒了下來，登時氣氛緊張，不過裁判員只是數了兩下，他就站起來，由於兩個拳師在這幾個回合之內分別給人擊倒，彼此都有所顧慮，不敢貼身猛攻，以後雙方就顯得守勢多過攻勢，到了第四十四個回合時，約克給鮑恩另外一個右勾拳擊倒，但因時間已到，便使他有喘息的機會，能够坐下來休息。

再打下去，兩個拳師都非常困倦了，事實上，即使打牌，由九點多鐘打到翌日黎明，都會覺得眼倦的，何況是拳術比賽呢？此後比賽的過程逐漸趨於平淡，理所當然。

靠近天亮，觀衆竟然齊聲吹口哨，奏出甜蜜的家庭一曲，暗示那兩個拳師應該回到家裏休息，發展到這個地步，更加乏味，後來美國拳師約克還顯得極度疲乏，左手經常提不起來，於是公證人趁勢以黎明到來的一個藉口，叫他們停止比賽。

鮑恩拳師雖然不服，認爲再鬥下去，他一定贏的，不過，公證人却宣佈打和，指出這一點，即使他贏，仍非技術取勝，只是他能够捱眼瞓而已，故此不讓這場比賽繼續進行，並且宣佈那一年美國的輕量級拳師有兩個冠軍。

當時仍是每隔三分鐘稍爲休息，然後再打一次這種規矩的，即是說，三分鐘就是一個回合，兩個拳師一共打了一百一十個回合，從黑夜打到天亮，確是一件奇事，此後沒有拳師能够打得這樣久了，那一場比賽就變成了一項拳鬥的紀錄。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血雷飛珠（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三先生、北斗書生、龍眠上人和陳舵主等奉了鬼母之命，要在金虎堡外埋下炸藥，在堡外遇到在龍門幫遭受到雲蓮冷落的謝英傑，陳舵主從謝英傑口中獲知雲蓮曾許諾爲謝英傑做一樁任何她可以做到的事，便要求謝英傑要求雲蓮盜取鬼母身上的那筒毒蜂，謝英傑答允後往見雲蓮，提出盜取毒蜂的要求，雲蓮以自己有諾在先，同時也自疚對謝英傑負情，遂不惜謊言誆騙鬼母，將那筒毒蜂騙取到手後，慢慢向谷口走去，快到谷口時，雲蓮眞氣一提，接連幾個起伏，飛快向谷外掠了出去——

好夢最易醒　烙痕永難忘

雲蓮出了山谷，掠出了半里許，便看到黑暗之中，有人站了起來，正是謝英傑。

雲蓮不願意再向前去，立時站定，謝英傑的聲音，冷冷地傳了過來，道：「這麼快就得手了麼?」

聽謝英傑的口氣，像是根本不信任她已然得了手，只當她是又來推宕的。雲蓮的心中，不禁陡地生出了一股厭惡之感，也冷冷地道：「得手了!」

謝英傑的身子陡地一震，立時掠了過來，雲蓮將竹筒向他，輕輕一拋，謝英傑伸手接住，將竹筒放在耳際聽了聽，滿面喜容。

雲蓮本來想立時轉身就走的，但是她畢竟心地甚好，又道：「小心，要是竹筒一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無妄之災!」

她話一說完，心中又泛起一陣難過，轉身便走。

謝英傑看着雲蓮疾掠而出的背影，心中雖然有一股茫然之感，可是却敵不過他心頭的狂喜，立時轉身，向前狂奔而出。

謝英傑越是向前奔，心頭越是興奮，不多久，金虎堡已隱隱在望。看天色時，已然過了子夜，謝英傑直奔到了金虎堡聳立的高崖之下，只見胡三先生，北斗書生，龍眠上人和陳舵主四人，正在高崖之上，直攀了下來，陳舵主的腰際，繫着一隻轉盤，隨着他身子向下落來，轉盤正不斷轉動，纏在轉盤上的引綫，也越放越長。

四人還未落地，便已發現了謝英傑，離地還足三四丈高下，北斗書生和胡三先生兩人，身子向後一仰，已向下疾翻了下來，猶如怪鳥一樣，一股勁風過處，人已站在謝英傑身前。

謝英傑的心中嚇了一跳，心忖這人的武功，如此之高，自己將毒蜂交了給他們，他們若是反臉不認賬，自己可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一路向前奔來之際，根本沒有想到這個念頭，只想着一趕到，就將好消息告訴給各人聽，可是在電光石火之間，他却爲自己打算起來。

謝英傑本來也算得是少年豪傑，絕不是連江湖道義都不敢相信，處處爲自己打算的人，可是，從他不顧自尊，重又開口去求雲蓮開始，他高貴的品格，已是漸漸減退，人要第一次做有虧於心的事難，但第二次就容易得多了，謝英傑這時，只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一落地，齊聲道

：「這麼快便得手了?」

謝英傑自然而然「哈哈」一笑，謊話自他的口中流出來，他絕不感到有任何尷尬，道：「那有這麼容易，不過，雲姑娘已答應了!」

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略感失望，又道：「那麼，甚麼時候可以得手?」

謝英傑道：「這可難說得很，兩位和其他人商量好了，一起立下重誓，決不虧待我，我自然會去催她，快一點下手!」

北斗書生雙眉緊蹙，胡三先生已然怒道：「我們話已出口，怎會不算數，現在我們人人受制於鬼母，怎能聚在一起立誓，天色一明，就要被逼去金虎堡，你玩甚麼花樣?」

胡三先生一面發怒，一面雙目直視着謝英傑，謝英傑看得心頭咚咚亂跳!

謝英傑對眼前這兩個高手，却並無懼意，只是冷冷地道：「攻完金虎堡下來，總有機會的。」

說話之間，龍眠上人和陳舵主，也已趕了過來，龍眠上人見胡三先生還在暴怒，忙向他使了一個眼色，道：「謝少莊主說得也有理，我們當盡力而爲，但如果謝少莊主已得了手，却不必刁難我們!」

謝英傑心中吃驚，暗罵了千百聲老猾頭，却不露聲色，反倒憤然道：「這是甚麼話，你們要是不信，可以在我身上搜搜。」

這四個武林高手互望了一眼，一來是謝英傑得來容易，前後不過個把時辰，四人也想不到如此順利，二來他們的希望，全寄託在謝英傑的身上，自然不敢太過於得罪他，龍眠上人又立時道：「我只不過說說而已，何必認眞，天快亮了，閣下離遠些，金虎堡大門一被炸開，這一場混戰，你夾在裏面，並無好處!」

龍眠上人所說的，確是實情，可是在謝英傑聽來，却分明是在譏嘲他武功不濟，令得他面上一陣發紅，心頭大有怒意，勉强答應了一聲，轉身便走了開去。

他一面向前走，一面思潮起伏，陡然之間，一個念頭湧上心頭，轉頭向兀立在黑暗中的四大高手，看了一眼，不由得心頭狂跳。

雖然是他自己陡然之間，想到了這個念頭，絕不會有別人知道，可是謝英傑心頭狂跳，唯恐被人發現，亟想找一個地方，躲了起來。

他又向前掠出了半里許，看到一個山洞，他連忙鑽了進去。山洞之中，一片漆黑，被黑暗包圍着，謝英傑才覺得放下心來，可是他心頭仍在狂跳着。那是因爲，突然湧上他心頭的那念頭，實在連他自己，也感到吃驚!

他所想到的是，如今，他有了這筒毒蜂在手，等於是操了百餘武林高手的生死大權。

這一批武林高手，雖然個個忌憚鬼母雲飛娘，但是雲飛娘能驅使他們去攻打金虎堡，也不是憑她的絕頂武功，憑的就是一筒毒蜂!

這筒毒蜂，就算在一個三歲娃兒的手中，那百來個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高手，也就只有聽那三歲娃兒的驅策，毫無別的選擇!

雖然，胡三先生曾應允，每人授以一招絕招，可是那少說也得十年工夫，如果能使得那麼多人，聽令於己，豈不是直截了當得多?

謝英傑一想到這裏，身在山洞之中，坐立不定，也說不出是興奮，還是不安，在剎那之間，他需要想的事，實在太多了，一起却湧了上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令自己鎭定下來，細細想着。

而這時候，東方已經現出了魚肚白了!

陽光漸現，金虎堡的兩扇大門，開始閃閃生光，在大門兩旁，如果細心看，可以看到，多了兩個微微隆起的土堆，但如果不留意，絕看不出來。

那兩個土堆下，就埋着炸藥，那是陳舵主他們，夜來的傑作。

而金虎堡的大門，照例緊緊閉着，這兩扇大門，每逢開啓，一定是有人進去，沒有人出來，金虎堡是有進無出的，這一點誰都知道。

天色漸漸明亮，金虎堡的大門前，仍然是一片死寂，而在通往金虎堡的路上，却熱鬧了起來，百餘人列隊而來，雖然沒有人說話，但是腳步過處，塵土飛揚，也是異乎尋常。

這百餘人，由鬼母帶頭，雲蓮押尾，雲蓮每向前走一步，心便向下沉一沉。

這些人中，只有她一個人知道，鬼母實際上，已沒有控制這許多高手的力量了!

這件事，如果一洩露了出來，會引起一場甚麼樣的混亂，實在無法想像，當然，所有的人，會一哄而散，鬼母會怒發如狂。

可是，這些人怎麼還不知道，還在跟鬼母，默默前進呢!

雲蓮寧願事情早一些發作，要是在和金虎堡內的高手動手之際，衆人忽然起了異心，那鬼母的處境，就危險之極了!雲蓮的手心，漸漸地冒着汗，她故意落在很後，然而，金虎堡的高牆，大門，還是在眼前出現了!

一干人，在離金虎堡的大門，約有五六十步處站定，金虎堡內，像是根本不知道會有事情發生一樣，靜得出奇，鬼母雲飛娘站在衆人之前，陡地發出了一聲長吟，聲音穿金裂石，悠悠不絕，那一下長吟聲，兀自在耳際縈繞之際，鬼母已然發話，道：「雷堡主，請現身答話!」

她對正大門發話，語聲綿綿不絕，向前撞去，令得那兩扇金光燦然的大門，也發出了一陣輕微的嗡嗡聲響。

可是，在鬼母的語聲，漸漸靜下來之後，金虎堡中，仍然一點聲響也沒有，鬼母的臉上，帶着十分陰森的冷笑，緩緩揚起手來。

鬼母揚起了手，沉聲道：「後退!」

她一聲令下，百餘人齊齊向後，退出了六七十步，離金虎堡大門更遠了，鬼母又是一聲長吟，不過在這次長吟之後，却並沒有發話。

在她第二次的長吟聲，靜下去之後不久，只聽得一陣「嗤嗤」聲響，自泥土之下，迅疾無比地傳了過來，直向金虎堡的大門處傳去。

隨着那種向前傳出的「嗤嗤」聲，地上有一縷白烟冒起，直向前伸展，轉眼之際，便到了離金虎堡的門前，不過三尺許處。

鬼母雲飛娘在這時候，陡地大喝道：「伏下!」

當那種「嗤嗤」聲響，和地底下冒起的白烟，迅速向金虎堡的大門移動之際，衆高手俱知那是炸藥的引綫，已經點燃。古時炸藥並不被普遍使用，是以在人的心目中，也格外恐怖，各高手早已全神貫注，鬼母的話才一出口，衆人早已紛紛伏下。

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驚天動地，緊接着的「轟」，「轟」兩下巨響，剎那之間，就像是山崩地裂一樣，整個山頭都在震動，伏在地上的人，有不少被震得整個人都向上彈了起來。

各高手一面心頭暗自吃驚，事先雖有準備，也不知道炸藥的威力，竟如此之大，各人一起抬頭向前看去，只見眼前冒起了兩大團濃烟，在濃烟之中，陡地金光閃耀，金虎堡的那兩扇金光燦然的大門，竟被炸得自濃烟之中，直飛向半空!

傳說金虎堡的這兩扇大門，乃是純金所鑄，其重可知，就算不是純金，這兩扇門的重量，何止萬斤，這時竟然搖幌着直飛向半空之中，這一炸的力量之大，可想而知。隨着兩扇大門，濃烟之中，又飛起無數碎磚來，四下飛濺

，各高手仍然伏着，四下飛濺的磚頭，有的在他們身上飛了過去，有的直向他們砸來，這些磚頭的來勢極猛，但這時在金虎堡前的，全是一流高手，有的翻掌，有的彈指，將濺來的磚頭，一起反擊了開去。

衆人仍抬頭看着那兩扇門，只見足足飛高了二十來丈，才開始向下落來，門落下的地點，在金虎堡前，約有十來步處，「砰」，「砰」兩下巨響過處，兩扇門，各嵌進山石之中，足有數尺之深！

各人看得心頭駭然，鬼母雲飛娘已在此際，身形掠動，向前衝了進去，隨來各高手也一起衝了進去，鬼母令人進內搜索，當下立有數高手躍進屋內，不一刻，有數名高手將屋中一人迫出屋外，那人一到屋外便躍登屋脊，雙掌向前推出，只聽得掌風呼呼，狂飆而出！

這時，鬼母帶來的人中，就有十幾個人，站在屋前，可是却根本來不及截擊，只有尉遲烏，別看他人渾，這時却有急智，一聲大喝，反手抱住了屋前的大柱，用力一拉，只聽得轟然巨響，屋子已然直塌了下來。

屋子一塌，那人在屋脊上站不住脚，向下直落了下來，可是，他身形才一下墮，立時又向上拔了起來，那人自磚瓦紛墮之中，向上直拔了起來，拔起時所蕩起的那股勁風，帶着碎磚斷瓦，也紛紛向上飛濺了起來，就像是一股噴泉一樣，形成從來未有之奇。

那人的身形，固然快到了極點，但是在場的所有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就在這一跌一起之間，鬼母雲飛娘首先一聲長嘯，雙臂一振，只見她全身衣服，齊皆震蕩，銀絲也似的頭髮，迎風飄拂，首先如同怪鳥也似，斜斜縱起，直向前撲了過去。

在鬼母雲飛娘向前撲去之際，雙掌已向前推出。本來，雲飛娘離那人，少說也有十幾丈距離，雲飛娘的內力再高，掌風再凌厲，也難以襲到那人的，可是隨着她凌厲之極的掌風，整幢屋宇倒坍之際，向上揚起的磚瓦，却一起被催得向前呼嘯飛出，宛若在刹那間有千百件暗器，驟雹也似向那人全身打下……

那人身在半空之中，雙袖拂起，擋住了迎面而來的一些磚瓦，可是刹那之間，「拍拍拍」一陣響，那人的身上，已被七八塊碎磚打中，向上拔起之勢，便慢了一慢，陡起身形，向下沉來。

他這裏身形向下沉，少說也有三二十人，自四面八方，疾縱了過來，已然將他的去路，四面圍住，而鬼母雲飛娘也在這時，挾着異嘯之聲，自衆人頭上越過，到了屋宇塌下的殘垣之上。

這一切，本是電光石火，一刹那間的事，那人落在磚瓦堆上的時刻，仍比鬼母早了一步，只見他才落地，便身形疾轉，向兩個不同的方向，連闖了兩下，但是既然已有三四十人將他圍住，如何容他闖得出去？「砰砰」兩聲響，和攔截他的人，對了兩掌，又被逼了回來，鬼母此時方到，伸手便抓！

衆人看鬼母出手時，好像只是隨便一抓，可是一出手，只見漫天手影，方圓丈許，齊被罩住，一抓之中，不知會有多少變化，一起便展了出來，眼看那人是萬萬逃不過去的了。

却不料就在此際，那人的身子，忽然向磚瓦堆中，疾沉了下去，全身埋進了碎磚斷垣之中！那人的身子疾向下沉，鬼母的一抓，居然抓了個空，衆人不覺大是訝異，可是繼而一看，各人却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原來那人的身子，已經全陷進了碎磚之中，可是一顆頭，却露在外面！他剛才那一下沉，雖然避開了鬼母的一抓，可以說是難得之極，但是將他自己的身子，埋進了碎磚之中，再難動彈分毫，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將他捉住，和他剛才那一下美妙身法相比，這一下實在是太笨了，連得鬼母雲飛娘，在一抓抓了個空之後，心中陡地一凜，接着見到這種情形，也不禁感到好笑。

這時，這人只有一顆頭在瓦礫之外，只見他光腦袋，頂門光禿，皮膚粗糙，五官擠在一起，樣子十分醜陋可笑，一雙小眼睛，向上翻着，眼珠正在骨溜溜打轉，也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來。

鬼母雲飛娘閱歷何等之廣，可是對這個人，以前却也未曾見過，她在那人面前站定，冷冷一笑，道：「現在，你走不了了吧！」

所有圍住他的人，也一起湧了上來，最先將那人逐出來的幾個高手，也早已趕到，其中一個道：「我們找到他時，他正在一間屋內，不知寫些什麼！」

那人一面說，一面將一張極薄的，捲成小卷的紙張，遞給了鬼母，在一旁的雲蓮，一見到這張薄紙，心中便打了一個突，等到鬼母將紙展了開來，雲蓮更是「啊」地一聲，失聲叫了起來。

原來那紙上所寫的字，扭扭曲曲，根本一個字也認不出來。但是這樣的字，雲蓮却全是看見過的，那是在龍門帮的總壇之中的！

而且，雲蓮也立卽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人了！她知道，那人一定是龍門帮中的高手，就是龍門帮主，派駐在金虎堡中臥底的那人。

鬼母雲飛娘向那張紙看了一看，抬起頭來，道：「誰認識這上面的字？」

她揚着那張紙，可是所有的人，瞧着那張紙瞪眼，却沒有一個人點頭。

鬼母「哼」地一聲，向前踏出了一步，一抬脚，便踏在那人頭頂之上。那人頭頂被鬼母踏住，可以說是一隻脚已進了鬼門關，但是他面上却並沒有驚懼之色，只是一雙小眼睛中，眼珠轉得更快。

鬼母厲聲道：「你是什麼人，金虎堡中出了什麼事，你照實說！」

鬼母雲飛娘問得聲色俱厲，那人也立時張大了口，發出了一陣「啊啊」聲來，他一張口，在他前面的人，不由自主，都發出了「啊」地一聲響來，原來那人的口張得極大，一眼便可以看得清，那人口中的舌頭，連根斷去，根本是一個不能講話的人！

鬼母雲飛娘低頭一看，也不禁爲之一呆，踏在他頭頂的脚，便自然而然，縮了回來。

雲蓮忙道：「媽，這人不是金虎堡的，是龍門帮主派到金虎堡來臥底通消息的！」

鬼母道：「你怎麼知道？」

雲蓮道：「我在龍門帮的總壇之中，曾經見過這張紙，他用一種極小的字，將這種信紙，帶出金虎堡去！」

鬼母雲飛娘「哼」地一聲，重重在那人頭旁的廢礫之上，頓了一脚，那一脚之力，令得瓦礫堆上，陷下了一個小坑，力道極大，只聽得「噗」地一聲響，將那人的身子，自瓦礫堆中，擠了出來，變得直挺挺地站在碎磚之上，樣子更是奇特。

雲飛娘冷冷地道：「好，龍門帮主派了一個沒有舌頭的人來臥底，捉住了也不會洩漏秘密，但是他還有手，總能够寫字吧！」

鬼母雲飛娘一面說，一面冷冷地望着那人，可是那人却只是張大了口，發出一陣「啊啊」聲，讓人看他那沒有舌頭的大口。

一旁龍眠上人苦笑道：「只怕他寫出來的，全是那種外國蠻子的文字，我們也沒有人看得懂！」

雲蓮自從一知道那人的身份之後，不知怎地，心中佈對那人，生出了一股好感，聞言答道：「是啊，他又不能說，又不能寫，留着也

沒有用，不如放他走了吧！」

雲飛娘面色一沉，叱道：「胡說，就算他不知道金虎堡中的底細，也必然知道龍門帮中的詳細情形，留着大是有用，怎可放他走？」

雲蓮一聽得她母親這樣講，心頭不禁怦怦亂跳，想替那人說幾句話，但是又不知如何開口才好，心頭亂成了一片，而雲飛娘話一說完，早已一伸手，拿住了那人的脈門，順手點了那人背上的幾處大穴，伸手一推，推到了銀姑的面前，道：「這人交你看守，他要是走了，唯你是問！」

銀姑苦笑了一下，反手抓住了那人，便又向尉遲烏推去，這些日子來，衆多高手之中，滿面喜容的，也只有尉遲烏一人，想是他有妻萬事足，中了無名蠱毒，反倒不算是怎麼一回事了！

銀姑將那人向尉遲烏推去，尉遲烏笑嘻嘻地，伸手抓住了那人，向上一提，便負在肩上，大聲道：「放心，絕走不了！」

衆人之中，有的有心想打趣尉遲烏幾句，可是心頭沉重，打趣的話，也實在說不出口來，鬼母雲飛娘四面望着，陡然一聲厲嘯，道：「金虎堡中，若還有人，趁早現身，要被我揪出來，屍骨無存！」

她那幾句話，聲音尖銳刺耳之極，她內力何等深湛，這一嘯數語，儘管在場的全是武林高人，但功力也有高下之分，當下便有不少人，爲之失色戰慄。及至她的聲音，漸漸靜了下來，忽然聽得有一股極細的聲音，自水池之中，傳了出來。

那股聲音才發，聽來也像是一股長吟聲，人人皆是一震，一時之間，都向水池望去。可是池水平靜，那裏見得到一個人？

鬼母雲飛娘的動作最快，聲响才起，她身形拔起，幾個起伏，已然到了水池邊上，衆人紛紛跟在她的身後。

那聲音才起之際，細若游絲，可是漸漸地清晰起來，衆人都聽出，聲音竟是從池底之下，發出來的，各人面面相覷，盡皆駭然。

長吟聲約持續了半盞茶時，又聽得池底之下，傳來語聲，那聲音一聽便知，是一個內功極其深湛的人，以內家氣功，將聲音逼出來的，但是發聲之人，和衆人之間，一定有着甚麼阻隔，是以聲音聽來，十分低微，不過話倒還可以聽得清楚。

只聽得那聲音道：「鬼母，要與我見面，速自地道進來，便可相見！」

那聲音是運氣發出，又經過阻隔，別人都還聽不出是甚麼人的聲音，但是鬼母一聽，面色却陡地一變，刹那之間，變得極其可怕，在她身邊的人，看了之後，都不禁心中害怕，偷偷向後退去。

鬼母雲飛娘滿面煞氣，厲聲道：「原來是你這老不死，你爲甚麼不滾出來見我？」

雲飛娘這一句話，也是以內家氣功，直逼而出，足可以穿山裂石，可是在她語音漸寂之後，池底下，却並沒有甚麼聲音發出來。

衆高手互望着，只覺得事情怪異到了極點，金虎堡中，這時極其寂靜，只有自遠處吹來的風，捲起一陣陣「呼呼」聲响，又過了半晌，才聽得池底下，傳來了一下隱隱約約的長嘆聲。

隨着那一下長嘆聲，那聲音又响了起來，道：「我要是能出來和你相見，自己不會出來麼？」

鬼母陡地一震，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道：「老鬼，原來你被人困在池底了？」

她笑聲如梟，語音如刺，聽來實是駭人之極，她的話才一出口，只聽得池底之下，突然响起了「砰砰」兩聲悶响，像是有甚麼人，在用力敲擊甚麼東西一樣，隨着那「砰砰」兩下响，平靜的池面，池中突然湧起了兩個大泡，自四面八方，散了開去，刹那間，偌大的一個水池，池水竟像是完全沸騰一樣，泛起無數水泡，由此可知，那兩下重擊，力道實是驚人之極！

鬼母雲飛娘還在笑着，足足笑了一盞茶時，才聽得她厲聲向衆人道：「替我將池水完全弄乾！」

各高手雖然不知道雲飛娘爲甚麼將池水弄乾，但是他們不知道那筒毒蜂，已到了謝英傑的手中，只當生死仍然捏在鬼母手中，却是不敢有違。

鬼母吩咐了之後，向雲蓮招了招手，母女兩人，一起向屋中走了進去。

百多名高手，開始掘地的掘地，導水的導水，有這許多高手在，辦事自然容易，等到天色快黑時，池水已全被放盡。

等到池底漸漸顯露出來時，衆人都看到了池底的那一大塊水晶，同時也看到了水晶之內，有人影在移動，雖然看得不甚清楚，但是也可以看出，一共是兩個人，各人心中，都大是駭異，早有人報知鬼母，鬼母又走了出來，站在那塊大水晶的旁邊。

只見水晶下面，燈光閃耀，一張人臉，首先映了出來，在火光閃耀之中，人人都看得清楚，在水晶之下的那人，是一個老者，那老者的貌相，眞是威嚴，至於另一個人，却已避開不見。

看官，在大水晶之下的那兩人，一個是無名先生，一個便是雷紅嬰，他們兩人，被困在下面，只道必然有死無生，也曾多次出聲，可是金虎堡中的人，對任何外界的聲响動作，彷彿全然沒有反應，任憑無名先生如何出聲，都是一點用也沒有。

他們在下面，自分必死，人一到了自以爲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之際，便會一切全豁了出去，平時不敢做的事，或是受了道德拘束不爲的事，也就變得完全無所顧忌，無名先生和雷紅嬰，雖然年紀相差懸殊，可是總是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如何還理得那麼多？

他們在池底下，也不知道金虎堡中發生了甚麼事。到了第二天，透過池水向上望去，却是一個人也不見，和往日大不相同，心中正在詫異間，鬼母的語聲，斷斷續續，傳了過來，接着，便是兩下驚天動地的巨响，再過了不久，鬼母的語聲，便傳了進來，無名先生一出聲相應，便看到了雲飛娘等許多人出現在池邊，但是這些人，却並不是原來在金虎堡中的人。

等到池水放乾，雙方相隔，只是一塊大水晶，自然看得更清楚了。

這兩天，無名先生和雷紅嬰在一起，雖然身陷絕境，但是無名先生却像是回復了當年，和雲飛娘在少林寺中纏綿時一樣，格外顯得容光煥發，原來臉上的皺紋，盡皆不見，是以在上面的衆人看來，他像是年輕了不少，容貌也分外威嚴。

衆人看到池底是一塊大水晶，水晶下面有人，盡皆駭然，無名先生的容貌雖然改變，但是不少人，還認得出他的聲音，都認得出他就是在血雷宮中，令得鬼母雲飛娘也大感忌憚的那個怪人，是以紛紛後退，不一會，鬼母已然疾掠而至。

鬼母一來到那塊大水晶之上，低頭向下看去，水晶之下，無名先生高舉火把，火光映在他的臉上，照得他鬚眉畢現，看來十分淸楚。

衆人一起向鬼母看去時，只見鬼母才一到時，神情像是十分驚訝，但隨卽變得極其陰沉，接連發出了幾下冷笑聲來，一雙眼睛之中，異光四射，隱隱泛着令人驚悸的綠色幽光。

衆人和鬼母在一起，雖有不少日子，也曾見過鬼母盛怒的神態，但是像如今這樣，陰沉得如此可怕，却也還是第一次見到，各人的心頭，都不免駭然，有原來離得她近的，都不由自主，向後退了開去。

鬼母站在水晶之上，直盯着下面，過了半晌，忽然又桀桀怪笑了起來，其音若梟，接着道：「你怎麼啦？」

無名先生的聲音，自下面傳了上來，聽來仍是十分細微，道：「你弄開這塊大水晶，我出來了再說！」

鬼母一聽，突然手舞足蹈，模樣怪異之至，也看不出她是高興，還是憤怒，只是見她一面揮舞着雙手，一面發出一陣陣的呼嘯聲，那種聲響，令聽到的人，毛髮直豎，說不出來的恐怖。

而這時候，只見在水晶之下，無名先生的神色，也爲之大變，陡地發出了一下巨喝聲。

無名先生和衆人，雖然隔着一塊極厚的水晶，但是他那下巨喝聲，自下面直透了上來，衆人的耳鼓之中，也是一陣「嗡嗡」直响，緊接着，只見無名先生的身子，向上疾拔了起來，反手一掌，「砰」地擊在水晶之上！

其時，鬼母正在水晶之上，手舞足蹈，絕想不到無名先生會突然發掌。無名先生在池水未曾弄乾之前，也曾在水晶上拍了兩掌，令得池水冒起了兩股水柱，整池的水，像是沸騰了一樣，可見他的內家氣功，「隔山打牛」功夫，已練到了極其深厚的境界！

這時，旁人不知道那鬼母雲飛娘，這樣手舞足蹈，是甚麼意思，但是無名先生却是知道的，他知道這時，雲飛娘的心中，高興之極，而且，一定還有更狠毒的手段在後，是以心內也是十分惱怒，這反手一掌，更是傾全力發出，剛好擊在鬼母的腳下，只聽得「砰」地一聲過處，鬼母的怪笑聲，突然停止，整個人，已被無名先生直透過那塊大水晶的掌力，震得向上，直彈了起來。

人人都可以看出，鬼母在刹那之間，桀手桀脚，整個人彈高了一丈六七尺，並不是她自己跳起來，而是被無名先生的大力，震了起來的。

而鬼母雲飛娘，直到身子彈到了半空，才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

無名先生的那一掌之力，雖然能出其不意，將鬼母震上半空，但是要傷她却也難，鬼母在半空之中，身子一翻，隨即一聲怪叫，直上直下，又落了下來，「騰」地一聲，落在水晶之上，她下墮之際，就像是有一塊數萬斤重的大石，落了下來一樣，在池底的那些高手，覺得連地面都在爲之震動。

鬼母一落地之後，發出尖銳之極的語聲來，道：「怎麼，你出不來了麼？就讓我們看你慢慢的死去，看你是先發狂力竭而死，還是餓死！」

鬼母在說這兩句話之際，面肉抽搐，神情之怨毒，令人不寒而慄，雲蓮是她的女兒，看了之後，心中也大是吃驚失聲叫道：「媽！」

鬼母疾轉過身來，喝道：「將最好的食物找來，在這上面燒煮，去找一個匠人來，在這塊水晶之上，弄一個小孔，讓他聞聞食物的香味！」

鬼母一口氣講着，雲蓮向下看看，只見無名先生已漸漸退了開去，退到了一扇門前，而在門旁，有人影閃了一閃，雖然只是一瞥之間，但是雲蓮却已然認出，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雷紅嬰！

雲蓮立時失聲叫道：「金虎堡的少堡主也在！」

雲蓮叫了一聲，衆人低頭去看時，只見無名先生和雷紅嬰，都已閃進了門內，自水晶上面看下去，已經看不見他們了。

鬼母的神情，陰晴不定，雲蓮低聲道：「娘，這人是甚麼人，你何以如此恨他？」

鬼母並不出聲，只是揚起頭，這時，衆高手都不知道鬼母在想些甚麼，大家都不出聲，一時之間，金虎堡內，靜得出奇，就在寂靜之際，只見一條人影，掠了進來，那掠過來的人，輕功顯然平常得很，立時被人聽出了他的腳步聲，他來到近前始站定，有幾個人認識他的，一起叫了起來，道：「謝少莊主！」

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謝英傑，雲蓮一看到他，心頭便怦怦亂跳起來，連鬼母也立時一怔，兩道冷電也似的眼光，立時向謝英傑掃了過去！

要知道鬼母雲飛娘，雖然曾命銀姑，鐵髯老人，强去接了謝英傑來，但是她却一直未曾見過他，連他長得甚麼樣子也不知道。

鬼母也不知道謝英傑和雲蓮之間的事，早已有了了斷，是以她一面望着謝英傑，一面冷冷地道：「原來就是你，你是從龍門帮中逃出來的？」

謝英傑搖了搖頭，道：「不是！」

他一面說，一面環首四顧，目光停在胡三先生身上，沉聲道：「胡三先生，給你看一樣東西！」

他說着，手一揚，提在他手中的，正是那根盛裝毒蜂的竹筒，這竹筒竹質光潔，翠光隱泛，看來像是玉的一樣，在血雷宮中各人俱曾見過，這是和所有人性命有關的東西，自然人人一看便認得出來，胡三先生等人，深知內情，一見之下，更是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歡呼！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雲蓮的臉色慘白，鬼母也立時轉頭，向雲蓮望了過去。

鬼母的動作極快，才向雲蓮望了一眼，陡然之間，身子已疾掠而出，向着謝英傑，直撲了過去。

然而，鬼母的動作雖快，北斗書生，胡三先生，龍眠上人三人的動作也不慢，鬼母的身形，才一掠起，他們三人，呼叫着，便迎了上去。

三人之中，龍眠上人身法較慢，雖是同時發動，却慢了一步，但是他却大叫道：「各位快合力對付鬼母，那筒蜂，已不在她手中！」

這一下變故，當眞是驚天動地難以言喻！

在龍眠上人的呼叫聲尚未完畢之際，已然聽得「砰砰」兩聲响，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已和鬼母，各對了一掌，鬼母以一敵二，對付這兩個一等一的高手，居然並未曾吃虧，三人一起自半空之中，落了下來。

等到他們三人落地之後，龍眠上人的話也叫完，只聽得百餘高手，齊聲發喊！

這些日子來，衆高手無時無刻，不在死亡陰影之下，心情之悶鬱，難以渲洩，這時一聲發喊，聲音滙集在一起，眞是風雲變色，隨着呼喝聲，一起向雲飛娘母女，圍了上去，衆人本來是在池底的，這一圍上去，恰好將鬼母和雲蓮，圍在那塊大水晶之上。

這時候，謝英傑已掠上了一座假山石，手中還高舉着那隻裝有毒蜂的竹筒，胡三先生在衆人一起向鬼母圍上來之際，疾聲叫道：「快分幾個人去保護謝少莊主！」

胡三先生話才出口，鬼母乍見這麼多高手，忽然之間，呼嘯叫嚷，向自己圍了過來，饒是她武功極高，心中也不免駭然，再加上她已沒有了控制衆高手的法寶，一時之間，心頭大震，及至胡三先生一叫，鬼母才陡地發出一下怪叫，身子略轉，手揮處，兩道精光，已電射而出，正是射向謝英傑！

她在刹那之間，射出了兩枚暗器，由於那

兩枚暗器的去勢，實在太以勁疾，是以人人只見精光閃耀，根本沒有人看得出她發出的是甚麼！

謝英傑人站在假山頂上，眼看那麼多高手，呼嘯圍住了鬼母，若是他存心解救各人，看到了這種情形，心中當然不會有甚麼害怕之感，可是，他却早已打定了主意，想藉手中的那筒毒蜂，來控制這些高手的，一見各人的聲勢，如此驚天動地，心頭也不免大受震動，一呆之間，只見兩道精光，電射而來，離他手中高擎的那隻竹筒，已然極近了！謝英傑心中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不由自主，「呀」地一下叫，人却仍然站着不動。並不是不想躲避，而是他有生以來，從來也未曾經過如今這樣的場面，一時之間，呆住了動彈不得，而也就在這時，聽了胡三先生一聲喝之後，已有七八個人，一起向謝英傑掠了過來。只不過那七八個人，身法雖快，說甚麼也及不上鬼母所發出的那兩枚暗器，只聽得那七八人連聲呼喝，其中一人，大叫一聲，手揮處，一條足有兩丈長短，細才如指的軟鞭，已然向着謝英傑所站的假山，疾揮了出去，另一個手一揚，一條金錢鞭，夾着勁風，凌空飛起！

那條凌空飛起的金錢鞭，乃是以上千枚打磨得極其光亮，枚枚邊緣鋒銳無比的金錢，以金錢穿成，一脫手飛起，宛若是半天之中，舞起了一條金龍，直向鬼母射出的那兩枚暗器，撞了過去，雙方的勢子都快，電光石火之間，又聽得「錚錚」兩下响，鬼母的兩件暗器，已然射在那一條金錢鞭之上！

刹那之間，金錢鞭在半空之中，斷成了三截，金光閃耀的金錢散了開來，漫天飛舞，頓成奇觀。

而鬼母的那兩件暗器，被金錢鞭阻了一阻，勢子略慢，衆人才看清，鬼母所射出的，原來是兩柄其薄如紙，寒光賽雪的柳葉飛刀！

那兩枚柳葉飛刀，在將金錢鞭攔腰斷成三截之後，去勢只是稍減，仍是電射向前，不過這一來，自然失了準頭，只聽得又是「錚錚」兩聲响，射在假山石上，竟然仍直沒至柄！

而也就在這時，那條疾掃而出的軟鞭，也已掃到了謝英傑的脚下，鞭梢一捲，便已將謝英傑的足踝捲住，謝英傑覺出脚踝一緊，又是一聲驚呼，軟鞭向上，直抖了起來，將他整個人，「呼」地一聲，直抖到了半空之中！

謝英傑身在半空，百忙之中，向下看去，才看出飛出那條軟鞭的，是一個瘦小乾枯的老頭兒，若不是親身經歷，怎麼也想不到這樣的一個糟老頭子，會有那麼大的氣力，能將一條兩丈來長的軟鞭，使得如此出神入化！

這矮小乾瘦的老頭兒，乃是唐家門的唯一傳人，唐家鞭法，天下無雙，唐老兒在鞭上，化了畢生的精力，自是非同凡响！

謝英傑身子被拋到了半空，立時又落了下來，只見脚下人影飛掠，早已有幾個人，一起掠了過來，在謝英傑的身子，離地還有七八尺時，一起躍起，或抓住了謝英傑的手臂，或托住了他的腰際，將他像是捧鳳凰一樣，自半空之中捧下，穩穩落在地上！

謝英傑才一落下，就有幾個不約而同，伸手來奪他手中的竹筒，謝英傑經過了剛才的變故，心頭亂跳，本來，幾個高手一起來奪他手中竹筒，他是絕無能力抵抗的，但是總算他人急智生，陡然喝道：「別動，你們全不要命了麼？」

他厲聲一喝，已伸出手來的那些人，似僵在半空中，不敢再動，謝英傑緊捏着竹筒，又厲聲道：「你們再亂動，毒蜂飛了出來，遭殃的可不是我！」

那幾個人一聽，連忙縮手不迭。

同時，在水池底中，也响起了胡三先生的疾喝之聲，道：「不可亂碰那竹筒！」

作書人一枝筆，難叙兩頭之事，謝英傑被軟鞭捲上半空，鬼母的兩柄柳葉飛刀射空，這一切，原是電光石火，一刹那之間的事。而在池中，鬼母才一揮手，射出了那兩柄刀，情形又有了變化。

鬼母的動作，雖是極快，但是圍住她的人多，而且，人人心中，將她恨之切骨，她飛刀才脫手，不容她再有對付謝英傑的機會，一條大漢，响雷也似，大吼了一聲，揚起一條熟銅短棍，已向鬼母，當頭砸下！

這時，鬼母也知道這一次和人動手，實是非同小可，對方那麼多人，個個恨不得將自己打死，其間絕沒有迴旋的餘地，是以她出手也是又狠又快。

那條熟銅棍，夾着呼呼風聲，向她當頭砸到，她一伸手，便已抓住了銅棍的一端！

而就在她的手指，才一沾到銅棍之際，「嗤嗤嗤」三下响，左，右，後，又有三柄長劍遞到。

鬼母雲飛娘的武功，何等之高，急切之間，她雖然未及看清向自己攻來的是甚麼人，但是一聽到那種劍氣嘶空之聲，就知道出手攻向自己的，乃是點蒼三劍。

點蒼派劍法，本就以飄逸空靈，變化萬端，無從捉摸，著名於世，到了點蒼三劍，師兄弟三人，更將每一招，拆成了三份，各使其間，一個變化，一起出手，就像是一個人同時使三柄劍一樣，變化莫測，防不勝防，點蒼離苗疆不遠，鬼母深知其詳，心中又驚又怒，一咬牙，五指一緊，還是先將銅棍握緊，緊接着，向前一送，只聽得先是「噗」地一聲响，那揮棍攻來的大漢，手還緊抓着銅棍，可是在鬼母向前一送之際，鬆手不迭，腕骨已被生生帶斷，緊接着，又是「噗」地一聲响，那根短銅棍的一端，已然直送進了那大漢的腦門！

短銅棍直插進了那大漢的腦門，令得那大漢的眼珠，生生被從眼眶之中，擠了出來，連聲也未出，便自死於非命。鬼母一出手，便殺了一人，身子一轉，只聽得劍氣颼颼，三柄長劍，貼着她的身子，不到一寸處，疾掠而過，發劍的三個中年人，飄然有出塵之緻，正是點蒼三劍！

點蒼三劍，一招使空，各自又抖起長劍來，三柄長劍，幻起數十道劍影，簡直如同一張劍影交織而成的網一樣，向着鬼母雲飛娘，當頭罩了下來。

這時，圍住了鬼母的，雖然有百餘人之多，但是點蒼三劍動上了手，旁人便插不進手去了。

那麼多人圍住了鬼母，光是吶喊之威，已也足令得等閒人手脚發軟，再也難以動手了，但是鬼母雲飛娘究竟不同凡响，眼看點蒼三劍的劍網，向下疾壓了下來，她身形陡地一矮，反手一掌，疾拍而出，「蓬」地一聲响，正擊在三劍中老二的小腹之上。

那一掌的力道何等之大，一中掌，老二的身子，立刻像斷綫風箏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三人之中，去了一個，嚴密的劍法，立時露出了破綻，鬼母身子一挺，雙手齊發，只聽得兩人，齊聲驚呼，兩柄長劍，已然被鬼母雲飛娘，劈手奪了過去。

雲飛娘這時所使的，乃是少林七十二式擒拿法中的一招絕招，「雙龍出海」，正是當年無名先生所傳。她一奪了雙劍在手，立時反肘刺出，劍尖直透兩人的咽喉，那兩人驚呼聲才一發出，便自畢命，而飛雲娘的動作，當眞快得匪夷所思，才一刺死了兩人，身子也不轉，雙臂一振，兩柄長劍，向身後電射而出，直奔

身子尚在半空的老二，電射而出！

眾人一個錯愕間，在半空之中，已然傳來了一聲慘叫，灑下了一蓬鮮血，點蒼三劍中的老二，被兩柄長劍，貫穿前胸，自半空之中，直跌了下來，一時之間，點蒼三劍，一個也沒有剩下。

一和鬼母動上了手，轉瞬之間，已死了四名高手，鬼母雲飛娘出手之快，之狠，眞是前所未見，一大半人，登時氣餒下來，本來在大聲呼叫的，也住了口，有的離雲飛娘近的，還在拚命向後擠。

一時之間，形勢又變，包圍住雲飛娘的圈子，散了開來。這時，謝英傑和幾個高手，又上了假山石，正在居高臨下，向下看着。

那水池的池水，本來也有一丈來深，池水被抽乾之後，各人全在池底，那池底，看來就像是一口其大無比的鍋子一樣，自上面看下去，極其異特。

眾人才一散了開來，陡地聽得人叢之中，響起了一聲驚呼，緊接着，兩條人影，越眾掠向前，落在鬼母身前不遠處，那兩個人，一個長衣飄飄，正是北斗書生，另一個雲鬟高髻，却是雲蓮。北斗書生已扣住了雲蓮的脈門，將雲蓮的手臂，反扭在後，另一手，却按在雲蓮後頸的「大椎穴」之上。人人都可以知道，北斗書生只要一發力，雲蓮的一條脊椎骨，便寸寸斷折，再也無法挽救，是以一時之間，所有的人，全都靜了下來。

北斗書生一落地，又推着雲蓮，向前走了半步，厲聲道：「雲飛娘，還要動手麼？」

鬼母雲飛娘面色，鐵也似青，面肉抽搐，滿頭銀髮，如同飛蓬一樣，根根散開，起伏不定，目中兇光四射，神態獰惡之極，顯見得她心中，實是怒到了極點！

北斗書生的武功極高，而且此際明知沒有了那筒毒蜂，鬼母也難以制得住自己，再加上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雲飛娘就算有通天徹地之能，也難以逃得出那麼多高手的包圍之外！

但是，北斗書生看到雲飛娘的神態，在剎那之間，變得如此獰厲，他心中也不禁凜然！

這時，所有的人，全靜了下來，看鬼母如何應付，十幾個高手，在上面圍住了謝英傑，全神貫注，提防鬼母突然來襲氣氛極其緊張。

而這時，所有的人中，心內最難過的，就是雲蓮了。本來，以雲蓮的武功而論，北斗書生也不能一出手，就將她制住，可是她自從一看到謝英傑忽然出現，高擎竹筒之後，心中恨極，六神無主，才被北斗書生扣住了脈門，直推到鬼母身前來的。

雲蓮望着母親，看到了母親那種憤怒欲絕的神情，更是心如刀割，失聲叫道：「娘！」

鬼母雲飛娘的目光，緩緩移動，停在雲蓮的臉上，雲蓮只覺得自己臉頰上的肉，在不由自主地跳動，眼中已是淚水湧出。

但薑畢竟是老的辣，鬼母雲飛娘在剎那之間，已然回復了鎭定，滿頭銀髮，一起垂了下來，臉上居然又現出了笑容來，像是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只聽得她淡然道：「北斗書生，你也算是武林中一流高手啊！」

她這樣輕描淡寫一句話，令得北斗書生，臉上陡地紅了一紅。北斗書生自問此際行徑，也是問心有愧。但是他却知道，此際萬萬放鬆不得，否則後患無窮，好在這裏人人都恨鬼母入骨，決不會有人說自己不是的！

是以他一聲冷笑，道：「比起你暗中下毒的手段來，自問不如！」

鬼母「呵」一聲笑着道：「好，我們母女兩人，就此回血雷宮，再也不履足中原如何？」

鬼母明知今日之局，決不能說了便了，一定要付出些代價，是以她不等別人提出，自己提出了條件，她這樣一說，北斗書生一怔，還未曾回答，人叢中已有人叫道：「別信這老狐狸的狡猾言語！」

鬼母雲飛娘的神色，微微一變，隨即大聲道：「北斗書生，你怎麼說？」

北斗書生冷冷地道：「照我說，你這等卑劣行徑，死有餘辜？」

鬼母雙手拍擊着，發出如同鐵板撞擊也似的聲音來，道：「好啊，老婆子也不會不動手，誰先上！」

當北斗書生初制住雲蓮，推着雲蓮來到鬼母身前之際，人人都可以看出，鬼母心神，大受震動，只當已然可以令她不再動手了。却不料轉眼之間，她竟像是完全沒有這回事一樣，被北斗書生制住了要害的雲蓮，就在她的眼前，她却視若無睹，一面拍着手，一面叫嚷着，陡然之間，身子向上，斜斜拔起，身在半空之中，兩脚如飛踢出，動作突兀之極，只聽得「拍拍」兩下響，兩個在她身側不遠處的人，已首被踢中，那兩個人悶哼得半聲，便自沒有了聲息，可是在片刻之間，身子還直立未倒。

鬼母雲飛娘緊接着雙手在那兩人的頭上一按，又聽得「拍拍」兩下響，那兩個人的頭，被鬼母一掌按中，整顆頭顱，倒有一大半，縮進了頸子之內，看來怪異莫名，可怖已極。

而鬼母雲飛娘，則就着這兩按之力，身子向上，直拔了起來，足足拔高了兩丈高下，一到了半空之中，身子在半空中不斷地翻滾，再向假山石撲去，用的正是絕頂輕功身法，「雲裏十八翻」功夫。鬼母雲飛娘的動作快絕，她出手又殺了兩人，身子拔起，出了池底，離地面不過兩三尺上下，一路凌空向前翻了過去，就像整個人，是一團怪異莫名的旋風一樣，快得出奇。北斗書生雖然制住了雲蓮，但是以他的身份而論，終究也不能就此將雲蓮打死，鬼母雲飛娘完全當作沒有這件事一樣，他的挾持，也失去了作用！當下，見得雲飛娘挾起呼呼的勁風，身子向前，疾滾而出，早已有十幾個高手，紛紛迎了上去，可是這「雲裏十八翻」輕功，不是內力已到絕頂，根本練不成，練成之後，威力却是無比。

原來這門功夫，能使人在半空之中，翻滾前進，一小半是靠提氣，一大半是靠不斷出掌，擊向地面，藉着掌力，穩住身子，不使下墮，每一翻滾，便需拍出兩掌，是以又稱「出雲三十六掌」乃是天下掌法之首，她每拍出一掌之後，立時又再所帶起的掌風之勁，令得撲向前來的眾高手，根本無法接近她的身子，眼看她一路翻滾向前，已快接近假山了！

雲飛娘一向上拔起，翻滾而出，在池底的眾高手，也紛紛吶喊，大半也自池中，掠了起來，可是他們的去勢，如何趕得上雲飛娘？

一路攔截的十七八人，連雲飛娘的邊都捱不上，謝英傑眼看着雲飛娘挾着鋪天蓋地的威勢而來，不禁雙腿發軟，差點連站也站不穩。

轉眼之間，雲飛娘已來到了離假山石只有一丈許遠處，眼看再翻兩翻，便可以直撲向前了，只聽得護在假山石前的眾高手，齊聲發喊，胡三先生的呼喝聲，更蓋過了眾人的叫聲之上，人影一閃，他已向上，迎了上去！

那「出雲三十六掌」的掌力，一掌強似一掌，因爲人在半空之中，勢難不向下落來，必須以一掌強似一掌的力道，來支持身子不墮。這時，正發到三十掌頭上，胡三先生明知厲害，但眼看再不迎上去，被鬼母搶到了假山石上，只消一將謝英傑制住，那麼，不知要吃什麼樣的苦頭了，只是一聲呼嘯，向上迎去！

胡三先生的功力，何等驚人，一迎上去，勢子如新發於刑，而雲飛娘的出雲三十六掌，掌力又是在最強悍之際，只見兩條人影，在離

地四五尺處，迅疾無比，由分而合，緊接着，便是「蓬」地一聲巨響，眾人也沒有看清楚他們兩人在近身之際，是如何出的手，只覺得那一下聲響，震耳欲聾，像是有兩隻極大的氣袋，忽然相撞，一起爆裂一樣，隨着那一下巨響，胡三先生和鬼母兩人的身子，陡地一起落下地來。

兩人的身子落地，胡三先生立時站立不穩，向後騰騰騰，連退出了七八步時，當他退出兩三步時，已有幾個人趕過來扶他，可是胡三先生後退之勢，實在太強，帶得連來扶他的人，一起後跌，直退出了七八步去，方始跌倒在地，面如金紙，七竅之中，都隱隱有血絲，滲了出來！

而鬼母雲飛娘，在落地之後，身子居然還凝了一凝，但是那也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緊接着，也騰，騰，騰向後，退了三步！這種情形，一看便可以看得到，鬼母和胡三先生兩人，各傾全力，對了一掌，事實上，是鬼母雲飛娘大佔上風，看胡三先生坐倒在地之後，七竅之中，竟隱隱有血絲滲了出來的那種情形，分明已受了極重的內傷，若是兩人一對一動手，鬼母再一進招，胡三先生，絕無倖理！

但是，鬼母雲飛娘，却吃虧在敵人實在太多！她才一退後，就有人呼嘯而上，最先撲到的是兩個矮子，手中各持着一柄八楞柴銅鎚。

那兩個矮子，是身形貼地，連滾帶撲，欺近身去的，才到鬼母身後，便疾躍而起，兩柄八楞銅鎚揚起，「砰」，「砰」兩下響，已然擊中了鬼母的背心，這兩鎚，人人可以看出力度極重，鬼母的身子陡地向前一挺，一聲淒厲之極的怪叫，反手便抓，出手竟仍然如此快疾，反手一抓間便已將兩銅鎚抓住，緊接着雙臂向下一拋，那兩個手執銅鎚的矮子，急切間未及鬆手，在雲飛娘一拋之間竟被拋到了地上。

只聽得兩人落地之際，「噗噗」兩下響，兩人的身子，壓得地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土坑，而他們的身子，就陷在這兩個小土坑中，一動也不能動，竟被雲飛娘硬生生地摔死了！

雲飛娘和胡三先生對掌之後，身形未穩，背上又中了如此沉重的兩鎚，可是反手一抓一拋，仍能將兩個高手，生生摔死，兇威之盛，眞是見所未見，其餘高手，明知雲飛娘已是強弩之末，可是一時之間，爲她的兇燄所懾，竟沒有人敢再衝向前來。

只見雲飛娘突然轉過身來，看她面肉一陣抽搐，看情形像是還想發聲長笑，可是一張口間，只聽得「哇」地一聲響，一口鮮血，已自她的口中，疾噴了出來！

這口鮮血一噴了出來，鬼母雲飛娘的身子，也不禁一個踉蹌，向前跌出了一步，勉力站定。眾高手一見這等情形，心中定了一大半，龍眠上人朗聲道：「鬼母，你別再逞強了！」

鬼母雲飛娘也不抹乾口角的血漬，「咯咯」笑了起來，道：「來，老婆子還沒有死！」

她分明已受了內傷，可是還是如此強悍，眞是見所未見，北斗書生已經鬆開了雲蓮，雲蓮推開面前的各人，向前疾奔而來，伸手抱住了她母親。

可是，雲飛娘却立時伸手，將雲蓮推了開去，雲蓮被推開一步，尖叫道：「娘！」

雲飛娘厲聲道：「別叫我娘，你心中若是有我，會將我交給你的東西，給了別人？」

這時候，雲蓮實是百詞莫辯，而且，在這樣的情形下，她也根本無法源源本本，將事情的經過，向雲娘說得明白，她只是抬起頭來，向在眾人環繞之中的謝英傑望去，眼中充滿了怨毒的神色。

這時，人叢中又有人叫道：「除惡務盡，趁現在不將她除去更待何時？」

一聲呼叫之下，立時有五六個人，竄了出來。那五六個人，來勢極快，當先一人，一柄大砍刀，夾着呼呼風聲，人還未到雲飛娘的身前，便已將一柄刀，舞了個風雨不透，轉眼之間，身形一凝，一刀當頭砍下。

雲蓮大叫一聲，手臂抖處，紅綫鞭疾揚而出，自下而上，「拍」地一聲，搭住了刀口。別看她那條鞭，又細又軟，可是一搭上了刀口，竟然將那柄大刀下落之勢，硬生生阻住。

但就在這一耽擱之間，另外四個人，也已掠到，呼呼之聲不絕，齊攻向雲飛娘。

雲飛娘在四人攻來之際，竟然兀立不動，事實上，她並不是不想動，而是動不了。

原來她在和胡三先生對了一掌之後，雖然也一樣受傷，可是以她的功力而論，只要能有半個時辰的調氣休息，立時可以復原的。然而，就在她剛一受傷之後，童家兄弟雙鎚已然攻到。童家兄弟雖然立時死在雲飛娘之手，但是他們那兩鎚之力，却也是非同小可，雲飛娘若是未曾受傷，還可以憑內家罡氣，硬挺過去，恰在傷後，如何禁受得起？再加上受擊之後，力斃童家兄弟，一口氣接不上來，眞氣早已入了岔道，這時別再說要運氣迎敵，就是手向上舉起，也在所不能，全身已如同木石了。

修習內功的人，最忌這種情形，而這種情形，在功力越高的人身上，越是容易發生，這便是「走火入魔」，除非再有機緣，能將全身關脈，一起打通，讓全身眞氣，再隨穴脈流行，不然，身子僵硬，雖不致死，却也和死差不了許多。鬼母雲飛娘這時的情形，就是如此，四個高手攻到，她明知危險，也無法抵禦，雲蓮在一旁，看出情形不對，大叫一聲，紅綫鞭飛舞攻出，格開了三件兵刃，還是有一柄長劍，「噗」地一聲，刺進了鬼母的肩頭。

以鬼母之能，尚且抵不住這許多高手的攻擊，雲蓮如何能夠？一見母親受傷，心中更急，首先被三個高手纏住，不能脫身。

而持長劍刺中鬼母的那人，一斜身，拔出了長劍來，第二劍又跟着刺出，直刺向鬼母的後心。

就在這時，只見鬼母的身子，突然向下沉了一沉，坐倒在地，這一坐，竟然避開了一劍，可是長劍一抖，又斜削而下，這一劍，眼看鬼母是無論如何，避不過去的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又聽得一陣呼喝之聲，自遠而近，迅疾無比地傳了過來。

那一陣呼喝聲，不但來得極快，而且氣勢非凡，令得所有人，全怔了一怔，緊接着，便聽得一下長嘯，聲才入耳，八個人抬着一頂轎子，如飛掠到，一到近前，抬轎的八個人，一起躍起，轎子到了半空之中，自轎中疾飛出了一個人來。

那自轎中飛出的人，身法快絕，疾起疾落，已停在鬼母的身前，手一伸，便已將上而下，削下的那柄長劍，輕輕夾住，叫道：「劍下留人。」他這四個字一出口，那頂轎子，也已落下，將鬼母整個人，罩在轎子之中，行動之快，八個人動作一致，簡直就像是一個人一樣，眞是嘆爲觀止。

眾人一見這頂轎子，便知是龍門幫幫主到了。可是，眾人認得龍門幫幫主的這頂轎子，至於龍門幫主是甚麼樣的人，却是誰也沒有見過，一起定睛看去，却見一個膚色雪白，眼珠碧也似藍，一頭金髮，連手臂之上，都是閃閃生光的金毛的怪人，一時之間，人人都發出了一下驚奇的呼聲來。

那持劍刺中鬼母一劍的，乃是有名的劍術大家，山東濟南，呂崑方呂老英雄，龍門幫主一自天而降，就伸指夾住了他的長劍，呂崑方連連使勁，看對方時，像是根本未曾出甚麼力

，可是一柄劍就是收不回來，已然漲得滿面通紅，正想出聲呼喝，龍門幫主已經伸手一推，將劍尖推開了些，道：「請收劍。」

呂崑方心一震，在旁人看來，龍門幫主只是隨便一推，但是呂崑方這時，正在使勁，却覺得就在對方一推之際，一股大力，將自己的勁力一起逼了回來，這情形，分明是對方手下留情，不然自己當時就得吃大虧了。

呂崑方畢竟久歷江湖，一想自己也未曾出醜，而且那麼多高手，只有自己一人，劍傷鬼母，這面子也算是够了，是以「哈哈」一笑，趁勢收篷，退了開去，還劍入鞘。

龍門幫主四下一拱手，道：「在下龍門幫主，來自極北之海！」

他講到這裏，反手向轎一指，道：「鬼母雲飛娘，已然走火入魔，各位也可以不必再迫逼了吧。」

龍門幫主這兩句話一說，八個人，已又將轎子，抬了起來，這時，胡三先生受了重傷，正閉目靜坐，由幾個高手，將雙手按在他的要穴之上，衆高手一起向北斗書生，望了過去。

北斗書生冷冷地道：「未聞得龍門幫和血雷宮之間，有甚麼淵源可言。」

北斗書生這一句話，聽來雖然輕描淡寫，但是也十分厲害，分明是在追問龍門幫主，憑甚麼要將鬼母雲飛娘，就此帶走。

龍門幫主向一旁，低着頭，身了微微發抖的雲蓮望了一眼，碧藍的眼睛之中，光輝四射道：「我和雲姑娘是好朋友，請各位放人！」

北斗書生雙眉一皺，他自然也知道，雲飛娘剛才不還手，確然是因爲已經走火入魔，自此不能再爲惡，照說，事情也可以過去了，照眼前的情形來看，自己一人作主，旁人不會反對，樂得和龍門幫拉個交情。

北斗書生正在沉吟間，忽然聽得謝英傑尖聲叫道：「不行，要將鬼母打死，連這個金毛怪人，也別放過。」

謝英傑這樣一叫，人人都向他望去，在場的高手，幾乎人人武功，都在謝英傑之上，根本未將謝英傑叫的話，放在心上。

謝英傑的武功，雖然平常，但是人却極其機伶聰明，他一看衆人向他望過來的那種神色，就知道，根本沒有人瞧得起他，那令得他心中更怒，立時雙手握住了竹筒，又厲聲道：「看誰不聽我的話，是誰倒霉。」

這句話一出口，衆人才陡地大吃一驚，龍眠上人就在謝英傑的身前，疾聲道：「別胡鬧！」他一面說，一面手已向謝英傑的脈門扣去，他是想出其不意，將謝英傑手中竹筒，奪了下來。謝英傑也知自己武功不濟，想要控制那麼多武林高手，絕非易事，是以早已有了準備，話才出口，身子已向外，疾掠而出，龍眠上人一抓，抓了個空，謝英傑已然掠出了丈許開外，又厲聲叫道：「誰在我十呎之內，我便弄破這竹筒。」

他講那句話的時候，額上青筋，根根綻起，神態極其兇惡，人人都看得出，他並不是在開玩笑，一時之間，衆人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北斗書生踏前幾步，道：「謝少莊主，你幫我們解了大圍，我們全感激莫名，快將這筒毒蜂給我，我們也一定會實踐諾言！」

謝英傑厲聲道：「少廢話，限你們半個時辰之內，殺了這金毛怪人！」

北斗書生又是一怔，就在那一剎間，只見謝英傑雙手，向外一分，將竹筒的塞子，拔了開來，又迅速合上，這一開一合，當眞只不過是一眨眼間的事，但是「嗡嗡」兩聲響，已有兩隻毒蜂，疾飛了出來。

各高手都身中無名蠱毒，而且是在血雷宮中，見過被毒蜂刺中之後的可怕情形的，一見兩隻毒蜂飛出，盡皆大驚失色，各自發一聲喊，剎那之間，如同世界末日一樣，有的向外疾掠而出，有的竟釘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謝英傑心中。剛在得意，突然聽得雲蓮一聲嬌叱，人影閃動，捲起一股紅影，紅綫鞭抖動，極其輕微的「拍拍」兩下响過處，將兩隻毒蜂，凌空擊了下來。

那兩隻毒蜂，已飛到了離兩個高手的身前，不過兩三尺處，毒蜂落地，那兩大高手，汗出如漿，面如死灰，身子在不住發抖，只怕連發生了甚麼事，也因爲驚惶過度，而無法知道了。謝英傑一見雲蓮陡地出手，紅綫鞭疾逾閃電，竟然將兩隻毒蜂，凌空擊中，也不禁陡地一呆，剎那之間，只聽得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大叫道：「謝少莊主，有話慢慢說，不可亂來。」要知道剛才，兩隻毒蜂陡地飛出來之際，那麼多高手，實是人人自危，雖然那兩隻毒蜂，才一飛近，便被雲蓮的長鞭擊中，然而在那一剎間，每一個人心中所想的全是一樣，他們所想的是，兩隻毒蜂飛出來，雲蓮可以揮鞭將之擊中，但如果謝英傑將心一橫，放出整筒毒蜂來的話，實是沒有人可以防止得，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所叫出的那一句話，可以說是在場人十之八九，心中想說的話，只不過他們不够兩人鎭定，是以一時之間，叫不出來而已。

謝英傑乍一見雲蓮揮鞭擊中了兩隻毒蜂，心中着實吃了一驚，但繼而聽北斗書生和龍眠上人那樣叫法，知道衆人心中還是忌憚，剛待厲聲呼喝時，陡地聽得雲蓮，又是一聲嬌叱，人隨聲到，手中的紅綫鞭，蕩起一蓬紅影，夾頭夾腦，罩了下來。

雲蓮的紅綫鞭，雖曾在血雷宮中，和雷紅嬰動手之際，斷去了一截，但是還剩下一丈長短，這一揮動，威勢極其驚人，謝英傑在剎那之間，只聽得鞭聲呼呼，鞭影縱橫，像是有一隻其大無比，紅光閃閃的籠子，向他整個人，疾罩了下來一樣。

謝英傑又驚又怒，陡地發出了一下怪叫，眞氣一提，身子向後翻去，可是他這樣才一向後翻，「叭」地一聲，紅綫鞭的鞭梢，已搭上了他的手腕。

雲蓮蘊在鞭上的力道，極其陰柔，鞭一搭了上去，謝英傑只覺得整條手臂痠痲，不由自主，五指一鬆，他手中所捏的那個竹筒，也落了下來，衆人一見，又是齊齊一聲驚呼，人人駭然。然而雲蓮的動作當眞快絕，竹筒才一落，她人還在半空之中，手腕一沉，鞭梢如靈蛇也似，向上昂起，繞着竹筒一捲，手臂再一縮，那竹筒便已到了她的手中。

謝英傑心中極怒，雲蓮在他手中，奪走了裝毒蜂的竹筒，那等於是奪去了他的一切希望，而且，上次在金虎堡中，他才冒險得了傳說中的寶竹秘笈，黑暗之中，也是紅綫一閃，將東西奪了過去的，一時之間，舊仇新恨，一起勾了上來，他向後退去，重又在假山石上站定，而雲蓮捲過了竹筒之後，身子却還在半空之中，正在向下沉去，謝英傑陡地發出了一聲大叫，雙足一蹬，身子已向前疾撲而出，到了半空，才颼地掣出了一柄短刀，直撠雲蓮的心口。他這時所打的主意，極其歹毒，他明知自己的武功，不如雲蓮，這樣犯險搶攻，雲蓮只要一揮鞭，自己一定被對方在半空之中抽中。

然而，他也想到，雲蓮只要一還手，鞭梢上的竹筒，一定跌了下來，那一跌，足可以令得竹筒碎裂，裏面幾百隻毒蜂，一起飛了出來，眼前那麼多高手，就算不盡數遭殃，必死了個十之七八。

人一有了這樣歹毒的念頭，自然有諸內而形諸外，他的神情，也變得獰惡無匹。

果然，謝英傑向前疾撲而出，去勢絕快，四周圍高手雖多，但剛才紛紛向外搶了開去，這時，却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雲蓮人在半空，百忙之中，只見刀光閃耀，已快刺到自己的身前，大叫一聲，道：「快來帮我！」

她一面說，一面手腕一翻，鞭梢的竹筒，首先「呼」地向前，直飛了出去，緊接着，紅綫鞭反揮而出，一繞一捲，已將謝英傑手中的刀，捲得脫手飛起。

謝英傑向前撲出的勢子，實在太猛，刀雖然脫手，向前去的勢子，却還是收不住，他反手一掌，疾拍向前，然而這一掌還未使老，雲蓮的紅綫鞭，又已攻到，「叭」地一聲抽在他肩上。這一鞭正是痛徹心肺，令得他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後疾退而出，就在此際，只聽得一聲長嘯，一個金毛怪人，離地而起，手中正提着那竹筒，不是別人，正是龍門帮主。

原來剛才雲蓮急叫之際，龍門帮主正離得最近，竹筒一向外飛出，龍門帮主立時斜掠向前，竹筒離那堆假山只有尺許處，一伸手，將竹筒撈了在手，又斜斜地向外，縱了出來。

剛才那些變化，直看得衆人，目定口呆。

本來，謝英傑那一撲，只是情急拚命的打法，雲蓮百忙中，連使兩鞭，也未必算得甚麼精采，可是因爲有那一筒毒蜂，是以所有高手，一顆心都像是懸在半空之中一樣，及至有人看到，竹筒已落在龍門帮主手中，才大大鬆了一口氣，然而，立即又有人想到，這一筒毒蜂，落在龍門帮主手中，比在謝英傑的手中更麻煩。謝英傑畢竟武功不高，雲蓮一向他進攻，他便鬧了個手忙脚亂，可以在他手中，輕易將竹筒奪了過來，但是竹筒一到了龍門帮主手中，誰還能將它奪回來。衆人一想到這裏，人人心向下一沉，剎那之間，靜得鴉雀無聲。

然而，雲蓮知道，眼前的情形，非同小可，一不小心，立時便是武林之中，一場空前的浩刦，是以她勉力鎭定心神，道：「帮主，將這筒害人的東西，全弄死了吧。」

龍門帮主略呆了一呆，道：「它能助你，號令天下武林人物，你捨得將它毀去？」

雲蓮淡笑道：「誰要號令天下人物呢？」

龍門帮主立時大叫一聲，道：「好！」隨着他那個「好」字，只見他右足在地上，用力一頓，「蓬」地一聲响，等他再提起脚來時，地上已然出了一個深可尺許的土坑，手一鬆，手中的竹筒，落進了那土坑之中，足尖略拔，將坑旁湧起的浮土，一起拔進坑中，將竹筒蓋沒，土坑塡滿，又伸足在上面踏了踏。

衆高手直到此際，才眞正鬆了一口氣，倒有一大半人，汗濕衣衫，一陣山風吹來，大有涼意，以北斗書生爲首的幾個高手，一起走過來，向雲蓮拱手道：「雲姑娘，大恩大德，永世難忘。」

雲蓮道：「只求各位別再難爲我母親。」

龍眠上人吁了一口氣：「自然一筆勾銷了，雲姑娘以後若有甚麼用得着我們之處，只管出聲。」龍眠上人那樣說，是在這樣情形之下，必然的話，却不料在一旁的龍門帮主，却認起眞來，大聲道：「雲姑娘若有甚麼事要人効勞，自然該由我來！」

衆人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他那樣說，是甚麼意思，一起望着他，却見他半轉過身，先是身子挺直，然後向雲蓮彎了彎腰，又站直身子，挽住了雲蓮的手臂。

衆人也不知道這是洋人的禮節，都看得嘖嘖稱奇，雲蓮更是羞得滿面通紅，然而，人人都可看得出，她那股喜悅之情再也掩飾不住。

龍門帮主挽定了雲蓮，一揚手，八名轎夫，抬起轎來，如飛向前掠出，他和雲蓮，跟在後面，轉眼之間，便已看不見踪影了。

謝英傑掙扎着站了起來，只當人人都會來找他麻煩，又驚又怒，身子把不住發抖。

可是所有的人，却像是根本不當他這個人存在一樣，各自高談着，一起向外走去，就算偶然有人向他望上一眼，也是充滿了卑夷的神色，弄得謝英傑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可以鑽下去。不到兩盞茶時，所有人都走了個乾淨。

謝英傑呆呆站着，出了一身汗又一身汗，過了好一會，才聽得無名先生的聲音，自池底下傳了出來，道：「人全走了麼？」

謝英傑挺了挺身子，並不出聲，無名先生又道：「放我們出來，你喜歡金虎堡，就以金虎堡見贈如何？」

謝英傑的身子又震了一震，無名先生又道：「金虎堡中各人走得匆忙，必有不少奇珍異寶留下，你不過是一舉手之勞，何樂不爲？」

謝英傑慢慢向前走去，來到池邊，向下望去，只見那塊大水晶之下，無名先生正抬頭望着自己，謝英傑不禁苦笑了起來，他自知自己若是出聲，功力不够，透不過那塊大水晶，是以只是作了幾個手勢。

無名先生立時道：「你從園牆中心走進來，直達地道，有兩道極重的門，門外一定落着閂，你只要將閂托起，我們就可以出來了。」

謝英傑又呆立了片刻，才慢慢向前走去，他走得十分慢，脚步也異常沉重。

謝英傑向前走着，金虎堡乃是他舊遊之地，當日雄心萬丈，冒險前來，今日全堡之中，冷冷清清，却只有他一個人，心中眞不是滋味，昨晚的如意算盤，若是一直未曾見過，倒也罷了，偏偏一夜熱心，到頭來，化爲烏有，如果不是人人心中，根本不將他當人，只怕他早已死了，然而這種被人如此極度卑夷地對付，也足以令得他心中，難過之極了。

他來到牆圍被炸開的缺口處，向前走了進去，一直來到了通向池底的甬道之中，到了那兩旁金光閃閃的門前，果然，門上閂着一根巨大的銅閂，難怪以無名先生之能，也難以在裏面將門弄開來了。

他走得雖然緩慢，但是無名先生，顯然已在門後，而且也聽到了他的脚步聲，立時問道：「可是有大門閂？你托得動麼？」

謝英傑直來到了門前才道：「我試試。」

他雙手托住了那根銅閂，用盡了生平氣力，大喝一聲，向上一托，那一下大喝聲，在地道中聽來，當眞震耳欲聾，而隨着這一聲大喝，謝英傑心頭的那一股悶鬱之氣，也隨之渲洩了出來，只聽得「噹啷」一聲巨响，銅閂落地，

銅閂才一落地，門便打開，無名先生和雷紅嬰兩人，一起走了出來，謝英傑只是笑着，轉身向外便走，無名先生道：「你助我們脫困，除了金虎堡外，還要甚麼酬勞，只管說。」

謝英傑站定了身子，止住了笑聲，慢慢轉過身來，道：「我甚麼都不要了！」

雷紅嬰皺着眉，道：「你只管說！」

謝英傑昂着頭道：「雷堡主，你可還記得以前，金虎堡中那些人的情形？他們在堡中，甚麼都不要，我現在的情形就和他們一樣。」

雷紅嬰道：「你還要在江湖上走動——」

雷紅嬰話才講到一半，謝英傑便揮着手，道：「如果有人要對付我，剛才我早死了！」

他大踏步向外走着，等到雷紅嬰和無名先生掠出金虎堡之際，已是暮色四合，他們還看到謝英傑，木然站在暮色之中。

這時，金虎堡全然可以自由出入，可是看謝英傑的情形神態，就像是早先在金虎堡中那些人一樣，世上任何事情，對他都已不再發生關係了，自然，也沒有人知道他那樣站着，直到何時，而這一晚，天迅速地黑了。（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乍聞霹靂起　芳心殺機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在蟠龍嶺上的一座古洞中，意外的與他父親的摯交金嶺三鷹之一的金翅鷹阮南相遇，從而證實了他父親和誼父以及金毛鷹段神州、金頂鷹燕昭，皆是死於水紅芍的毒針之下。尹劍平不願隱世遁居的阮南，再次陷身復仇的漩渦，挺身要獨負艱鉅，但他說出水紅芍不久後當來到此地，他担心以目前的功力，還無法與之抗衡，金翅鷹阮南對他安慰，說是一個人種什麼因，當收什麼果，水紅芍多行不義，萬難逃脫報應，他曾苦練三招絕藝以對付她，尹劍平對阮南的自信，却不敢加以苟同——

「不錯！」阮南一笑道：「但是，我早已熟記了她的身法，非但如此，根據她的身法，我更假想出數十種變化然後各個與以擊破。」

「我所以這麼做，原想着有一天還會跟她見面，現在……唉……」

眼睛裏充滿了同情，他緩緩的說道：「可是當我聽過你的這一番遭遇之後，毫無疑問的，我覺得你比我更有資格去殺死這個女人，我就成全你吧！」

尹劍平神色一振道：「你是說——」

「往後的日子，你先就住在這裏，我會把那個女人的一切都告訴你。」他冷冷一笑道：「雖然這一切都是我對她的假設幻想，但是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基於那一點『靈性』的發揮，我自信在某一系列的動作方面，已經把她摸得够清楚了！」

尹劍平大喜道：「果眞這樣，那可是太好了！」

阮南吶吶的道：「當然，如果僅僅只憑着我的這一番臆測，那是不够的，我對你的自信還在於你得白叟老夫人的草堂秘功，那些招式足可當得上開天闢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才是你未來得能在武術界大放異彩的憑藉和靠山……了不起……了不起……這種成就足可震爍古人，萬世不朽！」

尹劍平苦笑道：「三叔太誇獎了，實際上，我直到現在還在摸索中，每發一式事先毫無預知與任何朕兆，這叫我感到十分困繞……」

阮南感嘆着道：「其微妙之處也就在這裏，如果你事先能有所預感也就無所謂是什麼靈性的發揮了！」

一面說，他感傷着搖搖頭又道：「……我原有意，請你傳授我一些靈招，這麼看起來，是萬萬辦不到了！」

尹劍平也只有苦笑的份兒——

的確是這樣，他所精擅的「草堂秘功」，老實說只是一些表面看來毫無意義的點綫交接，如果不貫以突發的「靈性」在內，簡直是「小兒塗鴉」，根本看不出絲毫奧妙之處！自然也就不能理智的整理出一套有系統的學問來用以授人了。

尹劍平本人僅知道這是一種奇異不可捉摸的靈思，而阮南却推崇爲「開天闢地」前無古人的武學玄功，必當爲未來之武林大放異彩！

在阮南的鼓勵之下，尹劍平信心大增。

他二人經此一番交往之後，遂卽種下了深切的情誼！尹劍平也就戲劇性似的在這裏住了下來。

× × ×

一陣山風，紅葉飄零——

大片楓樹，滙集成一片血海，風起時層層相疊，上下波動，有如萬馬奔騰，景緻煞是壯觀！

「紅葉」常常是騷人墨客，有情人筆下的寵物，也是他們靈思的源泉！

「紅葉」也同於「紅豆」一般，爲有情的男女傳遞相思之情，箋中枕畔，柔情萬縷——

阮南同尹劍平併肩站在山前，却非是在領略什麼「詩情畫意」，他們的神態甚是嚴肅，認眞的注視着，像是要領悟些什麼似的。

「你留意的看下去，就要出來了。」阮南甚是肯定的道：「每天這個時候，一定會出現的。」

山風由斜面的谷口襲過來，其聲轟隆，一時間萬樹齊搖，落英繽紛，滿空紅葉，呼嘯天際，在山窪子裏盤旋了幾轉，紛紛下墜。

這一剎間，就像是下了一天紅雨那麼的壯觀！

尹劍平目睹之下，情不自禁的點頭讚了一聲：「妙啊！」

話聲方自出口，耳邊上却聽得一陣啁啾聲，响自林內，驀地飛出了大羣白鳥。

紅的樹葉，白的鳥羽，在夕陽下，一時蔚成奇觀——妙的是，兩者並不混淆。

在紅葉的「落英繽紛」裏，但只見白鳥的翩翩翻騰，上下翻飛，其身法之美妙如意，眞令人嘆爲觀止！

這一齣白鳥紅葉之戲，足足持續了有盞茶之久！——遂卽葉落，鳥去——

尹劍平目眩異彩！

阮南却含蓄着深奧的微笑！

「這『葉落鳥飛』身法迥異，大有學問，我那『分身化影』的招法，正是由此脫胎而來，你如果細心敏悟，當能有所領會，用以來對付水紅芍的『流水散花手』法，却是最恰當不過。」

尹劍平怔了一下：「『流水散花手』？」

阮南點點頭道：「那是水紅芍最拿手知名的身法之一。」

說罷，轉身離開——

× × ×

阮前尹後，來到了一處池沼邊側。

夕陽下，那片沼澤地方，蒸騰起淺淺一片水汽，水汽映以陽光，反幻出瑰麗七彩，很有些「海市蜃樓」的味兒！

幾隻長腿鶴，正自涉水啄食，景像較諸圖畫看來要傳神的多了！

阮南停住了脚步道：「自然界的和諧常常在暗示着某種神秘——就像眼前的羣鶴啄食，這裏面也大有學問。」

尹劍平道：「牠們在吃什麼？」

「黃鱔——」阮南一哂道：「一種比蛇更狡滑的東西。」

話聲出口，一條全身呈金色的巨鱔倏地由淺草沼澤裏躍身而起，極其輕靈巧捷的穿向別處，夕陽下泛出了醒目的一道金光！

「好身法——」

阮南出聲喝讚時，那條巨鱔，已扎落了淺水——

三隻大鶴，同時由三個不同的地方拍翅疾掠過來，水花翻濺裏，顯示着鶴的腹翼翅爪——雖只是驚鴻一瞥，却表露得完整無遺——

尹劍平會心的讚嘆一聲——緊接着那條巨鱔被迫的由水中昂首立起，那副樣子一如擇物而噬的毒蛇！

接下來是鶴與鱔的一番對搏，進退擰轉，穿掠潛伏，加以衆鶴鼓噪，羣起交鳴之聲，引發起此一刻自然奇景的無限殺機！

尹劍平下意識的只覺得身上一陣奇寒，每一個汗毛孔都情不自禁的大將開來，足下踉蹌着倒退了一步。

阮南偏過頭，微笑的看着他道：「你的感受如何？」

尹劍平搖搖頭道：「可怕極了！」

阮南一笑道：「你果然是一塊練武的料子——這種殺機是一般人萬萬領受不到的，你能有此慧心明目，可見你是高人一等！」

尹劍平那雙眸子瞬也不瞬的逼視着當前奇景，臉上顯示着興奮之情！

阮南道：「你可注意到這其間巧奪天地造化的靈異身法？」

尹劍平目不旁矚的道：「注意到了。」

水聲再响，浪花四濺，那條巨鱔再一次的掙脫了鶴喙，穿落出丈許以外！

大鶴拍翅羣集，快速的追上去，叫亂一團，却不再見那巨鱔。

阮南點頭笑道：「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那條鱔如果沒有戲弄你們這些扁毛畜牲的能耐，焉能在此生存，更不會長得這麼大了！」

說罷他轉向尹劍平道：「賢侄，你可注意到那條金鱔掠起的身法？這其間，共有幾種變化？」

尹劍平想了想，點頭道：「三種。」

阮南笑道：「你可以分別說出來麼？」

尹劍平道：「起，飛，落——大概就是這三式了！」

阮南點頭：「你能注意到這三種不同勢子，實在是難能可貴！只是還略有不盡之處！」

尹劍平「哦——」一聲，點點頭道：「還有一式——一共是四種姿態！」

阮南驚奇的道：「第四種姿態在那裏？」

「在水裏面。」

「這就對了！」阮南幾乎爲之欽佩的點着頭道：「那最後的一招姿式，的確是在水裏面施展的。」

接着他興嘆一聲，又道：「我觀此變異，足有數月之久，才看出了那最後一式變化，而你竟能在一眼片刻之間識破悟出，眞令人驚異不置！」

尹劍平道：「三叔誇獎了！」

阮南頻頻點頭道：「奇才，奇才，憑這一點，你的成就將要高出我不知多少——」

嘆息一聲，他面現欣然的道：「我把那鱔行亂水四式連成一體，演變爲一式絕招，用以敵對水紅芍的『千劍紅粧』一招！」

「千劍紅粧？」

「不錯！」阮南冷笑道：「那女人曾以這一招，殺害過無以數計的武林高手，我本人也幾乎喪生在此一劍之下，是以才會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一面說撩起衣袖來，一直捋向肩處，在那個地方，現露出一道深深的劍痕落疤！

尹劍平目睹之下，嘆息道：「水紅芍果然劍技高超，這一劍她可是閃身由背後發出？」

阮南點頭道：「正是由背後發出——」

忽然，他怔了，接口問一下道：「你竟然看出了……」

尹劍平道：「上乘劍術中有所謂『一伏三波』迴龍身法，這一劍她必然誘你上前，再施以殺手的。」

阮南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

他十分驚異的端詳着尹劍平，慨然道：「你的悟性與聯想之力更見超人一等，這些便是成就上乘劍術的要件之一，彌足珍貴！」

微微一笑，他盯着面前這片沼澤道：「在這裏，我曾花費了半年時光，才悟出了鱔鶴對峙之功，也許你不用這麼多時間——來，我再帶你去另外一個地方。」

× × ×

大風起，草原上顯示出一片肅殺。

無數的蜻蜓在起落着——西天遠際鍍染着一片淡淡的金黃顏色，「日落」只剩下最後的一些餘暉，象徵着白晝的卽將結束。

阮南伸手指向草原道：「劍平，你看見什麼了？」

「蜻蜓，草原——」

阮南點點頭，說道：「這是眼睛可以看得見的。」

「什麼是看不見的？」

「風！」阮南一笑：「雖然你看不見，但是你却一定能感覺出來。」

他揚起一雙手，兩隻衣袖被風吹得獵獵作响——

「這是風最大的一個地方，」阮南吶吶的道：「每天這個時辰，這裏的風就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你站起來就感覺到了。」

尹劍平站起來，只覺得風力由背後襲過來，其力極猛，方才來時不曾發覺，忽然間竟會刮這麼大，倒是他事先未能想到的。

阮南道：「疾風知勁草，你只要留意到這

其中的道理，也就盡知其中的自然天機了！」

尹劍平道：「這確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所幸——」

「所幸什麼？」

「所幸這些蜻蜓提供了我一個觀察的方法！」尹劍平微笑着道：「這樣可使我識透不少天機！」

阮南含笑道：「你的見解完全正確，這種『疾風勁草』之功，一旦你能體會出來，將會無懼於敵人的各方迫害，尤其使你能對敵人的動向體察入微！」

微微停頓了一下，他接下去道：「也許你還不知，水紅芍練有一種厲害的掌功，名叫『千面埋伏』，最是厲害，一旦施展出這種武功，常使敵人無所適從，突然而斃於她掌力之下，這『疾風勁草』功，正是用來對付她這種掌法的。」

尹劍平感慨的嘆息一聲道：「丹鳳軒一意孤行，結怨四海，整個武林鮮有不受其害，衆志成城，同聲一討，看來是覆之在頃了！」

「那倒也未必！」阮南微微搖頭道：「如果沒有你這樣的敵人，你這樣的苦心孤詣，枉論報仇，談何容易？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千萬馬虎不得。」

他苦笑了一下，看看尹劍平，又道：「三種武功，外表看來並不見其深奧，却是我細心默察多年的結晶，一旦你融會貫通之後，必然會使你的武功達到一個嶄新的境界——那時候，也許就是你該去會見水紅芍的時候到了。」

尹劍平毅然的點點頭道：「我期待這一天早早來到。」

× × ×

「銀心殿」依然像往日一樣的聳峙在水面江心。

陽光照射在碧綠的琉璃瓦面上，交織出點點星光，這座聳峙在半島的巍峨建築，似乎經過了一番新的整理，亭，台，樓，閣，一切凡是能着眼的地方，看上去都是那般的井然有序，清新爽目！

半島的弧狀水彎裏，停泊着大小不同的舟舶，這些船隻只有極小的一小部份，是屬於甘十九妹攻打銀心殿時所帶來的，其它絕大多數，都是得自銀心殿原來所有——

其實又何止這些船隻？就連這半島上的人，有一多半都是「銀心殿」的原班人馬。

當然這些人已經絕對不同於昔日，他們是經過一番嚴厲整肅之後，所留下碩果，毫無疑問的是在接受新的階層領導。

「銀心殿」的各類建築，已見前文，只是自從甘十九妹率衆佔領之後，經過了一番整修規置，此刻看上去就更莊嚴雄偉，美侖美奐！

尤其是今日這個日子，「銀心殿」更像是被裝飾得煥然一新，新漆的廊柱子，迎着朝陽閃閃有光，園子裏百花含笑，和風舒徐——

一疋鮮紅色的綢子，由湖岸邊一直迤邐直舖而上，通向正前面的「銀心大殿」。

數百名年輕弟子，各着新衣，人人腰際斜跨有一口弧狀的腰刀，服式刀式，完全一致，這些人分作兩列，由湖岸兩側引伸排開，雁翅般的延展開來。

看樣子，像是有什麼難得的貴賓要蒞臨於此——人人面現嚴肅，這麼多的人，竟然連一個大聲咳嗽的都沒有——

未幾，傳過來一陣極爲清楚的「噹噹！」聲——一個青衣小僮，正自聚精會神的在撞着鐘——

洋溢的鐘聲，驚動起一天水鳥——即見銀心殿裏，步出了一行鮮衣彩幅的人來。

走在最前面，婆娑多姿，宛如玉樹臨風的那個妙齡少女，正是甘十九妹！

——她身着一襲鮮艷的紅衣，像往常一樣，粉臉上籠着一襲淺淺的面紗。

在她右側，緊緊跟着的是那個活死人似的跟班兒——阮行，左邊是新近收服；對她忠心不貳的得力手下——「黃面太歲」花二郎，之後，依序是「緊背低頭」莫三畏，「血蚱蜢」孔翔，「吊客」謝連城，「飛索刀」李平等十數條好漢子。

這些人僥倖不死，遂即都成了「銀心殿」的英雄人物，水漲船高，一個個按功行賞，都有了一份相當不錯的職位，莫怪乎俱都精神抖擻，神采奕奕！

大羣人簇擁着甘十九妹來到了湖邊石亭，後者輕移蓮步，步入亭內坐下來。

天高水濶，自此望向湖心，儘可以一覽無遺——

却見碧綠微波的湖面上，點綴着點點帆影，千頃金波，倒映着碧空一覽，端的好一番水天景色——

緊侍在她身邊的那個「活死人」阮行，上前一步道：「軒主的船駕還不曾看見，要不要卑職前去迎接？」

甘十九妹道：「還是我自己去一趟的好——我要你事先準備的快舟，備好了沒有？」

阮糾躬身道：「備好了。」

言罷上前一步，向着當前舉了一下手，卽聞欸乃一聲，由旁邊蘆叢中穿出了一艘銀色快舟，操舟的兩名漢子，身着彩衣，猿臂蜂腰，極見豪邁不羈，顯然係特別挑選出來的健卒充當！

那艘銀色快舟，在此二人的操縱之下，一經現出，其快如矢，「哧—哧—哧—」水面上一連穿出了三道紋路，已來到眼面前水面。

長篙扎水，只一下，已把前進的舟身，紋路不動的定在水面上，觀其出手，果然俐落老練，不愧是個中高手！

甘十九妹點點頭讚許的道：「很好——」

偏頭向身邊的「黃面太歲」花二郎道：「花兒，你跟着我走一趟吧。」

花二郎躬身道：「屬下遵命！」

話聲方落，甘十九妹嬌軀已自騰起，有如紅雲一片，閃了一閃，已經落身在那艘快舟之上。

緊接着「黃面太歲」花二郎、「活死人」阮行也都雙雙縱起了身子，直向快舟上落去。

二人身法固然俱都極見輕靈，只是如與前行的甘十九妹比較起來，却是大見不及，這一點只須見諸那艘銀色快舟，即可判知——

原來甘十九妹縱身下落時，舟身平穩如常，俟到花二郎；阮行下落時，那艘快舟却禁不住輕輕的打了個顫兒！雖然是微着痕跡，亦可見彼此輕功之顯著分野！

甘十九妹說完之後，那雙盈盈秋波一轉，遂即認定了一個方向道：「他們來了。」

花，阮二人順其目光看去，即見萬頃金波間，閃出了一點奇光奪目的銀光，隨着波動起伏的浩渺烟波，有如星丸跳擲般的，頻頻起伏不已——

阮行原是「丹鳳軒」的來人，只一眼已認出了來船正是軒主的「銀鉤快舫」——

原來這艘特殊式樣的坐舟，遍體係閃光銀片所鑲製，前尾兩端高高的彎起來，活似兩把朝天捲起的巨大鋼鉤，尤其奇特的是那尖出的頭部，兩邊捲包而起，却現出有如「斧刃」的船鋒，以此劈風破浪，莫怪乎速度要較之常船快上許多了！

「噢——」阮行臉上極見驚喜：「眞的來啦——姑娘，您看軒主她老人家可在船上？」

甘十九妹黯然的點點頭道：「既然是『銀鉤快舫』當然是她老人家親自來了——」

阮行咧口笑道：「那敢情是好——她老人家來的還眞是時候，這麼一來可就不愁拿不下『清風堡』了！」

甘十九妹揮了一下手，命令二舟子道：「迎上去。」

快船全速前進——

習習湖風拂動着三人身上長衣，破舟的浪花，反捲上船身來，把整個船頭都弄濕了。

甘十九妹的眼神兒，認定着前面的「銀鉤快舫」，却不似預期的那麼興奮，反倒似籠有一抹淡淡的輕愁！

「黃面太歲」花二郎一直在留意着她，見狀試探着道：「軒主一個人來麼？」

「不——」甘十九妹輕輕的搖了一下頭：「金、銀二位公主也一定來了。」

「金、銀二位公主？」

花二郎對於這個稱呼，顯然感覺到有些陌生！

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說道：「她們是我的兩位師姐，『公主』，是對她們的尊稱！」

花二郎一笑道：「這麼說，姑娘在軒裏也當被稱爲是『三公主』了？」

「當然！」阮行在一旁插口道：「這是規矩，等一會見着了軒主與二位公主之後，花當家你就知道了，嘿嘿！金銀二位公主可要比我家姑娘難說話多了！」

花二郎怔了一下，這才知敢情將要來的兩位主兒，大大的不好侍候，心裏正在思忖着，對方那艘「銀鉤快舫」已經馳到了近前。

阮行喝令着兩名舟子，將座船定住，却見那艘「銀鉤快舫」乘風破浪已達當前。

一名身材矮小，留有長鬚的黃衣老者，當艙直立，像是發號司令之人，這時即見他雙袖高舉，前後左右四名銀衣舵手，遂即將疾馳如飛的快船定住波心——

由於舟行過速，突然定住，迫向前頭的浪花，都反捲上來，看上去就好像是一隻鬧海銀龍！

兩舟已是當頭對立，彼此之間的距離不及一丈，起伏不定的浪花將船身拋起來，又低低的沉下去。

甘十九妹移步上前，嬌喚了聲道：「魏管事麼？」

黃衣老者看了一眼，「啊唷！」一聲道：「敢情是三公主親自駕臨，老奴有眼無珠，失禮，失禮！」

一面說遂即向着甘十九妹深深拜禮。

甘十九妹淺笑道：「魏管事不必客氣，快快請起，軒主她老人家與二位公主來了麼？」

「來了，來了！」黃衣老人抱拳笑道：「老奴這就去通報一聲——」

甘十九妹一笑道：「不必！」

香肩輕幌，翩若驚鴻般已掠向對舟。

即見「銀鉤快舫」上，簾珠嘩啦！一响，一個長眉細眼，纖腰豐臀的長身女子，閃身而出。

女子膚色微黑，長髮披肩，身着半短羅衫，却在項頸與及兩隻玉手上，各戴着玉翠，乍看上去一團珠光寶氣，以襯對方黑中帶俏的面頰，極見撩人之勢！

二女乍一交目，甘十九妹便即上前，含笑喚了一聲：「二師姐——」

來女敢情是水紅芍身前的二弟子——銀珠，又稱「銀衣公主」的便是。

雙方乍一見面，這個銀珠嬰然笑道：「我算計着妳該來了，果然是妳，咱們姐兒們，可很久未見面了！」

一面說，只見她輕抬纖手，已把甘十九妹罩在臉上的那方面紗揭了下來。

甘十九妹回頭看了一眼，面現微羞笑道：「軒主呢？」

「銀珠」一笑道：「來。」

說時，手拉着甘十九妹已步向艙內。

「銀鉤快舫」佈置得極見奢華，地上是鬆軟的長毛地氈，艙壁上除了細緻的雕工之外，更懸配裝飾着各型多樣的奇怪擺設，在正中一盞低垂的琉璃吊燈炫耀之下，各見玲瓏凸出，眞可當得上「琳瑯滿目」！

穿過了正中這處暢艙，來到通向內艙的「殘月」洞門前。

一片銀灰光彩，由那別緻的內艙映出——

透過這扇「殘月」洞門，即聞得一陣清脆悅耳的絲竹管弦之聲——

甘十九妹笑道：「這又是誰呢？」

銀珠低笑一聲道：「這一次軒主想着會多住時候，所以連『彩家四姐妹』都帶了來。」

話聲方住，即聞得內艙琴瑟在一陣拔起之後，猝然收住——却有餘音繞樑的韻味——

「是甘丫頭麼！」一個含蓄着十足女人的口音道：「進來吧。」

甘十九妹應了一聲：「是——軒主！」

輕分珠簾，她與銀珠步入內艙。

但見鵝黃色的鬆軟地氈上，陳設着燦爛豪華的傢俱擺設，四名清艷絕塵，出落得異常標緻的少女，俏立左右，却在正中一具圓形舖有獸皮的玉墩之上，盤膝坐着面幪黑紗的婦人。

婦人身着一襲銀色緞質長衣，那長衣式樣絕不同於一般婦人，稱得上別具匠心，長長的裾有如一疋彩緞般的迤邐而下，足足伸延出七尺開外。

——只可惜那襲面紗在她臉上籠罩得過於嚴密，你只能隱隱約約的感覺出她那一雙明亮的眼睛，其他便別無所見——

然而，那露出衣外的一雙水晶皓腕：，以及宛若春蔥的尖尖十指，連同她露出的半截粉頸，一抹酥胸，却是極盡誘惑挑逗之能事！

這個外相極具妖嬈美艷的婦人，敢情就是數十年前以艷跡稱絕天下，顛倒武林衆生的「丹鳳」水紅芍！

如果以逝世的歲月來加以推算的話，這個婦人少說也當在七旬以上，然而此刻所見到的她，拋開那掩飾在面紗之後，難窺全貌的面容不論，僅以那暴露於衣着之外的粉頸酥胸，皓腕纖指而論，即使荳蔻年華的小姑處子，或「新燈初破」的少婦亦不能望其項背！

以此而論，這個水紅芍設非是精於「養顏」之術，萬難臻此奇妙境地！

就在水紅芍下首，另一張湘妃椅上，坐着另一個形容極見消瘦憔悴的少女！

——稱呼她爲「少女」，多少像是有些牽強，如就此中外表而論，實難猜測出她正確年歲，說她三十不爲多，說她二十又不能算少，蒼白的臉上更因爲失去了笑容的關係，是以看上去只是死板板的那種冰寒，加以兩度濃黑而長，却向下搭的眉毛，更是令人看而生畏！即使她不曾開口說一句話，却能令你感覺出她的「不易相處」與「拒人於千里之外」！

這個面像嚴肅，貌冷若石膏雕塑的女子，穿着一襲緊身長衣，那露出衣外，形若鶴頸的瘦細頸頸上，却佩戴着一串粒粒圓潤，光華奪目的珍珠項鍊，如此裝飾非但不能使她帶來預期的美麗，却更加其醜！

能夠在水紅芍面前得一坐席，自然不是簡單的人物——她就是「丹鳳軒」的弟子，人稱「大公主」的金珠姑娘！

連同先前現身的那個「銀珠」，人稱「金銀雙姝」，爲水紅芍早兩年所收的弟子，以武功而論，連同甘十九妹在內，這三名女弟子，當得上各有千秋，尤其是這個「金珠」，由於

從師甚早，獨得異術，加以生性冷酷，出手狠毒，除了本身容貌雖與當年之水紅芍相提併論之外，若是論及下手之陰狠惡毒，却是較水紅芍當年猶有過之。

甘十九妹進門之後，先向着正中的水紅芍深深一拜，嘴裏道：「弟子甘明珠，叩見軒主，並請寬恕接駕來遲之罪！」

那個掩飾在黑紗之後的神秘婦人「水紅芍」，發出了宛似少女般的一聲嬌笑——

「得了吧——三丫頭，這一次還眞難爲了你了，快坐下來吧！」

甘十九妹叩了個頭站起，又轉向大師姐「金珠」座前，冉冉拜下去道：「小妹拜見大公主——」

「金珠」憔悴消瘦的臉上，依然是不着絲毫的笑容冷冷的點了一下頭，那副模樣看起來簡直較諸水紅芍氣概還要大上許多。

彼此既有同門之誼，甘十九妹當然把她習性摸得一清二楚，是以絲毫不以爲意——

當下緩緩站起，就一邊座位上坐下來——

手捧樂器的彩家四姐妹，遂即上前，向着甘十九妹冉冉拜倒，口呼「三公主」不已！

各人彼此見禮之後，主座的水紅芍才緩緩笑道：「妳的情形，我大概都有個耳聞，雖然與我所交待妳的任務，有些出入，却也大體相差不多！」

微頓了一下，她接着道：「尤其是進佔『銀心殿』，比我所希望的，還好得多，我很滿意——」

甘十九妹原本還在担心師父怪罪，聆聽之下，這才寬心大放——

當下恭敬的道：「軒主謬賞——弟子還在担心軒主會責怪弟子呢，事實上這一仗，弟子這邊損失慘重，若非花二郎這一夥人誓死効忠，想要這麼容易的就拿下了『銀心殿』可是眞不簡單呢！」

「啊？」水紅芍偏頭向側座的金珠道：「這個人又是誰呢？」

金珠冷冷一聲道：「軒主大概忘了，這個姓花的，弟子曾有一份很詳細的報告，他是『十三把刀』那夥子人的首領，武功也數他最高，在整個皖北的地面上，所有的黑道人物，這個人都有調度的能力——」

水紅芍點頭道：「對了——妳這麼一提，我就記起來了！」

甘十九妹在一旁聽到心驚肉跳，這才知道敵情師門對自己的動向取捨，摸得一清二楚，以此臆度，只怕自己的行徑也難逃這位大師姐的觀察之中！——

想到這裏，禁不住臉色微微紅了一下，心裏未免有些忐忑不定，偷眼看了那位大師姐一眼，所幸尚還沒有什麼異態——

就在這時，並聽得這艘快舟上「噹噹！」響起了兩聲鐘聲！

銀珠站起來道：「大概是銀心殿到了！師妹還不出去瞧瞧！」

甘十九妹應了一聲，趕忙掀簾步出，須臾又自回來，向着主座的水紅芍道：「啓禀軒主，銀心殿到了，所有殿內弟子俱在恭候，請軒主與二位師姐移駕登岸吧！」

水紅芍點點頭，遂即姍姍站起——

甘十九妹上前幾步，輕伸玉腕，水紅芍却似不勝嬌弱的將一隻春葱也似的玉手，搭在了她的腕上。

「好吧！」她含笑的語音，慢吞吞的道：「這是我們多年以來沒有的光彩事情了，金珠，銀珠，彩家姐妹，我們一塊上去吧。」

各人答應了一聲都緊隨在她身後，向艙外步出。

水紅芍邊行邊自含笑道：「回頭妳把那個花二郎指點給我瞧瞧，我們這一次江湖之行，該殺的自然是不可輕恕，不該殺的就該好好招待，尤其是在我們『丹鳳軒』立過功的人，更不可慢待！」

甘十九妹低應聲道：「弟子省得！」

一面說時，她抬手把面紗從新遮好——

水紅芍點點頭道：「對了，我們丹鳳軒的人，永遠不能被外面人摸清楚了——金珠，銀珠，妳們也喬裝一下吧！」

二女遂即各自取出一方面紗，遮住了雙眼以下的部位，一行人才步出了艙外。

守候在外艙的那個黃衣長鬚老者——魏總管趕忙上來行禮見過，接着是甘十九妹身邊的那個跟班兒「阮行」上前見禮——

他畢恭畢敬的陸續向水紅芍以及金珠，銀珠二位公主大禮參拜之後，一聲不响的退向一旁站好。

水紅芍隔着一襲黑紗盯着他，頻頻點頭道：「阮行，這一趟你服侍三公主，建功不小，等定下來以後，自有一份厚賞！」

阮行單膝跪地，驚喜的道：「卑職叩謝軒主的賞賜！」

「起來吧！」水紅芍嘴裏說着，透過這層面紗，她的眼神兒斜視向一角侍立的「黃面太歲」花二郎，「那一個是花二郎？」

「黃面太歲」花二郎上前兩步，高唱道：「卑職就是。」

阮行道：「花當家的，這就是我們軒主和大二公主，還不上前叩頭見過？」

花二郎應了一聲，雙手抱拳，向着水紅芍等三人分別打了一躬，高聲道：「屬下花二郎，參見軒主與二位公主！」

水紅芍還來不及開口說話，即見那位「金珠」姑娘由鼻子裏冷哼了一聲：「姓花的你好大的架子，見了軒主竟能不跪？」

「黃面太歲」花二郎聞言，頓時神色爲之一驚——

水紅芍一笑接道：「大公主是與你說着玩的，這一次小徒得能順利攻佔『銀心殿』，你的功勞甚大，包括你手下的人，都有功勞，我知道，我會給你們每人分別賞賜的。」

花二郎躬身道：「這全是三公主督導有方，卑職以及手下人，幸賴三公主照顧才得不死，那裏尚敢居功，論功行賞，三公主才該獨居大功呢！」

「是麼？」

水紅芍微笑着，偏頭轉向甘十九妹道：「三丫頭，只爲妳督導有方這一樁，就該當受重賜，咱們上去再說吧！」

甘十九妹恭聲答話道：「謝謝軒主，軒主請——」

是時船上人早已將一條板搭向岸上——在數百雙驚怪目光注視之下，一行人已陸續通過搭板，登上彼岸——水紅芍師徒，每人一身有極見精湛不可思議的武功，只是目下展露在各人眼前的却是一副弱不禁風的嬌弱姿態！

雖然如此，大家鎮懾着「丹鳳軒」如雷灌耳的威名，却沒有一個人，爲此而膽敢心存輕視！

各人一片歡呼中，紛紛向着水紅芍等一行人行了跪拜之禮！——其實包括甘十九妹在內，「丹鳳軒」的師徒四人，對他們都稱得上是：「諱莫如深」，尤其是水紅芍，整個頭部，都籠罩在那方面紗之內，各人也只能憑藉着她豐腴體態，以及皓腕雪肌，想像着她的絕世花容——

越是看不到的事情，越能引人入勝！

「水紅芍」果然有着「出乎常情」的誘惑之功，僅僅憑着她嬌美的聲音，美妙的體態，竟然在一上來之初，就抓扣住每一個人的心弦

，使得原本對她完全陌生的人，都心裏充滿了對她由衷的崇拜而甘爲驅馳！

當下就在甘十九妹，阮行，花二郎等數人的導引之下，水紅芍等一行人大概的視察了一下銀心殿的內外形勢，她對於「銀心殿」的扼踞天險，水紅芍師徒俱都深感滿意！

甘十九妹由是乃道：「軒主與二位師姐的行館香閨都已佈置妥當，這一趟旅途長遠，軒主與二位師姐也該歇息了！」

水紅芍點點頭道：「好吧——妳就叫他們各自散開去休息吧！今明兩天各人支銀一兩，可以自由行動，任意出入。」當下即由阮行代爲傳令，「銀心殿」各職屬下，一律賞銀一兩，放假一天，一時歡聲雷動，紛紛散開，前往領賞告退！

× × ×

衆聲歡呼喧嘩中，甘十九妹，阮行已陪同着水紅芍師徒三人來到了早已佈置完善行館。

這地方原是樊氏父子當年興工所建，留爲自己居住所用，樊鍾秀熱衷享受，是以這爿宅子與建得極見寬闊，雅緻而兼華麗！——

宅院裏蒼松翠柏，花石繚繞，一石一木，都十分考究，至於住處房舍，更是極盡奢華之能事——

這一點倒是深深投合了水紅芍師徒的脾胃，對於甘十九妹的這番安排，大感滿意，讚不絕口！

一切安排之後，甘十九妹才似心裏一塊石頭落地，當下暫時辭別了水紅芍，轉回自己居住之處——

不意她這裏方邁出庭院，即見那個「魏管事」匆匆走過來，向着她深深一禮道：「卑職魏聰，參見三公主——三公主玉體金安！」

甘十九妹深知這魏聰，雖然名份只是「丹鳳軒」的一個管事，然而據悉他早在年少之時，即爲師父水紅芍身前的「心腹」之一，數十年來，從來未曾離開這軒主水紅芍身邊左右。

據某些未經證實的傳說顯示，這個「魏聰」早年與水紅芍的關係，似乎極不簡單，他的身份似乎絕不似止於一個心腹的管事而已，因而可以推想他極可能是水紅芍的早年「面首」之一！

當然這只是甘十九妹所聽知的一個傳說而已，却不能據以爲眞，因爲據她所知，凡是曾被師父所垂青過而成爲「面首」之人，最後俱都難逃一死，「魏聰」何許人也，何能獨得倖免一死？

然而，却又有許多地方顯示出：師父水紅芍似乎對這個魏聰，有一番異乎尋常的眷念，魏聰身份雖僅僅不過是一個「管事」，但是在「丹鳳軒」內，人人俱都知道，這個管事的權力，却是異乎尋常的大，除了師父與自己姐妹三人之外，魏管事可以說權力最大，甚至於在某些地方，魏管事所顯示的權力，更要較諸自己與二師姐「銀珠」還要大的多。

正因爲有了以上這一層認識，是以甘十九妹素日對他早就留有戒心，不得不另眼相待！

這時，甘十九妹忽然見他對自己大禮參拜，未免心裏愕了一愕——

當下，她遂即含笑道：「魏管事不必客氣——你一路辛苦，怎麼不去休息呢？」

魏聰搖動着白髯道：「多謝三公主關懷——老奴還不累！」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左右看了一眼，却見那個活死人阮行正自由後面走過來，魏聰到口的話一時難以吐出，遂即吞到肚裏。

阮行似還不知，六步走過去，向着魏聰抱了一下拳道：「總管您老辛苦了！可有什麼差遣，要小弟効勞之處，請即刻關照就是。」

魏聰一笑搖頭道：「阮頭兒太客氣了，不敢，不敢！」

甘十九妹目光何等銳利，一眼之下即知魏聰肚子裏必然有話要向自己訴說，眼下碍於阮行在場，不便明言而已！

心裏有此明見，當下遂向阮行道：「啊，我差一點忘了，方才我見軒主行館後面的葉籐花架，枝葉過於茂盛，那院子花開太茂，軒主着我找人修剪，我看這件事不便外人插手，阮頭兒你這就辛苦一趟吧！」

阮行聽聆之下，不敢怠慢，當下抱拳應道：「卑職遵命，這就馬上去。」

言罷向着那個「魏管事」抱拳爲禮，遂即匆匆掉身而去。

目送着阮行離開之後，甘十九妹輕輕一哂道：「魏管事有話，現在可以說了！」

魏聰微微一愕，嘻嘻一笑，抱拳道：「人道三公主秀外慧中，聰穎過人，今日一見名不虛傳——老奴是有幾句話要向公主面陳——」

左右看了一眼，他吶吶的接道：「只是這裏……」

「啊——」甘十九妹含笑道：「你看我好生胡塗，這裏地近軒主與兩位公主的行館，驚了軒主的駕，可是吃罪不起——這麼吧，魏大叔，你跟我來一趟吧！」

這一聲「魏大叔」，也只限於甘十九妹在無人時對魏聰的一種尊稱，已是呼之有年——殊不知這一「懷柔」政策，却令這個「魏大管事」內心大生感激不已，多年以來不知爲甘十九妹擋了多少風險——

即以這一次甘十九妹的能够單身領命遠行，魏聰的幕後協調關說，却是功不可沒！

眼前魏聰聆聽之下，後退一步，抱拳汗顏道：「三公主，千萬不要這麼稱呼，折煞老奴了！」

甘十九妹道：「此處並無外人，魏大叔對我多少年關愛之情，我實是感激有餘，想必有了關照，請同我走一趟，背人一談如何？」

魏聰躬身道：「老奴正想瞻仰一下三公主的行館，這就請吧！」

甘十九妹含笑點了一下頭，遂即轉身向前行去——

魏聰後隨跟上，顧左右道：「老奴只當捨『丹鳳軒』而外，再也找不到美好落脚之處，想不到這銀心殿更較『丹鳳軒』猶有過之！」

「嘿嘿！」一笑，魏聰又接下去道：「這麼一來，老奴猜想軒主這麼一舒坦，可就不想再動彈了，勢必要長久在這裏住下去了。」

甘十九妹不禁站住了脚步，眉頭微微一蹙：「大叔是說，軒主她老人家暫時沒有回轉『丹鳳軒』的打算麼？」

魏聰一笑道：「情勢正是如此！」

甘十九妹微微一吟哦道：「那麼……？」

魏聰一笑，說道：「哦——這海棠花開的好美——」

甘十九妹一怔，正自待說話，即見左前側一排雪松處轉出兩個人影，却是彩家姐妹中的老三老四——

二女乍見甘十九妹，忙即上前禮見別過。

甘十九妹心忖：好險，差一點竟然被她二人聽見，由此更不禁深深欽佩這個魏聰的心細如髮！

當下遂即不再探詢，足下加快，抄捷徑轉入到自己居住的「藕香院」——

一入「藕香院」，鼻中立刻飄過來一陣沁人心田的清芳荷香，眼前却見展延半頃的「田田」碧荷，雖說這個時令裏荷花多已凋零枯落，只是些殘留的荷葉，然而越是這般情景，却越有其惹人垂憐之處！

在一片梧桐影裏，聆聽着聒耳的蟬鳴之聲，遂即來到甘十九妹所居住的房舍——

這片房舍，全係上好的黃石所築，牆面上滿生芭 ，其上面開滿了一種黃色的小花，就整個建築而論，雖不若水紅芍下榻之處那般寬闊雄偉，却別有幽雅，一眼看去立即深深引人入勝！甘十九妹最是喜靜，是以她所下榻之「藕香院」，平素是不許任何人擅自闖入的。

院子裏置有茅亭一處，面對荷池而立，看上去最稱閑情雅意！

甘十九妹在前，魏聰在後，二人遂即步進亭內。

魏聰謝了座，坐下之後，對着一池殘荷深深的吐了口氣：「好雅潔的地方，這裏實在太美了！」

甘十九妹道：「這裏只有我獨自一個人，閑人不經招呼，不能擅自進來，魏大叔你有什麼話，只管放心的對我說就是了！」

魏聰點點頭道：「老奴在三位公主之中，對姑娘最算緣厚，姑娘對老奴，亦最是敬重，是以軒裏凡是有關姑娘之事，老奴都會特爲留意——」

頓了一下，他輕嘆一聲，才又接下去道：「就拿這一次姑娘身領重任，外出去闖江湖來說，老奴無時無刻不對姑娘妳的行踪寄以無限的關懷……」

「魏大叔，你可是聽了關於我的一些什麼話麼？」

「這個——」

魏聰目神左右看了一眼，一笑點頭道：「老奴正有稟報之意！」

甘十九妹一愕，道：「敢莫是軒主她老人家……？」

「那倒不是！」魏聰微笑了一下：「軒主對於姑娘情誼有如女，這一點老奴即使不說，想必姑娘也是知道的很清楚！」

「唔——」甘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甚是疑惑的道：「那，這麼說，莫非是有什麼人在軒主面前說了我些什麼？」

魏聰搖頭道：「那倒也未必！只是……」

談到這裏，他臨時又頓住，輕咳一聲，一時要說不說，樣子眞是遲移不定！

甘十九妹一笑道：「魏大叔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麼？這裏目下除去你我之外，沒有任何外人——」

魏聰輕嘆一聲道：「姑娘這麼說，老奴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只是老奴生性並非嘵舌之人，更不擅背後論人是非，老奴所以要說，亦是基於對姑娘一番善意，生恐姑娘一時無察，而爲人……」

甘十九妹諦聽之下，沉默了一會兒，點點頭道：「我知道了，是大師姐她……」

魏聰苦笑了一下，吶吶道：「姑娘是聰明人，老奴也就不必多說了！」

甘十九妹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大師姐生平對人，最算嚴謹，再說我與她並無瓜葛，她又何必要陷害我呢！」

「老奴並不曾說有人要陷害姑娘！」魏聰苦笑着搖頭道：「老奴之意思是想請姑娘對最近所行，要不時提高警覺，否則——」

「嘿！我明白了！」甘十九妹輕輕點了一下頭，道：「難道說大師姐對於我的行爲，起了什麼疑心不成？」

魏聰點頭含笑，說道：「恐怕詳情正是這樣……」

「哦——」甘十九妹忽然發覺到事情的嚴重：「原來這樣，大師姐她又爲……什麼……呢！」

魏聰道：「大公主行爲最算詭異，對任何人都抱有懷疑，姑娘與她雖然誼在同門，也不例外，老奴是因爲姑娘素日行爲較爲任性，生怕萬一有所……不檢，一旦落入了她的眼中，就不太好……」

甘十九妹不禁臉色微微紅了一下，聆聽之下，沉默了一刻，冷冷一笑道：「大師姐這麼做，未免太無同門之誼了，不過，即使她對我有所懷疑，我看她又能察出些什麼好在軒主面前邀功？」

魏聰道：「這個老奴就不盡明白了……老奴只知道大公主在姑娘出門十幾天以後，也離開了『丹鳳軒』，這期間曾多次轉回，又多次離開——」

他嘿嘿笑了幾聲，才又接道：「老奴偶然聽到軒主提出此事，才知道與姑娘有關！」

甘十九妹緩緩的道：「魏大叔，你聽見些什麼了？」

魏聰道：「這……似乎大公主懷疑到姑娘對師門的效忠之意……」

「這……哼！大師姐她眞的這麼認爲？」

「她……的確有這個疑心！」

「軒主也這麼認爲？」

「那倒不會！」魏聰搖頭道：「要是軒主也這麼認爲，姑娘又豈能有今日之風采？」

甘十九妹微微點了一下頭，說道：「我明白了！」

魏聰輕嘆一聲道：「姑娘心裏知道就好，這件事千萬不能形諸表面，因爲大公主這個人精細過人，要是被她看出來，就不太好！」

甘十九妹冷笑道：「有什麼不好？這幾年我可是一直在受她的氣，她要是欺人過甚，我也不是好欺侮的，她就等着我的好啦——哼，那個還怕她不成？」

魏聰呆了一下，才勸解道：「姑娘這件事千萬不要鬧大了，老奴我可是一番好意，姑娘還是要暫時忍耐的好！」

甘十九妹抬起手，把臉上面紗揭下來，由於魏聰在師門關係不同，以三位公主對他都另眼相待，從不敢以下人視之！

揭下了臉上這襲面紗，甘十九妹輕輕一嘆道：「魏大叔放心，我只是一時氣話而已，再怎麼她都是我的大師姐，我又豈能在她面前撒野？」

魏聰才似得放寬心，聆聽之下，如釋重擔的笑道：「姑娘這麼說，老奴也就放心了！」

甘十九妹含笑道：「魏大叔可知道大師姐在背後都編排了我一些什麼？」

魏聰道：「這……據說大公主對姑娘行徑甚是可疑，而且她得到消息，說是姑娘對一個人心生好感，而有了叛師之心！」

甘十九妹面上不動聲色，微一吟哦道：「哼——說的好，你可知大師姐說的那個人姓什麼嗎？」

魏聰仰天想了一下道：「這個……好像是尹……像是兩個字的名字……」

甘十九妹心裏一動，頓時不再吭聲，那張「花容月貌」遂即浮起了一片紅潮！

「哼！」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吶吶道：「她還說我些什麼？」

魏聰道：「據說姑娘因爲認識了那個姓尹的之後，受了他的引誘，因而才對本軒心生式心——還說姑娘心裏很猶豫，並且有了叛師的潛意！」

甘十九妹冷冷笑了一聲，表面上像是很沉着，可是內心却不免忐忑不已——

「糟了！」她暗忖道：「這些事她竟然也知道了，奇怪——她又怎麼會知道的，莫非在我身邊，大師姐安排的還有內綫不成？」

這麼一想，不禁吃了一驚——

當下她慢慢地把一雙眸子轉向魏聰，冷冷的道：「魏大叔，你可曾想到大師姐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魏聰瞪目道：「啊——莫非大公主所說的這些全是眞的？姑娘，妳眞的是認識那個姓尹的……？」

「哼——你以爲呢？」

「這——老奴絕不能相信姑娘會對本軒心生叛異，這件事一定是有人造謠生事——」

「那你看這個造謠生事的人又會是誰？」

「這個……」魏聰愕了一下：「這……老奴可就不知道了，哦——」

「什麼？」

「啊——沒有！沒有什麼！」

「你是不是想到了一個人？」

「我只是……我沒有。」

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你不要騙我，我問你，阮行這個人，你對他印象怎麼樣？」

魏聰怔了一下，搖搖頭道：「我對他印象不深！他對本軒主却是忠心耿耿！」

「你說的不錯！」甘十九妹忖了一下，道：「我只是想知道阮行是怎麼進入『丹鳳軒』的？」

「這——」魏聰道：「自然是有人保舉，才能進入本軒，阮頭兒當然也不例外。」

甘十九妹冷笑道：「我正是在問，是誰保舉他進來的？」

魏聰想了一下，忽然神色微微一變道：「是……大公主！啊——眞的是大公主！」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這件事我竟然不知道，哼，原來大師姐把他有意安排在我身邊，我居然把他當成我的心腹之人！」

魏聰道：「看來情形正是這樣……姑娘却要小心……不過是不是眞的是他，姑娘還是最好暗中觀察一下才好！」

甘十九妹點頭道：「我知道了。」

魏聰站起來道：「老奴在這裏已躭擱了很久，萬一要是被大師姐跟前的人看見了，只怕又要多疑了……」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笑話，難道我說話也在她監視之列麼！」

魏聰陪笑道：「老奴的意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姑娘還是與大公主和平相處的好。」

說罷退出亭外，向甘十九妹欠身爲禮道：「老奴這就告退了！」

甘十九妹道：「有什麼消息，還請隨時通知我一聲才好！」

魏聰躬身道：「老奴謹記！」

甘十九妹剛要說話，却見前面花叢間似有人影一閃，不禁淸叱一聲道：「什麼人？」

話聲方出，紅影再閃，那個人已現身而出——紅衣紅帽，手持的木棍杖，正是「阮行」其人。

阮行乍然現身，還向着甘十九妹深深一揖道：「姑娘金安——」

話聲方歇，那雙眸子却已轉向魏聰，嘻嘻一笑道：「想不到總爺也在這裏，怎麼我剛一來，總爺你老却就要走了？眞是太不巧了！」

魏聰一笑道：「我是就軒主息駕之事，在這裏向三公主討個商量，阮頭兒有事麼？」

阮行忙自轉身道：「豈敢——」

甘十九妹上前一步道：「魏管事忙你的去吧！」

魏聰又應了一聲：「是！」這才轉身而去，是阮行却瞪着一雙小眼，一直送着他離開之後！才轉過頭看向甘十九妹道：「屬下…請姑娘用餐！」

甘十九妹冷冷一哼，道：「今天好像早了一點！」

「是的！」阮行彎下身子道：「是大公主傳話要請姑娘過去一同用餐！」

「啊！」甘十九妹撩起眼波看着他道：「你不是去軒主那邊整理花樹去了麼？」

阮行躬身道：「正是，屬下才剛由軒主那邊出來，中途遇見了『彩姐兒』，是她傳話說是大公主有請！」

「彩姐兒」就是彩家四姐妹的老大，依序是「彩姐兒」，「彩香兒」，「彩萍兒」，「彩珠兒」等四人，四人除了精擅琴瑟，國樂之外，身份與丫環無異。

甘十九妹聽阮行這麼一說，心裏倒也不再起疑，當下略一思忖點點頭道：「知道了。」

阮行欠身道：「屬下告退！」

甘十九妹道：「慢着！」

阮行翻動着一雙眼皮道：「姑娘有什麼差遣？」

甘十九妹那雙剪水瞳子凝視着他道：「阮頭兒，你這一趟跟着我，吃了不少苦，論功行賞，軒主一定會有一番厚賜……」

阮行道：「這全是托姑娘的福，有姑娘在前面，屬下等一些人，可就『大樹底下好乘凉』了！」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你很會說話——現在軒主與大公主二公主都來了，我們的責任總可以減輕了一些——你原是大公主保薦進來的人，我打算把你送到大公主那邊去，你跟着她總比跟着我有出息多了，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

阮行只是一呆，接着搖搖頭道：「姑娘這是說那裏話，莫非是不要我了……」

甘十九妹搖頭笑道：「你不要誤會，不妨平心靜氣的想想，跟着大師姐才不會被埋沒吃虧！」

阮行臉上紅了一下，吶吶道：「是魏管事這麼建議姑娘的麼！」

甘十九妹搖頭道：「這與魏管事沒有什麼關係，是我自己這麼想的。」

阮行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囁嚅道：「姑娘已經這麼決定了？」

甘十九妹道：「你不妨好好的想想看，因爲就我所知，軒主與二位公主來，很可能對我有所不滿——也許攻打『清風堡』的事，不會再落在我身上了！」

「這——」阮行越見尷尬的道：「不……會吧！姑娘才在師門立下了大功，軒主她們又怎麼會對姑娘……心生不滿呢！這一定是姑娘誤會……了！」

「是麼？」甘十九妹道：「我看不是誤會！你不妨回去想想看，明天告訴我好了！」

阮行囁嚅欲言，却是沒有說出半個字來。

甘十九妹察言觀色，心裏便有了七成的把握，情知這個阮行果然大有問題——

她生性率直，尤其恨惡兩面的小人行徑，「臥榻之畔，豈容人鼾睡？」，一經對阮行心生疑念，便不能再行容忍！

當下她冷冷一笑道：「阮頭兒，你有什麼話要說麼？」

阮行吃吃的道：「姑娘……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甘十九妹道：「我正要問你，哼哼……」

一面說，她輕移蓮步，陡地向前踏進了一步！

一股內家無名力道，陡的向着阮行身上襲了過去，這種突然的舉動，由不住使得阮行大吃一驚——

他當然心裏有數，越是這樣，越不甘心就這樣在對方手裏喪生，當下張惶的旋身就退！

——不意甘十九妹一經出手，就決計不讓他逃出掌心！

這時隨着阮行的退勢，霍地向前踏進一步——阮行當然覺得身側四週左右，就像是忽然間加了一圈鋼箍，那裏移動得了？——

當下他不禁大吃一驚，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等在途中為巫山雙煞截擊，成方、華圓與之激鬥多時後，雙煞自知難以得手，同時也悟出脅迫他們行兇者的歹毒陰謀，遂自動將底蘊說出，並告知楚小楓為何向巫山姥姥揭穿對方陰謀的秘訣後，雙雙離去，楚小楓隨命成方等往尋覓船隻定居，然後率三婢及周橫隱身樹林，未幾突聞一聲輕嘯傳來，楚小楓與周橫立隱身監視，留三婢現身應付，旋見一老者疾掠而來，自稱刀過無聲簡飛星，要殺三婢，但經不起綠荷等一番義理說詞，簡飛星自感理屈含愧而去，楚小楓讚三婢，能痛改前非——

拳擊風雷响　劍動星斗驚

綠荷道：「公子早來了。」

楚小楓道：「是！聽到了妳們和那位簡先生的交談。」

綠荷道：「公子，我們是不是太過油滑了一些。」

楚小楓道：「這倒不算大惡，這是心機的運用。」

綠荷道：「公子，你看，那個人是不是很痛苦的。」

楚小楓道：「不錯，他走的很痛苦，如若有必要，我想他還會回來。」

綠荷道：「哦？」

黃梅道：「如若他回來，我們要如何應付他？」

楚小楓道：「這個人確很君子，能不動手，就別和他動手。」

黃梅道：「公子，如是我們挖出了他的隱痛，又該如何處置，幫助他，或是對付他？」

楚小楓道：「我們能多結合一點力量，對方就少一份力量，正負之數，很容易算，只要對我們無害，就全力幫助他。」

突然一吸氣，騰空而起，隱入了茂密的枝葉之中。

黃梅輕輕吁一口氣，道：「公子，我們處置的方法，也許不算太好，請公子隨時指教。」

樹上枝葉叢中，傳下來楚小楓的聲音，道：「妳們放手施為，膽大應付，應該我出面的時候，我自會接口。」

餘音未絕，一條銀灰色的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直射過來。

他來勢奇快，眨眼間，已到了樹下。果然是簡飛星。

綠荷躬身行了一禮，道：「見過老前輩。」

事實上，三女是有意窘他，齊齊躬身行禮。

簡飛星連連擺手道：「不用多禮，不用多禮，老夫去而復返，只怕有些對不住你們了！」

綠荷道：「哦！老前輩有什麼事？」

簡飛星道：「老夫，雖然不願意傷害你們，可是，可是……」

黃梅接道：「可是什麼？」

簡飛星道：「老夫，老夫覺着很對不起你們。」

黃梅道：「唉！老前輩不用客氣，有什麼事，只管吩咐。」

簡飛星道：「老夫來殺你們！」

黃梅道：「殺我們，為什麼？老前輩，我們不是很敬重你麼？」

簡飛星道：「不錯，你們很敬重我，我對你們的印象也很好，老實說，我並不願意傷害你們，但目下情形不同，老夫只怕沒有法子保護你們了。」

黃梅道：「老前輩，要殺我們？」

簡飛星道：「是！我有苦衷，本來，我不想再來找你們，事實上，老夫又無法自主。」

綠荷道：「老前輩，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只要我們能辦到的，決不推辭。」

簡飛星呆了一呆，道：「你們要幫助我？」

黃梅道：「對！我們敬重你的為人，願為你効勞。」

簡飛星道：「這個，這個，這個忙，只怕你們幫不上，唉！妳們大概不會引頸受戮，讓我殺了你們吧？」

黃梅道：「死有輕重之分，如若我們有該死之道，老前輩只要吩咐一聲，我們立刻自絕一死。」

簡飛星道：「這個，倒是不用了，我給你們一個機會，你們三個人合力和老夫動手。」

黃梅道：「要打架？」

簡飛星道：「對！老夫也不能太自私，老夫以一對三，作一場生死之搏。」

黃梅道：「老前輩，像你這樣德高望重的人，我們如何和你動手？」

簡飛星道：「這也不用客氣了，你們三個人亮兵刄吧！」

紅牡丹道：「慢着，老前輩，你一人打我們三個，你有幾成勝算。」

簡飛星歎息一聲，道：「唉！老夫實在很難啓口。」

紅牡丹道：「為什麼？」

簡飛星道：「因為，老夫至少有九成的勝算。」

紅牡丹道：「那是說我們死定了。」

簡飛星道：「是！所以，老夫很不忍和你們動手。」

紅牡丹道：「說的也是，你既然有把握殺了我們，還要和我們動手，不是謀殺麼？」

簡飛星道：「應該算是。」

紅牡丹道：「以老前輩在江湖上的聲望而言，如何能作出這等謀殺的事？」

簡飛星道：「老夫實在也不願意幹，不過，老夫沒有辦法！」

紅牡丹道：「刀在你的手中，殺人要你出手，你如不同意，難道還有人強迫你不成？」

簡飛星道：「如若只是強迫我，我就不怕他們了。」

紅牡丹道：「你既然不怕他們強迫，那又為了什麼呢？」

簡飛星道：「救人。」

紅牡丹歎息一聲道：「老前輩，你可是為了救別人，而殺我們。」

簡飛星道：「正是如此。」

紅牡丹道：「老前輩，他們是人，是命，我們也是人命，殺人救人，難道就不怕沾汚了你的清譽麼？」

簡飛星道：「我……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我不該無緣無故的殺你們，但那三條人命，又非救不可，人和人之間，有很多的不同。」

紅牡丹道：「有什麼不同，大家都是人。」

簡飛星道：「因為，他們是我的親人，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

紅牡丹道：「哦！」

簡飛星道：「她們的三條命，要你們三條人命去換。」

紅牡丹道：「唉！當眞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簡飛星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只好請三位姑娘多多原諒了。」

紅牡丹道：「那人指定要你殺我們三個姊妹麼？」

簡飛星道：「那倒沒有，三命換三命，只要是迎月山莊中人就行，不過……」

紅牡丹道：「不過什麼？」

簡飛星道：「有一個人，可以換取老夫的妻女三命。」

紅牡丹道：「那個人是誰？」

簡飛星道：「迎月山莊的主人，楚小楓。」

紅牡丹道：「他們告訴你的很清楚啊！連我家主人的姓名，也告訴你了。」

簡飛星道：「是！你們的行踪，一直在他們掌握之中，只可惜，我沒有見到楚小楓，只要找到他妳們就可以不死了。」

黃梅道：「其實，你就算見到了我們主人，也沒有法子。」

簡飛星道：「為什麼？」

黃梅道：「因為，因為，你未必能殺得了他？」

簡飛星臉色一變，道：「你說我殺不了他？」

但聞枝葉聲響，楚小楓突然間，由大樹上飄落下來。

簡飛星打量了楚小楓一陣，道：「你就是迎月山莊莊主？」

楚小楓道：「在下楚小楓！」

簡飛星道：「你今年多大？」

楚小楓道：「這個很重要麼？」

簡飛星道：「唉！老夫這一把年紀了，如若殺了你這個孩子，那豈不是要被江湖中人恥笑。」

這個人，實在迂的可以，決心要殺人了，還有很多顧慮，恐怕會傷到了他的清譽。

楚小楓道：「簡大俠，你如是有這麼多的顧慮，爲什麼還要殺人呢？」

簡飛星道：「老夫不想殺人，但我不能不殺人！」

楚小楓道：「老前輩的苦衷，在下已經聽到了。」

簡飛星道：「那很好，用不着老夫再解說了。」

楚小楓點點頭，道：「簡大俠，在下還有幾句話想請教！」

簡飛星道：「好，你說！」

楚小楓道：「殺了在下，固然可以救了你的妻女，但如若殺不了在下，那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後果呢？」

簡飛星道：「這個麼？老夫還未和他們談過。」

楚小楓道：「爲什麼不談？」

簡飛星道：「因爲，老夫不用和他們談這些事情。」

楚小楓道：「哦！因爲，你很有把握能夠殺了我。」

簡飛星道：「老夫也不用和你客氣了，你，或是你的三個手下的人頭，老夫都不過是手到取來。」

楚小楓道：「你好像是很有把握？」

簡飛星道：「不錯，如是老夫沒有把握，他們也不會找上老夫了。」

楚小楓微微笑了一笑，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你簡大俠失手了，或是沒有如願以償，那豈不是害了令正和令嬡麼？」

簡飛星道：「楚小楓，你認爲老夫不是你的敵手麼？」

楚小楓道：「在下不狂妄，也不自卑，動手搏殺，勝負之機，各佔一半。」

簡飛星道：「你是說，你和老夫動手的勝負之機，各佔一半。」

楚小楓道：「簡大俠似乎是不相信在下的估算麼？」

簡飛星冷聲道：「不相信，完全不相信。」

楚小楓道：「簡大俠，何不先回去和你的僱主談談。」

簡飛星雙目凝注在楚小楓的身上，瞧了一陣，說道：「小娃兒，看你神情，好像是有點造詣的人，但你決不是老夫的敵手。」

楚小楓道：「就算你簡大俠一定能夠勝過在下，也不用冒那萬一之險，何不先回去和他們談個明白出來呢？」

簡飛星沉吟了一陣，道：「我看不用了，不過，老夫無緣無故的找上你來殺了你，心中倒是有些不安。」

楚小楓道：「那倒不用抱歉，江湖上恩怨糾纏，一旦失手死亡，也只怪在下的學藝不精罷了。」

簡飛星突然放聲大笑，道：「好！年輕人，果然是豪氣凌雲，老夫可以答應一件事。」

楚小楓道：「答應我什麼？」

簡飛星道：「老夫殺了你之後，可以替你完成一件心願。」

楚小楓道：「不必了，我的心願太多，就算你簡大俠想幫忙只怕也幫不上。」

簡飛星道：「楚莊主，可惜，咱們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見面，否則，老夫倒要交交你這個朋友。」

楚小楓道：「不用客氣，簡大俠，既然堅持如此，在下只好奉陪。」

簡飛星道：「楚莊主，兵刃，拳學，那一方面的造詣最深？」

楚小楓道：「簡大俠呢？」

簡飛星道：「老夫的刀法很好，刀出人亡，江湖稱老夫刀不留聲，至於拳掌上的造詣麼？老夫自信不錯，所以，楚莊主，可以選擇。不過，老夫要事先聲明，不論拳掌，兵刃，老夫都不會手下留情，你也不要客氣。」

楚小楓略一沉吟，道：「咱們先試拳掌吧！如是無法分出勝負，再以兵刃相搏就是。」

簡飛星道：「好吧！你小心了。」

餘音未落，右手五指已然到了楚小楓的前胸。

好快的一擊。

楚小楓早已有了戒備，吸一口氣，突然向後滑開三尺。

簡飛星的身子，就似有一道無形之索，連在了楚小楓的身上，忽然間隨着楚小楓的身子，向前衝去。

楚小楓一連閃避了三次，而且轉了兩個彎才算是避開了一擊。

他直覺到遇上了第一流的武林高手，心頭暗暗震動。

警惕之下，也集中了全副精神。

簡飛星點點頭，道：「小娃兒，你不錯。」

楚小楓道：「誇獎，誇獎。」

簡飛星道：「老夫給你一個還手的機會。」

楚小楓道：「既然動手相搏，咱們誰也不用存相讓之心，在下還擊了。」

忽然躍身而起，攻出一掌。

簡飛星發覺這一掌來勢很猛，立時揮掌接下一擊。

雙掌接實，響起了一聲蓬然輕震。

楚小楓只覺全身如受到了一股千金重擊，身不由己的飛騰而起，直升高了一丈多高，才恢復自我控制之能，懸空打了兩個轉身，落着實地。

吸一口氣，納入丹田，楚小楓才緩緩說道：「簡大俠，好深厚的功力。」

簡飛星看他落地之後，吸一口氣，就神色自如，心中好生奇怪，道：「楚莊主，你很好麼？」

楚小楓道：「還不錯，閣下這一擊，頗有力逾千斤之感。」

簡飛星道：「但沒有把你震傷，也沒有使你失去再戰之能。」

楚小楓道：「雙掌接實之初，在下卻有一剎無法控制自己的感覺。」

簡飛星道：「楚莊主，你練過導引之術了。」

楚小楓確實練過，那是拐仙黃桐傳他的馭力，卸勁之法，只是，他自己並不知道。

在承受了簡飛星一擊，在對方暗勁洶湧壓迫之下，不自覺的用出了馭力卸勁之術，否則，這一擊，就要他當場重傷。

楚小楓無法正面回答對方，但也不能不承認，笑一笑，道：「閣下的掌力似乎是與衆不同。」

簡飛星道：「唉！莊主小小年齡，竟然接下了我內勁穿心的一擊，實在是高明的很！」

楚小楓心中震動，暗道：「他自稱這一擊叫作內勁穿心，想來必是極爲歹毒的武功，我今天竟然僥倖避過了這一擊。」

其實，天下並無僥倖之事，只不過，楚小楓還不太明瞭自己，已練成了馭力卸勁的奇技。

如若他知道，練到收發自如之勁，還可接力反擊對方。

楚小楓感覺到，這簡飛星實在可怕，不能再給他機會了，當下一提氣，出手搶攻。

吃過一次虧，楚小楓變得了乖巧很多，不肯再和簡飛星的掌勢接實！

飛躍搏擊，以閃避對方的强勁掌力。

簡飛星見一擊未能傷敵，把楚小楓估計的太高，謹愼的改採守勢，但十幾招下來，發覺了對方掌勢並不太過玄奇之處，立時縱聲一笑，展開搶攻反擊。

但見他雙掌如輪，倏忽之間，雙手各攻九掌。

這十八掌，不但各具威勢，而且一氣呵成，楚小楓原本連連的搶攻之勢，立刻間被人遏止，變成了守勢。

簡飛星歎息一聲，道：「你這人十分奇怪……」

掌勢一緊，逼的楚小楓手忙脚亂。

連出數招，擋住了簡飛星的攻勢，道：「奇怪什麼？」

簡飛星道：「適才簡某那穿心一擊，力道何止萬鈞，但你閣下却輕易避過，這一陣拳掌，實在算不上什麼奇技絕學，但閣下却似乎是有些承受不住了。」

楚小楓的拳法忽然一變，奇招連綿而出。

本來完全處於劣勢的楚小楓，三五招內，已然攀回了劣勢。

簡飛星一面招架楚小楓的攻勢，一面心頭震駭不已，暗自忖道：這人的武功，當眞是詭異的很，忽然間，神奇莫測，忽然間又十分平庸。

雙方又搏殺了廿餘招，楚小楓的掌勢，忽然平庸，忽然新奇，一直保持着一種微妙的平衡。

雙方動手之間，楚小楓忽然出了一招奇學。

這一招奇學，突然而來，有如羚羊掛角，不着痕跡。

簡飛星一步踏錯，竟被對方一掌，劈中了左肩。

這一掌力道很重，簡飛星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

但是楚小楓却感覺到右腕一痲，一隻右手，像是驟然間失去了一般。

那一掌就像是擊在一塊堅牢的生鐵之上，震的半身痲木。

暗裏咬牙，楚小楓勉强裝出一個笑容，道：「閣下練成了一身銅筋鐵骨了。」

簡飛星臉色蒼白，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夫這一生中，從來沒被人打中一掌，但你竟然作到了。」

楚小楓說道：「在下只不過是僥倖罷了。」

簡飛星道：「事無倖至，我看這不是僥倖。」

楚小楓道：「哦？」

簡飛星道：「你那一掌來的很怪，老夫實在是閃避不開。」

楚小楓道：「老前輩太客氣了。」

簡飛星道：「老夫覺得應該想想你的話了。」

楚小楓道：「想什麼？」

簡飛星道：「想想我是不是應該回去和他們談談？」

楚小楓道：「哦！」

簡飛星道：「老夫感覺到，好像也沒有辦法勝過你了。」

楚小楓道：「對！不論再打下去的勝負如何，老前輩應該和他們談談。」

簡飛星點點頭，道：「好！你再等候老夫一陣，我去去就來。」

轉身大步而去。

楚小楓望着簡飛星的背影，輕輕吁一口氣，道：「周橫，你認識這個人麼？」

周橫道：「聽人說過，今晚初見。」

楚小楓道：「這個人的武功太高，而且，一身銅筋鐵骨……」

綠荷接道：「但公子還是打中他了一掌。」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你們聽着，等一會，他如再回來，我們會有一場生死之戰……」

周橫接道：「公子，再動拳掌，你就大吃虧了。」

楚小楓道：「我不會和他比拳掌，再動手一定會以兵刃相搏。」

周橫道：「公子劍上的造詣，只怕不會輸給他。」

楚小楓道：「勝他的機會不大，所以，我們一動上手，你們立刻退走。」

周橫道：「公子，咱們奉命追隨已把性命寄托在公子身上，爲公子而生，爲公子而死，如若公子死了，咱們還活存世上，那豈不是一件大笑話麼？」

楚小楓道：「死有輕重之分，這等死法，實在是沒有價值的很。」

周橫道：「公子，咱們追隨生死相從，談不上什麼價值不價值。」

楚小楓道：「周橫，我死了，咱們這一個組織，就等於不再存在江湖，你們隨我而死，有何意義呢！」

黃梅突然接口笑道：「公子，以賤妾的看法，不會這樣壞，那簡飛星功力雖然深厚，但他確是很君子的人物。」

周橫接道：「這人還有一個外號，叫作君子刀，就算他很君子，但和武功區別有什麼關係呢？」

黃梅道：「關係很大。」

周橫道：「聽聞其詳。」

黃梅道：「人很君子，在武功上就不作偷巧，公子雖然內力差他一籌，但招術變化之上，決不會輸給他。」

周橫道：「哦！」

黃梅道：「只要公子在招術勝了他，他就會認敗服輸。」

周橫道：「黃姑娘，你說咱們公子一定能在招數上勝他一籌麼？」

黃梅道：「能！掌法能够勝他，劍招上更能勝他。」

楚小楓還未來得及接口，簡飛星已經去而復返。

只見他臉色冷肅，眉宇間仍有餘怒神情。

楚小楓揮一揮手，示意周橫，黃梅等退後一些，緩緩說道：「簡大俠，說好了麼？」

簡飛星搖搖頭，道：「沒有。」

楚小楓道：「哦！他們怎麼說？」

簡飛星怒聲說道：「他們只有一個條件……」

楚小楓道：「殺了我？」

簡飛星點點頭。

楚小楓道：「簡大俠怎麼決定呢？」

簡飛星道：「在下看他們不講信義，所以，很難驟作決定。」

楚小楓道：「簡大俠，就算你能殺了我，他們會不會一定交出你的妻女呢？」

簡飛星沉聲道：「這個，老夫也在懷疑。」

楚小楓道：「所以，老前輩現在有些猶豫了？」

簡飛星道：「不錯，老夫實在有些猶豫了……」

語聲一頓，接道：「而且，老夫心中也有着另一個懷疑。」

楚小楓道：「懷疑什麼？」

簡飛星道：「懷疑老夫是否能不能殺得了你！」

楚小楓道：「在下功力不如簡大俠很多。」

簡飛星道：「但你的招術，却是奇幻難測。」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咱們之間的生死一戰，並非重要，重要的是，分出了生死之後，有些什麼收穫？」

簡飛星道：「老實說，老夫不希望和你動手，你小小年紀有此成就，頗有使老夫喜見一代新秀的愉悅，我一生練刀，眞正死在我刀下的人，不過七個，那實是因爲他們雙手滿沾血腥，百惡集身，只要稍有可恕之道，老夫就會給他們留一個自新的機會。」

楚小楓道：「所以，江湖上稱你君子刀？」

簡飛星道：「老夫作事，自有原則，江湖上如何評論，老夫倒不放在心上，楚莊主適才之言，全是一針見血之論，就算老夫殺了你，他們又會不會放了我的妻女呢？」

楚小楓道：「這就要你簡大俠作一個明智抉擇了。」

簡飛星道：「唉！老夫好生爲難，楚公子有以教我麼？」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簡大俠的妻女，現在何處？」

簡飛星道：「被他們囚在船上。」

楚小楓道：「那船，泊在何處？簡大俠是否知曉？」

簡飛星道：「江中帆桅林立，老夫無法知曉是那一艘，但它決不會太遠。」

楚小楓道：「簡大俠，你是否信任在下？」

簡飛星道：「信任。」

楚小楓道：「那就聽在下一番安排如何？」

簡飛星道：「楚莊主請說。」

楚小楓說出了一番計劃。

簡飛星沉吟了一陣，道：「莊主，老夫無緣無故找上了你，你倒反如此帮助老夫，豈不叫老夫慚愧麼？」

楚小楓道：「簡大俠如能接受了區區略效微勞，那是區區之幸。」

簡飛星道，「唉！老夫一生之中，最爲自豪的一件事，從未受過別人的帮助，想不到垂暮之年，竟然會破了此例。」

楚小楓道：「來日方長，簡大俠還有還報在下之日。」

簡飛星點點頭，說道：「楚莊主，咱們動手吧，我想，他們定會在暗中監視咱們。」

楚小楓遂拔劍出鞘，說道，「在下有僭了。」

唰的一劍，刺了出去。

簡飛星揮刀一擋，立刻還擊。

他有刀過無聲之稱，刀法之快，實有閃電奔雷之勢。

只不過一眨眼間，他已經攻出二十八刀。

楚小楓推出九劍，九劍封開了二十八刀。

九劍中，有三劍是得自那無名劍譜上的招術。

簡飛星的刀上，沒有太强的內力，只是想在快速和招數變化上搶先。

如是二十八刀中，貫注了他强大無匹的內力，這二十八刀的威勢，就絕不相同了。

一氣呵成，連環的快攻二十八刀，由於快速閃動的刀勢，間不留隙，看上去，有如連環而成的一片白光，刀與刀的相連，結合，混如一體。

簡飛星的一掄快刀攻完，楚小楓展開了反擊，唰唰兩劍，迫的簡飛星退後了五步。

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武功。

刀是連串飛芒，組合成的刀體。

劍招却是雷霆萬鈞的一擊。

簡飛星心頭震動了，這兩招劍勢，確然把他逼退了五尺。

雙方都有些震動，也有些敬佩。

簡飛星輕輕吁一口氣，道：「好劍法，楚莊主小心了。」

（未完）